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太陽歌

「你們因主所造的萬物，請來讚美天主；

一齊慶祝他，光榮他，於無窮世之世！

請主所有的天神，共同讚美天主；

高高在上的諸天，迴首讚美天主！

低低在下的流水，到處讚美天主；

請主所有的威力，一齊讚美天主！

太陽！月亮！共請讚美天主；

普天所有的星辰，統請讚美天主！

時雨！甘露！下來讚美天主；

請主所有神靈，集團讚美天主！

火和熱，熱心讚美天主；

寒和冷，嚴肅地讚美天主！

冰和雪，純潔地讚美天主；

黑夜！白天！皆請讚美天主；

光明！黑暗！咸請讚美天主；

白雲！閃電！同讚美天主！

大地！起來頌揚天主；

全體慶祝他，光榮他，於無窮世之世！

山岳！丘陵！低頭頌揚天主！

滿地萬紫千紅的生物，一齊頌揚天主！

急湍！清泉！澈底頌揚天主！

海洋，江河！齊請頌揚天主！

所有水產的動物，同來頌揚天主；

所有天上的飛鳥，羣起頌揚天主！

太陽歌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所有曠野的走獸，踴躍頌揚天主；

請所有人類的子孫，綿綿不絕地頌揚天主！

依臘爾族，天主的選民，同聲讚頌天主；

一致慶祝他，光榮他於無窮世之世！

天主的司鐸，請讚頌天主；

天主的僕人，請讚頌天主！

義人的靈魂，請讚頌天主；

所有聖人聖女，和謙卑的心靈，集體請讚頌天主！

主，但願你被慶祝讚頌於諸天之上；

發揚光大無窮世之世！」

目 錄

第一編 聖堂的修理人	一
第一章 病後的調養	一
第二章 幼年時期及青年時期	七
第三章 卑路西亞的監獄	二〇
第四章 恩博來大的明見	二三
第五章 給癲瘋病人的熱吻	三〇
第六章 聖達彌盎堂的苦像	四五
第七章 方濟各離家棄產	五四
第二編 傳播福音的宗徒	七五
第一章 最初的幾個門徒	七五
第二章 講道權的准許	九七

第三章	多爾多河	一二六
第四章	天神之后堂和新來的幾位門徒	一三八
第五章	聖女嘉辣	一六二
第三編	歌咏天主的詩人	一八七
第一章	對於天上的飛鳥講道	一八七
第二章	在義大利境內的傳教事業	一九七
第三章	小小零碎地首堂的全大赦	二一九
第四章	聖神降臨節的常年會務大會	二三八
第五章	胡高麟樞機主教	二四七
第六章	在遠方各地的傳教事業	二五八
第七章	方濟各參加十字軍東征	二七四
第八章	最初大不稱意的事件——著名的草棚會議	二八〇
第九章	誥誡與會規	二八九

第十章	甘心情願守神貧的精神與奮鬥	三〇八
第十一章	第三會	三二一
第十二章	一二二三年的會規	三三五
第十三章	克來焦的馬槽	三四九
第四編	孤芳自賞的獨修士	三五七
第一章	幾封有意義的信	三五七
第二章	幾個關於做好教友的榜樣	三六八
第三章	幾點關於做好教友的忠告	三七八
第四章	一個完全跟着耶穌走以後的大奇蹟	三九五
第五章	良兄弟的祝福及亞爾巍兒那山的告別	四〇九
第六章	太陽歌	四一七
第七章	遺囑逝世	四三一
第八章	夏葛琳兄弟的熱淚	四五八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第一編 聖堂的修理人

聖安多尼諾說：

「方濟各有時隱在獨修洞裏祈求，

有時很熱心在聖堂做修理的工作。」

第一章 病後的調養（註一）

大約七百年以前，有一天早晨，在意大利亞細西（Assisi）城，有一位年青人經過好好的睡了一夜以後，開始醒轉來，因為他生病生得相當重，也相當久，久病以後給他的印像，好像是重新再開始做人一樣。

在他病房裏所有的窗戶，還都緊緊地關閉着；在外面，時候雖然還很早，可是新曉的曙光早已普照了大地。正在他寢室的對面，是主教公署的聖母大堂，堂裡的鐘聲早就在催促人快去望那頭台彌撒。有一縷

强有力的光線正從那遮隱板的細縫裏鑽了進來，第一個到他的臥房裏來，好像是向他請安似的。

這一線的光明，這位年青人並非是初次看到它，在他病後調養的幾個星期當中，每天清晨，一醒來便和它會面。停一忽兒，他的媽媽會來把他窗子打開，那時窗外輝耀奪目的陽光，會大量地湧進來。再停一忽兒，便會有人拿早餐來給他吃，也會有人來給他整理床鋪。——他睡在一張寬闊的床上，在鋪床的時候，他慣常把自己移動到床的那邊去，好在床的這一邊睡過的地方，讓人家給他整潔，——然後他很舒服地躺着，還稍微感覺到有點兒疲倦，然仍表現安樂有福的神容，向窗外探望那秋季美麗的青天，天上連一朵雲也沒有。同時那隔壁鄰舍家裏有骯髒的水，倒在石子路旁，也靜靜可以聽到。後來是太陽自己出現來探視病房，陽光從右邊的牆壁上緩緩掃射到病房的中央來，光照在那用精美的石片所鋪成地面上；等到它熱烈地注射到上床來，這表示已是中午，馬上就會有人送飯來的辰光啦。午餐吃了以後，有人重新會來給他關閉窗戶；就在這半暗半明的靜室中，他可以收斂心身，再休息一忽兒。待他醒來仍有人把室外的光明送還給他，不過到了那時太陽已離開了窗門；病人坐在他的床上，正可以欣賞那美麗的遠景，從這曠空迷茫的巨谷遙望那蒼山鬱林，山林上披著有層薄薄深青色的細紗，等到紅不多時的夕陽，快要落山的時候，那頓時就成一片紅霞，不曉得的還疑爲天際火燒，這是意大利秋天的晚景，煞是好看！無奈晚景不長，很快可以變成黑夜。在黑夜未到前，他可以聽到羊羣紛擾雜沓而來，咩！咩！叫着進牠們的棧，辛苦地從田野

裏趕羊回來的牧童，也於頑皮嬉笑中高唱着山歌。繼牧童歌聲而起的，還有那娓娓動聽的民間歌曲，從前和現在一樣，到處流行，曲調音節雖太遲緩了一些，然而他的意義是最淺顯不過的，聽了容易引起年青人的愁緒，同時又是多麼柔和悅耳，催人入眠！待所有的歌聲都寂然無聞，那才是夜深人靜的光景。那時遠遠在高山的頂巔上懸掛著一顆又大又亮的明星；這顆星兒一出，便須在病房裏關窗點燈，點一盞孤零零的守夜燈，這盞燈每使人回憶到從前病人如何夜夜發高溫度的寒熱，常常做醜惡可怕的凶夢，夢魘如何不斷困擾他睡眠。自從那個時候起，這盞燈便經常陪着病人點到天亮。

可是這大早晨，他久病以後的情緒特別活躍，他要想在今天第一次起床。他多麼喜歡到別的房間裏去看看，看看所有好久沒有接觸到的東西。他也想下到房屋的底層，進到他爸爸的布店裏去，看看店舖裏來往的顧客或幫店員們量布，把大鵝絨，錦繡緞子，或把多斯加納（Toscana）上品的毛呢以及其他較為笨重的布疋整理一下。

正當他在這樣想中，房門忽而開了開來，好呀，這是他的媽媽進來啦，自從他生病以來，每天早晨她老是在這個時候來看他，爲他準備吃早餐，而且在她的手裏正拿著一包東西說：

「我爲你做了這一套新衣服，我親愛的方濟各。」

說着他便把那包東西放在他的旁邊。他吃完了早餐便下床來穿這件新衣服，同時他的媽媽走近了窗邊

探頭向外望，清說：

「多麼清朗的早晨，多麼美麗的太陽！看，對面斐多那（Bettona）所有的房屋，我都可以分別得出來，好像中間隔着的山谷，今天特別窄小狹隘起來了，在那半路上好些葡萄園裏，依所拉，羅馬內斯加（Isola Romanesca）真好比是在一條河中央的一個小島似的！從所有的烟筒裏出來了似小小雲霧的烟，都清清楚楚地向上直升着，好比剛纔我在聖堂裏看到從香爐中出來向祭台所奉的香一樣。啊，我的方濟各，像在這種清明早晨的天氣，我覺得天也美麗，地也美麗，天和地好像合成爲一個美麗的大聖堂。堂裏却巧又逢到是個大慶的節日，似乎天地間所有的受造物大家都聯合起來在讚頌天主，感謝天主！」

對於這些話，方濟各聽了一句也沒有回答。等到新衣服穿好了，他忽而感覺着沒有力氣說：

「呵，我的主，怎麼我一點勁兒也沒有啦！」

「生過病的人總是如此的」，他的媽媽接着換了語氣說。「這要躺在在床上，終夢想以爲甚麼都可以做，可是脚一落地，便要覺得沒有力氣啦。我也是生病的過來人，我的孩子，我最易瞭解你目前的情緒，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拿了一根手杖來給你。」

說着她就到扶梯頭去拿一根手杖來，手杖的柄是用象牙嵌鑲成的。於是做孩子的，一手靠着媽媽的臂

膀，一手拿着拐杖，一同散步出來。

自從半小時以來，方濟各離開他的媽媽，獨自一個人步出家門，到那郊外去散步。他和他的媽媽一出病房，先到各房間裏去巡視一周。他們一進店舖裏去，所有的店員都向他們笑逐顏開的歡迎着說：

「早安！畢嘉太太！早安！大少爺！」並對方濟各，大家祝賀健康。後來方濟各覺得有到外面去走一趟的興趣，去遊玩田野，葡萄園瞻仰自由的天空，鑒賞田野巨谷的遠景。

現在他一個人獨立在亞細西城的郊外蘇比爵（Subasio）山的脚跟，通福里尼（Foligno）的大路上，他就站在這路上依靠手杖上，欣賞大自然。在他的面前，滿地是葡萄園，看到那像手腕粗的葡萄藤，蜿蜒着如熱帶地方的長虫，那綠油油的叢葉底下，滿掛着一簇一簇重得很的紫葡萄；這使他想到不久就是採葡萄做酒並在地窖裏藏葡萄酒的快樂日子了，再下去一點，在那陡峭的斜坡上，開始滿地是橄欖樹，好像在整個山谷中滿地鋪了一大塊銀灰色的絲絨毯毯一樣，至於極目四望在那天邊青山白雲的深處藏着一堆一堆的像白石塊的小村落。

可是方濟各遇到這樣的良辰美景還是心不在焉，好像沒有看到一樣。從前他一看到這種足以賞心悅目的自然圖畫，一看到那高聳雲霄的層峯，不由他不心花怒放，現在如同木偶人毫無感覺，有情人好似無情人一樣。他從前那樣排山倒海的心胸，現在好像是衰老得連一點熱血一點生氣也沒有似的：現在世間上的

一切，好像和他漠不相關的，他並不喜歡看到。秋天的太陽好像爲他太熱，他便站到那蔭涼的地方去。樹蔭又好像爲他太涼，他又覺得秋日的暖和可愛，又重新回到太陽底下去。走山坡路使他覺得腳骨酸，又感到肚子餓，因而忽然想吃一點好菜，喝一口好酒。想到他的青春已似流水般的過去，又不禁悲從中來。他從前認爲永遠足以使他歡娛的東西，現在並不覺得有可以歡娛的地方，現在他覺悟到凡是使他可以感到快活的東西，終有窮盡的一天，這難免使他惶恐起來。任何使他可喜的東西，就是像碧雲天，芳草地，青山白日等較爲久長的東西，他在病中像一個沒落的君王，總覺得至少這些東西他是可以永遠鑑賞而不至於喪失的，無奈現在立在這大自然的面前，他反而覺得是等於立在一個「無中之無」的面前一樣，並不感覺到有興趣。反而覺得自戀這人世間終要過去的東西，而把自己「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的重要問題拋在腦後，這是天下最糊塗的人所做最糊塗的事。這好比是把聖枝主日所用以表示光榮的棕櫚樹枝燒了變成爲聖灰騰禮所用的灰末一樣，神父用這灰末放在每個教友額面的中心，同時在額上劃一個十字聖號慎重地警告他說：

「請你要記得，你這個人無非是灰末！」這句話是真的。灰末灰末，天地萬物，所有一切的受造物，都無非是灰末、沙塵、腐敗、死亡、虛偽的虛偽！

方濟各眼望着長空，如痴如呆，立在那裏很久，好像一切存在的東西都在他的眼面前消滅了似的，於

是很覺着掃興，就靠着拐杖，緩步從舊路驢回到城裏來。正是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

天主對我們說：「我要爲你滿路散播着荊棘。」這一天爲方濟各是到了——這一天有一隻神秘的手，在歡筵大廳的牆壁上，寫了關於死亡的話。

這位年青人開始回頭改過，他未始不回到人家所犯的錯誤，如同他自己的錯誤一樣。他自己覺在他的內心，正在改變他做人的宗旨，同時他聯想到他的朋友們，從前他常和他們到這裏來，也一同站在這裏共同欣賞這大自然的美景，現在他做人的態度，好像比人高一等，因而發生反感，自言自語地說：

「他們是多麼狂放無守，實在是太醉心於可暫而不可久的東西了！」

說着他便緩步踱回家裏來了。

（註一）我努力把這一幕的情景，從新編製起來。我所採用的資料大都在薛拉諾（*Celano*）弟兄所著的聖方濟各行實第一第二章，在聖文都拉所著各種傳記如（*Legenda Major*）第一章第二節以及徐連史比拉（*Julien de Spire*）所著十月份的諸聖言行集第二卷（*Acta Sanctorum*）第五六三頁中大都均有詳盡的記載。

第二章 幼年時期及青年時期

方濟各當時的年紀大概是二十三歲左右，他的家住在意大利翁白里亞省（*Umbria*）蘇巴爵山的山坡上

第一編 第二章 幼年時期及青年時期

，有一個相當著名的小都市，名叫亞細西城，他的爸爸是這城裏首富之家，常在法意兩國之間做布生意的，名叫伯爾納多內伯多祿（Bernadone），他的祖先原在魯克城（Lugues），屬於著名的莫利哥尼（Moriconi）族（註一），世代也是經商爲業的。至於方濟各的媽媽，名叫畢嘉（Pica）（註二）是法國普羅房斯（Provence）省人。他的爸爸常往法國去做買賣，因而認識這個姑娘。他們結婚以後，仍在亞細西城，一同在家久住。（註三）

據傳亞細西城原來是初世紀聖伯多祿的門徒向西方來傳教的目的地而且是致命聖人路費諾（Rufino）流血的聖地（註四）。

十二世紀的中葉，爲紀念致命聖人，曾建築聖路費諾大堂，爲當時城中最雄壯的建築物。

現在這古老的大堂還存在，我們還可以看到那羅馬式的聖洗池，聽說於一一八二年九月廿六日，方濟各就在這堂中領洗的。

從十五世紀有人傳說畢嘉第一次懷孕到了要生產的時候，發覺是個難產。當時有一個朝拜聖堂的人在外敲門，他對開門的女傭人表示，倘他的主母，能從她華美的寢室，移到馬棚裏去，在馬槽裏鋪草，就在草上生產的話，她一定可以脫離這難產的困苦。女傭人報知主母，就照這樣做。果然，產婦還沒有在馬棚裏安穩好，忽於一陣痛苦的叫聲中，一個男性的嬰孩安然出了世，這表示這新出世的嬰孩，生來就效法吾

主耶穌。亞細西的馬槽與白冷城的馬槽，從此世間難得湊成一雙，千古遙相媲美。

在十四世紀有人把聖方濟各與聖耶穌一生有相似處，輯成一本書（註五），可是在書中沒有談到這故事，這是很可惜的。到了一四五二年，始有人（註六）在教堂的牆壁上把這故事畫了出來。一六一三年有一本在比國出版的書（註七），談到著書人親眼看到在亞細西城，方濟各出生的馬槽正在改造成爲一小教堂以留作紀念。到如今這小聖堂還在，取名叫做小寶寶聖方濟各堂（註八）。堂的大門上，還題着兩句拉丁文的紀念詞說：「這個小聖堂原來是個牛驢住的家畜棚，在這家畜棚裡，出生了方濟各，他是個照世的明鏡。」

這小寶寶堂離開方濟各的本宅不遠，他的本家到了十七世紀也改造成爲一個大堂。有人認爲這小寶寶堂確是方濟各出身的老家所在地，不過在他的幼年時代已搬家搬到那個大堂的所在地（註九），上面所講的故事，也可能是由於這小寶寶堂的堂名烘托出來的傳說。

同上面的傳說相類似的，還有另外一個故事，就是奉勸畢嘉到家畜棚裏去生產的那位朝拜聖堂的人，等到小孩子出生後去領洗的時候，他也在領洗的聖路費諾大堂裏，而且在聖洗地池上，抱着小方濟各。到如今在這大堂裏有一塊石頭，上面還印有像足印的遺跡。管堂人常把這塊石頭，指示給遊客看，並肯定的表示那位，朝拜聖堂的人，一定是個天神的化身。

有一本手寫的藏本，書名叫「三個同伴的記實」（以後簡稱三伴記）是一本泰西很古老而極為名貴的書，內中所寫的，大致與上面世代所傳的故事，可以說是同源而異流的掌故談。

這手寫本也敘述說，大約在嬰孩領洗的前後，有一位朝拜聖堂的人來敲畢嘉的門，要想看一看這個新生的小孩子，開門的女傭人當然拒絕給他看，但他固執地表示非看不可，否則他決不離開此地，當時先生不在家，只有太太作主，女傭人不得已便把這事去稟告主母，誰也想不到主母會得答應，於是奉命把小孩子抱了出來給那個人看，那人一看到抱在手裏，如同從前西默盎抱聖嬰耶穌一樣，也一腔熱情自然流露的說：

「今天在這條路上有兩個嬰兒新生出來，一個就是這個小孩子，將來要在這世的人間，變成爲最好的好人當中的一個；至於那另一個小孩子，將來要變成爲最惡的惡人當中的一個。」（註十）

另外一個作者在另一本書（註十一）上還加上說這位預言的異人，在小方濟各的左肩上，劃了一個十字聖號。而且關照乳母要加倍小心，特別照顧這小孩子，蓋因惡魔一定要來作弄他，誘惑他的。這樣關照過了以後，這個異人也就不見了，從此再也沒有人看到過他。

領洗時，伯多祿的兒子，取的聖名叫做若翰，當時他的爸爸，離去了亞細西城很遠，早就到法國去做生意去了，等到他回來，才把他大兒子的聖名若翰改方爲濟各。方濟各這個名字，一直到那個時期，是很

少有聽到的，但也不是絕對新奇的名字。如同亞細西城的附近有一條路名叫做方濟各路。一二九八年五月廿六日曾經教宗簽過字的諭旨中，曾提及到這條路的路名，那時方濟各還毫無名望只有十五歲，這條路早就存在，決不會是因為要紀念他而才取名為方濟各路的。

那末為什麼要改取這名字呢？第一個理由是因為方濟各這個名字就是法國人的意思，伯多祿新從法國做買賣回來，難免對於法國特別表示好感，他的太太又是個法國人，所以他或許也希望他的兒子，變成爲一個理想中標準的真正法國人，所以取名叫方濟各。還有一個理由，或許是因為他不滿意於他太太取若翰這個名字，他不願意他的長子像一個身披駱駝絨皮的洗者若翰，但願他像一個又漂亮又靈活可愛的法國人！有人以為方濟各的名字到了他少年的時候才改取的，因為他能操一口很好的法語，我認爲這到未見得，因為我們知道方濟各從未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連要想講得沒有錯字都不可能。

總之這位少年人幼小就學法文，這是真的，同時還學了拉丁文，他這一個時期的教育，是先靠他鄰近聖若爾日堂所有神父們的教導（註十二）。

聖方濟各行實的第一個作者多默·薛拉諾 Thomas de celano（簡稱薛弟兄）描寫當時少年教育的腐敗與破產，是無可諱言的。說他們一斷了乳，就被其他年事較長的惡少所引誘，不但說不應說的話，而且做不應做的事，染了惡習慣以後，就是想做好，也始終沒有做好的勇氣了。試想在這樣壞的風氣之中，從

罪惡根裏還會抽得出好樹來嗎？幼年時期既然如此腐敗，到了少年時期當然是更荒唐無度了。天主教爲他們不過是一種形式，那裏還談得上實踐的真工夫呢？至於他們內心的放縱，更比外表的行爲，還要不堪設想了（註十三）。

薛拉諾是個詩人，也是個修辭學家，他所肯定的話，我們不知道到底肯定到什麼程度，他所寫的或許是根據他本鄉亞勃路日斯（Abbruzzese）的實情，亦未可知。總之最早的行實作者談到這個問題，大都以他的話爲準則的。方濟各很早就幫他的爸爸做生意，料理店務，好像很懂得生意經似的，並且有人說他，比他的爸爸還要來得圓滑（註十四），又聰明又伶俐，頗具有商人的天才，可惜缺少一個做人基本的德性，犯了商人所最當戒忌的習氣，就是不但不會節省反而浪費無度。

要知道這浪費習氣的來由，非得明白他青春時期所遭遇的環境與潮流不可。

這是十二世紀的末葉與十三世紀的開始，正是那騎士們揚眉吐氣的天下（註十五），也是那沿路彈唱的詩人們花天酒地的世界，這是法國南部發動的淫風，把放蕩不羈的情調，吹送到意大利的半島上來（註十六），到處組織有同樂會（註十七）。

以法蘭西人白名的方濟各，當然也免不了要受到影響，何況在他的血液中，充滿着法蘭西的熱情，他願意以金錢去換得快樂，以奢華去爭取虛榮。

他算是全城首屈一指的豪富少年，染着了公子哥兒的少爺脾氣。薛拉諾說他雖有掙錢的本領，可是也最會化錢，表示潤得很，有體面。這樣，很快地可以找到一批酒肉朋友，不但是亞細西城的青年，就是附近一帶的年少子弟也到他這裏來尋歡作樂。

青年人，那個時候同現在一樣，大都遊手好閒坐席吃酒，不但白天如此，夜間更遊街唱歌，往往唱得一般安居樂業的民衆無法獲得休息。薛拉諾指摘這批瘋狂的青年所犯的罪惡說：

「他們最喜歡到處逢場作戲，做些糊塗事兒，善於嘲笑人，作弄人，穿得像花花公子，到處引頸高唱

我記得好幾年以前在五月裏有一天，紗屏（Sabins）（註十八）山蘇比亞閣地方，我曾到聖本篤有名的撒格羅斯貝哥山洞去遊玩，並到聖女斯高拉斯第加（Sainte Scolastique）的修院裏去參觀。到了中午，在路上於未從孟特拉（Mandela）乘車到羅馬去以前，我到一間酒菜館裏去吃飯。吃的地方是在一個險阻的岩石上，搭有一個涼棚的下面，從這裏蘆葦所編織成的籬笆縫中，可以看到一個無花菓園的樹頂，高莖大葉，反映出金色的陽光。從無花菓園的樹望過去，可以遙見亞尼河（Anio）流域，河水激揚在蒼灰色的岩石中間，成爲銀灘雪濤，再遠一點可以看到蘇比亞閣城，城中高聳着驕傲的鐘樓和鐘樓的尖頭，該城在一座山的頂巔如同一座堡壘一樣。在這風景優美的環境中，又涼快又莊嚴，有一羣年青人一同來吃飯，從一露

天的走廊中，可以俯瞰山谷的全景，就在這走廊中他們臨時佈置了一張長桌，我看到那桌上的檯布是雪白的，許多高脚大杯子滿盛着紅葡萄酒，以及酒菜館的侍役來來往往，拿着大盤的空心麵條。笑聲與歌聲是連續不斷的，但也無狂喊怪叫的聲音，然後這批年青人輪流演講，每次演講間，吹一次螺旋喇叭。我所想像的年青人宴會，並爲方濟各所常主持的宴會大致是如此，快樂是真的，但也文雅有禮貌的。倘方濟各可敬的修士薛拉諾看到過意大利北方青年們平庸粗俗的吃喝，類似嗜飲的酒徒，並自稱爲詩神的兒子，或詩神酒仙，但對上面所說的宴會，是一種清淡的快樂，如同翁白里亞省山坡上所產的葡萄所做的酒是黃色的。他對於這種宴會的批評當不至於過於苛責。但他並沒有認識，所以他率直的敘述說：

「在這些閒蕩的子弟當中，方濟各是個領袖人物，是個做花花太歲的更爲不好，天天引導人去尋喜作樂使人墜落，往往手提形似琵琶的古琴以及古代的七絃琴，如同沿街彈唱的浪遊詩人。穿著一件用各種顏色割裁的小布塊，綴補成功的百衲花衣，不分晝夜成群結隊滿街去亂彈亂唱，這樣方濟各頗受當地一般年少的歡迎而成爲一種青年同樂會的領袖。」（註十九）

大概方濟各的爸爸，已經很早准許他的兒子和他一塊兒做買賣，總之我們知道方濟各年紀雖然青，可是手袋中很有錢，凡是他所賺的錢大都化在同樂會裏。所以他的爸爸常提醒他，不要太浪費說：「人家以爲你不是個商人的子弟而像是個宦家的後裔。」可是做爹娘的這樣說說而已並沒有禁止他浪費，倘有鄰人

通知畢嘉，畢嘉回答說：「我希望他總有一天成爲天主真正的義子。」

實際上方濟各也沒有真正作歹的事，對於女色方面，他更爲守份。有人在他面前講不三不四的話，他便毫不客氣的指斥他，而表示極嚴正的態度，所以對男女間的事，他的心是很潔淨的（註二〇）。

他的舉動大致是一絲不苟的，使他的雙親所最擔憂的，就是他太喜歡要朋友，有時在家裏正在吃飯的時候，一聽到有朋友來看他，他便放了吃飯的刀叉立刻就出去了。他對朋友的豪爽是少有的，不但對有錢人是如此，即對窮苦朋友亦何嘗不是如此。他不是像那種狂賭不燒香的人，寧可化一百塊錢吃一頓大菜，而決沒有兩個銅子布施給窮人的，他很喜歡如同下面的想法：

「倘我是大氣對待朋友，化錢不在乎，我今天給他們，他們明天就照樣給還我的話，那末我爲窮苦人化錢，人主自己答應我將來要百倍的償還我，那我何樂而不爲呢。」聖經裏說：「凡是布施給我窮苦的弟兄們當中最小的一个，這等於布施給我自己一樣。」方濟各服膺這句話，很忠實地依照這句話去做。

有一天方濟各在店裏工作很忙，於不知不覺中趕走一個來求哀矜的窮苦人，事後（註二一）他回想到這事，心裏頗爲難過說：

「倘這個討飯老是由於一個貴族階級介紹來的話，我相信我一定是給他的（註二二），他現在是萬王之王介紹來的，他是萬主之主介紹來的而我仍使他兩手空空的回去，而且還要向他嘮嘮些不好聽的話。」

從此以後，他就來者不拒，凡是以天主愛情的名義來求哀矜的窮苦人，他無有不周濟他們的。

或許就是因為處處愛護窮人的關係，所以聖文都辣（Bonaventura）談起方濟各常受窮人一種特殊的敬禮。譬如在亞細西城裏有一個似瘋不瘋的人，往來無定，寢臥隨處，無論在大街上，或在小巷中，一遇到方濟各，便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鋪在地上，請方濟各走在上面，如同在地毯上走過去一樣。另外還有個說瘋不瘋的人，或許就是同一個人，在城裏到處喊叫說：「平安與所有一切的利益！」這種半瘋半癲的人，在中古時代還是自由而不受政府干涉的，等到方濟各脫離世俗，歸向天主之後，這個呼聲就斷絕了，據後人揣測說，這表示方濟各將來成為聖人，他將要把天主的平安與所有一切的利益賞賜給地上大眾的人（註二三）。

方濟各是最富於自然感覺的人，大而至於青山綠水，小而至於一花一本，凡是足以觸景生情的，無不賞識。不過賞識受造物以後，更感覺到造物主是多麼可愛。他這多情善感的性態，好比是一枝生着嫩芽的枝條兒。他那愛天主純靈性的情，好比是一株有力的樹幹。後來他把這生嫩芽的枝條兒，脫離了它本身移接到那有力的樹幹上去。這樣移枝接木以後，更為發榮滋長，格外開花結實，這正如有人說：

「欲得受造物真正的愛情，必先爲了愛造物主的關係，完全脫離了這受造物的愛情，而且要脫離得那受造物爲他好像是死了的一般，而他自己爲受造物也好像是死了的一般。」

(註一)莫利哥尼族家譜見華定 (Wadding) 方濟各會年報第一卷第十七頁。

(註二)畢嘉的祖先查致，在一八九〇年十月份方濟各會年報中及在佛拉遜神父 Claude Frassen (巴黎) 一七五二年所著補贖第三會規 (La Règle du Tiers - Ordre de la Penitence) 所言頗詳。

(註三)亞細西城主教奧大維奧 (Ottavio) 在他一七〇一年所著的 (Lumi sulla Portinucula) 書上談起他於一六八九年在魯克城找到一手抄本，把其中與方濟各家屬有關的一段抄下如左：

「從前在魯克城有兩兄弟，姓莫利哥尼，皆業布商。其中一人留家守祖業，其他一人名伯爾納多內，赴翁白里亞省，覓居於亞細西城。婚後生一子名伯多祿，伯多祿獲父遺產頗豐，嗣與一世家青年女子畢嘉結婚，婚後生一子即聖方濟各。」

(註四)亞細西城爲意大利最古都市之一，二世紀初期埃及個天動說的著名天文學家兼地理學家托勒密 (Ptolemy) (辭海外85頁二欄) 已言及亞細西城。耶穌降生前四十六年，拉丁詩人普羅貝爾斯 (Propertius) 生於此，宗徒聖伯多祿的門徒克里斯波里多 (St. Crispinus) 在此開教，爲麥多那主教，北自諾察拉 (Nocera)，南至福里烏爲其所屬教區並在此致命。後在翁白里亞省聖維克多林 (St. Victorin) 於二四〇年致命，聖沙文 (St. Savin) 於三〇三年致命。路費諾尤爲亞細西城的致命聖人。見 (Ughelli, Italia Sacra (1717), Vol. 1, col. 680; Acta SS. du 12 Mai; Analecta.

Franciscane 111 (Quaracchi, 1897) P. 226, N. 1.)

(註五) 卽比薩的巴爾戴米 (Barthelemy de Pise) 所著方濟各與吾主耶穌相似書 (Liber Conformitatum)。

(註六) 卽名畫家貝索 (Benozzo Gozzoli) 在法爾哥山 (Montefalco) 的聖方濟各堂。

(註七) 卽塞杜峇 (Sedunus) 著在比國昂維爾斯 (Anvers) 出版的熾愛天神史 (Historia Seraphica)。

(註八) 小寶寶聖方濟各堂，(San Francesco il Piccolo)。

(註九) 見諸聖行實錄第二卷第五五至五五八頁。

(註十) 見三件記第一章第二節，係羅馬華帝岡宮手抄藏本第七三三九號於一八三二年在貝撒羅 (Pegaro) 出版。並見相似書，(米蘭一五一三年)十二至十三及二五，確定第一卷(羅馬一七三二年)第二〇至二一頁。

(註十一) 巴爾戴萊米的相似書。

(註十二) 聖若爾日堂就是現在聖女嘉辣堂的舊址，聖方濟各家庭所住的房子現在已改造成爲 (Chiesa Nuova) 堂兩者相距甚近。

(註十三) 薛著方濟各行實第一集，第二卷第一章。

〔註十四〕徐連、史比拉，諸聖行實錄十月份第二卷第五六〇頁。

〔註十五〕辭海·子·一五九頁四排「亞搭爾（Arthur）古代布立吞民族（Britons）之王，六世紀時，爲防禦薩克森人入寇，組織圓桌武士團（Round Table）以自衛，其生平事蹟，傳說頗多。

〔註十六〕當時這種萎靡不振的風氣，尤以普羅旺斯省及西西里島的上層封建社會裏最爲惡劣。意大利如愛斯脫（Este），危羅那（Verona），佛那山（Monteferrat）佛羅陵薩及米蘭等地也風行一時，法國最有名的沿街彈唱詩人如冷婆，外蓋那（Rainband de Vagueras）伯多祿，維大爾（Pierre Vidal），伯爾那多，房大杜（Bernard de Ventadour）貝羅爾，奧威尼（Peirol d' Auvergne）等周遊意大利半島。

〔註十七〕參見勒莫尼埃（Lemonnier）著的聖方濟各史，巴黎一八九一年，第一卷第十一至十六頁；保祿，沙巴節（Paul Sabatier）所著聖方濟各行實錄第一〇頁註二。

〔註十八〕蘇比亞蘭約距羅馬正東一六〇里的地方，見聖人言行新編一八九八年香港納厘叻修院出版第一五二頁。

〔註十九〕「他一腦袋的虛榮心，爲引人注意起見，有時竟在他的衣服上，把一塊很貴的布和一塊很賤的布補綴在一塊兒。」見三伴記第一章第二節。

〔註二〇〕三伴記第一章第一節。

〔註二一〕有兩個傳記人，一個是卑路西亞(Perusia)城的無名氏，一個是聖文都拉，加上說：「事後他去找到這窮苦人仍拿錢救濟他。」見聖文都拉著方濟各行實第一章第一節，見三伴記第一章第三節。

〔註二二〕方濟各這個感想足徵他在亞細西城的年少朋友中，常借錢給人家。

第三章 卑路西亞的監獄

方濟各當時處於亂世的時代，國王反對教皇，地方背叛中央，一城對抗一市，平民反抗貴族，〔註一〕亞細西城爲抵禦外侮起見，先破壞敵人而後建築自己的，破壞是破壞德國人在亞細西城附近山頂上所造的堡壘，建築是建築環繞該城的城牆和堡壘，根據沙巴節所說，方濟各這時年約十七歲，聽說他親自去肩運石塊，親自操鋤去做泥水工作。所以他忠愛桑梓的心，有目共睹，莫不以行動來表現的。

看到他工作的人，尤其是同他共甘苦的人，大都是當地的小百姓，他們於建築城牆以後，準備在城內掃蕩那些與德國人有關係的封建餘孽。城中貴族的巨宅，大都爲堡壘式的建築，他們便開始焚燬這些堡壘式的巨宅。

那批貴族遂於緊急危難中，乞援於鄰近的卑路西亞城，該城爲富強的共和國，爲乘機掌握亞細西城起見，居然出兵來救援，到了兩城之間有一個名叫聖若望橋的地方遇到亞細西城平民的武裝部隊，於是雙方認真打起仗來了，結果亞細西城打了一個敗仗，被俘擄去的人很多。年青的方濟各也是被俘的一個，因爲他是個有錢的人，所以有錢人與有錢人在一處，關在比較優待的地方。（註二）

這次戰爭發生於一二〇二年，方濟各坐監約有一年之久，他始終是個樂觀主義者，在監獄中天天唱歌，談笑如常，有人對於他這種態度，大不以爲然，他回答說：

「你們不知道我的前程是相當遠大的，終有一天普世的人都要來恭敬我。」你看他的自信心多麼強，這十足來表現他年青時自負自許的個性。

到了一二〇三年十一月雙方簽訂了和平條約。亞細西城的平民賠償該城貴族階級的損失，貴族方面也答應倘不得到平民的同意，決不向外求訂同盟，訂約後釋放俘擄，在俘擄當中有一位，性情高傲，寡廉鮮恥，屢次惹人討厭，故大爲人所不齒。獨方濟各對他不斤斤計較，寬大爲懷，逆來順受，久而久之，此人受方濟各的感化，終於改變態度，對大家和好如初。

大概是這一年與有錢人坐監的關係，方濟各出監獄後與那批難友更爲尋歡作喜，常開宴會，從一二〇三年到一二〇六年的三年中間比從前更爲貪戀虛榮，毫無止境，幸而靠天主的寵愛，在他二十三歲那一年

，生了一場大病，幾乎性命難保，對於他的靈魂確有莫大的益處，可以說是用他肉身所受的痛苦來醫治他靈魂的病，醫得相當見效，然離治好的距離尚遠得很。

(註一)當方濟各年幼時，即一一七六年龍巴爾第亞省境內各都市，以教皇的協助，在勒尼亞諾(Lesina)打败了德帝腓特烈第一，於一一八三年六月廿五日締結公斯當斯(Constance)和約，德帝被迫讓步，予該省境內各都市以所有自由或自治的權利。繼腓特烈第一而起者爲亨利第六(一一九一—一二一五)綽號暴君(Herrmann)復將在意大利全境的帝權充實。亞細西城原於一一七四年爲腓特烈第一的部屬所佔領，至一一七七年始爭獲自治權，該市執政由市府民選，不受德帝委任。嗣受亨利第六威迫，取消自治權，受恩博來大公爵，名公那，衣斯林根(Conrad d'Urslingen)所管轄。迨亨利第六去世後，教宗依諾增爵第三保護意地各都市，該公爵被迫赴納爾尼向教宗致敬，亞細西城居民乘其外出，不備，即將亞細西城附近沙所羅所(Salerno)山的山巔上的德國堡壘徹底破壞，待教宗派人來接收時，已成一堆廢墟。該廢墟至今尚存，辭海、未、二〇二頁一欄：腓特烈第一(Friedrich I (1151—1195) 德意志帝，綽號紅鬍 (Roth-Beard 或 Rarberousse) 一一五二年即位，征服波蘭，屢攻意大利，圍羅馬五年陷之，威震全歐。一一八九年，起第三次十字軍，遠征薩拉丁，溺斃於敘利亞。

（註二）克利斯多法尼著亞細西城誌（亞細西、一八七五年）第一卷第八三至九六頁，威德明鑑第一〇一章。作戰地點在諸聖行實錄五月二十日記載哥倫布，雷亞弟納（*Vita B. Columbae Reatinae*）行實中提及。哥倫布父子和他們的同伴們，被匪襲擊於聖若望橋，傳記人加上說：「我記得在別的書上看到過，聖方濟各年青時，亦在此橋與其同伴們被人俘擄。」聖若望橋在第伯爾河之上，離卑路西亞城之北頗近。

第四章 恩博來大（*Epoleta*）（註一）的明見

這時方濟各心靈的深處，感覺到一切都是虛無，覺得從前一切的一切，到頭來終是一場空。然而這個空際他還沒有辦法去填實它，等到病一點點的好起來，他仍舊一點點的回到世俗上去，不過從前覺着快樂的，現在覺得反而討厭。而且愈想找到快樂，可是我來的愈覺得討厭，真是如同有人說，抽出刀來要想斷水，水是斷不了的，還是流着。舉起杯來要想消愁，愁是消不了的，還是愁着。這樣他活在世上，實難得有稱心合意的日子，他老是雄心非凡，飛舞起來，他如果能够到雲霄以上去的話，他一定還想上去看一看那青天白日與明月。

於是他重新又想到那騎士縱橫一世的生活，終想到遠地方去建功立業，轟轟烈烈地去幹一番，幹不成

功就是死了也甘心，萬一幹得成功，能有一天榮歸故鄉的話，這是多麼光榮的事。

當時德國人欺侮教宗，有一位法國的將軍名叫戈傑（Fauthier de Brienne）（註一），出而擁護教宗，連戰連捷，威名遠震。同時有一批沿街彈唱的詩人，到處諷刺德國人爲野蠻的侵畧家。意大利一般壯志有爲的青年，對德抗戰的情緒非常劇烈，所以投軍從戎，實爲當時最迎合青年心理，算是最時髦的舉動。

亞細西城有知識的年少，當然也投奔到這舉國一致的潮流中去，當時城中有一個貴族出身的軍人（註三），率領一部分人要投奔到戈將軍那裏去服務，方濟各聽到這個消息，認爲這是千載難得的機會。

於是他積極的準備，有人問他從軍去做什麼，他毫不思索地回答說：「我要成爲一個偉大的領袖。」這和他從前在監獄中所流露的是同一類的情緒（註四）。

他就不惜重金整頓戎裝，終是脫不了，驕奢的習氣。在起程前幾天，他看到一個同伴，雖係貴族出身，可是窮得無法辦那副新的戎裝，他就把自己簇新的戎裝，與那個可憐的同伴隨身所穿帶的彼此交換，這又是他愛窮人的本色。

方濟各一心一意要想做騎士（註五）成名，所以夜裏常做出兵打仗的美夢。就在與人交換戎裝的那天夜裏，做了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夢，他在夢中好像是在店裏要想向他的爸爸告別，抬頭一看，原來在安放布疋的架子上，看不到一疋一疋的布，而滿滿的陳列着都是光耀奪目的盾牌，長槍，以及古時戎裝中最動人的

甲冑，正看得出神的時候，他聽到一個聲音對他說：「這些都是屬於你以及你的士兵的。」（註六）這是方濟各第一次在夢中與天主初步的接觸。

方濟各當然把這夢當作一個從軍的佳兆。於是在一個快樂的清晨，和他的同伴騎馬出發，從那向羅馬去的大路上疾馳前進，誰知經過福里烏，到恩博來大，拼命奔跑了一回，他的征戰武功尚未開始，從此竟告一個段落。

蓋因病魔突然又來纏繞他的肉身，非叫他再回心轉意地想一想不可。一到恩博來大，他的體溫熱度驟然增高，躺在床上，於半醒半睡之中，忽又聽到一個聲音盤問他到什麼地方去。「到蒲集（Pouille）想做騎士去。」他立刻就回答說。

那個聲音繼續問他說：「你看，方濟各，那一個比較能夠對待你來得好，做主人的呢，還是做僕人的呢？」「當然是做主人的。」方濟各很驚異地回答說。

那個聲音仍責問他說：「那末你為什麼放棄了做主人的，而去追求那做僕人的呢？你為什麼不去奉事做國王的，而去勾結那權臣呢？」於是方濟各恍然大悟，認識了那講話的是那一個，如同從前的聖保祿一樣，他喊着說：

「那末，我的主，你要我怎麼辦呢？」

那個聲音回答他說：「回到你的本城去吧，到那裏我再使你知道你該做什麼。因為你前次看到的，僅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你完全誤會，根本想錯啦。」這樣說過以後，方濟各便醒轉來，在後半夜，翻來覆去，專門默想這件事，一到天亮，立刻就起身牽馬，穿戴戎裝，在穿戴的時候，忽而發生一種反感，忽而覺得他所穿戴的想在人的面前表示出來的，是羞，羞，羞，多麼可羞的虛榮心，所以不由他不歸心如箭！一路心裏懷抱着這羞澀的情緒，疾忙地馳回到他的故鄉來。（註七）這是方濟各第二次蒙天主賜顧以後在行動上突然的轉變。

大家對於他回來以後的反响，我們不十分明白，大概家鄉人很快便原諒他，不久他依舊做那青年俱樂部的首領，（註八）有人問他爲何不繼續做出征軍人。他回答說：他還須在本城完成更大的任務，所以不能（註九）去。其實在他的內心中有兩種相反的情緒在交戰，有時他的心想還留戀着世俗的快樂，有時他想離開世俗，專爲那個聲音所說的主人服務。因而他更需要收斂心身，到曠野地方去默想他未來的前程，到底應當走那條路，倘他自己雖管制他的心身，不復去找他的酒肉朋友，然而他的酒肉朋友還是要求找他，他怕人家說他神秘起來啦，於是免不了從新宴飲歌唱起來。

一二〇五年的夏天，有一個晚上，他開了一個較平時更爲盛大的宴會，他自己當然是宴會的中心人物，持酒席完畢，大家感謝他並鼓掌喝采表示擁護他，仍照舊時的習慣，大家成群結隊，到街上去跳的跳，跑

的跑，吟咏的吟咏，歌唱的歌唱。可是方濟各跟在後面，老是沒精打采，提不起玩耍的勁兒來，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能和大家一塊兒歡娛。他們乘着酒興都手舞足蹈地前進，緩緩地把方濟各獨自留在後面，彼此離開得相當遠，他就在一條像斜坡似的街上站住，或在一個小小的三叉路口停立，因為他急需要深夜的清靜去感想他的前途。

就在這個時候，天主第三次又來光顧他。方濟各感覺到他的心靈，忽而滿充著一種如甘似蜜的東西，完全為一種神秘的力量所吸引，控制，使他完全失了知覺，後來他自己也說，正當這時候，即使有人打他刺他，他也不會感覺到，這時他正在享受一種不可言喻的神樂，他心靈的深處，獲得了一種深深的平安。這樣到底經過有多少時候呢？這真是天曉得，他自己是沒有辦法知道的，直等到有一個朋友大聲喊叫他說：「唉！方濟各，你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地出神做什麼？難道是在痴想結婚嗎？」這時方濟各才醒了過來，兩眼望着天上異樣皎潔的星說：

「是呀，我正在想結婚，可是我想爭取的那個未婚妻，在普天下的女人當中是最高貴的，是最富有的，是最美麗的。」

大家聽着不覺哄然大笑，於是彼此歡娛談笑如初。當時其中有一個恥笑他說：「那末你的裁縫司務，又要為你忙碌起來了，你還記得你從前想做騎士的時候，他已為你忙得够够了。」

方濟各聽了他們的取笑，更感覺到有一種義憤早已填塞在他的胸口，可是這義憤不是對他的朋友而發的。因為他剛才天上一種奇光的照明中，爲時雖暫，但是他已經看到他已往整個生活經過的情形，如同演電影一樣，都一一表演在他的面前，處處表示他是多麼昏庸悖落，多麼卑鄙醜陋。待看過自己已往生活的實際情形以後，在同一剎那中，於同一個銀幕上，正足以和他自己的生活對照對比的，他看到另外的一種新生活，又美麗，又光明，又真實，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認識過，這是一種真正值得生活的生活，一種超性高貴的生活，一種至善成全的生活，一種富有純靈性愛情的生活，一種全與至仁至甘的耶穌相結合的生活，看到這樣奇妙的電影以後，他所要發洩的義憤，除了針對着他自己所犯的罪惡，盡量發洩以外，決不至於會對其他任何人而發作的。方濟各從這個時候起才開始真正仇視他自己本人（註十）逐漸改變他自己的本性，以至於將來完全超脫了他自己，從他的本性生活達到超性生活，棄絕他自己的黑暗投奔到天主的光明所在，從死路改走活路，以至於使他的心靈達到至善成全的地步。

（註十一）恩博來大城（Spoleta）山宗徒伯多祿的門徒聖勃利爵（Saint Brignus）開教，他做了該城的主教。於公元五十八年他奉宗徒命祝聖聖克里斯興波利多爲威多納主教。威多納即今之斐多那。（

喬叟勝著方濟各行實第十頁。）

（註十二）亨利第六去世，帝后敦請教宗依諾增爵第三爲未來帝位繼承人即腓特烈第二的保護人，惟亨利第

六的宿將名馬克薩特（Markwald）認為根據故帝遺詔，他自己應為保護人，並應代幼帝執政，因而與教皇發生衝突，即在意大利南部發生戰爭。帝后公斯當斯原為西西里島許爾曼王的繼承人而為該島的王后，當時保衛教皇的軍隊節節失敗，久戰不振直至戈傑，白連耐（Gautier de Brienne）伯爵參戰始轉敗為勝。戈伯爵取諾爾曼公主為妻，認為在意大利南部塔蘭志城亦有承繼的權利。這位法國名將戈鐵於加布（Capoue）萊七（Lecce）巴爾萊大（Barletta）等處與德人連戰連捷，當時戈將軍到處受民衆的歡迎。至於德國人到處被唾棄。「德國人」的字義，與粗魯，鄙野同其意義。法國沿街彈唱的著名詩人，伯多祿，維大爾在龍巴爾弟亞省到處彈唱反德的滑稽歌曲，說德國話如同狗叫一樣，足見當地反德的情緒已達最高潮。

（註三）方濟各的傳記人當然不認識戈傑將軍的名字，三件記只說他到蒲葉（Pouille）去從軍。戈傑於一二〇五年六月在沙爾諾（Sarno）陣亡，惟其部隊則繼續作戰。

（註四）三件記第二章第五節，薛著行實第二集第一卷第一節。

（註五）安聖謨詳行實第二九至三〇頁，因為在歐洲的風俗，當兵並不算下流。當時有一種特殊的騎士，類似修會的修士，先當發一誓願，今後避惡行善，盡好教友的本分，保衛聖教會，維護顯連無告的人。急公好義，不怕死，只怕喪失名譽，故大為當時民衆所敬仰。

(註六)提及這夢的，祇少有薛著行實第一集第一卷第二節，徐連著諸聖行實錄十月份第二卷第五六四頁。至於在三伴記第一章第五節，薛著行實第二集(1, 2)及文都拉著行實(1, 3)中敘述此夢稍有出入：布店已改為宮殿，夢境描寫較富詞藻；武器上均有十字架徽號，在宮殿有一個大廳中，有一個美麗的未婚妻等候着方濟各。云云。

(註七)三伴記第二章第五節及薛著行實第二集(1, 2)。在他所著的行實第一集，薛弟兄不知道方濟各有這第二個夢。他只說這年青人改變了主意，拒絕到蒲集去；後來讀三個同伴的記實，薛弟兄才明白這忽而改變主意的原因。卑路西亞的無名氏還加上說方濟各回來經過福里烏時，把他的馬和戎裝一件變賣了，另外再買便服來穿。(諸聖行實錄十月份第二卷第五六五頁。)

(註八)華定，年場，第一卷「第二三頁」。

(註九)徐連(*Joey, O.F.M.*)：薛著行實第一集第三章；三伴記第五章第十三節。

(註十)我在三伴記第三章中採取這一幕的主要資料，參觀薛著行實第二集1, 3。

第五章 給痲瘋病人的熱吻

十五世紀在佛羅梭薩(*Floronce*)城有一位博學多能的主教名安多尼諾(*Antonin*)，(註一)敘述

方濟各離開他的玩朋友，放棄他的同樂會以後幾年當中所經過的日常生活說：

「有時他躲在靜寂的山洞裏祈求，有時他安心地在修理聖堂。」

這話是真的，除祈求以外，他老是爲大國工作。祈求與工作確是尋求天主的兩個好辦法，他就這樣希望找到天主對於他所決定的聖意到底是在什麼地方。離開城不遠有一個岩洞，在這洞裏他常去祈求。有時是單獨去的，但也常和一個好朋友作伴一塊兒去。這好朋友大概是他當初回頭改過時，還常跟他的惟一知心同伴。可惜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字。薛拉諾爾說他是個相當重要的人物。（註二）

方濟各依照他的本性，是需要有一個知心朋友，常談談他內在的心境。在他心裏充滿着的东西，有時他雖然不願意講，但也終於流露出來，（註三）而且常用聖經裡比喻的方式來表示，如同他對他的同伴表示他在那個岩洞裡發掘了一個寶藏，可是爲發掘這寶藏還須得他自己一個人去工作不可，因此未鑽到岩洞裡去以前，他每次打發那個朋友先單獨回去。

這樣他將那寂靜暗淡的岩洞，當作專門和天主相會談的秘密室。在這天然的小經堂裏，他可以自由收斂心身，把他自己的五官三司一齊撤退到他心靈的深處，好默察自己的罪惡並靜觀天國的美妙。他在这獨修室裡祈求，一天比一天來得熱切，並虔誠地懇求天主的意旨能在他的身上實現，他知道在沒有明瞭天主的聖意以前，他的內心是一刻也得不到平安的，所以如同聖咏裡所說的，他天天祈求天主指示他說：

主呀，請你把你至古成全的道路指使給我走，請你把你走小路的完美處也一一指點給我看看。」

方濟各在這第一個獨修處開始追蹤天主的踪跡。以天主聖子在地上所過的完善生活，作為照世的明鏡，方濟各常在這明鏡上對照他自己生活的真相，他覺得自己是多麼可憐，多麼醜陋的東西。他回想年青時候的光陰浪費得多麼可惜，當時尋歡作樂的誘惑是多麼深重可怕。事先曾經有多少前輩長者勸告他，勸告的態度多麼誠懇，次數那麼多，然而終於充耳不聞，終於在這塵世的泥沼中愈陷愈深。姑且不追既往，只談今後的話，那末等到他的玩朋友再來叫他去尋歡作樂，等到他再看到花天酒地的筵席，聞到酒菜的香氣，等到他再聽到彈唱的靡靡之音，請問他仍能拒絕誘惑，不再陷落於凶惡麼？

方濟各從此對他自己一點信用也沒有，深信只有他自己是最靠得住的人，當初天主也好像並不願意理會他，所以在這時期他的心靈感覺到非常悲苦，始終在靜寂中堅苦卓絕地奮鬥，以爭取他本身的救贖。每次經過整整一夜的祈求，到了第二天他的朋友來看他，察覺他的顏色非常頹喪。（註四）

久而久之，他成為一個祈求默想的人，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嘗到他靈魂和天主對面談話的滋味兒。他的同伴常看到他忽而獨自離開，喜歡到一個聖堂裏去跪着祈求。（註五）

大概在他回頭改過的期間，方濟各的爸爸常出外遠離，他的媽媽在家特別痛愛他，所以對他始終取放任的態度。他的生活和從前大致相似，不過有點分別，就是窮人們代替了他從前綽綽的朋友，他從今以後

，到處找窮朋友，諸窮朋友們吃飯，或送禮品給他們，有一天，他的媽媽在飯廳裏坐下來準備吃飯，看到他親自在吃飯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堆的麵包，儘够給一個多子女多僕婢的大家庭吃。他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回答說這是專爲他的窮朋友們而準備的，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一個窮人，他就把袋裏的錢完全都給他。萬一他袋裏的錢已經都給完了的話，他就給他的帽子，或給他的襪帶，有時給得身上一無所有的時候，他便引窮人到偏僻沒有人看到的地方去，竟連他的內衣或襯衫都脫下來給那窮人（註六），大概也就是從這個時期起他開始去拜訪窮的神父，照顧窮的聖堂。他常去買一大批的祭器如聖爵等物，同時他在暗中調查，凡是神父或聖堂有缺少祭器的，他便予以暗中接濟。

這是方濟各開始幫助各聖堂。終他的一生，他是以助堂爲樂的，後來他創立了新修會，還把那做小麪餅用的鐵製小鉗子分送給本會各省區主持教務的僕人們，使他們可用以製成雪白整潔的聖體小餅（註七）。從此窮人就是方濟各的性命，去看他們，聽他們談生活艱難，設法減輕他們的痛苦，這就是他每天主要的工作，於是在他們的心裏也發生了一個有意義的念頭說：

「倘使我能够親自去經驗，就是經驗一次也是好的，到底做窮苦討飯人的滋味是怎麼樣的，不妨去試試看，嘗嘗看，這並非嘗這做施主給過路人錢的況味，而是要嘗那一身襤褸骯髒的苦人兒站在路旁屋角，卑躬屈膝，恭恭敬敬伸右手或仰捧着一頂污穢的帽子，專門向人哀哀求乞的一番滋味兒。」

因爲他要想實現他這一個理想，所以常在聖堂的門口，站在許多討飯人的中間，靜靜地觀察他們如何討法。但是觀察是觀察，討飯是討飯，二者風馬牛不相及，爲求懂得神貧的真義起見，非自己去求乞，非實地去經驗不可。惟在亞細西城的人都認識他，不便在本城作首次實地的演習。

正因爲想到一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去嘗試，這流浪乞丐生活的滋味，所以他決定到羅馬去朝拜聖堂。當時朝拜羅馬聖地可以獲得大赦，（註八）因而亞細西城的主教，也在這時候去朝拜（註九），方濟各是單獨去的，這是第一次，路上的情形，我們不得而知，只知到了羅馬，他看到許多朝聖的人在宗徒的坟墓上，依照當時的習慣，用銀幣或銅錢，從有鐵柵的窗門裏投進去，他看看興奮得很，便立刻將他母親給他做路費的一大包金錢，滿滿地掏了一把出來，也照樣從那窗門裏拋了進去，落在裏面用石子鋪成的地上，聲音特別宏亮，引起當場大眾的注意，大家都認爲他是多麼慷慨的年青教友。

可是一分鐘以後，方濟各便從大堂裏出來，在堂門口找到了一位標準窮苦的乞丐，就設法穿上了他破碎的衣服，仍回到聖伯多祿大堂的門口，站在右級（註十）上和其他所有可憐的乞丐群，一同向往來進出的人求錢，而且他當時不是用意大利語，而是用法國話向人求乞的。法語是他媽媽的國語，他每次在心花開的時候，才講法國話，這次講法國話無非是表示他表演成功，居然達到了演習做乞丐的目的，這也可以說是他生平初次最得意的演出。

至於他留在羅馬的時間則無從查考，或許到了以後第二天立刻就起程回來亦未可知。待這獨幕劇一演出後，他在異樣感覺的情緒中，重新穿那原來的衣服回來。從此他開始體驗如何叫甘心慚願守神貧的德性，明白佔有財產與不佔有財產的區別。在家裏穿得好，吃得好，當然使肉身感覺到舒適，但是自願放棄一切，甘心受凍挨餓，缺乏衣食住行的條件，弄得一無所有，也自有一種靈心上的快樂。舉世只有一口清水喝，只有一片求乞來的麵包吃，夜間而朝着滿天星斗，安睡露宿在曠野中，他覺得這才是理想可愛的新生活，今後開始非實踐不可。我們要費心去照顧這許多東西，注意於金銀、財物、房屋、花園、傭人、家畜、而同時一個人的生活，只需要這一點就夠啦。聖經裏豈不是說過：

「窮苦人真的有福了！」而且還說：「一個有錢的人進天國，比一隻駱駝穿針孔還更難」麼？

自從羅馬回來以後，同樣的思潮在他的腦海裏，前浪推後浪，老是一起一伏地在那裏波動不息。從此更需要天主指示方針，所以更熱切地祈求他來指示。外人大都無從探悉他內心實際經過詳細的情形，連那位常陪他到山洞裏去開發寶藏的好朋友，後來看看毫無結果，也緩緩地離開了他。從此幾無人知道他內心的實情，最可能的知心朋友，恐只有他本城的主教。正當他實地試探做窮人，開始實行新生活的初期，主教大概就是聽他告解的神師。（註十一）

在這個時期方濟各所過的是孤獨寂靜的生活，除了他自己在後來說出來以外，外人知道的確乎很少。

譬如他在未死以前的幾年講到他當初的情形說：

「天主准許我是這樣開始回頭改過的。當我還在罪惡中生活的時候，我一看到癲瘋病人就覺得非常討厭，可是天主老是引導我到他們那裏去，我終於以行動來表示我對於他們的同情心。」（註十二）

於中古時期在歐洲方面，尤其是在天主教發達的地方，癲瘋病人的地位是相當特殊的，根據先知依賽依第五十三章第四節，這些可憐的病人，比任何其他苦惱人是更被看做爲救世主活在這世人間的苦像。從前教宗額我略曾經談起過（註十三）有個隱修士名叫馬爾底畧斯（Martinius）在路上看到一個癲瘋病人，病得無法移動，痛苦不堪言狀！就把他的大衣脫下來，將病人包在裏面，抱在手裏，一直抱到修院裏去。等到停下來一看，在大衣裏已不見了原來的病人，而是吾主耶穌自己，吾主耶穌在未升天以前還對這位隱修士說：

「馬爾底畧斯！你在地並不以我爲羞恥，將來我在天上也並不以你爲羞恥。」

此外如護士聖儒瑪亞諾（Julien l'Hospitalier）（註十四），教宗聖良第九（San Leo）（註十五），真福聖若望，各隆比尼（Colombini）（註十六）等發生關於癲瘋病類似的故事，不一而足。

所以在中古時期，癲瘋病人，在窮苦人當中最受天主教社會優待的，而且整整有一個修會，如同聖拉匝祿修會（註十七）是專門爲這一類的病人而創設的。在歐幾乎到處設有癲瘋病院。在十九世紀的初葉

，計有癲瘋病院一萬九千座，病人在裏面吃，住，完全依修會的規矩。可是病人和其他的人群社會是完全隔離而幾乎是永不相見的了（註十八）。

所以在亞細亞城附近同樣創設有一個癲瘋病院，方濟各常到那邊去散步，每次一看到病人便發生厭惡的情緒，他在原則上願意救助他們，但至少他自己是不肯接近他們的，非得另請別人把他的救濟品送到病院裏去不可。有時他在病院附近散步，如果偶然有一陣風從病院方面向他吹過來的話，那末他還沒有嗅到那帶着有血腥的穢氣以前，他一定早就捂着或閉着鼻子，別轉頭疾忙地離開去了（註十九）。

這是他一個主要的弱點。也就是在這弱點上他還須待打一次硬仗以後才好談做克己的苦工。

因為有一天，他又在那裏懇求天主關於做人的方針，予以明白的指示。這次居然有了答覆說：

「方濟各，如果你要知道我對於你『應當如何做人』所出的主意，那末凡是你五官感覺所喜歡的，凡是你本性所想得到的東西，你應當偏不喜歡它，偏輕視它，倘你能向這條路線走去的話，那末凡是你從前認為是甜密的，覺得可愛的東西，你將來自然會覺得他是辛酸苦辣的，是無法忍受的東西，至於你平素所不喜歡的，所最厭惡的東西，它將來爲你反而是最甜，最香，最柔和，最有味兒的東西，它將使你喜氣洋洋，它將使你湧溢出喜淚來，它將使你感受到極大的神樂。」

在這答覆中，方濟各才獲得了一個如何切實做人的綱要，好比是一張簡單明白的里程表。有一天他獨

自一個人騎了馬到一個極幽靜的山谷中去遊玩散步，大概他的用意，就在於考慮這做人的方式，自己反省應當如何做才好。正在馬上沉思默想中，忽而他的馬兒向後一退，他便向前面留心一看，在離馬約十幾步路的地方，有一個患癡瘋的病人，病人在那裏，病人穿着的衣服是很容易識別的。

方濟各一瞧見了，也同他這匹馬兒一樣的向後一仰，心裏也未免有些慌張起來，因着他本能上自然的震動，因着他初無理智的第一個動作，他便立刻想打馬回頭，趕快離開這個地點，可是在他心裏最深的處所，有很清脆的聲音，密密地明白警告他說：

「這是你一直到現在所最不喜歡，所最厭惡的東西，但是這也就是從今以後應當為你變成爲又香又甜使你可以感受到最快樂的東西。」

然而在這人世間還有比癡瘋病更可厭的東西麼？正因爲可厭惡，所以更應當用愛天主的熱忱來克服這厭惡的情緒，所以就在這一剎那間，方濟各第二個動作，便是經過這樣，思考作用以後的斷然處置，他應當硬碰硬的遵照天主的話去做，這樣才算是有好心想，好表樣，好使天主的意旨能在他的行動上實現與貫徹。

這位年青的騎士立即就下了馬，努力抑制着他自已反動的本性，走近那癡瘋病人的跟前，瞧那病人的鼻子同下面的嘴巴一樣地要沒有了，發出來那種極難聞的惡腥穢氣，一陣陣，急促地吹送到方濟各自

己的鼻孔裏面來，方濟各一手就把錢放在那病人伸出來的癲瘋手上，同時壓服他不快的心情和偏硬的心腸，他伸長了他的頸子，向前直衝過去，用他的嘴唇湊近到那久已潰爛腐蝕了的癲病人，實在使人看得要心泛嘔吐，他用手指頭上緊緊地深長地接了一個熱吻。

等到他重新騎在馬上，不過一轉瞬間的工夫，渾身打了一陣寒戰，心也悸動得很劇烈，跳動得像打鐵鎚似的，當時這種從本性方面一觸而即發的情感衝動，要親身經歷過的人才會知道。然而天主也同時實踐了他的諾言，對方濟各並沒有失約，使他於自然情感的衝動以外，另外嘗到他心靈所極少嘗到的東西，另外覺着一種超性的味兒，另外有一種柔和，甘飴，幸福，快樂的東西，在他心身的內部，如同潮湧似的大量地橫流着，也好像是清泉似的細緻地潤澤着，使他早已枯焦了的心田，終於獲得了意外的滋潤，如同獲得了和風甘雨，既感到清涼爽快，復覺着光明純潔。

方濟各這樣克己的工夫，在第一天就勇猛直進，成績良好。同時獲得這超性的神樂，更鼓勵他努力前進，勇氣百倍地生長，所以到了第二天，他一口氣便跑到癲瘋病院裏去。一進了門，所有的病人，如同慣常一樣，都來包圍他，其中有的大半個臉兒已經腐蝕得把眼兒也瞎了，瞎得膿血與皮肉已是分不清，一榻糊塗，有的腳兒腫得像象腳一樣，有的雙手已經脫落了手指頭，光剩得兩個極可憐的小拳頭。當他們向他說話的時候，從他們爛爛的口腔中，喉管裏蒸發出來的臭氣，實在難聞，方濟各雖心堅如鐵，也不由他不

手掩着鼻子，但一會兒想到他來的目的，便把手離開了鼻子伸到袋裏去，把帶來滿袋的錢分給所有的病人。如同第一天一樣，用他的咀唇去親那每一個病人伸出來拿錢的癡瘋手。

這是一個騎士所最不容易打的勝仗，無論古今中外，打人容易打自己難。克敵容易克己難，從此方濟各打勝了自己，控制了自己，克服了自己，從此不復做自己的奴隸，確實做自己的主人了。

然要知道在內心的戰場上雖把自己當作了敵人，不管你如何打勝了這敵人，可是自己還是自己，這危險不過的敵人，老是何候着你，你非得時時刻刻防備他不可，方濟各在主力戰上雖然告了大捷，但在遊擊戰上還得處處提防。

他每天到那山洞裏去祈求，好幾次在路上遇見一個駝背老婆婆。這種老太婆在意大利的南部相當多，常常躲在教堂的屋角落裏，從來也沒有人去注意他們，有時一動也不動在唸玫瑰經，或在那裏坐着打瞌睡，一聽到有人進堂來，便立刻戴上他們的包頭布彎曲着脊梁骨，俯伏着身子，從他們所隱藏的屋角落裏，一拐一拐地走了出來，伸出一隻骯髒的手，便向人囁嚅着求哀矜，方濟各看到這老婆婆，惡魔便使他在他的心裏發生一種反感，覺得這樣老是在垃圾堆中度日，在饑餓線上掙扎，實在是非人生活。他這樣邊走邊想。頭上的日光明媚，腳底的碧草如茵，近近的薄霧，映帶着林園，遠遠的輕雲，披掛着層峯。忽有一種聲音，先是曖昧地在耳邊喃喃不休，後在心頭明白地催促說：

「你真的脫離了這個，你端的放棄了那些，不要太陽，不要生命，無需溫暖，無需快樂，不吃酒席，不愛歌唱了麼？你確乎願意被禁閉在山洞裏，虛度你的青春，結果同那個老婆婆一樣，在教堂的屋角裏躲來躲去，終於自嘆命苦，老是唸沒得用的經，真是毫無出息的可憐虫！」

這樣方濟各常常受惡魔的冷嘲熱諷，雖難免受其影響，不過一進山洞裏去，便立刻把他所有的思潮控制住，他每次內心的鬭爭愈劇烈，他和天主的密談也愈使他獲得精神上的安慰與良心上的太平（註二〇）。

（註一）聖安多尼（一三八九—一四五九）紀念日：五月十日。其行實簡史：一、艾司鐸譯述聖人言行新編，香港一八九九年版，第五冊第七二頁。二、馮秉正譯述聖年廣益，上海一九三二年第五版上卷第五三六頁。

（註二）薛著行實第一集第一卷第八章。沙巴節認為知心同伴恐就是未來戈爾多納的厄利亞弟兄。但此爲不可能的事。據沙林裴內（Salimbene）說厄利亞是個製鞍匠，並爲一小學教師，不會做方濟各當時貴族化的朋友。方濟各因爲有錢所以受當時上等社會的歡迎。厄利亞是亞細西城近郊有一個茅棚裏出身的，不見得是個紳士中相當重要的人物。

（註三）徐連（Ansel. Boli.）第二十一冊，第一六三頁。

（註四）薛著行實第一集第一卷第三章；行實第二集第一卷等五章。

〔註五〕三件記第三章第八頁。

〔註六〕三件記第三章第八至九頁。

〔註七〕成德明鑑，沙巴節編印，第六十五章。

〔註八〕一二〇四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二〇六年三月廿五日，以及一二〇六年四月四日至五月十一日教宗依諾增爵第三駐在羅馬。見（*Pothast Regesta*）第11118〇至111717號及2736至2778號教宗所以如此長住在第伯爾河不潔而有害於健康的河畔，大概是在聖伯多祿首堂，須完成特殊的宗教儀式同時平朝拜聖堂者可以有獲得特赦的准許。

〔註九〕（*Ugheli, Italia Nostra*）第一卷第四一九行。

〔註十〕三件記第三章第十頁。西拉諾在他著的行實第二集第二章第四節中對我們說，方濟各站在聖堂大門口的石級上。

〔註十一〕三件記第三章第十節。根據成德明鑑（沙巴節編印第十章）方濟各於將近去世的時期，對西愛納有一個波紐文都拉（*Bonaventura*）先生說：「當我新回頭改過的時候，天主借亞細西亞的主教的口教訓我，勉勵我，勸我忠信於基督的事務。」同樣卑路西亞的無名氏也對我們說：「小的，大的，男的，女的，輕視亞細西亞新做補贖的人們大家都欺侮他們，凌奪他們，只有該城的

主教愛護他們，方濟各常到他那裏去請教。」（諸聖行實錄十月份第二卷第五八四頁第二〇七號。）後來這無名氏開始敘述說：「有一天方濟各來看主教，……」（同上第二〇八號）此外請參攷諸聖行實第一冊第十五號。三伴記第二〇，三五及四七號。在這幾段中已明白表示方濟各於開始過靈修生活時，和本鄉神職班長上關係頗爲密切。

（註十二）（Opuscula S. Francis）（Quaracchi，一九〇四年）第七七號。

（註十三）教宗我署是一位著名的聖師（五四〇年生六〇四年卒，紀念日三月十二日）其言行見於艾編聖人言行新編第三冊第八四頁至九一頁。洪編聖年廣益（上海一九三二年）上卷第二九九至二三〇二頁。

（註十四）根據佛羅薩總主教安多尼諾記述聖士卑理亞諾看護瘋病人，請病人睡在他的床上，忽而病人改變容顏，實係一光輝奪目的天神。天神表示他已往的罪均蒙天主赦免，不久當與其妻共登天鄉。（載於勃里古（J. Briant）著宗教實用辭典（Dictionnaire Pratique des Connaissances Religieuses）（巴黎一九二六年）第五冊第一六六頁）

（註十五）聖良第九（一〇〇二年生一〇五四年卒紀念日四月十九日）聖年廣益上卷第四五二頁。

（註十六）真福若望，名隆比尼於十四世紀生於伊愛納，卒於一三六七年紀念日爲七月卅一日。艾編聖人言行

行新編第七冊第一九八至一九九頁。若望各隆比尼一日經過堂的門前，見一大癲瘋人臥地將死，若望背病人回家，放在他自己的床上，爲之洗療看護。他的夫人雖有大德，惟見病人渾身是惡膿，所發臭氣確乎難當，難免對丈夫表示不該把病人放在自己的床上，若望對她好言勸解，認爲病人雖醜，亦是天主的肖像，當好好服事他，言畢出外。妻自愧剛勇不如丈夫，但既受夫托卽往服事，至房門口，覺有異香四溢，一時不敢入內，迨夫回家，一同開門入內，病人已不在，惟留滿室香氣而已。數日後，若望於魂超中聞主耶穌對他表示那天在他床上的癲瘋病人，不是天神，而是耶穌自己。爲報答他看護病窮起見，賞賜給他甘飴的神樂。

〔註十七〕教宗本篤十四認爲癲瘋院原來的名字爲（*Ladronerie*是從*Ladre*）或聖*Lazare*拉匝祿的名字而來的。並認此卽聖經中與富豪對比而升天堂的乞丐。但大都認爲非此乞丐而爲伯大尼亞被耶穌復活的拉匝祿。（宗教實用辭典第四冊第二九九頁。）

〔註十八〕參考，夏文，馬郎（*Charin de Malan*）著聖方濟各行實。

〔註十九〕三件記第四章第十一節。

〔註二十〕三件記敘述說：「在亞細西城有一個形狀醜陋的駝背婦人，惡魔常把這醜相來嘲弄方濟各。並對方濟各表示，倘方濟各不放棄奉事天主的計劃，一定有成爲這駝背婦人的危險，不過方濟各已經

做了基利斯督的騎士，當然不願惡魔的恫嚇，便進了他的山洞，照常的祈求默想的工作。」我把這一段努力引中，爲方濟各回頭改過時一段重要的節目。

第六章 聖達彌盎堂(Saint Damianus)的苦像

方濟各在他遺囑書上談到他年輕時候的情形說：「天主給我一個極大的信德，教我相信教堂是他的至聖所，是我們最寶貴的地方，所以在聖堂裡我全心全靈向他祈求說：

「我們向你致敬，吾主耶穌基利斯督。我們在這裏並在你普世所有的聖堂裏向你祈求。因爲你用你的十字聖架救贖了普世萬靈，所以我們要欽崇你，愛慕你於萬有之上。」」後來天主曾經給我而且永遠給我一個極大的信德，教我相信神父，依靠神父。神父們的生活規律是由聖教會規定的。我信任神父的信德可以說是非常大的。即使他們窘迫我，虐待我，然正因爲他們是受天主祝聖過的，所以我始終信任他們，依靠他們。縱令我有撒落滿王(Salomon)那樣的聰明智慧，縱令我在窮鄉僻壤所遇到的是一位智識十分淺薄的神父，我也決不願意不徵求他的同意，就到他的堂裏去講道，而且我認爲這些神父們，以及其他所有的神父，都等於天主給我派遣來的代表一樣。只因爲他們是天主的代表，所以我敬畏他們，愛慕他們，崇奉他們。我所以這樣做的緣故，是因爲我在地上除了看到耶穌至聖的聖體與聖血以外，就看不到他還遺留

下有別的東西。更因爲全能的天主聖子所遺留在地上的聖體聖血，只有神父們可以祝聖並分送給我們大家領受，所以我更要信賴他們，依靠他們。而這至聖的天恩寶庫，我不但要欽敬他，崇奉他於萬有之上，並且要在最寶貴的地方保存他。」（註一）

這是方濟各一生崇奉聖教會，敬愛神職班的表示。

方濟各如何照顧窮苦的聖堂，我們在上面已經談過了。到現在我們在鄉間還可以看到許多聖堂，不問大的小的，往往門是鎖了的，大概很少神父到裏面去做彌撒，倘從門縫裏望進去看的話，我們可以瞧見祭台上的台布是許久沒有洗過的，臘燭台和椅子上的沙塵是積得相當厚的，連聖水瓶或聖洗池裏也乾涸得都是灰末，實在是許久沒有人去打掃洗擦了。

可是這些聖堂正因爲地方偏僻，往往是祈求默想，收斂心身最好的地方，倘你能走進去的話，你可以在牆上看到最著名的壁畫。足見從前天主教的名畫家（註二）連窮鄉僻壤的小聖堂裏都去朝聖過，所以常在堂裏留下了他們最名貴的壁畫。

在方濟各年輕的時候，也有一個類似的聖堂，幾乎只剩得一個屋的空壳子，若再不設法修理的話，恐怕很快會得倒塌下來，這老聖堂就是聖達彌益堂，靠近亞細亞城的前面（註三），離開城牆不過幾分鐘的路，到現在七百多年以來，四周的環境沒有多大的改變，不過從前的老堂，現在已改做爲一個大修院，只

有擴小爲大，翻舊爲新而已。

可是要知道方濟各年輕時候的聖達彌益堂，不過是一個荒僻地方的小聖堂而已，堂裏唯一足以注目的裝飾品，只有掛在正祭台上的一個拜占庭式（註四）的苦像，方濟各就在這大苦像前常去祈求。從那次到癲瘋病院裏去了以後，不久，有一天他到堂裏去，也就跪在這大苦像的面前，因爲他開始把他自己當做仇人，也開始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釘起來，所以這大苦像是他常喜歡想到，看到的唯一對象。他的兩隻眼兒釘住了耶穌戴荊茨冠的苦像，他的全副精神貫注於這苦人兒的肖像，向他熱切地祈求，祈求的意思包括在一篇短短的經文裏，這經文到現在還保存着，它的內容是說：

「崇高偉大的天主，我的主耶穌基督！

我懇請你，請你光照我的明悟。

消散我靈魂的黑暗！

請你賞賜給我，給我一個正直誠實的信德，

請你賞賜給我，給我一個堅強健全的望德，

請你賞賜給我，給我一個至善完美的愛德，

還希望你允許我，呵，我的主，允許我足夠認識你，好使得我任何行動都能够遵循你至聖的意志，在

任何事物上都能够依照你的指示去做。」（註五）

前次久病以後，有一天，他曾到郊外去散步，覺得普世一切皆空，而他的靈魂也好像是一片荒野似的，自從那天起，一直到現在，經過多年克己的工夫，努力把心靈內部所有的力量都集中於一點，而這一點今天用很「簡潔而深刻的祈求經文向天主至誠地表示出來。不管他已往犯有多少錯誤，總之現在如同既往一樣，他天天所追求的，無非是希望看到天主在他身上所願意完成的到底是什麼，待知道天主至聖的意旨以後，還懇請天主賞賜他有聽命完成這至聖意旨的勇氣與毅力，從那天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天天所做的，不過是重複地演習，做品雖有不同，骨子裡是一樣的，不過愈做愈深入，愈熱忱，歸根結蒂是需要向天主請示，老是呼號着說：

「說呀，我的主，因為你的僕人靜候着聽你的吩咐。」

這樣天主終於認為他的僕人方濟各是到了有資格聽他說話的時候了。於是從那大苦像上發出一種聲音出來，只有這年青的騎士在他心靈的深處能聽得到。這聲音說：「去吧，方濟各，重新把我的房子修理起來，因為再不修的話，就要倒下來了。」

如前次方濟各接到命令不許向蒲葉前進的時候一樣，這次他也立刻就聽命。以他頭腦的簡單，照着字眼去解釋，就在他四周看了一回，覺得這破舊的小聖堂確是有要倒下來的危險！因為聽到這吩咐的一刹那

確實是偉大得很，他在戰慄中向大苦像立刻回答說：

「我的主，我就快活地依照你所願意的去做。」

天主終於垂允了他的祈求，天主終於責成他去完成這個任務。他立刻就起來工作。一出堂門口就看到老本堂神父坐在石欄上晒太陽，方濟各走到他的跟前，恭恭敬敬地親了他的手，在袋裡抽出了他的錢包，拿了一大塊金子放在神父的手裡說：

「我請你用這些錢去買油，使得在那苦像前永遠有燈點着呢。」

神父覺得很奇怪，還沒有開口謝他，他已經手舞足蹈地走了。神父不知道方濟各這時的心，確實是新鮮活跳跳的，他的心靈是喜氣洋洋的，好像是得到了無價的寶貝一樣，他的腳頭是多麼輕，他的手好幾次在路上劃着十字聖號，每次把苦像深深地印在他的胸膛上去，中古時期的傳記對於這一點講得活靈活現，又真實，又美妙，認為方濟各從這時起，一想到救世主的苦難，就把他的心好比雪一般，一見了太陽就溶化了，從此終他的一生，在他的心裏已印有吾主耶穌的聖傷了。（註六）

至於聖達彌益堂的修理費，就是化盡了方濟各的家產也是不夠的，可是方濟各是個直領老虎，三腳二步，一口氣跑到家裏，立刻在店舖上拿了幾疋最名貴的布，拴在馬上，飛奔也似地連馬帶布到福里烏城去，一齊都變賣了，拿了滿袋的金錢，又疾忙地回到聖達彌益堂。

回到堂裏恐怕神父還是坐在那裏晒太陽，總之方濟各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他，把那一大包金子如數放在他的大腿膝上，表示是專門做修理聖堂用的。（註七）

神父前次收的小數目當然願意，現在這樣一大包，心裏未免有點兒疑惑起來，只好拒絕不收。他知道方濟各是一個以浪費金錢出名的人，他的爸爸也不是一個好對付的，所以堅決表示不願意管這事。方濟各憑他三寸之舌，苦口婆心，終於無法使神父接受。他唯一獲得神父的准許，就是勉強准他暫時在堂的四周围留，以便利他的靜心祈求和熱忱工作。

因為方濟各想實現他的靈修生活，也就是中古時期的一種隱修生活。如同他在遺囑上所說的，並不是有人肯收留他進修院，而是天主自己教他這樣生活法的，這表示天主不僅教他做一個隱修士而已，尙負有別的使命。他認為離開世俗，就等於進修院（註八），所以他在這位神父旁邊所經過的，百分之一百可以說是初學做修士的生活，不過在這初學的期間，天主的聖神是他唯一的指導者，唯一的神師與長上。

他就在神父住所附近的石洞裡，如同在一個秘密的隱修室裡，日夜避靜守齋，興工祈求，於不可名狀的呻吟嘆息中，痛哭他以往所犯的罪與過失（註九）。方濟各的爸爸回家來，看不到他的兒子，做媽媽的或許也不知道他的兒子在什麼地方，或者知道了也未必敢說。於是這位年老的布商就親自尋到聖達彌亞堂裡去，那位本堂神父就把那包拋在窗沿上的錢如數交還給他，並把方濟各拿錢來的經過情形細說了一番，

老人家雖失了布和馬，可是還有錢在，不無小補，所以比較平安回家，過了一個月左右，再也不去打聽他兒子的下落。當時方濟各仍躲在那天然的獨修室裡，我們知道他家裡還有人給他送飯來，這大概是他的媽媽瞞過他的爸爸暗中送了來的（註十）。方濟各在這一個月當中，大概是專門默察我們天主教的中心問題，就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吾主耶穌基督的生活，如何能够從每一教友的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宗徒聖保祿給羅馬教友的信是方濟各所常引用的（註十一），聖保祿在這信中，也正表示出他自己不但精通我們天主教的教義，而且是一個長於靈修的事家。所以我想聖保祿給羅馬教友的信在第八章裡所說過的話，適足以表示方濟各在這個期間內的心理狀態。這第八章開始就說：

「所以今後凡是真能跟吾主耶穌基督一塊兒走的人，凡是真能不順從肉情而能順從聖靈的意旨去生活的人們，就不至於被判入地獄了。（第一節）這是因為緊緊地跟着耶穌基督走的走法，完全順從聖靈的意旨去生活的生活法，早就把我從罪惡和死亡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第二節）既使這靈修的生活法則，在我們的身上實地施行，復使這靈修的事功，好由我們不順從那肉情而聽命於聖靈的人來完成。……（第四節）這是因為如果你順從肉情去生活的話，那末你將來歸根結蒂，一定是死路一條，反之，如果你用靈修的生活方式，能把你的肉身私慾偏情，一概掃除淨盡的話，那末你將來也一定會長生不死。……（第十三節）蓋因凡是接受天主聖靈引導的人，就是天主的兒女。……（第十四節）既然說做天主

的兒女，那就是說做了天主的繼承人，既然做了天主聖父的繼承人，那我們和天主聖子耶穌基督也就做了共同繼承人，正唯其如此，所以我們更應當和天主聖子一塊兒受苦受難，好使得我們將來也能够和他一同享受到光榮。……（第十七節）蓋因天主所預先認識的人，天主也預先使這個人，能效法他的兒子，和他的兒子相像，使這個人的行爲，能和他兒子的行爲相吻合。」（第二十九節）

根據上面所說的，下面的一個事實，當然也是在聖德彌益堂這一個月裏所發生的，有一天，有人看到方濟各在亞細西城的下湯，在那塊小小零碎地的小聖堂附近，獨自一個人啼啼哭哭，好像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故一般，有一個過路的人問他爲什麼這樣悲傷，他回答說：

「我爲了吾主耶穌的苦難，所以在這裏痛哭，我還願意到全世界各地去同樣痛哭，而且我並不以這樣痛哭爲難爲情。」

那個人聽到他這樣說，大爲感動，而且也和他一同哭了起來，他們兩個人這樣一同哭得相當長久。（註十二）

這是苦人兒哭苦人兒，這位天主的小僕人已不跟肉情走，今後專順着聖神的感召，重新開始做人，從此摹倣耶穌在靈修梯上一步步的高升。有一天，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他的生活，要和被釘死在十字苦架上的耶穌，達到最相似的境界，也就是達到最高超的程度。

(註一) 薛著行實第一集第四五號；三伴記第三十七號；卑路西亞無名氏(Op. cit.)第五八四頁第二一〇號；文都拉著行實第四二號。所謂最寶貴的地方，不僅指聖堂，亦係指聖體龕及聖爵等。

(註二) 大都爲名畫家喬托(Giotto di Bondone)(辭海·丑一〇〇頁一欄)或西蒙內，馬蒂尼(Gennaro Martini)的門徒所畫。大都爲十四世紀的作品。

(註三) 根據多特(Thode)此聖堂於一〇二〇年已見提及。

(註四) 辭海外·一壹一·3·拜占庭(Byzantium)君士坦丁堡之古名，初爲希臘人殖民地，四世紀時羅馬帝君士但丁，奠都於此，改名君士但丁堡，辭海卯·二三二·四·拜占庭式建築(Byzantine architecture)六七世紀間，盛行於西歐之建築式樣，亦稱東羅馬式，其構造大都採用圓形，屋頂作穹窿，平面多爲四角，八角，十字形等裝飾用繪畫及嵌工。

(註五) 華定，年報(Annales Minorum)第一卷第三一頁。

(註六) 三伴記第五章第十四節。文都拉著行實(Legenda major)第一章第五節及第二章第一節。

(註七) 三伴記第六章第十六節，薛著行實第一集第一卷第四章。

(註八) (Onuscula)(加拉杞(Quaracchi)一九〇四年版)第七七及七九頁。

(註九) 聖保祿致羅馬教友書第八章第二六節。

(註十) 薛著行實第一集第一卷第五章，三伴記第六章第一六節。根據後來的傳說，方濟各當父親到聖瑪彌益堂來時，躲在堂壁的四處，而這四處是臨時凹起來的，是一個奇蹟，他躲在裏面，他的父親雖很近經過，也沒有瞧見。現在於這凹處的牆壁上畫有方濟各的大肖像。每次有人去參觀，領導去參觀的人一定要解釋這凹處的緣由。但恐未必真有此奇蹟，不過經後人的虛構而已。參考沙巴節的研究資料(Coll. of Studies)第二編第一一七頁及華定一二二六年年報第四二號。

(註十一) 同樣在告誡篇第六章及第十一章；一二二一年訂的第一次會規第九及第十一章；一二二三年訂的第二次會規第九章。

(註十二) 三伴記第五章第一四節；薛著行實第二集第一卷第六章。

第七章 方濟各離家棄產

在一二〇七年四月間，有一天，方濟各的爸爸伯多祿在他呢絨店的賬房間裏工作，他聽到外邊發生許多擾雜的聲音，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的在喊，有的在笑，而這聲音漸漸由遠而近，差不多要到他的屋角轉灣的地方。這位老商人聽着頗不耐煩，便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店裏的一個小夥計出去瞧一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個瘋子，伯多祿先生！這是一個瘋子，」小夥計立刻就回來滿不在乎地報告說。「還有一群流浪在街頭的兒童老是跟着他在開玩笑。」小夥計說着還向門外探頭探腦地張望，不提防有人要衝到店門口來，來的是好一個骯髒難看的灰黑臉兒！他凝神一看，便認得這瘋子是誰。

當時伯多祿先生自己已離開賬房間正緩步到店門口來，也認出了這個瘋子是誰，原來就是方濟各。只見那一群無情的小流氓，包圍着他心中所難以忘情的苦人兒，戲謔着他平時認爲是很有希望的親生兒子。看着他今天回來，穿了這樣襤褸骯髒的衣服，弄得這樣面黃肌瘦，頭上堆着的不是頭髮，簡直是一堆草，多麼亂蓬蓬，眼兒已紅腫得像畫得有一個黑圈兒似的，又被頑童們用石子打得鮮血淋漓，並用垃圾拋得滿身污穢不堪，想不到他的兒子今天會淪落到這個地步。伯多祿愈看愈難過，那批惡作劇的小孩子們反而愈鬧愈開心，你推我撞，愈聚愈衆，連笑帶罵地把方濟各困在核心，重重包圍，聲勢越來越凶，大家一直衝到店門口，其中有一個指着瘋子向詹可憐做爸爸的伯多祿說：「看吧！伯多祿先生！我們把你可愛的花花公子，護送來給還你。你看你這位光耀門楣的騎士多麼英雄，多麼威武！你看他已經從蒲葉，打了勝仗，同我們一塊兒唱着凱旋歌回來啦！你看你這個幸運兒，竟征服了一個美麗公主的心，又贏得了半個王國的天下了！」

伯多祿原本在有淚無處洒，有氣無處出，不聽到這刺心的話猶可，一聽到這話，真好比怒上添了火，

火上添了油，不由他不暴跳起來，幕地裏就拔出了他的老拳，飛出了他的脚尖，頑童們想不到這平時愛好和平的富商，今天會不顧一切，好比野獸似的猛撲過來，不消個半時辰，竟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最後只剩得方濟各一個可憐虫面對着那孔武有力的至親人。伯多祿看着方濟各一語不發，便一手抓住他沒出息的兒子，好比老鷹抓小鷄似地一抓就走，一直抓到一個漆黑的地窖裏去，把他鎖在裏面，再把鑰匙好好藏在他自己的身邊。這樣才算出了他做爸爸的一口氣，心火也算平了下來，然後他老人家依舊回到他的賬房間裏去安心工作。（註一）

可憐他做父親的還不知道他兒子的腦袋裏，到底裝着有什麼新的思潮或新的主義，滿想用這劑坐地牢的好藥方去醫好他孩子的瘋癲病，而且認為這樣一定可以醫好的。何況這原來是一個好喝好吃好逛的遊蕩子，現在既然把他關了起來，逛是逛不成了。只准他每天喝冷開水，使他神志清一清，克治他好喝的病。只准他每天吃乾麵包，使他恬淡寧靜起來，也可以克治他好吃的病（註二）。

天下父母心，做爸爸的這樣一番苦心是不可以埋沒的，不過可惜沒有進一步去考察他兒子內心的實情，伯多祿不知道他目前的方濟各已不是從前的方濟各，專吃冷水麵包正配他守齋克苦的胃口。伯多祿不知道方濟各在後來有人做好菜給他吃，他覺得味兒太鮮，會去拿些灰末來放在裡面，並很滑稽地笑着說：「灰末是我們的小妹妹，至少他是貞潔的（註三）。」這表示方濟各今後所懷抱的是何等克苦的精神，他的爸

爸能這樣待他，他怎能不快活呢？

過了好幾天他的爸爸又出門遠行去了，方濟各的媽媽則不然，生性總是一個好媽媽，深感這個藥方醫不好他兒子的病，覺得他的大孩子果真不好的話，也不是用這監禁與飢餓的辦法，所能使他「還吾改過」的。並認為世間的事，一味用硬辦法，未必可以收到好的效果，往往用軟辦法，倒反而辦得通，何況她是一個熱心的女教友，為什麼不依靠天主而要專靠人爲硬做的辦法呢？所以她決計還不如向天主去哭訴她的苦衷，務懇天主在暗中變化他兒子的心，因而毅然決然趁丈夫不在家，代丈夫作主，自己親自去把地窖的門打開，打開了以後，在母子重叙天倫之樂的歡心中，果真發現他的兒子今後從新開始做人，別的可以改變，要改變他今後新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深感他對於這一點的決心是比鐵石還要硬，別的可以讓步，這是決不可以讓步的。並且察覺到他正以能因此而吃苦受辱爲無上的光榮。經過這一番考查以後，她不但引了她的大老爺出了地窖，而且由她自己負責竟把他放了。方濟各承蒙他媽媽再生之恩，恢復了他身體的自由，好比鳥兒出了籠，便展開了他超性的翅膀，依然飛回到他獨修的岩洞裏去了。

等到伯多祿回家來，發覺烏籠裏是空的，這次他認為與其再到聖達彌益堂去找他的兒子，還不如用法律來解決，他請求地方官把他兒子的承繼權取消，把他兒子現在所可能有的錢都抄出來並將他兒子逐出境外，（註四）地方官因爲他是地方慈善事業中一個重要人物，（註五）就准出傳票去傳方濟各到案，方濟各

根據當時的法律及習慣，認爲他已經做了天主的僕人，已不受地方官的管轄，所以拒不投案。（註六）

伯多祿看到地方官無權過問，便根據教律，再到主教那裏去控告他的兒子，主教立即受理，和他約好日期，並叫方濟各到期來當衆公開審判，（註七）主教認爲方濟各倘真有心想奉事天主的話，那末他應當把屬於他的爸爸的，仍舊歸還給他爸爸，或許這錢是用不正當的方法賺了來的，所以更不能爲聖教會用。（註八）

當時因着案情的離奇，所以旁聽的人特別擁擠，主教在這許多人的面前講類似的話，使方濟各的爸爸聽到實不足以緩和他那激昂的情緒，大家的視線從他爸爸那邊掃射到兒子這邊來。方濟各在這一天反而打扮得特別漂亮，從新穿上他那套最時髦的服裝，正在這個當兒，發生了在人類歷史上所罕見的事實，後來這事實當作古今的奇觀，歷代不曉得有多少畫家，詩人，傳教士，畫過，歌頌過，演講過，這古今少有的故事，到現在地不分東西，人不分黑白，大家都知道當時方濟各聽了主教的吩咐，便毫不猶豫地向主教表示，不但剩餘的錢要還給爸爸，就是其他身上的一切也要還給爸爸。說着便轉身到一間小屋子裏去，大家還不曉得他到那裏去什麼，一忽兒又聽見他已經把衣服脫得精光，上下赤條條，一絲無牽掛，只剩得腰間有一條褲帶，手裏拿着這些脫下來的衣服，仍從那間小房子裏出來，大家看看都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方濟各走到他父親的跟前，面對面的站着，看他有無限的情緒，一時無從表白出來，僅向大衆表示爲了天

主愛情，不得不貫徹這超脫的精神說：

「敬請各位聽着，一直到了現在，我在世俗中，我叫伯爾納多內伯多祿是我的爸爸，可是現在我決意要脫離一切，全心全靈去奉事天主，無奈我的爸爸因此就要不承認我是他親生的兒子，並爲立刻表示服從他的命令起見，所以把我所有的錢和衣服現在一股腦兒都交還給他。而且因此我從今以後不能再叫伯爾納多內伯多祿是我的爸爸，不過我還有我們在天上的爸爸，他始終是我愛於萬有之上的爸爸。」

說着他把衣服放在他爸爸的跟前，復在一大堆的衣服上面放了一小堆的金錢。這樣給四周的觀眾一個深刻的印象。大都對於方濟各抱着無限的同情，有的連眼淚都奪眶而出，主教自己也幾乎泣涕如雨。只有方濟各的父親依然無所感覺，真是鐵石人不動情，面上仍帶怒容，一言不發，俯身拿了錢和衣服便出去了。於是主教就走到方濟各那邊去，用他自己的大衣，披在他的身上，並用雙手把他抱住，遮掩了他的身體。從此以後方濟各以事實表現完全脫離了世俗，完全脫離了家屬，從此他完全屬於聖教會，做了天主忠實的僕人。

等到刺激的情緒稍微緩和過來，主教和他單獨在一塊兒，便想到園丁有一件舊大衣可以給他，方濟各接着很快活地穿了，並在這窮人衣服的背面，用石灰的漿水劃了一個很大的十字聖號，然後向主教告別離開了主教公署（註九）。

聖經教我們拋棄了一切，背着十字架，跟着耶穌走，一二〇七年四月十六日方濟各開始實踐這至善成全的道路（註十）。四月是翁白里亞省（Umbria）清和的天氣。白日當空，天是深藍色的。賞心悅目，地是碧綠色的。加以新山以後的空氣，特別來得清新。路上還沒有什麼灰塵，腳踏上去，又輕鬆，又溫潤裏，使人感覺到散步的愉快。尤是一路在橄欖樹下平鋪着一片綠茵，綠茵上鋪綴着萬點艷麗的紅墨栗花，大地在四月好像格外在讚美他的造物主。

就在這四月裡有一個大晴天的早晨，一輪美麗的太陽剛從大邊曠出來。方濟各穿着那囚丁的舊大衣，從亞細亞的主教公署出發，如同聖經上所說的，好像一個外國人，就好比一個到遠方去朝拜聖堂的人，準備浪遊天涯。大都一個人的生活是由於他自己的意志所鍛鍊成功的，救世主赤身露體，一生受苦受難，方濟各今後也願意赤身露體，一生受苦受難緊緊地去跟他。他從前到羅馬去試驗，想實現的，後來他在山洞屢次向天主所要求的新生活，真是用髮做繩起頭難，現在終算給他開始實現了。

方濟各脫離了他的家鄉，他的親屬，他的朋友，他的同伴，他已往一切的一切，不回到聖達彌益堂去，就向蘇巴爵山進發，一直到了山巔，才回頭向山的這邊，對亞細西城望去，俯瞰思博來大平原，流水如玉帶，迴繞着碧綠的大地，一綫一綫的路連貫着一點一點的村舍。山的那邊，遙望崇山峻嶺，蒼鬱可愛，這是亞平寧（Apennin）山的遠景。

嗣向古標城進發，當地有一個荒野的山岡，岡的這邊是亞細西城，岡的那邊是瓦爾法勃里加（Valfabyria）城。尚未越過山岡，日已西斜，方濟各愈走愈有勁兒，大聲高唱光榮天主的歌曲，正唱得非常興奮時，從人跡罕到的荒僻處，從一斬齊的叢林里漆處，忽然跳出一夥綠林好漢，攔住去路，問他是什麼人，方濟各毫不思索地答覆說：「我是大王的使者！」他們看這大王的使者如此打扮，難免覺得好笑，天下那有這樣窮的窮大王，所以弄得他們惡向胆邊無法生，但也不能待得他太仁慈，所以大家一哄上前，把他連手帶腳地活擒起來，在一陣鬧轟轟的嘲笑聲中，把他像死屍一般投到那深坑裏去說：

「好一個冒充大王使者的蠢東西！去吧！請你睡到這裏面去吧！」

幸而在這深坑裏還滿積着春雪，四月天，暖和的陽光，在這山坑裏，還沒有發揮它融雪的威力。方濟各好不容易從這大雪坑爬了起來，一出了坑，依然一路引頌高歌，感謝天主無限的大仁慈。

在荒林的雪中走了一陣，就到了一座聖本篤（St. Benedict）小隱修院的門口。院中人留他在房間裏工作，但在院裏只吃的，沒有穿的，何況眼前爲他穿的問題實比吃的問題更爲嚴重。聖本篤在會規裏寫着說：「招待客人應當如同招待其利斯將自己一樣」院長當時熟也不會怎麼怠慢方濟各，不過待方濟各成名以後聽說這位院長確曾向他特別表示道歉，認爲當時對他實有招待不周之處，不拘主客間當時經過的情形如何，總之方濟各想在院內設法找到一件隱修士穿過破碎的舊衣服，終於無法獲得，住了幾天不得已只好離開

修院，前往古標城（Gubho）去求哀矜。在這古標城裏方濟各有一個親密的朋友，和他從小兒耳鬢廝磨，至少他在那裏不會被人當作外人看待。據說從前常陪他到山洞裏去祈求的人，就是這位好朋友。方濟各就在他那裏獲得了一件隱修士所穿的衣服，一條腰帶，一根棍杖和一雙僅有鞋帶及鞋底的鞋子，此外恐無長物。這樣配備好了以後，他便到一個癲瘋病院裡去爲病人洗足，紮傷，擠瘡，揩膿，並常用嘴熱烈地去親他們的瘡。可是方濟各並沒有忘了在聖達彌盎堂還有重要的任務正等待他去完成。該堂的本堂神父大概聽到方濟各近來經過大致的情形，但是未必知道個中的底細，所以看他回來，並未見得歡迎他。待方濟各一一對他解釋以後，他對方濟各才表示同情，並懷抱更進一步的好感。

現在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恐怕方濟各從來沒有考慮到，試問堂是要修的，可是修理費從什麼地方來呢？換句話說，就是石頭與泥灰到什麼地方去找呢？

他終於想出一個好辦法來，就是如同從前一樣，學做沿街彈唱的詩人，露天向一般民衆去募捐。有一天，在亞細亞城的市場上，忽而有人來賣唱求乞，全身是隱修士服式的配備，高高地站在一大石頭上，當着羣衆的面前，先唱一支歌曲，然後從那塊石頭上下來，大聲向聽衆募化說：

「誰給我一塊石頭，誰在天上獲得了一份報賞！」

誰給我二塊石頭，誰在天上獲得了二份報賞！」

誰給我三塊石頭，誰在天上獲得了三份報賞！」

這樣一來弄得聽衆哄場大笑，方濟各滿不在乎，仍以笑容繼續向大家徵求。在市場上誰不知道方濟各前半生的歷史，他以往年青時多麼愛慕虛榮，現在一變而爲戀愛天主的情人，而且愛得如此熱烈，因而其中有些人反而爲之深切感動，感動得連眼淚都爲之奪眶而出。結果方濟各用這方法，端的募到了許多石塊，親自在他的肩膀上，一塊一塊的運到聖達彌盎堂那裡去，運到了以後，又親自動手做泥水匠的工作，過路的人還可以聽到他在工作的時候，引嗓高歌不絕。倘有人停了腳聽他唱的話，他便喊他說：「噯！好朋友！停在那裏做什麼？還不如請你過來，幫助我修理這位好聖人達彌盎的聖堂吧！」

那位老本堂神父雖然窮得可憐，但爲報答方濟各的熱忱起見，每天盡可能範圍以內爲他準備些好菜好飯吃。這樣經過了相當的時間，彼此頗爲相得。後來他想神父待他這樣好，他嘗清夜自問，今後凡是他足跡所到的地方，還能到處達到這樣好的人麼？他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何況這樣生活下去，並不像一個窮人的生活，豈不是違背了他做窮人的初衷麼？至於一個真正窮的人，要拿清討飯碗，沿門去求乞才好，人家肯給多少，就算多少。他既自名爲窮苦人，從今以後，尤應切實照樣去做，以實現他的新生活。

到了第二天亞細西城的居民聽到教堂在打午鐘，大家正在準備吃午餐的時候，便看到方濟各拿着討飯碗，在沿門求乞。凡是他敲過門的人家，大都多少有得給他，最後統計來，大概有二三瓢的湯，一根多少

帶點兒肉的骨頭，一塊麵包，幾塊冷吟的生菜，以及其他各種零碎的食物。這次走了一圈，滿載而歸，可以說是一次大豐收。不過這樣一碗滿滿的菜，什麼都有，泥雜不堪，看起來實在是太不配胃口了！方濟各獨自坐在一級石梯上，捧着這碗八寶飯，仔細端詳，愈看愈覺得厭惡，認為這是給狗吃的，不是給人吃的東西。肚裏老是打量吃呢還是不吃呢？內心正在展開這一幕克己的劇烈爭奪戰，閉着眼睛吃，不來，只好閉着眼睛，眼不見爲淨，先拿一些到嘴裡去嘗一嘗，第一口終算吞下去了！

這一次做「苦者之安」的天主，使方濟各在心中靈所獲得的安慰。正如同他第一次用他的嘴親瘋癲病人的瘡口時一樣。他的心靈充滿了聖神的甘飴，往後反而吃得更有味兒，他從來沒有嘗着過這樣好吃的大菜，所以他吃個精光，吃個痛快。吃了以後便滿心歡喜地回到聖達彌益堂去向那位年老的神父表示，今後他吃的是天神的飯，請神父可以放心，在吃食上可以不必爲他費心準備了。

從此富商伯多祿的兒子，人人到了時候沿門托鉢，成爲一個標準的討飯人。這也難怪要引起那位做爸爸的反感，我們試想這位做布生意的富商有的是錢，又是個老紳士，眼看到他的兒子墮落到這個地步，一定像萬箭穿心似的難受，所以沒有一次看到他不咒詛的。方濟各看到他至親人仇視的心理，每次聽到咒詛他的惡聲，雖是嚥子吃黃連，無可奈何，但這對於他決不是無關痛癢的事，總之，從這個時候起，他選擇一個標準叫化子，名叫亞爾培（Albert）做他討飯的同伴，每次等到他的爸爸伯多祿走過在咒詛他的時候

，他便立刻跪在他同伴的跟前對他說：「請你祝福我，我的爸爸！」然後回頭來對他的爸爸說：

「你看，天主已經另外給了我一個好爸爸，你老是咒詛我，幸而有他來代替你祝福我！」

此外還有他的弟弟名叫益熱祿，做弟弟也要來侮辱他的哥哥（註十一）。在冬季有一天的早晨，他看到他的哥哥穿著很單薄的粗衣服，正在堂裏望彌撒，他便乘此機會，爲使他的哥哥聽到起見，故意提起嗓子高聲對他的同伴說：「請你去問方濟各，他到底肯賣兩個銅子的汗液給你麼？」方濟各聽了使用法語回答他說：「我的血汗，我已經用很高的價錢賣給我的救世主了！」

我們再說聖堂的修理工作，這工作進展得相當快，等到修理好了以後，方濟各還剩有些灯油費留給神父，請神父在堂裏多點幾盞灯，尤須注意於聖體龕前永遠燃着的一盞。爲再等募些灯油費，他曾經特地到城裏去走一趟，因而有一天到了他一個老朋友的家門口，看到他家裏正在吃大菜，他忽而覺着一點前進的勇氣也沒有。他曾經得罪了他的爸爸，也不會怕山上的強盜，現在反而羞肯在他老朋友的家門口露面了。這就是惡魔乘機襲擊他的遊擊戰。爲時雖暫，惟所感受到的痛苦，不可謂不深刻。大凡新近離開世俗而神修工夫不深的人，最易發生同樣的弱點。往往在這種光景中，他們要感覺到那已經離棄了的舊生活，好像是合乎世故人情，又爲最自然合理的唯一生活方式。同時他們要感覺到離開世俗以後的新生活，忽而變成爲一種不可實現的理想，看做是人爲的，不自然，不合理的生活方式，甚或疑爲是瘋七瘋八的不正常

生活，雖經強制執行，亦認為無法實踐。方濟各所穿的隱修士服裝，平時穿著興高采烈，或許現在反而覺得可笑，怕人嘲弄，似乎比彈唱詩人的化裝服飾還要覺得滑稽，好像他現在的人格比從前做彈唱詩人時的人格還要覺得卑鄙可恥似的。

總之，這種怕人恥笑的感情作用，不過是一時一刻的事情。傳記上說他先離開這家門口約有好幾步路，一轉念間便覺後悔，認為這樣長是怕人恥笑，將來怎能赤身露體跟着耶穌走呢？所以立刻就回轉來，到他朋友的家裏，當着大眾的面前，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一番，說他如何畏怯，沒有勇氣，怕他們恥笑他。然後向他們要求爲了大主的愛情，可否爲聖堂出點燈油錢。

修好了聖達彌盎堂以後，方濟各開始修聖本篤會的老堂，名叫聖伯多祿堂，該堂離城並不遠。

最後修理一座相當荒涼的小聖堂，就在這小聖堂的面前，有一天，有人看到他在哭吾主耶穌的苦難。這就是稱爲一塊小小零碎地的小聖堂，叫諸天神的聖瑪利亞堂。該堂是由於遠在三五二年從聖地朝聖回來的人所建築的，也是歸本篤會的修士管理，從此方濟各就長久住在這堂裏。

方濟各始終認爲人主教他達成的任務就是修理這些聖堂而已。後來在二二一三年，還在桑金米尼（Sangenini）及波爾加利亞（Porcaria）之間，爲光榮聖母，又親手建造了一聖堂，於二二一六年復在亞細西城參加主教公署聖瑪利亞堂的修理。方濟各如同其他真有謙德的靈魂們一樣，知道主要點不在於「做」

而在於「如何做」法」。如同詩人魏倫（註十二）說：「往往謙卑的人肯做厭煩而容易做的工作。」他就這樣度他的謙卑的生活。這種生活正因為是平淡無奇的，是專從小處着手的，尤需要有天主的愛情。謙卑的人就在這種平常不足奇的生活，中奉事天主；他在簡易平夷的工作上，富有識別天主聖意所在的能力，方濟各的生活就是這種生活的好表樣。

方濟各每天的生活，就是日裡勤苦工作，晚上在寂靜中祈求。尤其在大清早一起來，就守專心到路邊或山崗上任何聖堂或小聖堂中去望彌撒，領聖體。方濟各認為救世主耶穌受苦受難，一直到了死為止。神父在祭台上做彌撒，無非是為追念他的死亡，回憶他的苦難。神父每天早晨在聖堂裏，重將耶穌的聖體聖血獻祭於天主，如同耶穌親自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奉獻於聖父一樣。所以他在遺囑上，寫到他年輕回頭時的情形說：

「這裡，在人世大地上，除了天主聖子的聖體聖血以外，我看不到還有別的東西遺留給我們。所以神父做彌撒，獻聖祭，為我們是天恩無窮的寶庫，因而我要尊敬他，讚美他於萬有之上。」

同樣，在他最早給弟兄們的一個語誠上，也表示這靈修生活的輻射中心思想說：

「凡是用肉眼看到在肉身裡的吾主耶穌，而沒有用靈眼，遵照聖神，從天主性上去看耶穌，並不相信他是真正天主聖子的人們是要被罰入地獄的。同樣在祭台上，在餅酒模樣內，根據耶穌自己所定的經書

，經過神父的手，已祝聖好了的神體，凡是僅用肉眼去看，而不用信德的靈眼從天主性上去看這聖體的祝聖，同時不相信這是吾主耶穌基利斯督真的聖體，真的寶血，隱藏在這餅酒模樣內的人們，也是要被判入地獄的。」

在十三世紀的初葉，每一個神父，並不天天去做彌撒，僅是在主日，或大瞻禮，或有人去要求他，他才去做。方濟各終想多找一個機會，能多望一台彌撒，因而在諸天神的聖瑪利亞堂修理好了以後，方濟各教請聖達彌益堂的本堂神父於晨光曦微中，特地去獻頭台彌撒，作為修理完成的紀念。凡是在意大利住過，遊歷過，對於意大利民間的宗教生活多少有點兒經驗的人，一定嘗清過，這在大清早去望彌撒的滋味兒，並當這早彌撒舉行時，一定會在堂裡感覺到有一種寂靜肅穆的氣象，在鷄已鳴而天將旦，將出的日光與未沒的月色交相輝映，或是曙後一孤星，孤星遠遠高照在山岡上的時候，大家開始去聖堂裡望彌撒，祭台上紅黃的燭光，映在祭台後面的石壁上，神父披着有彩色的祭衣，立在石級底下的地平上，恭恭敬敬地劃一個十字聖號，開始低聲，然仍清晰可聞的，吟誦聖王第四十二節聖咏，輔彌撒的人也低聲分句明白地對答。這預祭完畢，便獻祭品，接着很快從井管到正祭。正祭時整個聖堂在清晨的寧靜平安中，愈加來得肅肅，吾主耶穌親口所定祝聖的經言，從神父的口中出來，突破靜空說：

「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

同時打鈴，打了又打，全堂跪着的教友都深深地俯伏着，從他們的頭上向祭台望過去，可以看到高高舉揚着的，先是一個雪白的小圓餅。後是一座黃金色的聖爵。這是吾主耶穌真的聖體，真的聖血，也就是天主聖父用以除免世罪的無玷羔羊，這隻本身潔白無瑕的羔羊，每天早晨用神父的手招呼了來，專門救贖普世的罪人。我們在這尊貴無比的羔羊台前，也把我們自己高舉在我們本性的能力之上。我們的心靈在這普天同慶的祭台前，投奔到天主的懷抱裡去，追蹤他純靈性的愛情。我們的心靈在這個時候，把我們所有的知覺官能，個個從外面去叫回來，一個也不少的，都撤退到我們心靈的深處，準備把他們安頓在天國深處的平安中。我們在這種時候，用信德的靈眼，更可以欣賞天主的愛情隱藏在地上這樣一塊小小的白餅中；用望德的翅膀更想飛到他的懷抱裡去，並希望用愛德的輻射，大而像太陽之於地球，小而如火爐之於人身，去溫暖普世的人心，點起愛情的心火，承行天主的聖意。一二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諸天神的聖瑪利亞堂（以後簡稱天神之后堂），方濟各在望清早的頭台彌撒，他靜聽那位年老的神父在唸聖經。聽到有一段經文，他認為這等於是天主給他一個新的命令，這比兩年以前，在聖達彌盎堂大苦像前所聽到的面諭還要詳細，還要明白。這段聖經關係於方濟各的一生至為重大。這天是宋徒聖瑪弟亞（St. Matthias）的瞻禮日，這段聖經是由聖達彌盎堂的本堂神父特地到天神之后堂來做頭台彌撒時所唸的，經文的內容是：

「所以你們去講道理，應當說：『天國近了！』」

「你們要去把病人醫好，把死人叫醒來，把癲瘋病人洗得潔淨，把惡魔趕了出去；這些恩寵你們是平白地得了來的，你們也要平白地分送了給人！」

「在你們的腰邊，一點也不要帶屬於你們的金銀銅錢，你們在路上一隻口袋也不要拿，無論是大衣，鞋子手杖也都不要帶；因為做工的人當然應該有飯吃。」

「無論你們進那一城或那一村，先該在那裡打聽，誰配招待你們的，就往誰的家裡去住下，一直住到你們要動身離開這一天為止！」

「當你們進到一個人的家裡去，你們要對這家請安說：『但願平安就在這家裡！』」

「如果這家真配獲得平安的話，那末你們所請的平安就會落到這家裡去；萬一這家一點也不配獲得平安的話，那末你們所請的平安仍舊歸還於你們！」

往後方濟各每次回想到這一段聖經，每次把它來細細讀一遍，愈讀愈覺得這是天主給他萬古常新的訓令。後來在他的遺囑上，他也是這樣說：

「承蒙天主親自指示我，教我應當依照這聖經所規定的去生活。」另外還有一處也是這樣說：

「這是天主自己默啓我，教我向人請安時應當說：『但願天主給你平安！』」

等到他聽了聖經上那段話，神父再把這詳細解釋了給他聽，他喜出望外並歡呼：

「這才是我所願意的生活方式，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去照這樣做！」

他獲得了天主的默啓，知道天主責令他的門徒要這樣做，尤其是願意緊緊地跟天主走的人，已經算是完全屬於他的人，誓願爲他而犧牲一切，全心全意全靈全力奉事他的人，更應當這樣做，如同當初做宗徒一樣，脫離了世俗，克制了自己，專爲了他無限的愛情，向普世人提出這使人快活而又使人覺得嚴重的警告說：

「請你們快點兒回頭改過自新吧！」

因爲天國確實是近得很了！」

方濟各是聖堂的修理工人，方濟各是獨修的隱修士，現在方濟各做了宗徒，做了傳教士，做了福音的和平使者，勸人回頭改過好獲得天國的平安。一出了小聖堂，他便疾忙地把腳上的鞋脫光了，立刻把他手裡的杖丟得很遠，連把他禦寒的那件大衣都迅速地剝下來。另外找到一根粗的繩子來代替那根腰帶。穿上了件棕灰色粗布做的長衣，如同當時鄉下人的打扮一個樣子，不過在衣領上面綴添了一頂尖頂的風帽，隨時可以戴在頭上。這樣裝束停當了以後，他就準備赤著腳，如同從前耶穌走的宗徒們一樣，好跑到普天下去，向普世的人去分送天國的平安，傳播天國的福音。

（註一）這裡和第一章及第五章末段一樣，原來傳記人所敘述的太過簡單，所以我決意補充這一幕的情景

。原來作傳記的人對於方濟各的爸爸大都批評失之過嚴，這點我們應予以糾正的。見薛善行實第一集第一卷第五章。

（註二）三伴記第七章第二十二節敘述說：「方濟各後來自己常對人說他自來嬌養慣的，吃的大都是糖菓糕餅，凡是他所不喜歡的，連嘗也不嘗。」

（註三）三伴記第五章第十五節。「他常用灰末撒在他吃的菜上，同時對兄弟們說，他的妹妹灰末是貞潔的，用以掩護他節味克苦的精神。」

（註四）徐連（Julien de Spire loc. cit. 第五六八頁）。

（註五）這是華定引老編年史家瑪利亞諾的話，見年報第一編第十七頁。

（註六）沙巴節所著聖方濟各行實第六八頁第二號。

（註七）季陀第二自十二〇四年起為亞細西城主教，見克利斯多法尼著亞細西城誌第一卷第一六九頁以後。

（註八）三伴記第六章第十九節。

（註九）在所有的傳記人當中，只有聖文都拉（Legenda Major 11, 4）談到這一點，這些類似的細節目，大概他是從易兄弟（易路米那都斯 Illuminatus）那裡訪問來的。

(註十) 卑路西亞的無名氏 (loc. cit., p. 572, n. 141)。

(註十一) 華定，方濟各會年報第一卷第十八頁中記載說：一五三四年二月三日方濟各會會長們証明伯爾納多內，伯多祿的子孫中有二個兄弟，一名安多尼，其他一名仍名伯爾納多內均淪落世間，求乞爲生，請參見諸聖言行錄 (Acta Sanctorum) 十月份第二卷第五五六至五五七頁。並參見克利斯多法尼 (Cristofani) 著亞細西城誌，第一卷第七〇頁以後各頁。

(註十二) 辭海·亥·五四頁一欄：「魏倫 (Paul Veraine) 法國詩人，學於巴黎。早歲卽入世謀生，感情甚盛，好飲酒，後與妻反目，遂棄家而飄泊於英，荷諸國。時所作多悲苦之音。至比利時因酒狂下獄，流離轉徙於其地。一八八一年回巴黎，羣推爲象徵派領袖。氏作詩不拘格律，最重音調。」

第二編 傳播福音的宗徒

「專門勸人回頭改過，

好獲得天主的平安。」

節錄三件記中所說的話。

第一章 最初的幾個門徒

「我是國王的使者」這是一二〇七年四月間方濟各答覆蘇巴爵山上土匪的話。但這國王不是普通的國王，而是萬王之王。從那個時候起，這句話就變成爲他今後一生做人唯一的目標，也是他在靈修戰場上作戰極好的口號。但這個口號的真意義，一直要等到那天聖瑪弟亞瞻望了彌撒以後，才算懂得澈透，同時明白萬王之王的使者應當如何做，便能達成做使者的任務。他懂了就做，決不退疑，絲毫不苟。

所以從那一天起的幾個月以內，在亞細西城，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頭戴尖頂風帽，身穿鄉下土布衣服，腰間束着根粗糙麻繩，土頭土腦，赤着兩隻腳，天天活像個專蕩馬路的流浪人，有時立在街道中心，有時站在三叉路口，說瘋不瘋，說顯不顯，一逢到人便向人開口請安說：「但願天主賞賜給你平安！」」

看到有人聚集的地方，這位赤脚大仙便三足兩步，急急忙忙地跑過去，或立在一根門檻上，或站在一塊石頭上，不管人要聽不要聽，老是信口開河，向他們大講福音的道理。

這位赤脚大仙就是天主教的神人方濟各，他就是這樣開始做傳播福音的工作，他所講的是最簡單不過的老實話，一點也沒有故意裝腔作勢的地方，他的話頭也只有一個，就是看得天國的平安比地上任何東西來得寶貴。

他勸人遵守天主的十誡，可以獲得人對於天主的平安；

他勸人保持正直的行爲，可以獲得人對於人們的平安；

他勸人激發個人的良心，可以獲得人對於自己的平安。

在一年以前，凡是方濟各在城裡任何公開的表演，必定會引起大家的譏笑，到了現在大家聽他所講的話，反而啞然無聲，尤其是從那天在主教公署完全棄絕了他的家產並接受他爸爸的要求，強迫他斷絕父子的關係以後，更爲引人肅然起敬。他所講的話大都是語重心長，落在人的心坎上，好比稻子落在秧田上，不但是點頭表示歡迎，而且能發生相當大的作用，許多人聽了，就和天主重復舊好。

不久方濟各自然就會有愛慕他的人來做他的同伴。第一個來效法他的，是一個做人非常老實的熱心教友，可是我們不曉得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後來的情形；因此出名而上史冊的第一個門弟子是另外一位叫做

甘達伐勒的伯爾納鐸 (Bernard de Quintavalle) (以後簡稱爲甘兄弟，) 也是亞細西城人。

這位甘兄弟如同方濟各自己一樣，是一個殷富的商人，年齡也相彷彿。但是他不像他的師傅在從前那樣常同執事子弟往來，當初對於他的師傅做人的態度，終覺得有點兒靠不住，他認爲方濟各雖已回頭表示改過，然恐如同落在砂石地上的種子，要防善心不長，還談不上真正自新了。迨久而久之，見方濟各操着習德，意志堅決，有百折不回，再接再厲剛勇毅力，於是改懷疑他的心想，爲敬佩他的態度。

甘兄弟自己的生活，大概一向是上軌道，有規則的，而爲一般人所器重。他和方濟各一樣，看得大堂如同老家一樣，急於回到他的老家去。可是他看到方濟各回老家的心比他更急，急得幾乎成爲一種無法醫治的思鄉病。就是這聖人思鄉的傳染病，吸引了甘兄弟到他的師傅那裏去。推考這聖人思鄉病所以發生的原因，有內因外因兩種。外在的病源，是由於這世人間的厭棄，大都由於世間環境的惡劣，人心的不良，很少團圓的家庭，更少安定的家鄉，何況地上的家鄉，既然不是永久的，人間的快樂更加不是長遠的，所以要逼得人另外去找長遠的快樂和永久的家鄉。至於內在的病源，是由於認識天主的真切與愛慕天主的熱心。這愛天主的心火，常使人有急於超脫這不安定的人世，離開這極可憐的苦海，快飛到天堂去享真福，享真平安的熱切情緒。這愛天主的心火，一點着以後，燃燒起來，最易於烈燄騰空，使看到這火燒的人，他的心也會同樣被點着，很快燃燒起來。這愛主的心火，使我們拋棄這世任何貴重的東西，表示只要能夠同

到我們天鄉的老家去，我們可以不惜任何犧牲。這在地上的人想回到天上去的心太切的話，便成爲一種思想病，這就是方濟各目前的狀態。甘兄弟也緩緩覺得自己回老家去的心想到了成熟的時期，所以無論在精神上或在物質上，決心願意跟方濟各走，同他一樣做窮苦人，像他一樣的穿戴法，和他一同工作，一同生活，因而他脫離一切，犧牲一切的決心也與日俱增，不過從來沒有向方濟各表示過。他在聖路費諾大堂認識有個好朋友名賈大尼的伯多祿（Pierre dei Cattani）（以後簡稱賈兄弟），和他是同一條心，彼此有深切的交情。甘兄弟於未拜方濟各做老師以前，想刺探他平時的行動，因而常請方濟各到他的家裡來，方濟各也很願意到他的家裡去。這是見方濟各當時並沒有固定的住處。有一天晚上，甘兄弟在他的臥房裡爲方濟各各準備了一張木鋪，據當時當地的習慣，在房裡通夜點着有燈。根據好幾個傳記對我們說：「方濟各善於躲藏他的德行，進了臥房，就睡在床上，好像睡熟了似的。等一忽兒，甘兄弟也上了床，鼻息齶齶，努力作鼾聲，也假裝睡熟了一般。方濟各認爲他真的已入夢鄉，遂即起身跪在地上，作祈求默想的工夫。他的頭仰望着天，他的雙手伸展開着，他的心已不在這世界，並用無限的熱情，懇切地呼喚着說：「我的天主，我的萬有！」同時不斷流着眼淚，這樣繼續哀哀地哭求到天亮，阻程老是呼喚着說：「我的天主，我的萬有。」此外始終沒有說別的話。」薛兄弟敘述這一夜的經過較爲簡短，足徵事實經過的真切。他說：「甘兄弟在夜裡看到方濟各祈求的時間實比睡覺的時間多，聽他讚美天主，並讚美童貞聖母。」甘兄弟親

眼看到這情形，便決定跟方濟各去，並用請求他指教的口吻，向方濟各透露他內心的真情說：

「有一個人曾接受他主人所托付的款項，並已保管有好幾年，現在因為他自己並無多大用處，你想，我的兄弟，他對此項存款應當如何措置才好呢？」這當然是依舊償還給原主來得好，方濟各很自然地回答說。「可是我同這個人一樣，甘兄弟接着說，因為我認為我所有的產業也都是由於天主，我的主耶穌基利斯督所托付給我的。所以我現在交還給他，你看，我的兄弟，我應當如何交還法才好？」於是方濟各回答他說：

「你所說的，我的好朋友，這是有關你終身的大事，我認為應該到我們的天主聖子耶穌那裡去，非請他親自來指示我們不可，所以我們還不如趁早到堂裡去，看他在聖經上對於這一點是如何命令他宗徒們去做的。」

大概賈兄弟也在這時來和他們相會，總之他們三個人一齊穿過亞細西城的大市場，到聖尼各老堂裡去，該堂位在口前憲兵營的所在地。進了堂共同祈禱以後，方濟各就到祭台上，把神父做彌撒用的大型聖經書，偶然揭開來，看到有下面所說的幾句話：

「倘你願意做個至善成全人的話，那末去吧，把你所有的都變賣了並都分送給窮人們，這樣可以使你在大上獲得有一個寶藏。」（瑪竇福音第十九章第二二節）

方濟各第二次把聖經揭開來，這次他看到上面說：

「誰願意跟我走，就該棄絕他自己，背上了他自己的十字架，然後跟着我走。」（同上第一六章第二

四節）

方濟各第三次揭開聖經，又看到上面說：

「並且囑咐他們在路上甚麼都不要帶。」（馬爾谷福音第六章第八節）

這樣看過以後，方濟各就把這書放好，回頭對付他們兩個說：

「弟兄們，這就是我們生活的規則，誰願跟我們走，同我們一塊兒生活，誰就應當守這生活的規則。

既然是這樣，那末，我的弟兄們，請你們就立即依照你們剛纔所看到的去做吧！」

於是甘兄弟立刻遵命去做，並在聖若蘭日堂面前的空場上，即現更名為聖女嘉辣的空場上，去把他所有的財產都變賣分送給窮苦人，方濟各站在他的旁邊，默然在心裡感謝天主的大仁慈，因為他已經選擇了一個老乞丐代替他的爸爸，現在天主又賞賜給他一個新結拜的兄弟，比他原來在家裡的同胞手足還要好得多。

正當一方面甘兄弟和方濟各在公共場所布施錢財，他方面買兄弟也回家去變賣家產的時候，忽而來了「一位過路的神父，他眼見得方濟各手裏有那麼多的錢，並很慷慨地佈施窮人，就停下來，這位神父名洗爾物斯德肋（Silvester），洗神父從前曾經廉價賣石頭給方濟各修理聖達彌盎堂，現在走到方濟各旁邊來對

他說：

「你還記得前次我賣這許多石頭給你，那時你多麼可憐相，所以付給我的價錢是那麼少！」

方濟各聽說這話，引起相當大的反感，覺得做了天主的僕人，還這樣貪婪錢財，便在甘弟兄的衣袋裏，抓了一大把，數也不數，丟在神父的手裏說：

「現在够了嗎？神父！」

洗神父當時雖毫不客氣接受了這錢，道聲謝謝就走了。然而他的天良未始不受到刺激，果真一天比一天不太平起來，看到他們那樣不要錢，而他自己這樣喜歡錢，又想他們是兩個年青的世俗人，而他自己又是個神父，兩兩對照起來，尤覺情理難容。何況聖經裏說起過「誰也不能奉事兩個主人。」默想這句話的嚴重性，更覺惴惴不安。從此以後，他漸漸有所覺悟，大有改過自新的趨勢。所以不久以後，他也到方濟各那裏來，請求收受作爲他的小兄弟，我們以後便稱他爲洗兄弟。

方，甘，賈，三位新在天主面前結義的兄弟，爲了恪守聖經的教訓，去緊緊地跟隨耶穌起見，先把他們一切的事情安排妥當，然後同心合意，一同離開了亞細西城，到天神之后堂的附近去暫住。並在堂的旁邊，用樹枝和泥漿搭蓋了一個小棚屋，作爲他們今後唯一的住所。日間在裏面祈求，夜間用以息宿。

自從有錢的甘兄弟和有學問的賈兄弟賣產濟貧，棄世歸主以後，凡是亞細西城的人，無論街頭巷尾，日

市夜會，都在談論他們。約又經過一個主日，在有一個春寒的夜裏，有許多人很快活地燒着栗樹和橄欖樹的樹枝，大家圍着火守夜，也在談論方濟各。其中有個年青人名愛其德（Egide）（註一）靜聽大家談得入情入理，也想去入伙，救他自己的靈魂。

第二天早晨，他起得很早，這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就是致命聖人若爾日（St. Georges）的瞻禮（註二），他便到聖若爾日堂裏去望彌撒，然後去找一條通天神之后堂的小路，一心一意去找方濟各。

到了救世主病院，路分做兩條，他不知道那一條可以達到他的目的，他便懇祈天主指示他，他的懇請是發生效力的，因為走不多時，果真他看到方濟各從一個小小的樹林叢裏走出來。

一看對方濟各，便跪在他的面前，請他收受做爲他的徒弟。方濟各看着這年青人富於熱忱的臉兒，便把他扶起來對他說：

「我很可愛的小兄弟，你看天主賞賜給你一個極大的恩寵。因為倘使有一個國王到亞細西城來選一個市民做他的騎士或做他的侍從的話，這被選到的市民一定興高采烈。那末你更應當興高采烈，因為你是被萬王之王選做他的騎士，選做他的侍從人員，因為從此你便得實踐那至善成全的道路，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事呀！」

然後方濟各引他到其他的兄弟們那裡，並爲他們介紹說：

「我們的天主另外派遣了一位好兄弟給我們，因而我們要在天主的愛情中彼此歡聚，要一塊兒聚餐，一則表示慶賀歡迎新來的兄弟，二則表示我們彼此相親相愛。」

飯吃了以後，方濟各與愛其德到城裡去找布，給他做衣服穿。在路上他們遇到了一個老婆婆向他們求哀矜，方濟各用光明磊落，宛如一個天神的表情，回頭向愛其德說：

「我很可愛的兄弟，爲了天主的愛情，你應該把你的大衣，送給這位可憐的婦人。」

愛其德立刻把他華美的大衣脫下來交給那婦人，根據他後來對人說，他當時看到他的哀矜一直飛升到天上去。而他自己感覺到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樂。

現在兄弟四個住在這小棚裡，在開始幾年當中，他們實在也用不到有一個固定的地點，因爲他們常到外面去遊行講道。從前方濟各一個人所做的，現在他們四個人一同做。他們分成兩組，每組兩人出去傳教。方濟各就同愛其德成爲一組，他看愛其德，如同同腳手足一樣，很喜歡叫他是圓桌會的騎士。騎士這名字含有俠義的意味，已深入當時的民心，這兩位天主的騎士一同到亞特里亞海及亞平寧山之間，有個昂哥納（Ancona）附近一帶的地方去。回來的時候，方濟各聽說又有三個人來請求參加他們的新組織，這三個人就是撒巴底尼（Sabatini）莫利哥（Morico）以及戴帽的若望。（Jean de Chapeau）。「戴帽的」因爲他第一個違反規矩，不戴原有的風帽而偏要戴別的帽。這樣七個人又出發到外邊去，方濟各自己

這次決定到沙屏山（Sabin）下的李葉底（Lee）山谷裡去。

方濟各所講的，與聖堂裡一般所講的大道理，大不相同，他同他朋友們所講的都是十分簡單明瞭，毫無修飾的話。大都是勸告人，勉勵人的口吻，都是直捷痛快，毫無假借的話，從他的心裡一出來，就進到別人的心坎上去，大致着重三點：

「千萬不要得罪天主，所以要時時有敬畏天主的存心：

表面恭敬天主是不够的，所以要真心實意愛天主於萬有之上：

倘不同頭改過，對天主是不會發生好感的，更談不上愛，所以尤須做克己補贖的苦工。」

每逢方濟各講道完畢，愛其德也一定懇懇懇懇地加上說：

「他對你們所講的，我的好朋友們，都是實情真話，細細聽了要好好依照他所說的去做。」

這些傳教士穿著鄉下人的粗衣服，最易引起人的注意，多認為他們是未開化的野蠻人，尤其是婦女們一看到他們來就逃走了。別的就同他們攀談，問他們是屬於那一個修會的，他們回答說，他們並沒有組織修會，不過是亞細西城做補贖苦工的人，總之，不問補贖與否，看他們並沒有悲哀的樣子，一點愁苦的表情也沒有，何況方濟各領着頭，用法語唱着歌，有的是歡容，有的是熱情，大家衆口同氣，一路歌頌造物主無限的光榮，不斷稱謝救世主無限的恩情，放棄了這許多東西，他們反而覺得非常的快樂，他們覺得繼

脫了一切，打開了樊籠，心靈的自由，真好比天上的飛鳥。他們在春光明媚中，經過昂哥納一帶地方，兩旁都是葡萄園林。春風吹得野草特別生色，遍地織成了細軟綠色的地毯。在這大好的勝境，更激動他們讚美造物主的情緒。

在未遠行以前，方濟各在天神之后堂旁邊的樹林中，曾召集六位兄弟環集在他面前訓話，依照他素來的說法，滿懷柔情，思路精湛，對他們談天國，請他們把天國帶給別人，教他們如何輕視世俗，脫離地上一切財富，並克制自己的肉身說：「你們去吧，我最親愛的好朋友，你們去傳播這美好的福音，教人回頭改過，獲得天國的平安。在苦難中，你們要有忍耐心。凡有人盤問你們。你們要謙謙遜遜地回答。侮辱你們的，你們要讚頌他們。無禮對待你們或毀謗你們的，你們要表示感激。正因為了這個緣故，你們在天上所獲得的報酬，也是相當大的。你們想到自己是不學無術的人，也請不要担心，因為傳教講道，並不靠你們本身的力量，而是你們在天的爸爸自己的聖神，靠着你們的嘴吧去向人講話。你們講了以後，自然會有許多良善和平的人，很喜歡來聽你們的話，相信你們是誠懇人，相信你們的話是真實的。當然也有許多別的人，而且是大多數，大都是反對天主的，一定會拒絕你們，反對你們，所以你們更應當謙謙遜遜地準備忍受一切的一切！」

這樣說過以後，他和他們各個舉行合抱親愛的禮，如同一個媽媽合抱她的小孩子們一樣，祝福他們，

然後給他們最後一句要緊的話說：「請把你們所有的一切心事都托付給天主去安排吧，你們應得的給養是由他自己來負責照顧你們的。」

就是這個樣子，兩個人成爲一組，方濟各把他們一組一組的打發出去傳教。等到他們在路上走過看到有一個聖堂，或有一個十字架聖架，或是遠遠望到有一個鐘樓，他們便跪在大路的灰塵上，唸方濟各所教他們念的一段小小的經文說：「在這裡以及在普世所有的聖堂裡，主，基利斯督，我們欽敬你！你用你的十字聖架救贖我們，我們讚美你！頌揚你！感謝你！」在這一帶地方，山與山之間是城鎮鄉村，有時，他們所到的小城市，高高在山巔上，四周圍有城牆並築有碉堡，他們一鑽進到這種山城裡去，就先到小菜場裡停下來，開始就唱方濟各所教他們唱的讚美歌：「大家要敬畏天主，崇奉天主，光榮天主，慶祝天主！大家要感謝天主，全能的天主，要呼求三位一體的天主，即天主父及子及聖神，他是萬有的造物主。大家要還善改過，回頭自新，但願你們從今以後，做一個好人。你們千萬要記得，你們不久終有一天是要死的。你們要給，你們也會被給的：你們要原諒人，你們也會被人原諒的。萬一你不原諒人的罪，天主也不原諒你的罪。告解你所犯一切的罪！凡是先回頭改過而後死的人，是真的有福了，因為他們可以到天國那裡去。萬一沒有回頭改過而便死去的人，是真的有禍了，因為他們專門替魔鬼作惡造孽，死心塌地做了惡魔的兒女，所以他們將來要被永遠送到火刑裡去了。但願大家一直到最後一天爲止，千萬堅持到底，繼續行

善，避免作惡。」

這樣唱下去，他們停一刻兒就會回到方濟各在離開他們時再三吩咐他們要如何有堅忍心，應當如何忍耐的話，因為過一忽兒就有人把他們當作寡廉鮮恥的人看待，就要嘲笑他們，侮辱他們，用泥漿來打他們，甚或有的剝他們的衣服。這些傳佈福音的兄弟們，如同從前宗徒們一樣，並不自衛，並不抵抗。衣服被剝去也不在乎，半身雖已赤裸裸，但仍繼續他們的工作。有的抓住他們的風帽，把他們仰天掀翻，他們的背脊被拖倒地上，如同拖麵粉袋或米袋一樣，被拖着走，有的拿了骰賭的骰子來，強迫他們拿在手裡來玩。還有別的疑信他們是偷兒，所以夜間不肯借住宿的地方給他們，因而他們常常很可憐地睡在聖堂或人家的地窖裡，或扶梯邊，或在門前的走廊底下，這樣身無立足之地，頭無安枕之所，他們認為這是天主特別賞賜他們的福份。

甘兄弟在這初期傳教時，和另外一個兄弟，大概就是愛其德，在一個冬天的夜裡到了佛羅倫薩城（Florentia），在城裡四處尋覓，無處投宿，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廠棚，徵求到女主人的同意，可以在棚裡過夜。無奈他的丈夫出而干涉，認為如此借宿，頗多不便之處，最後經女主人努力斡旋，他的丈夫也終算同意。其實在草棚中，除一堆柴草以外，一點東西也沒有可以被偷。不過女主人原肯借兩條毯子給他們的主意，因而只好打消。兩位弟兄對於她的好心仍是深表感激。

他們在這廠棚裡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晨，很早起來，凍得像冰過似的，同時也餓得要命，向主人道謝後，他們就到附近的聖堂裡去。堂裡也正在打頭台彌撒的鐘，幾分鐘以後，那位慈善而有胆識的女主人也來望彌撒，看到他們很虔誠地在祈求，便自己反省說：

「倘這兩個人是偷兒強盜的話，他們決不會在這個時候到這裡來這樣恭恭敬敬地在祈求天主。」

正當他在這樣思索的時候，他看到有個名叫季陀（Chito）的慈善家也進堂來，他每天早晨到堂裡來救濟窮人，今天他也照常一個一個的布施過來。臨到了甘兄弟和他的同伴，他們拒絕接受季陀的哀矜。季陀看他們的打扮，覺得相當奇怪，便問他們說：

「你們也不是同其他的人一樣的苦惱麼？爲甚麼你們一點也不要呢？」

甘兄弟便回答他說：「當然，我們是窮人，不過爲我們窮是甘的不是苦的。因爲我們依照天主的教訓，我們自己甘願挨窮吃苦。季陀聽着更爲驚異，更加盤問他們，才方知道甘兄弟自己原來在不久以前，也和他一樣有錢，一樣布施窮人，現在已用他全部家產換得了心靈的自由，專爲天主服務。」

那個廠棚的女主人，看到他們拒絕受人的哀矜，便覺得昨天夜裡，她和她的丈夫對他們妄加判斷，難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情，實是太慢待了他們，心中因而頗爲難過，很想招待他們說：

「教友，倘你們再願意到我們家裡去的話，那末我是很願意招待你們的。」

但是季陀一知道昨夜竟沒有人願意招待他們，便立刻請他們到他的家裡去，兄弟們只好再三感謝那女主人的好心，並盼望天主賜給她平安。

至於方濟各自己，如同上面所說，他這次決定到李葉底去，他從戴爾尼（Terni），沿維里諾（Velino）河前進。經過許多地方如史脫龍哥納（Stroncone）岡大里斯（Cantalise）玻交，鄒思哥尼（Poggio Bosconi）克來焦（Greccio）等城鎮。到處發現是極為冷淡的教友，大都已不敬畏天主，幾乎無所謂愛天主，愛天主的心火，早就熄滅了。至於做補贖苦工那條窄路，那條修德行善的捷徑，則更為荒涼無人踪。只有那條世俗的邪路，那條引人作惡之路，反而走的人愈走愈多，路面也愈走愈寬。方濟各主要的任務就在於闕斷這條邪路，從新開闢那條正大光明的正路，所以後人認為方濟各在李葉底山谷一帶講道的功用，不亞於遠方的傳教，使當地的居民如外教人出離幽冥，新獲信德一樣。當地的居民到現在還受方濟各當時苦苦講道的恩澤。

爲方濟各自己也先靠這樣克苦講道，天主把他以往所犯的罪都赦免了。反之，如果方濟各不達到某種至善成全的地步，那末他的事業也不會有多大的希望的。

約在玻交，鄒思哥尼五百公尺以上，約高出李葉底山谷一千公尺以上，方濟各找到有一個山洞，在這山洞裡異常寂靜。偶而有一隻鳥兒，很快飛過，有一聲清脆的歌聲，或則遠遠從溪澗裡，傳出潺潺作响的

流水聲，此外在這幽靜處不會有其他生物的踪跡，方濟各常常進去跪在裡面的硬石塊上祈求。倘我們要明瞭他初期的靈修生活，非得跟他到這高山上的岩洞裡去不可。

因為他不但是個傳播福音的宗徒，而且是個孤芳自賞的獨修士。不管他到什麼地方去，只要有一個山洞，或一個凹窟，就在裡面有他不時去興工祈求的踪跡。如同

- 一、亞細西城附近的加爾色里（Caretti）洞...
- 二、納爾尼（Narni）附近的聖伍爾巴諾（St. Urbano）洞...
- 三、李葉底（Rieti）附近的豐德哥倫坡（Fonte-Colombo）洞...
- 四、鄺爾高聖塞波爾克羅（Borgo San Sepolero）附近的加撒萊山（Monte Casale）洞...
- 五、戈爾多納（Cortona）附近的車萊（Celle）洞...
- 六、諾底亞諾（Notriano）附近的哥德（Cotes）洞...
- 七、喬西（Chiusi）附近的撒爾弗亞諾（Sarthiano）洞...
- 八、加桑丁（Casentin）山谷裡的亞爾魏兒那（Alverna）山的獨修處。

方濟在這許多山洞裡所過的獨修生活，與許多前後輩聖人，前如聖本篤，後如聖依納爵，所過的隱修生活是大致相彷彿的。方濟各在耿交，鄺思哥尼上面的山洞，或在豐德，哥倫坡洞，與聖本篤在蘇比亞

閣(Subiaco)附近的撒格羅，斯貝哥(Sacro Speco)洞，或與聖依納爵在忙肋撒(Mantresa)洞，同樣受「靈心之光」的光照，受同一個天主聖神的指示，過彼此類似的靈修生活。他們三個人的座右銘是一樣的，就是「祈求(Ors)與工們(Labora)」他們好比是風雨無阻，萬里長征的人。走過一段艱苦的路程，幸而遇到一個山洞，好比是一座天然的十里長亭，需要進去休息一下。每次走得口渴得要命，如同一隻口渴的鹿一樣，正需要到裡面去喝一口清涼可愛的活水。他們一天到晚做了瑪爾大姊姊的辛苦工作，也需要獲得像瑪利亞妹妹那樣甜蜜的休息。方濟各也正如同瑪利亞妹妹一樣，常在那玻交，鄢思哥尼上面的山洞裡，追求天主的愛情，跪在他的腳跟前，專門聽他的訓話。下面一段的愛情話，我想他早就在這個時候自然地流露了出來。我們在他的生後，才獲得書面上的寫出。我們在字裡行間，可以體味出他當時一腔的熱情，他祈求天主說：

你是那一個，我可愛的主？我是那一個，我的主？

我在你地上所有的僕人當中難道不是一個最下賤的小虫嗎？我至可愛的主，我多麼願意愛你，多麼希望獲得你的歡心。

天主，我的主，我把我的心，我的肉身，我一切的一切完全都交給你吧！

此外，爲了我愛你的愛情，我多麼喜歡能爲你多做些工作，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做法。」

福里烏的安日辣（Angelo de Foligno）說方濟各在山洞裡對越天主，一定看到有兩個深淵。等到他對天主說：「你是那一個，我可愛的主？我是那一個，我的主？」的時候，他一定看到有兩個極端相反的本體：一個是天主的本體，又光明，又正大，是無窮美妙的真原；一個是他自己的本體，又黑暗，又醜陋，是虛偽罪惡的淵藪。所以他自問他自己到底是什麼人，竟敢自名為人們的導師，擅敢做他徒弟們的師傅？難道他幾年以前，不是一個世俗的執事子弟麼？不是一個罪人當中最大的罪人麼？他自問他自己究竟是什麼人，還敢向人去講道，叫人回頭改過，擅敢去指揮人，管理人麼？難道他自己不曉得是一個順從肉慾，淫穢不潔的人麼？難道像他這樣醜陋的嘴唇，還配叫耶穌的聖名麼？老實說，他的心靈好比是一個長頸瓶，靠近瓶底的最深處，還隱藏着他的依然故我，還潛伏着他原有的劣根性，如同多年厚積着的醞釀，就是整個海洋的水經過了瓶口，也不能洗滌靈淨，如果天主不來照顧他的話，他不是依舊成爲一個惡人。所以每次回想到他從前是怎樣一個壞人，每次設想到今後如無天主的扶持，他隨時隨地還可以變爲一個歹人，又看到眼前人家如何來跟他，從他好，來擁護他，來崇奉他，他每次覺得這簡直是在欺騙人，於是一讓羞慚的心，好比紅雲一朵，就他良心的反感中升了起來，接着一種悔恨懊惱的情緒，風起雲湧，震撼了他整個的心靈，好像在他的耳邊，親自聽到宗徒那句至心話說：「像我這樣向人家講道的人，但願至少我自己不至於被天主離棄才好！」

這樣方濟各對於既往自己所犯的罪，天天向天主台前，自行起訴；他在良心上那種自責自訟，自怨自艾的劇烈呼聲，好比在窮屋絕壁，受了傷的獅子，不斷地怒吼着。謙德是靈修的基本痛悔補贖，是驅策靈魂在神修路上前進的刺馬輪。方濟各當時悲苦的心田，同約伯（Job）一樣的焦急，乾燥得好像是被大火燒了的一般，他的骨頭已竟燒焦得連他的骨髓都要變成爲油煙了，他把他憤怒的臉兒，埋葬在至尊天主的台前，老是俯伏有連頭也不敢抬。因爲他知道在至真至聖的造物主面前，也只有純粹真的，純粹聖的受造物，才能抬起頭來站得住。無奈，方濟各深深注視着他自己的長頸瓶底，發現他在全世界所有的受造物當中，沒有比他更卑鄙醜惡，污穢惡濁，更易於爲非作歹，更賤更可憐的了。這樣方濟各沉淪在悲苦的萬丈深淵中，向至仁慈的大主低聲啜泣，細訴衷腸，所以從這深淵裡常常可以聽到發出深長的嘆息聲說：

「主呀！請你可憐我，同情我，我是個多麼可憐的大罪人呀！」

等到一個靈魂完全脫離了世俗，棄絕了自己，用信望愛三個聖德的翅膀向上飛升到天主那裡去以後，隨時隨地會發生一種昭雪的奇蹟。大凡一個人犯了罪，失去了天主的寵愛，嗣經省察，痛悔，定改明告，補贖以後，消極的赦免罪惡的永罰，並至少得赦免暫罰的一部份，積極的重新恢復天主的寵愛，在世得享天主寵佑的權利，至於罪的暫罰部份，也照天主的公議，並依罪的輕重，在這世的人間，如同在煉獄中，忍受應受的暫苦，待應做的補贖苦工做了以後，如同在煉獄裡應吃的苦，吃過了以後，這時靈魂煉淨潔

白，到達至善的境界，可以說是已經從根救拔了起來，他所犯的罪和罪的罰，也已一併被天主完全赦免，恢復他原有純潔的神聖的，中悅天主的狀態，從此才配看得見天主的光榮，聽得到天主的聲音。萬一這事實不在煉獄裡經過，而就在這世人間的地上經過的話，便發生所謂靈魂受到天主昭雪的奇蹟。而聖奇蹟就在玻父，鄧思哥尼上面那荒無不堪的山洞裡發生了。所以方濟各在那裡向天主祈求說：

「僅從我固有的劣根性方面看起來，我實在是怕敢希望一切，然從你的大仁慈方面看起來，我還敢希望一切。」

方濟各是被大主昭雪了的靈魂，每次他這樣祈求，天主也每次安慰他說：

「你一點也不要怕，我的孩子，因為你的罪是已經被釋免了的。」

任何人的靈魂到達方濟各目前的超性地步，天主也總是這樣安慰他，勉勵他的。

從這個時候起，方濟各在靈性的戰場上就覺得有超性武裝的配備，對於他新創的事業，更覺得勇往直前的精神。從此以後，他已鑽進到公教的核心中工作。正因為他棄絕了一切，所以現在他也有獲得一切的能力。因為這已經不僅僅是脫離了他的爸爸，他的媽媽，他的家庭，他的祖鄉，他的金錢，他的財產，而且要把他認為在受造物當中所最寶貴的東西，在受造物當中所最應當犧牲的東西，也犧牲了，放棄了，好使得天主是屬於他的，而他自己也是屬於天主的，這為他是不易放棄的，這為他是在受造物當中所最寶貴

的東西，就是他自己本身。他終於把他自己也完全棄絕了。從今以後，他的新生活，他新的正義立場，如同宗徒所說的，就是基利斯督用信德建立起來的，他就在這正義上站定腳根，從新做人。今後他的日常生活，由普通人看起來，處處是操善習德的行爲，這是一個完人生活的表現，這是一個聖者的生活方式，一面照世的明鏡。所以在美麗的一束鮮花（*Florets*）書第十章上所說的，我們認爲不但是一段有歷史性的寫照，而且是一段最生動，最名貴，最精彩，最坦白天真，最有意義的靈修史料。

有一天瑪里尼亞諾的馬賽伍（*Messes de Margnano*）兄弟對方濟各說：

「我常私自問我自己，爲什麼大家都這樣喜歡跑到你這裡來，不跑到別人那裡去呢？爲什麼所有的人都喜歡來看你，來聽你，來服從你呢？可是你並不生得怎麼漂亮，無論在身材上，或在相貌上，你並沒有什麼好看，你並未受過多大教育，你也並非是世家，或貴族出生的。你既然並無什麼大不了，那末爲什麼普世的人都樣樣要爭先恐後地來看你的風采呢？」

聖方濟各聽了這些話，便抬起頭來定睛望青天，容光煥發，表示他的心花怒放。在這姿態中，他的靈魂良久對越着天主大概已進入到魂超的狀態。等到他醒轉來以後，他便跪了下去，感謝天主讚美天主。然後回頭向馬弟兄表示一種富有靈修力量的話說：

「爲什麼他們大家都到我這裏來，你願意知道嗎？爲什麼普世的人爭先恐後地要來追蹤我，你願意

知道嗎？全能者天主的眼睛對於這大地上的善善惡惡：一看便清清楚楚。我從他那裏探聽來的消息，可以作爲你問我的答案。這是因爲他至神至聖的眼睛，掃射來掃射去，在任何地方找不到一個比我更大的罪人，比我更可憐的苦惱人，可以來達成他所願意達成的任務；這是因爲造物主在整個大地之上，尋來尋去，尋不出一個比我更卑鄙齷齪，更窮極無賴的受造物，可以來完成他美妙的使命。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當初曾經有一度，確乎弄得他幾乎無法可想，到了最後於沒法中，只好選擇我來濫竽充數。而且他這樣選擇法，好使得將所有這世上自稱爲高貴的，偉大的，美好的，賢智的種種大人先生們看到，都覺得有點兒難爲情，大家不好意思起來。這樣才可以使所有的人都明白瞭解任何力量，任何德性不是從受造物而來的，乃是從天地的大主宰而來的，這樣可以使大家都澈底懂得，凡是要想光榮自己的，只能在天主的愛情中產生光榮，只能在天主的大仁慈中獲得光榮，因爲在無窮世之世，所有的光榮美譽，所有的威權力量，都應歸於造物的大主宰。」

聖女白理日大 (St. Bridget) 曾獲得天主的默啓說：

「方濟各對於他所犯一切的罪，確已獲得上等真心實意的痛悔，確已立定主意寧死再不敢犯罪，確有真心完善的定改。對於這點，我們可以從他在下面所講的一段話中看出來。他說：『凡是在人間任何東西，一切的一切，我爲吾主耶穌的愛情，爲基利斯督的榮譽，從此一徹自動永遠棄絕了。在這世爲了吾主的

愛情，我還有什麼放棄不了，我還有什麼苦吃不了，我還有什麼困難不能默然忍受。凡是我所備嘗的艱苦，我都自動奉獻給我的王。凡是我靈魂肉身所能做的，我爲他的光榮也一概都做了。而且我極願盡我能力的所及，去引導其他所有的人，去鼓勵大家，也肯同我一樣，能全心全意全靈全力愛天主於萬有之上。」

這一段文字足徵這位瑞典著名的聖女澈底明白從罪惡的赦免中可以領受新的神益，可以產生新的生命，可以開闢新的道路，從此以後，可以獲得完全做好而決不做壞的健全意志，易使惡念屏退，善心興起。

（註一）愛其德（Beate）亦譯作愛日弟要（Aegidius）

（註二）見聖年廣益（一九三二年土山齋出版）第四六六頁。聖若爾日。

（註三）艾編聖人言行新編：第十冊第五十二頁。譯爲彼理斯大。瑪編聖年廣益：第一二三九頁。譯爲彼里日大紀念日：十月八日。

第二章 講道權的准許

有一天，方濟各在亞細西城王教公署裡，大概是求主教予以靈修上的指示，或是向他求哀矜，亦未可知。

今後兄弟愈聚愈衆，生活亦愈艱難！在頭幾次傳教回來，又增添了好幾位兄弟：

一、斐里伯，朗古（Philippus Longus）

二、公斯當斯的若望（Jean de San Constanzo）

三、巴爾巴拉（Barbara）

四、伯爾納多，維齊郎查（Bernard de Viglanzio）

五、安日祿，唐克萊弟（Ange Tancredi）（簡稱安弟兄）

安兄弟原來是個年青的騎士。方濟各在有一個小城市的街道上遇到他，便迎面突然對他說：

「你的腰間圍着皮帶，佩着寶劍，你備着刺馬距以來，已經相當久了，現在你的機會到了，你該把你
的皮帶換成爲一根普通的繩子，把你的寶劍換作爲基利斯督的十字聖架，並把你的刺馬距換做路上的灰塵
與泥漿！你就這樣來跟我，我祝聖你做基利斯督部下的騎士。」

安兄弟說了果真立刻就跟方濟各走。

現在不是像從前只有三四個人，而是一群愈來愈衆的討飯會，每天都得生活，亞細西城的居民起初對
於他們新奇的生活，相當敬仰，所以兄弟們同居民去求長紿，往往有求必應。後來有他們老是沿門求乞，
對他們的同情心，未免有點兒冷淡起來，何況兄弟們的家屬特別仇視他們於是說：

「你們拋棄了你們所有的一切，你們現在還要來吃別人家的東西！」

等到兄弟們人數增加了一倍，他們只好離開天神之后堂旁邊的小棚，搬到另外一個破屋子裏去，這破屋子離開聖堂約有二十分鐘的路，在一條小小河流的彎曲處，因而稱這塊地方叫做多爾多河（Rivo-Torto）多爾多是濁曲的意思，所以也可以簡稱爲曲江，或之江。在這河畔有三二個小小的建築物，原來是救世主修院的產業。當時有一個新來的兄弟名莫里哥（Morego），先前也是屬於這修會的，大概是由於他的交涉而方濟各才獲得這些破屋的使用權。

在這曲江的破屋，也是相當窄狹，所以方濟各爲保持秩序起見，便按照每人所在的位置編寫每人的名字。因爲附近沒有聖堂，所以在門口豎立了一個大的十字架，大家就在這十字架前祈求。方濟各認爲這樣寫困實最有益於德業的修養。而且曲江是他所最喜歡的地方，因爲溯江而上，很快可以到蘇巴爵山，山上有幾個岩窟，很可以在裏面做默想祈求的工夫，因爲這些岩窟相當窄狹，所以他稱這是他的囚獄。在這種環境中，使方濟各和兄弟們容易實踐神貧的德性。神貧是他獲得大主恩寵的聚寶盆，愈窮愈使他有辦法。至於亞細西城的居民當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連本城的主教也不贊成方濟各這樣窮法，窮也要有個限度，所以屢次勸他不要使兄弟們的生活太窮太苦。他認爲兄弟們可以有最低限度的給養，至少可以維持每天的生活。老是討飯度日，主教終覺得不甚妥當，是任何人所不易過的生活，因而屢請方濟各對於守神貧的規矩放寬些才好。方濟各對於主教這一片好心，是非常感激，不過守神貧的規矩是非嚴格不可的。一點也

無法遷就，無法讓步的。正如同六世紀以後托爾斯泰所認識的一樣，他很明白瞭解真正天主教信友，所以不能過至善成全的生活，是由於私有財產的佔有，在從中作梗。不問私產佔有的數量如何少，總之它阻礙公教齊全的生活，比之於魚骨的刺在喉頭是一個樣子。所以方濟各在這天回答主教說：

「主教，倘我們也佔有私有財產的話，同時我們也非得有武器來保護不可。因為私有財產的佔有慾，很容易使人取利忘義，勢必至於和鄰舍吵嘴不可。這種小則吵嘴，大則爭奪的觀念，當然有害於純靈性的愛德，上有害於愛天主，下有害於愛靈魂。爲了保持這愛情的純潔起見，所以我們大家下了最大的決心，願意在這世的人間一點也沒有私產的佔有。」

當時主教自己也正因為財產佔有的事件而與人發生爭執，他和救世主院並和蘇巴爵山本篤院也因產權的爭執而彼此弄到打官司，所以他聽到方濟各的話，也就低下頭去，不復堅持他的主張了。他雖不能像方濟各那樣有神貧超性的德性，至少他也明白他自己已是無權禁止兄弟們守神貧的規矩，更無法阻止他們有這崇高的理想。何況討飯並不是兄弟們唯一謀生的出路，也不是給養主要的來源。方濟各在他遺囑上談到他新修會最初的情形說：

「自從大主給了我這許多兄弟以後，從來沒有人來教我如何同他們一塊兒生活。但是至高無上的主宰默啓給我，我知道，我應該依照聖經所規定的去做。凡是願意接受我的生活方式而到我這裡來的人，先該變賣

他所有的財產布施給窮人，然後只穿戴一件外衣，一根繩子，以及兩條褲子。此外我們絕對不願意有任何別的東西。」

「我們獻祭，請有神品的做彌撒，如同其他有神品的人一樣，至於沒有神品的，僅唸『在天我等父者。』」我們壽最大的可能常和聖堂往來。我們原本是無知無識，頭腦最簡單不過的人。我們與人無爭，處處表示逆來順受的態度。我用我兩隻手做工，而且我準備要永遠這樣繼續做下去。我也願意每一個弟兄能有一門擅長的手藝。如果沒有手藝的話，也非得學一門不可。這並不是想賺錢，而是要做一個好榜樣，而且決不至於遊手好閒。僅僅是等到我們的工作不足以糊口的時候，我們方才去敲天主的大門，才去沿門求乞。」

上面的幾行是聖方濟各親自寫的，這也就是關於最初兄弟們從天神之后堂搬到曲江破屋裡去以後，所過的生活大綱，這是方濟各當時所願意的，也是在他以前，耶穌自己曾經願意過的。就是願着人們所佔有的財產愈少愈好；願意人們用兩隻手工作度日，不工作就沒有飯吃；等到自己的工作不夠維持生活，然後不得已去向人家伸手討飯。這樣不必多担心事，不必多去顧慮。即有剩餘的東西也不必要爲自己堆積起來。眞好比人上的飛鳥，能够獲得心靈上的自由，決不至於受世上俗務的羈絆。到了這個境界，始能一路快活地感謝天主的恩賜，一團和氣地讚頌他創造萬物的美妙。這樣，才真是「如同那外邦來的人，如同那朝

拜聖地的人。」這句話原本從某一個宗徒口裡出來的，也是方濟各所常喜歡用以表示他理想生活的一句警語。所以在他的傳記人當中有一個特別把這點意思表示出來說：

「方濟各願意在他四周所有一切的東西，都唱着朝聖及竄流生活的歌曲。」

上述幾個主要原則與最初會規所規定的，如同下述幾點，完全相吻合：

凡是到人家家裡去服務的兄弟，都不應該做出納或書記等職務。凡是有權足以支配他人的職務一律不准担任，……反之，既稱爲小兄弟應當比其他的人爲小，對於人家家裏任何人要謙恭退讓。凡有一藝之長的兄弟，只要不違反他靈修的工作，也沒有其他不名譽之處，都應當他揮發他的天才，他的特長而工作，……因爲宗徒說過：「凡是不願意工作的人，也不應該有飯吃」。他還說過：「每一個人應當站在他聖召固有的崗位去盡忠職守。」

「兄弟們給人家工作，也可以獲得任何有益的報酬，但永遠不准接受銀錢，倘他們的工作不足以謀生度日，他們可以如同別的兄弟們一樣去求乞。他們在工作上所必需的工具或材料，他們可以請准設法獲得。」（第二章）

「天主在聖經裡對我們說：『小心，不要讓你們的心爲貪婪的慾望及爲你們給養的憂慮所重重包圍。』所以歸根結蒂，不准任何兄弟在任何地方，用任何方式，接受或使得接受金錢。不拘這是爲做衣服，或

爲書籍，或爲工資，或爲其他任何原因，都不准接受。只有一個接受的可能性，就是除非是有兄弟病了，需要醫病養病的費用才可以。因爲，爲我們，金錢不應比一塊石頭來得重要或有價值。……我們既然爲了爭取天國因而已經完全放棄了一切，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應當留意，不要因爲這樣一點小事情而就誤了我們要到天國去的前程。倘我們當中有一個在有些地方找到了錢，他不應當比腳底下的灰塵還要看重。……然而兄弟們於無其他方法援助癲瘋病人時，可以爲他們去募集金錢，可是他們自己千萬留心應當輕視金錢。（第八章）」

「所有的兄弟們應當努力效法吾主耶穌的謙德與修神貧的德性。應當記住宗徒的話：「等到我們有了我們的食糧和我們的衣服，我們的本分就在於以此爲滿足。」倘兄弟們能和小小卑賤的人們，被人看不起的人們在一塊兒，或是常常在貧苦的，弱小的，患病的，有癲瘋病的，討飯的人們當中生活的話，那末他們才可以自慰，可以認爲滿意，覺得有真福。在必要時，他們應當去求哀矜。他們不要以行乞爲可恥，反之，應當常默想吾主耶穌是和斯督做了全能活天主的兒子，並不以做一個貧窮人，或以做一個外邦人爲可恥，也並不以求乞的生活爲可羞。至於他真福童貞的母親以及他的門徒們，他們對此所抱的態度也是一樣的。倘人們欺侮兄弟們，不願意哀矜他們，這更是兄弟們應當感謝天主的機會。……因而應當對自己說：侮辱對於無故被侮辱的人是不算什麼的；但對於侮辱的人是要清算的。因爲哀矜是人應當給窮人的一種

遺產，而且是人由於吾主耶穌基督的訓導，對於窮人應當負起來的一種義務。（第十章）

方濟名是用這些話和其他類似的話勉勵他的兄弟們度這非常艱苦的生活。兄弟們有時候在醫院裏服務，有時候協助老百姓收割麥子。他們所得的工錢老是不超過每天所必需的一塊麵包，和附近清泉裡的幾口清水而已。

但可惜他們時常缺乏工作做，在亞細西城，如同上面所說的，兄弟們看到大家不歡迎他們，甚或用閉門羹來對待他們。方濟各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主要的任務，在於加強兄弟們的望德。我們也可以設身處地的想像，兄弟們擠在那曲江小小難以容身的斗棚中，只要稍微發點兒小脾氣，稍微失了點兒堅忍的毅力，就可以發生失望的情緒，呈現不安的現象，甚或被惡魔的誘惑所征服，使這些亞細西城的窮小子停止做補贖的苦工。惡魔很容易用「失望」的鏡頭，如同攝影一樣，把他們的心擱了去。試想在那凄風苦雨大，棚頂又薄，破得是漏的，因而在陰暗無光的黑漆地面上，少不了要滾起一厚層的泥漿來，大家赤着足在上而來往，冷冰冰地好像在泥濘的水田上走一樣。大家穿着灰布長衣，又粗又寬，當然談不上和暖，有時整天被關在遭人間地獄裏，從大清早起來或許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先靠外面出動的弟兄們，遠遠到城裏去沿街求乞來度日。討飯，討到不討到，天曉得；討得够不够，更在不可知之數。在這貧民窟裏，既然沒有火，可以溫暖心身，又缺乏書本子可以消遣解悶。南方的冬天雖沒有北方那樣冷，但有時冷的幾乎也相當

嚴酷。在這樣天暗地淡，忍饑挨餓，寒風刺骨，日坐愁城的幾天當中，難道沒有一個兄弟不忽而自言自語地說：這樣生活下去，簡直是在活地獄裡受罪，還不快快離開，難道老是這樣發瘋發下去麼？爲什麼不快快重新回到亞細亞西城去呢？從前在城裡，有的是花園洋房，有的是金銀財物，吃的也有，穿的也有，爲什麼都無緣無故分送給窮人呢？一時這樣想法的兄弟當然是有的。人生到了極度艱苦的階段，最易失了勇氣，想入非非。覺得這樣做補贖的苦工是空的，確乎到了日暮途窮的境界。這樣想法依常情言，是免不了的。可是做聖人傳記的人們，都異口同聲說：在方濟各的兄弟們當中，只有戴帽子的若望（Joannes a Capella）是半途而廢的。其餘的雖連麵包都沒有得吃，只有紅蘿蔔充飢的，然亦都能堅持到底，獲得最後的勝利。

因爲當地的輿論很久是反對他們的，現在緩緩地有點兒好轉過來了。

兄弟們大家都抱死守崗位的決心，漸漸引起人們的讚賞：他們堅苦卓絕的人生觀，喚醒了人對於他們的同情心。他們只做好不做壞的決心，加強了人對於他們的信任心。所以夜間路過那陋棚的人，常聽到棚裏齊心歡唱讚美天主的歌聲。日間，大家看到他們在醫院裡服務，或在其他任何可以工作的地方去工作。無論他們窮苦到若何程度，凡是有人向他們求哀矜的，他們總是儘量給的，終有點兒東西給人，萬一沒有的話，便把破帽或把一步或兩步衣袖給人。至於錢呢？他們繼續保持他們一貫的精神，不但無論如何不接

受，而且不願意看到它，理會它。有一個人把一包相當重要的錢，放在天神之后小聖堂的祭台上，過了若干期間以後，他仍然看到那原包的錢，被丟在路旁一堆攔撞的上面。

至於兄弟們彼此間，如何精誠團結，如何相親相愛，這是天天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有兩位兄弟在路上被一個流浪的瘋子用石子投擊他們，有人看到他們爲避免打擊，都在躲換地方。但其中有一個老是到石子落下的地方去，好保護他在後面的同伴，倘兄弟當中有一個用一句粗魯的話得罪了另一個弟兄，那位得罪人的兄弟於未和好以前，心中便得不到平安。至於和好的辦法，也虧他們想得出，做得到。這是必須這位受辱的兄弟，用他的腳，踏在那擅敢發出一句無愛情的話的兄弟的嘴吧上。這是一個多麼有意義的條件，這樣被踏過的嘴吧，以後要說粗話也不敢說了。所以在他們兄弟當中，永遠聽不到不適當的說話，連那無關緊要的閒話，或關於世俗上的話都聽不到。這足徵這條件履行得有道理，有效驗，很有益於真正靜肅規矩的遵守，也是靈性克制肉身的一個好榜樣。此外，倘弟兄們在路上遇到一個女人，更是他們靈性控制肉情的一個好機會，就把他們的眼兒釘梢，專釘在路中的塵沙上，同時把他們的心兒飛向到天上去。他們對於這世的顯貴榮華是多麼輕視。這從他們對於德王所表示的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大概在二二〇九年九月間，德王名勃冷斯維克，奧多（Brunswich Otho）路過了思博來大（Spoleto）山谷到羅馬去受教宗的加冕禮。當時從亞細西，裴多納（Betrone），史貝洛（Spello），衣索拉，羅馬內斯加（Isola Romanesca）等

處，以及無論從山上或平地，各城各村來爭看德王風采的人們，可以說是人山人海。只有曲江破屋裏的苦人兒們仍做他們避靜的工作，一動也沒有動，方濟各僅打發一個兄弟到德王的面前去對他說，這世暫時性的光榮，是最靠不住的東西，千萬不要太依賴它爲妙，這句話說得十分準確，可用德王的結局來證明這話的準確性。（計二）

方濟各自己願意到羅馬去走一趟，他在曲江寂靜處寫了，或使人默寫了他兄弟們和他自己應當共同遵守的生活規則。這生活規則如同他在遺囑上所說的，是用很簡單幾句話來表示的，現在他希望獲得聖教會元首的核准

核准是必要的手續。一二一五年拉脫郎第四屆公會議決定聖教會任何新的修會，若無羅馬教廷明白的許可，不准設立。講道理的權原本是屬於主教神父們的，但不做神父的世俗人現已同教宗請准有這講道權，這是新近發生的事實。同樣的權已准許了伯多祿·伏（Pierre Vaud）惟須嚴格聽當時當地神職班的命，類似的權於一二〇一年准許了謙德會（Humiliati）於一二〇七年准許了杜郎·伍愛斯加（Durand de Huesca）及伏氏。

教派的信徒們。這方濟各也希望獲得同樣的講道權。

此外羅馬爲宗徒聖墓及其繼承者的所在，方濟各以其愛宗徒們之心之切，不由他不喜歡再到羅馬去走

一趟。根據聖經的指示，宗徒們是他真正的模範，宗徒們如何想，他就如何想；宗徒們如何做，他就如何做；宗徒們如何生活，他就如何生活。他想今後兄弟們當以宗徒們的中心思想爲中心思想，以宗徒們的生活習慣爲生活習慣。在方濟各看來，只要確鑿知道在宗徒們最初的教會中，某項事情是這個樣子發生的，是那個樣子經過的，這是他認爲最有價值的，任何其他的論証是要次要的或是無足輕重的。在後來的傳記中，還有人願意加上說，當方濟各在聖伯多祿大堂中祈求的時候，聖伯多祿與聖保祿親自向他顯現，親自向他保證說，他已經完全獲得了至聖神貧的無窮寶藏。

這樣於一九一〇年夏季有一天，這一小羣做補贖苦工的人，從曲江動身，逕向羅馬的大道進發。路上經過的情形，我們不十分知道。做聖人傳記的人們，只說甘弟兄是他們的領導人。兄弟們一路吟經唱歌，談論敬愛天主的事，所以路程不覺得太長，而且依照傳記所說的，天主到處給他們準備了夜間的宿處，同時使他們所需要的，一點也沒有什麼缺少。

到了羅馬以後，他們先到亞細西的主教季陀（Guidus）那裏去，因爲主教在這時也在羅馬，或許主教曾經方濟各的拜托，願爲他們向教廷去從中斡旋，總之主教立即介紹他們到樞機主教若望高洛納（Joannes Columna）那裏去，蒙若望樞機的介紹，他們很快達到了教宗的面前。有些後起的傳記人說方濟各急於拜見教宗，想直接去謁謁宗座，但終於沒有成功。在歷史的觀點上，總之有一點是確實的，就是若望樞機主

教請他們暫時留在他那裏，好讓他先把他們實際的經過情形，親向教宗依諾增爵（Innocentius）第三作口頭報告。

沙巴節批評若望樞機主教不應留難兄弟們。我們認為他趁此機會，以宗座代表的資格，盤問兄弟們的態度是對的，一則可以探聽他們內心真實的情緒，二則可以審查他們對於未來所定的切實計劃。要知道聖教會正處於一個極困難的時期，遇到同樣的事件，當然需要極端的審慎。

說當時的聖教會有威信，這無異是不懂得中古時期的實情，依教宗第三的能力更為脆弱得可憐。無論在宗教革新運動時期，或在大革命時期，教宗與教會，沒有比在十三世紀初葉那時受人的仇視，就是近來也沒有人敢用侮辱依教宗第三的態度去侮辱比約第十。依教宗親自敘述給我們知道說：他於一二〇三年四月八日聖瞻禮七的那一天，雖頭戴着那做教皇的榮冠，從聖伯多祿大堂，到拉脫郎官裏去，羅馬的民衆侮辱他，欺凌他的情形，是非言語所可形容的。

從一一八八年起，羅馬民衆比法國革命暴動的民衆佔先，把天主教紀錄年代的方式取銷了，不用天主降生的紀元方式，非另行改變不可，以一一四三年羅馬參議院復興時那年度為新紀元的元年。依教宗在羅馬常被驅逐出境，他和他兄弟們建築了一個避難的堡壘，也為羅馬人所佔據，充作公共的產業。這堡壘的遺蹟至今猶存，名為鵝山的堡壘（Torre dei Conti），鵝山即依教宗的姓氏。自一二〇四年五月起，至一

二〇五年十月止，依教宗被禁閉在拉脫郎宮，目擊他的敵人加波紀（Capocci）黨，如何盤據並破壞羅馬城。

後來德王讓給宗教一塊小小的領土，教宗所掌握的權力也是極可憐的。意大利中部城市大都不擁護教宗，不但反抗教宗的政權，更背叛教宗的神權，破壞聖教會神權的統一。這樣奧爾威多（Orvieto）城的獨立黨擁護亞爾比（Albigenses）黨黨徒爲首領，把依教宗所派的長官伯多祿巴倫齊（Pierre Parenzi）殺死，維戴爾勃（Viterbe）城也不顧教宗的禁令，奉那裂教人爲長官。教宗的禁令與開除教籍的處罰也不足以動叛逆的心，拿爾尼（Narni），不顧教宗的禁令，毀滅奧脫里哥利（Oricoli）附近的小城市，因而被開革教籍經五年之久，亦恬不知恥。奧爾威多共和國的部隊於一二〇九年擄掠燒毀附近的亞塞邦塘脫（Aquapendente）城，對於教宗的詔書也坦然置之不顧，不獨世俗人如此，即主教神父們也有違抗教宗命令的。撒地尼亞島（Sardinia）地的神職班及主教們自己亦悍然對抗教宗，教宗特派的大使名勃拉修（Blasio）曾於一二〇二年被困島上，幾乎有絕糧之憂，屬於基伯林（註三）黨（註四）的比薩王（註五）國終於竊佔了這屬於教皇領土範圍以內的一個島嶼。就是依教宗所獲得勝利的結果，也往往被人剝奪了去，如依斯林根（Islingen）的龔那特（Conrad）到拿爾尼（Narni）來，把亞細西城的堡壘奉送給教宗。但於教宗尙未佔領以前，亞細西城的居民已把堡壘拆毀了，教宗不獨沒有懲罰該城的居民，而且於一

一九八年巡視翁白里亞省，經過亞細西城時，連城裡也不敢進去。

當方濟各在羅馬的期間，所有各界人士大都反對教廷，無論在宗教上或在政治上，成爲一普遍背叛教宗的現象，開後來各世紀叛教運動的先聲。在叛徒中各色各樣的人都有，如後世的清教（註六）徒，獨立教派，（註七）幻想教派（Illumes）十七世紀德國玫瑰十字教派（Rose-Croix）以及相當出名的泥水匠秘密社（Franc-maconnerie）都以此時爲萌芽孕育時期。從苦行的伯多祿·伏（Pierre Vaud）及其里昂的窮苦人（Pauvres de Lyon）起以至於狂歡狂飲的汎神論者（註八）如同狄囊（Dinand）的達味，史脫拉斯堡（Strasbourg）的奧爾里勃（Orleb）等以及新摩尼（註九）（Manicheism）教的亞爾比（Albigens）派，甚而至於有撒當主義的戀愛家庭，竟在羅馬舉行黑彌撒，可以說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在這許多教派中以亞爾比一派爲最危險，其門徒於一二〇〇年左右已廣布於全歐洲，從羅馬到倫敦，從西班牙到黑海，尤沿多瑙河下流，從意大利北部到法國南部，並在萊茵河沿岸有些地方最爲發達。在各地有各地的名稱，均不一致。在多瑙河下流稱爲薩加利（Bulgares）派，荷蘭格蘭（Boulgres）派，或布勃里甘（Publicans）派。在翁白里省稱爲巴大冷（Patarins）派，或加柴冷（Gazarins）派。在法國南部稱爲加大利諾（Cathares）派，或亞爾比（Albigens）派。這派的主張與摩尼教的善惡兩元論相似。

所謂善惡兩元論就是一是女神創造了靈魂，一是惡神創造了肉身。所以凡是屬於肉身都是惡的，因而不主張結婚有家庭生活。所以他們自稱為加人利諸，是「真純」的意思，爲保持這「真純的精神」，所以他們以死亡爲幸福。但大部份都是結婚的，如德國魯特弗蘭（Lothier）教，在理論上極端反對結婚，但在事實上難免獸性發作，肉情奔放，反而變本加厲，不可收拾。

這種教派當然與聖教會勢不兩立，聖教會也純粹用神學的武器來保衛聖教會神權的統一，並宣稱天主恒常至有及純全至一的原壤。摩尼教認爲現世生活是可詛咒的，這自然的世界是惡魔的產物。天主教認爲這世界是由天主創造的。創造時，這世界是聖潔的，後來因爲人犯了罪所以染有污點。根據上述種種的情勢，所以當時羅馬教廷對於方濟各和他兄弟們的思想，不得不從嚴考查。尤須剝別他們的苦行，到底是從摩尼教的驕傲心而來的呢？還是從福音誡德而來的呢？何況他們出發的城市是亞細西城，而該城于一二〇三年正選舉了一個亞爾比派的人作爲行政的長官，更足以引起教廷對於他們的疑懼。此外，伯多祿·伏氏所抱的理想是聖經上所說的神貧，方濟各所講的也是關於神貧的實踐。所以方濟各可以使人疑懼的地方並不算少。這位伯多祿·伏氏是里昂有名的商人，於一一七九年獲得教宗亞歷山大第三（Alexandre）的准許，得向民衆講回頭改過的道理，並得按照宗徒神貧的理想去生活。惟自一一八四年起，教宗路爵第三（Lucius III）開始取締伏氏和他同伴的活動，公開指斥他們爲違反聖教會的叛徒，並認爲他們爲陀拿教派

(Donatisme) 的革新者。只有極少數的伏氏黨徒，在西班牙人杜郎，伍愛斯加（Durand de Huesca）的指導之下，終能臨危勸馬，仍回頭歸向於聖教會。

但若望樞機主教，不必經過長時期的考查，就可以看出方濟各和他兄弟們與伏氏的叛逆行為毫無關係。因為在教義上只有一個天主的存在，是聖教會神學的基礎，也是方濟各虔誠信德的根本，只有一個天主，無論是創造天地萬物的天主或是救贖普世人類的天主，不問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或是永享真福光榮的天主，不拘是大自然所賴以存在的天主或是超性聖寵所賴以發生的天主，總之只有一個天主，如同只有一個世界，一個天。凡是能活動或是能呼吸的東西，自地上的小虫豸以至於天上的賢智天神，都讚頌一個至高無上的天主，於無窮世之世。我們知道這是方濟各和他兄弟們存於心而發於口，隨時講解，到處傳播的中心問題。正因他們不是如同摩尼教派否認生活，仇恨生活的人，而是標準天主教願意生活，愛惜生活的好教友。生活的意義當然不是現世可憐的生活，而是至為純潔的，美善的，甘飴的，所謂充滿超性生命的生活。方濟各對於生活既然有如此崇高美滿的情緒，所以與其他趾高氣揚，傲視一切，而自命為「真人」，「完人」，為「被特殊選召」的人們，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如同其他一般的驕傲人一樣，一方面非使他們自己吃苦不可，不過這樣吃法對於他們本身是毫無益處的，他方面因為吃了苦得不到安慰，容易受惡魔的誘惑，難免墮落，以至於自暴自棄。

至於方濟各則不然，既無消極的思想，亦無批評人的情緒，他終身只有一種批評法，就是不曉得批評人，只知道批評自己。即使批評自己的話，也與伯多祿，伏氏的革新運動仍有出入，正如同有一個現代著名歷史家把方濟各與伏氏比較一下，對照起來說：

(一)「方濟各同普世發揚一真正美好有關的生活方式，使我們的人生跟着天主聖化，美化，天主化。伏氏雖也傳佈一種神聖的生活紀律，但過於刻薄寡情，死的不是活的，使人毫無生氣。

(二)方濟各廣播基利斯督的愛情，以愛爲出發點，亦以愛爲歸宿，天主的愛情生活，是我們極好的人生觀。伏氏則僅談天主所禁誡的命令，好像鐵面無情，毫無愛的生趣。

(三)方濟各充溢着天主無限的喜樂，喜樂得如口渴的鹿飲清泉裏的清水一樣。伏氏則專門注重於世人罪惡的懲罰，嚇得人太可怕，連一點樂趣也沒有。

(四)方濟各把所有希望救贖自己靈魂的人們集合一條陣綫上，自己甘心做補贖的苦工。同時讓其他的人們，仍舊安靜地走他們自己認爲是方便的路。他好心勸告他們，決不強迫他們。至于在伏氏的心目中，則僅僅看到忘恩負義人的忘恩負義，予以惡意的批評，同時不斷攻擊當時神職班不正常生活的習慣，非徒無益，反而有害。」

如同上面所說的，方濟各這種明朗的態度，確實是難得；這也就是當時提倡任何革新運動的人們所望

塵莫及的地方。他們如同亞爾勃里塞爾的羅培爾（Robert d'Arbrissel）雖對於聖教會有一種最崇高的敬意，然對於神職班不良的積習，還覺有舒發不平，向外批評的熱烈情緒，因而容易犯不時發牢騷的毛病。可惜他們沒有把想批評的心，轉移陣地；沒有把批評的方向，從外面轉到內心去，從他人身上轉移到自己身上去；沒有停止向外發洩；沒有把批評的箭頭，從外面掉轉頭來向內集中，對內瞄準；沒有向我們每人心靈深處埋伏着的劣根性集中攻擊；沒有向我們自己裏面隱藏着的自私自利心，集中轟炸；沒有把我們的驕傲心拔了出來，根除他，棄絕他。這是很可惜的，這是我們終身的遺憾。至於方濟各的看法恰巧相反的，他澈底明白我們致命傷。在我們每個人心靈的深處，如果不切實改革我們各個自己的心，所有一般革新的理論是空的，革新的運動是沒得用的。他所提倡的普遍革新運動，是以行動來表示的，是從自己的心着手的，可以說是從根救起來的。一直到了現在，教宗開除教籍的諭旨，如同雪片的飛來，但所發生的效力，極為微小；還有那批世俗講道師的批評咒詛，如同雷霆冰雹的一齊下來，但也無甚結果。一般世道人心的改良，決不是這樣可以實現的。我們在這裏如同在其他許多地方，處處可以用事實來證明：

「天主決不會到那暴風雨似的動盪中，輕易來拋頭露面；往往到身心收斂的靈魂那裏來做神修的指導工作，或到正直坦白的胸懷裏來，和謙良寧靜的靈魂密交深談。天主決不會在紛擾的場合中顯現出來的。」既熱誠，又正直坦白，是方濟各的個性；既寧靜，又謙卑良善，是他的修養。這很容易使若望樞機主

教看出來。現在站在他的面前，是一位多麼超脫自己的人。這位天主的志願兵，向主教陳述他的志願說：

「天主召選我們是來保衛聖教會，發揚他至聖的信德，輔翼主教神父，協助有神職神品的人們。」

這並非是空口說白話，而是以行動來實現的切實計劃。

所以若望樞機主教過了好幾天，就去對教宗報告說：

「我找到一個人，具有很完善的德性，他決心依聖經的話去生活，對於任何事物都遵照聖經去安排。

其實我想天主在使用這個人到普世去顯揚聖教會至聖的信德。」

經過了樞機主教的介紹，亞細西的結義兄弟們始得晉謁教宗。教宗命令方濟各報告他的工作計劃，等到方濟各口頭報告以後，教宗對他說：

「我很可愛的兒子，你和你的兄弟們所過的生活，我認為太艱苦了。當然，我相信你已開始懷抱着有這樣熱烈的情緒，未始不可以支撐你去過這樣艱苦的生活，我相信你自己至少可以這樣完善地生活下去，不過你要爲你後起來繼承你的人們去想一想，或許他們不會有像你這樣熱忱，不會具備有像你那樣剛勇的毅力，可以來支撐他們，照你一樣的生活下去。」

方濟各很輕鬆地回答說：

聖父，我把一切的一切都已交給耶穌基督，他已允許給我們常生不死，並把天上的真福已賞賜給

我們。你想我們在地上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他怎麼能够拒絕給我們呢？何況這一點點兒的東西，是多麼無意義，無價值的東西呀！」

依諾增爵聽了這幾句樂觀的話，陪着微微的笑容，在他自己的語氣中，也映帶出一種愉快的情緒說：「你所講的，我可愛的兒子，這確實是真的。可是不要忘記人的本性，是多麼軟弱，多麼缺少恒心，意志多麼不堅定呀！人性是很少能够在同一環境中，維持久長的！去吧！我的兒子，仍去懇請天主默啓你，到底你所願意做的，和他的聖意相吻合到什麼程度！」

方濟各和他兄弟們聽了便告別出來。教宗在下屆教務會議中，便把他的要求向各位樞機主教提出，樞機主教們大都富有學問，又以他們的高年，加上他們的經驗，許多認為方濟各新修會的生活方式，實在超過了常人的能力，不過是一種崇高的理想而已，很不容易實現。

蓋因方濟各所欲創立的修會不純粹是爲靜觀默想的，倘在以靜觀默想爲生活主要目標的隱修院裏，各位樞機主教或許認爲還可以勉強實踐那嚴格的神貧生活。但方濟各的理想是在於出外傳教，特別着重於講道。試想那些兄弟們隨時隨地要去扶工作做，甚或須沿門求乞以維持他們的生活，那末講道的使命如何能够完成呢？伯多祿，伏和他同派的人，雖在他們的工作大綱上，也載有聖經所說關於遵守神貧的節目，但在實際上，他們都是世俗人。先靠世俗人的工作來維持講道師的生活。謙德會（Humiliati）一派的精神

與趨向，與伏氏派頗相接近，該會會員原爲龍巴爾地亞省的織布人，這一幫已具有共產的生活方式，每個織工把自己所必需的先留起，把多餘的分送給窮人。比較與方濟各的理想相接近的，要算是有所謂「窮苦的天主教教徒」，是一個改宗的德國人名伯爾納多，不里姆斯（Bernard Primus）（原爲加大利諾異端人，後來棄邪歸正，）所號召組織的一個社會團體，他們先靠做手工藝來維持生活的，他們不接受銀錢，只要東家肯供給吃和穿的。老實說，這樣做工吃飯，只要社團組織的主要目標，是在於祈求與工作的話，未始不可以長久維持下去，成爲公教社團的中堅。所以既要傳教講道，又要嚴格遵守神貧，在常人的目光中看來，這是一個難題，何況傳教講道的程度，如果要提高，不僅僅是像其他世俗人那樣講法的話，那末傳教士需要有學問智識，德業修養。姑不問所修德行的高下，所求學問的深淺，然終須得有求學的學校，修德的修院，以及共同生活，問人莫入的禁地。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要實踐嚴格的神貧生活，不能有財產的佔有，試問如何能建造修院，如何能供應修士們的給養呢？這更是一個難題。何況方濟各關於神貧的看法是更進一步的看法，從前修會的會規也約束修士們遵守神貧的德性，現在方濟各對於神貧的遵守法與從前的遵守法頗有不同的地方。資格最老的本篤會，已經在會規上規定，凡是要想求進到會裏來做修士的人，須先把他的財產都分送光了，而且格叻爾伏的伯爾納鐸（St. Bernardus de Clairvaux）也曾經如同方濟各一樣，用同樣的詞句，光榮神貧的德性，這也確乎是事實。但是不拘這位本篤會修士的老前輩，如何

輕視金銀財寶，如何鄙棄人們對於財富貪戀的心，不拘是西多（Cistercians）修院也好，本篤修院也好，終是建設在土地產權共有的原則上，整個修院可以佔有公共的財產，至於那修士所有的，當然是限於院長所給他的，但是他所發神貧的願，並不反對整個修院對於這公共財產的佔有。這公共財產當然可以免除關於給養上的憂慮，使院中修士們可以安心從事於各種事業的發展，而且物資也是發展事業的必需條件。本篤會在這一點也自有其充分的理由。

可是正在這一點上，方濟各的情緒完全是兩樣的，他認為伯多祿和保祿所躬親實行的，所鼓勵人家做的，應該永遠是可以實現的。換句話說就是：（註一）把聖經的福音傳播到普世各地民族那裏去；（註二）同時親手做工以自食其力，再不夠的話，然後向人家去求哀矜。宗徒們從來沒有去找一塊安靜立足的地方，如同目前四面有圍牆的修院一樣。方濟各在這一點上認為是看宗徒們的樣，無論爲他自己個人或整個修會，既不准有私人財產，也不准有公共財產。從前老修會關於這點的好處，他都一概不要。

所以在樞機主教們看起來，大家認為方濟各的理想太高，實在是沒有實現的可能性，但經若望樞機主教一番嚴正的表示後，大家反而弄得無話可說，他說：

「這個人僅僅要求我們准許他，遵照聖經裏所說的去做，去生活。倘我們表示這樣遵照聖經去做，去生活的方式，是人力所不能做，不能生活的話，那末等於我們宣佈聖經是人所不能遵守的書。吾主耶穌基

利斯督既爲聖經原先真正的默示者，這樣豈不是等于侮辱基利斯督本身了麼？」

這些話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方濟各重新被召去見教宗。

在第二次召見的前一天夜裏，根據傳記所說，教宗做了一個奇異的夢：教宗自己覺得好像站在拉脫郎官，叫做明鏡（*Speculum*）的地方。在那裡的視線相當闊濶，他正在注目凝視着該官的聖堂。該堂是所有一切聖堂的領袖大堂，堂的聖名是洗者聖若翰與宗徒聖若望的聯名堂。忽而驚心一跳，因爲諾大個聖堂突然發生動搖起來，那個鐘樓也傾斜起來，那重牆壁也發生了炸裂的聲音。這樣公斯當定的老大堂就險些兒要變成爲一大堆的廢物了。教宗愈看愈驚得手足無措，不能動彈，全身好像是瘋癲了似的。他要想叫喊，口裏發不出聲音來。他要想把兩手拱起來祈求，兩手也一動也不能動。忽而在拉脫郎官的空場上，來了一個身材矮小的人，好像窮愁潦倒，弱不勝衣的樣子，穿戴如同鄉下人一樣，赤着兩隻足，腰間束着一根繩子。這小小可憐的苦惱人，反而勇往直前，一點也不左顧右盼，一直向那搖動着快要坍塌下來的大堂那邊走過去。待一到了大堂的牆腳跟，他就貼身靠在牆上。牆頭已竟傾斜在他的頭頂上，好像要時間就要倒下來的樣子，一定要壓在他的身上了。可是海水不可以斗量，人不可以貌相，誰知在最後緊要關頭，那個小小的人，忽而長成得又高又有力，他的高度竟如同牆壁一樣，這樣把傾斜着的牆壁完全支撐住。並用他的肩膀放在屋頂的旁邊，有作凸起形鑲邊的邊沿下面。於是他用力一振，竟把這險些兒搖搖欲墜的大建

築物撐持了起來，反而比從前更堅挺鞏固了。教宗看到這人竟忽而把掌撐了起來，不由他不同時嘆了一口輕鬆的氣，接着這小小的人向他那邊回過頭來。教宗定睛仔細一看，這位奇妙，使領袖大堂轉危爲安的小小大力士，原來不是別人，就是亞細西城的小兄弟方濟各。

等到第二天在教宗的面前，方濟各端端正正的預備了一篇演講的稿說：

「教宗，我的聖父！請你准許我在你的面前，講一個小小的故事吧：

「有一個孤零零很窮苦的，但也是非常美麗的女人，住在一個曠野裏。當地的國王來看她，她在國王的面前獲得了寵幸。國王便娶了她，做了他的潔配，希望她能夠給他生很美麗的子女。結了婚以後，這女人生了許多孩子。因而她自己在那裏想，自言自語地說：『像我這樣窮困的人，生了這許多孩子，將來怎麼辦呢？我一點財產也沒有，他們怎麼生活呢？』於是她對她的小孩子們說：『你們不要怕，因為你們都是一個國王的孩子。所以你們去吧，到國王那裏去走一趟，凡是你們所需要的，他一定都會給你們的！』等到他們到了國王的面前，國王眼看得他們那麼美麗，而且都像他自己一樣，因而對他們說：『你們是那一個的孩子呀？』他們便回答說：『他們是住在那個曠野地方的窮苦婦人的孩子。』國王聽了就很快活地抱了他們起來，並給他們親愛地接吻着說：『你們不要怕，因為你們都是我的小孩子。我在我的大菜桌上，招待了不曉得有多多少少外來的人，何況你們是我的嬌寵的孩子，我也多麼喜歡招待你們呢！』」

最後他派人去請那曠野裏的女人說，請她把其他所有的孩子都遣送到國王那裡去，好使得他可以負責教養他們。」

等到這個故事講完了以後，方濟各還加上說：

「我的聖教宗，這位住在曠野裏，苦惱可憐的女人就是我。天主以他無限的仁慈，也肯不嫌我的卑賤來看顧我一眼。我爲他在基利斯督的愛情中，產生了好些孩子。所以萬王之王對我說，凡是他的後代孫子，他都願意自己負責來養他們，教他們。因爲他養活了所有這許多外來的人，他一定要更關心地養活他自己家裏的孩子。在這世的人間，做父母的大都是罪人，天主僅因爲了對於他們兒女的愛情，所以把世上的財產也就白白地奉送了給他們，天主對於那些罪人們既然待得那樣好，那末對於他自己的孩子，對於遵守他聖經而生活的人，他更將如何待得好。正因爲他對於他們有父子之情的關係，所以他更將如何要把他的恩寵大量地賞賜給他們呢。」

方濟各所說的大致如此，教皇聽了覺着這不是從這世的智慧而來的，這一定是從天主的真知灼見而來的，就回頭向坐在他身邊的諸位樞機主教們高聲說：

天主的聖教會確是要從這一位有德人的手裏，從新在鞏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教宗說着便站了起來，和方濟各舉行表示親愛的合抱禮，並祝福他自己以及和他同來的諸位兄弟們，

然後對他們大家訓話，懇摯慈愛，語重心長地慰勉他們說：

「我的兄弟們，就同天主一塊兒去吧。隨着天主所啓示你們的，你們儘管對大眾去講這回頭改過的道理吧！等到全能的天主把你們的人數增多起來以後，你們不要怕，就可以到我這裏來。那時你們可以看到我當更進一步來讚助你們。同時我必要把更重大的任務，要教你們去負責完成。」

於是所有的兄弟們都自然而然地跪下來，向教宗發誓，表示他們是無有不聽命的。接着那十一位弟兄當場奉教宗的面諭，也一齊向方濟各起誓，表示願意服從他，如同服從他們的領袖一樣。只有方濟各單獨獲得講道的權，同時他也有權可以隨時隨地准許他的弟兄們去講道。在未出門以前，弟兄們准受剃髮的儀式。若望樞機主教親手在他們每個人的頭頂上，剃去了一大個圓塊的頭髮，作爲他們有權講天主教道理的表記。

後來他們到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的聖堂裏去朝拜宗徒們的墳墓。朝拜後，方濟各和他的同伴們，便從羅馬動身回來。穿過了羅馬平原，越過了蘇格拉底山蒼鬱的山峯，他們的歸心如箭，急於回到他們的老住所，好從新繼續他們新的生活，開展他們新的工作。他們一路默想他們未來傳教事業，就那宗教儀式方面說起來，這事業已正式受到了耶穌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當面親口的祝聖，這實在是多麼可慶幸的事。

（註一）歷台一九二六年安聖謨譯聖五傷方濟各行實，第一三七頁：這時候有一個善人，名叫斐理伯，朗

古的，受了天主聖寵的感動，願意跟隨方濟各，保守神貧，成了第七位徒弟。後來天主用一塊火炭，接近了他的嘴唇，表示能講天主的道理。又賞賜他好口才，說出話來，人人愛聽，個個動心，並給他超性的學問，雖然沒有讀過書，却能明白通達聖經的奧義。

（註二）安聖謨譯本，上冊一四〇頁：「方濟各得天主的默啓，派人對德王說明他的光榮不久就要失落。因他倔強驕傲，不守教規。第二年，就被教宗棄絕，第五年又被法王戰敗，後來死得十分淒慘。」

（註三）辭海·丑·一八二頁二欄：基伯林黨，意、德之保皇黨，十一世紀至十四世紀間，頗擅勢力，擁護神聖羅馬皇帝，與歸爾甫黨爲敵。

（註四）辭海·辰·二四八頁一欄：「歸爾甫黨（Guelfi）中世紀時，德、意之教皇黨以巴伐（Bavaria）公歸爾甫（Guelf）爲之魁，擁護教皇，與基伯林黨（Gibelini）爲敵。一十四年歸爾甫黨大敗，但其勢維持至十五世紀，始歸消滅。」

（註五）辭海·辰·二六一頁一欄：比薩都邑名，在意大利，阿諾河下流，地多古蹟，有著名斜塔，創建於一二七四年至一三五〇年始告完成。高一八三尺，其傾斜距中點約十三尺，歷久不圯。

（註六）辭海·巳·一壹六頁一欄：「清教徒（Puritans）英國新教徒之一派，十六世紀後半因反對英國

國教而起。主張徹底改革教會，摺棄一切舊習慣及舊形式，而以簡單，純淨爲立教之本。在蘇堪士第一世，頗受虐待，此輩乃相率移居於荷蘭，並有往美洲墾殖者；後繼往者日衆，北美合衆國因之開國。」

（註七）辭海·已·二六八頁四欄：獨立教派（Independents）基督新教之一派，亦稱合衆派，或自治派（Congregationalists）主張以新約爲信仰唯一標準，反對英國教會之監督制度，以及長老制度，教法會議等，以爲凡屬信徒，皆平等一體。各個教會爲信徒之集合體，有完全自治之權。此派在英國革命時，居領導地位，今尚盛行於英美各地。」

（註八）辭海·已·一五頁四欄：「汎神論（Pantheism）在宗教上亦稱汎神教或萬有神教。其說謂「神與自然」爲同物，神即世界。又哲學上假定有絕對永久之渾一體，而視萬有爲其表現，爲其部分者，亦稱汎神論。」

（註九）辭海·外·一四九頁一欄：「摩尼教爲波斯宗教之一派，由三世紀初摩尼（Mani）（生於二一五年或二二六年卒於二七六或二七七年）所創，係融合摩西新摩西教，基督教及佛教的教義而成。其教在當時不容於波斯，乃以中亞細亞爲根據地，唐時，由回鶻人傳入中國。通鑑唐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借來。」

第三章 多爾多河

在南方夏季奇熱的天氣中，方濟各和他的兄弟們穿過羅馬的曠野平原以後，就到了紗屏山，在奧爾脫（Orte）的附近，即沿着亞平寧山兩側，目前自北而南向羅馬的兩條鐵路交叉點，他們就在那內拉（Nera）河所灌溉的山谷裏停下來，休息了十五天，谷中多崎嶇秀麗的小山，山間到處散佈着蒼溪碧澗。當地空氣的新鮮，風景的幽美，幾使弟兄們有留戀忘返，樂不思蜀之概。他們在奧爾脫（Orte）城的街道上，沿門去求乞，所得的豐富，竟可以把剩餘的留作第二天的糧食。這在他們神貧太太看起來，實在有點兒違反他們生活的規律，但因為他們所在的地方太為荒僻，一個窮苦人也沒有，所以剩餘的，即使要想去施捨給窮人也無處去施捨，所以只好把糧食儲藏在一個古老的墓穴裏去，這樣住在這山林曠野中，遠離塵俗，度一種寂靜的生活，實太引起了兄弟們的留戀心，認為若能在此久住，不啻一個世外桃源，誰還願意離開呢。凡是到過這山林地帶的人，都容易懂得他們的誘惑。意大利在這種山清水秀，風光明媚的景地，往往足以引起人隱逸的情緒。而且整個紗屏山，很多是鉛粉質的岩石，幽邃的山洞，更足以吸引獨修士到這裏來避靜，並且這一帶地方的氣候非常溫和，雖處於南部，反多北方秋涼的天氣。直到現在，當地的居民，仍大都以麵包和酒，為經常的糧食與飲料。獨修人沒有酒，而且也不肯要酒，很可以在山上到處找到很

好的清泉或澄溪。我們在那裏典雅的一束鮮花書上，可以讀到方濟各與馬兄弟，手裏拿着乞來的麵包，將一塊光澤密緻，寬展平坦的大石塊，當作菜桌。又靠近一清得澈底可以當作明鏡來照容的水泉。他們兩個人，在他們心靈的最幽深處，感謝造物的大主宰，一來因為使得他們能生存在這樣活潑有生氣的大自然中，二來因為使得他們能安坐在這碧藍的光火，晶亮的化日之下，三來因為使得他們能用最簡單，最有益於衛生健康的佳肴，在神貧太太的菜桌上，可以解除他們饑餓的攪擾，治療他們煩渴的撩亂。這裡是意大利天然勝地，充滿超性靈修生活的味兒。

無怪當地多獨修的聖人，可以穴居野處，不知者以為他們是與草木同朽，忍辱偷生。在方濟各以前，聖本篤也在那蘇比亞閣附近的山洞中開始他獨修的生活，經過三年長期的守齋，收斂他的心神，懲窒他的肉慾。當初在山上牧羊的孩童們，莫明其妙，認為發現了一個原始的野人精。方濟各逝世一世紀後，在西愛納城，還可以看到有出身貴族的三個智識青年，即伯爾那多，多落梅（Bernard Tolomei）和他的兩個同伴，在奧利弗多（Monte Oliveto）山相當高的扁柏樹林中，穿着本篤會獨修士白色的服裝。

在這紗屏山遠處的山谷中，到處聽到宛轉清唱的鳥聲與急湍潺潺的流水聲，在這種環境裏面，方濟各和他的同伴，當然也免不了要有同樣的誘惑，何嘗不想度一種專以祈求與痛悔度日的隱修生活。可是終於尅服了這個誘惑，因為方濟各從來不倚靠他自己的看法，一切終是在祈求中請示天主。現在照天主的指

示，他決定今後不專爲自己而生活，因爲天主曉諭他的任務，是從惡魔的手裏，救援那些罪惡們來歸附天主。所以不久一行人都回到他們所熟悉的思博來大山谷中，仍回到多爾多河的棚屋中，或在天神之后小聖堂旁的樹林裏去度天主所願意他們度的生活。

過了一些時候，他們大家歡天喜地，接待一位亞細西城的神父，就是西爾翰斯德肋，做他們的小兄弟。這是從前在聖若爾日聖堂面前的空場上，方濟各與甘兄弟於施捨窮人時所產下的新生兒。這位新來的兄弟，對於今後生活的觀念與前大不相同。有一天夜裏，他在夢中看到一個非常大的十字架，這個十字架的左右兩端同全世界伸展開去，至於中間的主幹是從方濟各的口裏出發的。他對於這個夢境所領悟到的意思，是認爲方濟各所新創的修會，將來要把會務伸展開來到普世的人間去，並認爲這確是天主所感召的新興事業，自從做過了這個奇夢，並經過一番考慮以後，他才決定去求方濟各准許他入會，他是會員當中第一個有鐸品的兄弟。

方濟各回到亞細西城，心裏好像減去好大的担子，這時獲得教宗的特准，有講道的自由權，於是積極展開他們講道傳教的工作。教宗給他的准許是僅限於道德的活動，所以他專門講關於個人良心以及社會道德的問題，他教民衆各個自己反省，回頭改過，嫉惡如仇，做個好人，以天主的平安爲平安，以天主愛人的愛情爲愛情。大概也獲得了季陀主教的准許，所以他得以在城中的大堂裏，把教好教友的理想生活，廣

處向大眾宣示。凡是他親身所經驗過，實踐過的，都很坦白地告訴聽衆，希望人家也去實踐。

當地有句俗話說：「在自己本鄉地方，誰也不是先知。」這句成語不能應用在方濟各身上，方濟各確實是他故鄉承認的先知。他所講的道理發生極良好的影響，因而新來的兄弟也愈來愈衆，無論是貴族或是平民，不拘是神職班或是世俗人，大家都爲天主的聖寵所控制割斷和塵世的牽連，向方濟各所開闢好的大道，携手前進。新來的兄弟也大都是本城或附近的人。方濟各在聖路費諾聖堂所講的道理，風聲所播更爲遠大。後人比之於一顆明星在天際的上升，或比之於經過一個恐怖的黑夜以後的黎明，或比之於春氣發動後草木的抽芽開花。就一般情形說，今天與昨天確是大不相同。或比之於一脈流水，方濟各用以灌溉各個人的心田，使每人向善的根苗，得受滋潤以後，盛開靈修美麗的花朵。

這些比喻大都出於薛兄弟的手筆，用以描寫方濟各講道的效力及亞細西城舊社會與新社會交替時的動態。尤其是關於城裏資產與勞動兩階級人民的合作，化鬥爭爲和睦。一二一〇年十一月於市政府的大廳中，雙方公然宣布和好的憲章。這當然是方濟各講道的力量。可以說是他精誠的感召。該城到現在還保存有一頁深可感人的文獻，該項文獻開始寫着說：

「因天主的聖名，願如此實現。」

「願聖神的恩寵和你們在一起！」

「爲吾主耶穌基督，童貞瑪利亞，奧多皇帝及雷阿保伯爵的榮譽。」

這樣開始以後接續就是一長串的條款，其中有如下所說的規定：

「在亞細西城上級與下級的人民之間，訂立了一個聯和的盟約，要點如下：「於未徵得雙方的同意以前，任何對外的條約，不問其爲與教宗，或與其公使，大使，或與皇帝，或與國王，他們的大使或公使，或與其他一個城市，或與任何一個堡壘，或與任何一個王公大人，一概不得訂立。倘必須要訂的話，爲亞細西城的榮譽，康樂與進步，也必須於上級和下級的人民共同商得同意後，才可以正式簽訂。」

根據此次所訂的憲章，凡亞細西城的人民，無論目前還在奴隸狀態中生活的，他的主人願意與否，只要向地方長官付一小數的款項，即可以獲得自由的解放。此外，亞細西城附近的居民，也可以同樣獲得正式市民的權利。外來的人也獲得新憲章的保護。公務員的薪金也有明白的規定。與一二〇二年叛亂案件有關的同謀或從犯，也准予赦免。所有地方的主管長官，均須用種種方式促成本城大堂的最後落成，因該堂自一一四〇年開始建築，尙未完工。

意大利境內各國於十三世紀，和在以後的各世紀也是一樣，勇於內訌，自相殘殺。亞細西城也不能倖免，所以推廣這同樣的和平盟約，爲各地的繁榮與康樂，是多麼重要。後來方濟各在別的城市，如亞萊索，西愛納，卑路西亞等處，也完成了他做和事老的任務。「古標城（Le loup de Gubbio）的狼」，是「

個有名的故事，這故事大略講古標小共和國與一個凶悍的綠林大盜之間的鬥爭，幸賴方濟各的調解而獲致和平。當時像這種凶狠惡虎似的悍匪多得很多，大都窩藏在深山的堡壘中，如同烏爾斯林根的偉爾納（Werner d'Urslingen）騎士一樣，胸前飾有一盾牌形的徽章，上面寫着「天主同情心與愛德的敵人」等字樣。可是方濟各與古標狼的故事，作歷史上的對比的，還有巴杜聖安多尼（Saint Antoine de Padoue）與愛士林（Esslin）專制魔王的故事。足徵當時混亂的局面，更足以表示方濟各從中斡旋的功德，實非淺鮮。

亞萊索城惡魔的驅逐，也屬於同一類的故事。我們在亞細西城一個聖堂的壁畫上，可以看到名畫家喬托（Giotto）氏所畫的，方濟各的手舉起來，正在祝禱亞萊索城的時候，有無數奇形怪狀的醜鬼惡魔，從城中人家的烟囱裏逃了出來。這些着有肉身的惡神，如同那中古時期的畫家所畫的或為神話家所描寫的，這為生在二十世紀的我們，實在是很不容易想像的。可是這些惡魔的存在，而且存在我們這世的人間，這是確確實實的，而是活靈活現的存在。難道在我們的一生，一點也不會感覺到的麼？，在有些時候，我們何嘗不感覺到這些黑暗勢力的凶狠。不但在我們的心裏感覺到，就在我們的四圍也何嘗不是如此。有時好像有力有一種無聲有力的聲音，向我們的耳邊，或心頭，在呼喊我們，催促我們，有時好像有一隻無形有力的手，已被永火燒焦了，燒硬了的手，來握我們的手，拊我們的肩背，來推動我們，使我們感受到有一個緊急的，懇切的，不斷的要求說：

「你說這個！你要做那個！」

有多少人家的家裏人，全心全意地盼望得有同樣一個「天主的人」，到他們的家裏去。並盼望他也用命令的口吻，如同從前方濟各的同伴，在亞萊索城門口一樣的命令說：

「我用全能天主，及他的僕人方濟各的名義，督促你們，你們這批惡魔，快快離開這裏，逃到遠地方去吧！」

大概在這同一的時期，有一天方濟各聽着人在念他修會的會規，念到第七章有下面的一句話是：「他們應該比任何人都要小。」意思是說他們應當比任何人還要卑下，還要低微，他們不是出人頭地，而是被人之站在腳底下的，方濟各聽到了非常感覺有興趣，因為自從他創立這修會以來，一直到現在所有的會員，還是稱爲「亞細西城做補贈苦工」的。但這不過是一個暫時的稱呼，無非使兄弟們明瞭本修會的宗旨，免得每次受人家的盤問，仍就不是一個永久的名義。方濟各對於規定正式的名稱，曾有長期的考慮，這次聽到這一句「應該比任何人都要小」的話，他認爲這確是佳句，尤是這個「小」字，做個小小孩的意思，真使他感動得五體投地，他感覺稱爲小小的兄弟，這確實與本會的宗旨相符合，他認爲他和他的兄弟們在人羣社會中排起來，應該拋在末位，被拋在最末的末位，稱爲是小的，小小的，才算公道。最好是稱爲最小的。因而他自稱爲小兄弟，含義是他在人羣社會中，實爲最小的兄弟。他認爲這是最恰當的名稱。這就是

所以稱爲方濟各小兄弟會（Ordo Fratrum Minorum）的來由。

薛兄弟在他第一次傳記中，把在多爾多河諸兄弟們所過的生活，描寫得異常生動，如安日里科的監臺，以青藍或金黃色打底，色彩調和，使人一望而明白曉暢。「等到晚上兄弟們做完工作回來，大家又團聚在一處，或者在日間彼此在路上相遇到，他們就快樂得眉飛色舞。兄弟情如膠漆，彼此親愛的熱忱，都從他們的眼睛裏流露，放射出光來。他們用純潔的合抱禮，用安慰的話和用微笑的注視，和窩地彼此致敬道好。他們早就棄絕了自私自利的觀念，只剩下了彼此互助互愛的心意。他們都是但願相見歡，不願有別離恨的；但有時於無可奈何中，也不得不離開。在他們當中，沒有爭吵，和怨望，談不上疑忌，更不會發脾氣。他們有的是一團和氣及良心上的太平，對於天主富於感激的情緒，讚頌的歌聲幾乎不絕於口。對於他已往所賞賜給他們的恩德，無不念念不忘在心。他們每天要追悔他們的過失，也痛哭他們的罪惡。等到他們的心靈不充滿着聖神的甘馨，便會相信是已被天主離棄了的。爲避免夜間祈求時，免得打瞌睡，他們用滿佈有鐵尖的苦帶圍在腰間，只要稍微動一動，鐵尖就刺傷皮膚，感覺疼痛。他們充滿着天主的聖寵。不但如同神父們一樣都念日課經，而且時時用懇切的音調，因着心靈內部的調和，自然成爲歌聲的歡呼着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親！」

修會的中心人物當然是方濟各。兄弟們對於他毫無秘密，總是向他吐露他們內心的實情。他們都服從

他，確是中心悅而誠服。凡是他的命令，無不纖悉的執行。甚至於轉灣抹角地去尋思他的動機，體味他的意向，好把他的命令執行得盡善盡美。

方濟各在兄弟們的身上所以有這樣大的統率力，大都是由於他個人精誠的感召。他是他們真心的導師，他百分之一用言語的教訓，百分之九十九用榜樣來感化他們。他處處以身作則。例如他要想告訴他們在饮食上應如何設法預防犯貪婪的罪，解釋那狡猾的惡魔如何在每次吃飯的時候伺候着他們，爲了預防他的誘惑，他便撒了一點灰塵在他的飯菜裏，或澆一點冷水在上面，把吃飯的滋味兒幾乎消失了。這樣他用行動來解釋那誘惑的克服法和預防法，沒有一個兄弟不透澈明白。還有其他各種重要誘惑的克制，也用同樣現身說法的方式表示出來。例如爲克服他自身貪安逸求舒適的一種惰性，或情病，他便不怕最嚴寒的冬天，投入到冰冷的急流中，或鑽到瀑布底下去，這樣向兄弟們表示有這種克苦的精神，要有一種敢作敢爲的勇氣及先發制魔的決心。

任何人在年紀青的時候，如果有追隨一個聖人的福氣，但願他的看法能够像年青兄弟名羅千憲（Piceries）的那樣看法。羅兄弟認爲方濟各的許可就是天主的許可。

在他進會的第二天，覺得方濟各對別人都很親熱，僅對他一個人表示冷淡。他在腦海裏有了這觀念以後，就拿任何偶然發生的事情，歪曲解釋來証明他這個觀念是確實的。比如偶而他到一個房間裏去，同時

方濟各正從這房間裏走出來，他即認爲這是方濟各不願意和他在一塊兒。又如方濟各在桌子的那一邊和兄弟們談話，他自己在這邊，只要看到方濟各或其他的兄弟們，偶而向他望一眼，他便疑心他們是在後悔，輕易准許他進會，却商量如何使他出會去。諸如此類，這位年青的兄弟愈想愈難過。凡是他所看到的或聽到的，總是向不好的方面着想，久而久之，他認爲他是方濟各所厭惡的，也就是等於天主所厭惡的東西。

方濟各看到這位新來的兄弟，神色憔悴，終於察覺出他的苦悶的由來，便叫 he 來安慰他說：「我最可愛的孩子，你千萬不要在胡思亂想。你要知道你是我最可愛的一個好孩子，你是我所最疼愛中的一個，而且我也知道你是值得我信任的，你是真配我愛護的人。所以今後你每次想來看我，儘管來找我，和我談話。你每次覺有苦悶，儘管放心來，我總是歡迎你的。」兄弟聽了這話，滿心歡喜，喜得眼淚都奪眶而出。不知道爲什麼他的心跳動得那麼劇烈，不得不向方濟各告辭出來，一口氣兒跑向樹林裏去，找到一個荒僻幽靜的地方，便跪下去，感謝仁慈的天主賞賜了他這樣大的喜樂。

同樣的情形很多，大都充份流露出方濟各對於部下慈愛的情緒。他對於兄弟們，先是新來，相共處在一塊兒；繼是日久相信，破除一切疑團；終是永遠相親，結合成爲一條心靈的長城。整個修會在多爾多河畔草創時期，先靠這心靈長城作爲基礎。我們在成德明鑑（*Speculum Perfectionis*）書上還可以看到另外兩個動人的故事。

有一夜，有一個兄弟大喊着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所有的兄弟們都被他驚醒。方濟各起來說：「我的諸位兄弟，我們起來吧，快點燈。」等到灯點着了，他便問：「誰在喊要死啦？」「這是我，其中有一個兄弟回答說。」方濟各便問他：「你說你要死啦，我可愛的兄弟，到底你缺少了些什麼？」那位兄弟接着便回答說：「我餓得要死啦！」

在這修會的草創時期，兄弟們對付他們自己的肉身，是毫不留情的。肉身所受的委屈，往往超過了肉身所能忍受的限度，所以發生這種現象。這對於苦行修練的人，原本是無足稀奇的事，方濟各一聽這話，便立刻叫人準備飯桌，他自己先坐了起來，好叫那位在饑餓線上掙扎的兄弟，不以獨自一人吃飯爲可羞，同時他命令其他的兄弟們也一同陪着他坐席。等到大家吃好了飯，方濟各便對他們說：

「我可愛的諸位兄弟，我老實對你們說，我們每人得有責任向他自己的肉身商量商量。你們當中有的吃得很少便够維持生活，可是有的比較要吃得多些才可以支撐下去。千萬不要硬看別人的樣，因而吃得太少。所以我認爲每人得請教他自己的肉身。凡是我們肉身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並經我們理智的考慮，也認爲是它所必需的，那就給它算啦，不要對它太爲難。只要它肯聽話做我們的僕役就可以啦。我們固然不能吃得太多，吃得太多不但有害於靈魂，也有害於肉身自己。但是我們也不能吃得太少，吃苦也要有個限度。何況天主所要求我們的，是教我們改過自新，並不是無謂的犧牲。」

這個故事以外，另外還有一個相類似的：有一天早晨，方濟各起身很早，引着一位病了的兄弟，到一個葡萄園裏去，他認為這位兄弟能空肚吃一兩串新鮮葡萄，是很有益於他的健康的。到了園裏，他便坐在兄弟的旁邊，一塊兒吃葡萄，免得他獨自一人吃，要覺得難爲情。我們很容易瞭解那做害的人添上說：

「這位兄弟終生沒有忘記這一段歷史，終生感激方濟各對他的一片慈愛心。後來他沒有一次講過故事給其他的兄弟們聽而不流眼淚的。」

多爾多河畔兄弟們美滿的生活，忽然中斷了。中斷的情形也相當的奇特。有一天，兄弟們正在棚子裏，各就其位，做祈求默想的工夫。忽然來了一個鄉下人，牽了一匹驢，並沒有事先徵求同意，便衝進棚子裏來，並高聲對他的驢喊着說：

「進到這裡來，葛利松（Grisson），我們可以在這裏好好佈置一下啦！」

這句話在表面上是對驢說的，但在實際上是對兄弟們說的，可以說是「看得驢子話兄弟！」這表示他決心要把他們的靈修室，今後改作他的牲畜棚，方濟各睜眸不轉睛，對這蠻不講理的鄉下人默了一會兒，便對兄弟們說：

「天主並不教我們爲驢。開一個旅店。我的諸位兄弟，他教我們在這裏確是爲做祈求默想的工作，爲普世的人指示出一條救贖靈魂的坦平大道來。現在既然是這樣，大家就起來，離開了多爾多河。他們從此

就一去不復返。今後方濟各所創運動的中心，就從當初的搖籃地多爾多河遷移到天神之后堂去了。

(註一)辭源、寅、三二頁一欄：安日里科 (Fra Giovanni Angelico) 生於一三八七年卒於一四五五年，意大利擅長於宗教畫的畫家，表情深刻，名作有末日的審判，天堂的樂園及聖瑪爾谷堂的壁畫。

第四章 天神之后堂和新來的幾位門徒

天神之后堂是最早的一個小聖堂，和現在還保存着的一樣，是一個長方形的堂。屋頂穹窿部份是十二世紀峨脫式的建築物，通經處是半圓形的，有兩個門，一爲弓圓形，甚爲簡單，在堂的前面，另一爲側門。根據古代的傳說，該堂在四世紀時，教宗黎培爾 (Libere) 時代，爲四個隱修的修士所建築的。他們從聖地隨身帶來有聖母坎上的聖燭，是聖西理祿 (註一) (Saint Cyrille) 送給他們的。堂名也取得很早，因爲在祭台上有一個聖母升天圖，有許多天神擁護着聖母，所以當地的民衆稱這小聖堂爲「諸位天神的聖母堂」，簡稱爲天神之后堂。至於波爾蒂翁古拉 (Portunuela) 這個名詞，是塊小小零碎地 (註二) 的意思。從前蘇巴爵山本篤院修士們早就叫了這個名字。小聖堂自五七六年起，是屬於他們的。一〇七五年該堂已竟殘破不堪，所以修士們便把它放棄，大家都回到山上去了。相傳畢嘉太太曾到這斷壁殘垣的小聖堂裏去祈求，獲得默示說他將來要生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會來修理這小聖堂的。等到小聖堂修理好了以後

，方濟各和他的兄弟們，常在聖堂旁邊的樹林中去作默想祈禱的工夫。到一二二一年蘇巴爵山的本篤會院願意把這小聖堂永久讓給他們。他們聽到這個好消息，當然非常的興奮。倘使方濟各不堅決拒絕有聖堂的產權，不硬性規定每年拿一籃魚當作租金送給本篤會的話，本篤會也一定願意連聖堂的產權都讓給他，這是毫無疑義的。

方濟各和兄弟們從多爾多河的破棚裏被趕出來以後，便在這小聖堂的近旁，用樹枝編成籬笆，加上一層泥漿，作爲一個棚屋的牆壁，上面用樹葉搭做屋頂，這就是他們永久的住所。

住所內只用草袋鋪在地上，當作床鋪，無桌無椅，只好把光地當作桌檯。

這是他們第一個Lugoc，就是第一個「寄留所」或住所的意思。根據方濟各的意思，凡是他們所有共同生活的寄留所或住所，都應當以這第一個寄留所爲模範。（後來方濟各修會開始衰敗下來，第一個衰敗的象徵，也就是用修院（Convento）的名詞來代替寄留所的字眼。修院這一個名詞本身的含義，已有康樂與財富等意思包括在裏面。從修院名詞抽繹出修士（Conventuel）等名詞出來，作爲會員中對於修神資比較放鬆一派的代名詞（註三）。

請繼續談方濟各會初期修士們的歷史。等到那塊小地皮上住下來以後，又添了一批新來的兄弟們。除了甘、賈、安、洗及愛其德等前輩兄弟外，還有路費諾，馬賽伍，許義伯祿，良等後輩兄弟。第一批比較

好靜，愛單獨生活，多專心於內務；第二批比較好動，愛共同生活，多專心於外事，所以洗兄弟喜歡到加爾色里的山洞裏去做避靜默想的工夫。甘兄弟也頗有棲於林泉，巢於岩穴的心念。他的神魂每每好像是被天主吸引了去似的，連方濟各喊他亦不覺得。他一個人有時逗留在森林中，一個到兩個星期，逍遙自在，無拘無束，有時逸蕩在崇山峻嶺之上，怡然自得，經過二十天，三十天不見他回來。他的肉身在外表上好像是不聞放不拘，徜徉自適，可是他的靈魂在實際上，是神遊於天，不知向有人間事。愛其德，雖未必獨來獨往，然亦久在山洞中孤芳自賞，常放浪於形骸之外，一生雲遊天涯，足跡遍聖地，西班牙，羅馬等處，可以說是個朝聖者，也曾赴腓里（Phil）朝拜聖尼各老的遺跡。

作聖傳的人往往把第一批忽畧了，專談第二批，這是不對的。何況在第一批兄弟當中的愛其德，方濟各稱之爲圓桌騎士。在他的身上，確保留着方濟各當初最理想最純粹的精神。若撇開他不談，這等於是不懂事。一直到他死的一天，即一二六二年聖若爾日瞻禮，也是他進會的週年紀念日，他始終做了天主驍勇的騎士，也可以說是高貴神貧太太的勤務兵，可稱爲聖若爾日第二。他的一生是一部方濟各和他當初門徒們所讚美的苦行史。他的年青朋友良兄弟爲他寫的傳記尤能表達這精神。愛其德到布林的西Brindisi（註四）搭船聖地去朝拜聖地，因爲沒有上船的機會，他向人討了一隻很老的大貝殼，他到清水泉裏去滿盛着清水，然後跑到城裏來，如同攤販一樣，滿街一路走，一路叫賣說：「誰要清水？誰喝清水？」用水來換

麵包吃，或爲他的同伴換其他必需的東西。從聖地朝拜回來，他在昂哥納附近登陸，就找工作做，或去割茅草或蘆葦，用以編籃子或做瓶套子去換麵包吃，但從來不換錢用。他十足是一個神貧的實踐家。有時候給人家葬死屍。靠這工作不但換得了一件新衣服給自己穿，還換了另一件給他的同伴穿。他說這件衣服的哀矜，將來要爲他長眠地下作祈求。

大概也就是在昂哥納，愛其德担了自己的貨物進城，有一位神父走過逢到他，嘴裏喃喃地抱怨說：「懶漢！」愛其德聽了非常難過，連眼淚都流了出來。他的同伴問他爲什麼緣故哭，他回答說：

「我哭，因爲今天有一個神父對我說，我是一個懶漢！」就因爲神父這樣說，你相信你真是一個懶漢麼？」他的同伴接着問他。「那還用說，當然是的」，愛其德毫不思索地回答，「一個神父是永遠不會講謊話的。」於是他的同伴解釋給他聽，在這一點上，有神父是神父與神父也是一個人的分別。從神父也是一個人的方面看起來，神父也很可能弄錯的。等到這樣解釋了以後，可憐的愛其德暑假放心，稍微得了一點安慰的。

愛其德在羅馬，早上一起身就去望頭台彌撒。望了以後便到離城相當遠的樹林裏去採柴，採好了便拿到城裏去換麵包吃。有一天，一個太太看到他覺得他是一個修士，便想多給他一點，愛其德只肯收受一半，並向她解釋說：

「因為我不願意受貪慾心的誘惑，免得落於罪惡。」到了收穫葡萄的季節，他幫人家去摘葡萄。也一樣在橄欖成熟時期也幫人去摘橄欖。到了割麥的時候，他常和其他的窮苦人，在麥田裏收拾遺剩的麥穗，幾乎每次把他收到的送給窮人，並表示說，因為他自己沒有麥倉，所以送人。在羅馬城外有一個聖西斯篤斯（St. Sixtus）（註五）清泉，他常到那裏爲四榮修院去挑水，或在院裏爲厨司磨麵粉，做麵包。不拘做什麼工作，愛其德總是接受的，只要能換取他日用的糧食，但在工作以前，他須先念他的日課經和默想祈禱的工夫。

愛兄弟一向做他的實際工作，但也處處表示他有方濟各深仁寬厚的精神。有一天，在路上有一個窮人向他求哀矜，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給，便從他的衣領上，把綴着的風帽撕下來給這窮人。因而他二十天沒有帽子戴。在龍巴爾地亞省，他遇到一個人向他點頭，他以爲這人要給他什麼東西，便走到這人的身邊。誰知道這人笑着把兩顆骰子放在他的手裡，「但願天主寬免你，我的兒子！」愛其德聽着仍照常走他的路。還有一天，他爲四榮修院正在挑水，有一個人在路上遇着他，向他討口水喝，他不肯，因而引起這人對他大罵而特罵，他一聲也不響，等到水挑到修院以後，另外再拿了一個甕，到清水泉裏去打了水，重新去找那個人。最後找到了以後，便拿水請他喝，同時向他解釋說：

「你不要太不高興我，這個原因，你要明白，如果我把人家已經嘗過的水再拿給院裡的修士們去喝，

這是不大好的。」

即便他到高貴人的家裏去做客，他也要先給人家做工而後吃人家的麵包，有一天他在杜斯古魯姆（Tusculum）的主教，即尼各老樞機主教的家中做客，大雨傾盆，樞機主教覺得很快活，認為至少今天可以留愛其德兄弟在他的家裏吃一頓好菜飯了。可是愛其德早就到了他的廚房裏去，和廚司商量好，他給廚司洗廚房，廚師給他兩塊麵包吃。後來樞機主教知道了頗為失望。第二天，大雨仍是滂沱不止，愛其德把樞機主教家裏所有的刀都磨好，以便換取他當天兩塊麵包的口糧。

有一本書，書名叫做「愛其德兄弟的格言」，大都是談他老年時代的嘉言懿行。聽說當時有兩位樞機主教來拜訪他，和他告別的時候，恭恭敬敬請他代他們向天主祈求。愛其德聽了便回答說：

我爲你們祈求？我的兩位大人啊！這是一點兒也沒有用的，因爲你們兩位大人比我更有信德和望德，這是很明顯的。」「那又是爲什麼緣故呢？」兩位樞機主教接着便很驚異地問他，或許他們也感到有點兒不放心，因爲愛其德的詞鋒素來是利害的，這是誰也知道的。

「爲什麼緣故？那是因爲你們兩位大人在這世有了那麼大的光榮，有了那麼多的財富，可是你們還有被救上天的希望。至於我愛其德已把我自己剝得乾乾淨淨，甘願度這樣窮苦的生活，而我還怕被罰入地獄裏去哪！」

愛其德兄弟一直到了死，忠於方濟各的理想生活，尤信守三大原則，就是修神貧，操潔德，常喜樂。到現在我們還保存他關於潔德及其他的詩稿。在卑路西亞附近蒙比陀山隱修處的小花園裏，他看看野鴿子好玩，聽他們的叫聲，和他們講話。有人常看到他當夏天美麗的早晨，在花壇上緩緩地散步，口中唱讚美天主的歌，並在手裏用兩根小棒，把一根擦着另一根，好像在拉古式的七絃琴似的。

方濟各第二批兄弟的性情，恰和第一批相反。他們不是彼此分離，各走各的路，而是常和方濟各一塊兒生活。尤其有一位，名叫馬賽伍（Masséo de Marignano）他是亞細西城附近人，在方濟各重要的旅行中常由他來做伴兒。方濟各身材矮小，外表平凡，不認識他的人不會注意他的。至於馬兄弟則不然，容貌魁偉，不愧爲一美男子，又長於口才，善於應對。所以他們兩個人同去討飯，方濟各討不到什麼，即使討到的，也不過是幾口就可以吃完的，而且是又陳又乾又硬的麵包。至於馬兄弟則不然，他討得又多又好，都是大塊的，甚或是整塊的麵包。可是這位魁梧奇偉的美男子所派到的工作，有時是看門，收受哀矜，管理廚房，凡是日常的事務，大都是由他管的。至於其餘的兄弟們，則可以擺脫俗務，專心於默想靜觀的祈禱。有一天，他和方濟各兩個人一同出門，走到一個三叉路口，可以到佛羅梭薩（註六）或到西愛納去，也可以到亞萊索去。馬兄弟便問方濟各說：

「我的父親，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好！」

「天主叫我們走那一條，就走那一條！」方濟各就立即回答說。

「但是我們怎樣能知道天主的意思呢？」馬兄弟接着問。

「我來指示你如何能够知道天主的意思吧。」方濟各繼續回答說：「我用服從聖德的名義，命令你同小孩子遊戲時一樣，把你的身子站在這三叉路口的中心點，很快地旋轉起來，不許停，只有我叫你停的時候，你就立刻停下來。」

於是馬兄弟就站在三叉路口的中心點，把自己的身子開始旋起來，愈旋愈快，如同小孩子抽陀螺一樣，轉得頭昏顛倒，跌在地上，但因方濟各並沒有叫他停，所以立刻就爬起來再轉。轉，轉，轉，等到他轉得非常吃力的時候，方濟各忽而叫他停下來說：「止！不要動！」他立即停下來。方濟各便問他說：「你面朝什麼方向？」「朝着西愛納！」他回答說。

「那天主的意思是叫我們今天到西愛納去！」方濟各最後肯定地說。

用這種謙抑的方式，或用其他克己的考驗，方濟各使馬兄弟感到他目己是個卑微輕賤的人，終於達到相當謙遜的地步，從而使他越趨越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大的罪人，這也是他日於進德而不自知的根源。他在謙德使他的內心日益光明，也因而永遠充滿着快樂，當他祈禱的時候，有人常聽到他發出一種快樂的呼聲，非常單調，如同野鴿的呼聲一樣。當他默想自己是一個世間最可賤最可憐的人，同時靜觀天主無窮的

美妙，無限的仁慈。不由得他不心花怒放，滿面喜色，轉憂爲樂。他的年越老，他的心境越光明，越喜樂。他有一個年青的兄弟名叫法萊羅內的雅各伯（Jaques de Fallerone）問他爲什麼他喜樂的樣子，是如此單調的？爲什麼不試唱一隻新的歌曲。馬兄弟喜形於色地回答說：「這是因爲凡是僅在同一樣東西上找到了幸福的人，也只能唱同一隻歌曲。」

在新來的兄弟當中，有一個路費諾兄弟，是亞細西人，很像老兄弟當中的甘兄弟。他也是世家出身屬於赤飛（Red）或賽飛（Sefi）的望族。他和甘兄弟一樣是比較喜歡度孤獨的生活，他幾乎要離開方濟各。他最愛古代在曠野中獨修隱士的生活。他覺得方濟各傳教的外務生活沒有純粹克己的內修生活來得好，所以他也常沉醉於靜默祈禱中，而很不容易使他醒轉來，等到他醒來，他說口而出的字義，也往往不相連貫，使人無法瞭解。

恐怕和方濟各的理想完全相符合的，反而要算許義伯祿（Juniperus）或日尼厄佛爾（Grenievre），即杜松子的意思，（註七）方濟各遊戲着對他說：

「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像這株杜松（Genievrier）一樣的樹林！」

有一天，許兄弟聽到有一位兄弟在那塊小小的零碎地病了，呻吟着要吃一隻清燉的豬蹄子。他就跑到樹林裏去，看到有一隻豬正在咀嚼，搜索糠子吃，他便硬把這豬的一隻腳，血淋淋地割了下來，立刻清

燉好了，送他病了的兄弟吃。過了一刻，來了一個鄉下人，是那隻豬的所有權者。方濟各看到他來勢洶洶，聽到他大罵山門，便疑信一定又是許兄弟在作怪。方濟各便把他叫了來，許兄弟認爲這是應當如此做法的說：

「因爲吃豬脚的味兒醫好了我兄弟的病，所以即使要割一百隻豬的脚，我也不覺得罪過！」

方濟各好容易使他明白這是人家的東西，不應該這樣做法，許兄弟便高聲唱瞎說：

「好啦，這個人既然這樣恨我，我就想辦法去平他的氣好啦！」

說着拔出脚就走，找到那個鄉下人，便向他把這事和盤托出，說他病了的兄弟如何想吃一隻清燉的蹄子。他認爲豬是爲了人而被天主創造的。既然沒有一個人有創造一草一木的能力，一切的東西既然都是受造於天主的，那末在實際上，所有的東西豈不是屬於大家的麼？所以他僅僅割了一隻豬脚，給他病了的兄弟吃，這算得什麼呀！

許兄弟滿腔熱情，把這些理由長篇大論，洋洋灑灑並和顏悅色地解勸給那怒氣沖沖的鄉下人聽，自信一定可以平他的氣，靜他的心，終可以獲得他的諒解。但還是不可能的，他自信太過了，那個鄉下人變本加厲，咒詛得越來越凶，口口聲聲罵他是偷兒，強賊，傻瓜，蠢驢。許兄弟聽這一連串罵人的話，不禁自言自語地說：「他還一點也沒有懂我的話，這個鄉下的好朋友，真好教人學忍耐的德性。」他開始又前前

· 後後，把那經過的情形詳細解釋給他聽。比前一次還要懇切，還要沉着。等到快講完的時候，他就把鄉下人的項頸抱住，大聲地說：

「你看，我的好朋友，我做了這個，無非是想使我病了兄弟，快快恢復他的健康。你呢？你犧牲了你的豬腳，也幫助了我使他的病趕緊好起來。所以你既然做了功德，實在不應該使你自己這樣煩惱，也不要使我太感受到難過才好呀！我們應當彼此道賀，表示大家一塊快活，一同感謝天主，才是一本正經的道理。試問凡是地上的菓子，山中的野獸，那一樣不是天主賞賜給我們的，所以我們應當感謝他，讚美他。何況我們大家活在地上都是兄弟姊妹，這是他教我們相親相愛，疾病互相扶助的，教我們彼此做好兄弟好姊妹，所以我們更應當感謝他，頌揚他。你想，我最好的好兄弟，我最可愛的哥哥，你想我有道理沒有道理？」

說着他打得火熱地和那鄉下人舉行親愛的合抱禮。那個鄉下人倒被他說轉來了。聽到他最後滿腔熱情的話，想想也不錯，反而轉怒爲喜，大爲感動。感動得連眼淚都掉了下來，反而在他的心中後悔，不該如此輕慢凌辱，這位苦口婆心的好兄弟。就由衷地請天主寬恕，並請許兄弟原諒他的粗暴。說着一溜烟奔回家去，乾脆把那隻豬殺了，並把他炙熟以後，親自拿到這塊小小的零碎地來送給兄弟們，大家歡歡喜喜吃一頓。

還有一天，這位可愛的許兄弟到了一個小小的苦修所裏，所裏的兄弟們正出外去工作。看門的兄弟也和他們一塊兒去，在未動身以前，和許兄弟商量說：「請你在這裏管家，我們要出去啦，同時請你燒一點東西給我們回來時候吃。」許兄弟認爲這是當然的事，便樂膺了這小差使說：「你們去吧！一切交給我辦，你們放心好啦。」

他獨自一個人便設計廚房裏的工作。在劈柴的時候，他心裏想著說：「一個兄弟每天爲燒火做菜，要損失這許多時光，連一點經也不能念，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實在是太沒有道理啦。今天好在是我來管廚房，正可以燒許多菜，就是有許多兄弟來的話，也要足夠吃十五天之久才好。」他如此想了以後，便到鄰鎮去買了好些很大的上鍋子，同時買了許多肉，雞，雞蛋，和蔬菜。然後把火燒猛了，鍋子裏先盛滿了水，後把買來的肉，菜，都夾雜地放在裏面。鷄毛也沒有拔，菜也沒有洗，就是這樣毫無經驗地煮起來了。等到兄弟們回到所裏，看到許兄弟用全副精神，正在煮他所準備的大菜，看他從這鍋子奔到那鍋子，煮得很有興趣。因爲火勢燒得太猛，很不容易接近鍋子，所以他用一根棍子把鍋子裏所有的八寶菜，攪得一塌糊塗。最後打鐘請大家來吃飯。許兄弟一來因火勢太猛，二來因煮得太起勁，弄得神情緊張，滿面通紅，忙著搬菜，服事大家。手指着這厚味的菜餚，嘴裏囑咐請大家動手說：「現在各位暢懷歡宴，大家快吃了好去唸經。今天我大煮而特煮，煮了足夠我們可吃十五天的糧食。」許兄弟雖手舞足蹈的勸人快吃，

可是沒有一個兄弟願意動手吃這異想天開的大菜。等到他自己發覺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便立刻跪在大家的面前，捶胸痛哭，想不到糟塌了這許多好東西。

我們要知道許兄弟雖天真愚直，然這並不是他所以做事糊塗的唯一原因。他往往利用這三分蠢兒的脾氣去教訓那懶守規矩的人。在寄留所中，有些兄弟們很可能老是在廚房裏犧牲他們大半的光陰，他們太用心于食上的講求，亦未可知，有一天晚上，他的長上指責他，說他太熱心於哀矜的工作，他就在半夜裏，一手執着燈，另一隻手拿着一盤湯，還有好些黃的奶油，拿給他的長上吃，拿到長上的門口，踏入門檻，便對長上說：「我的父親！剛纔因為我不好，所以你責罰我。我覺得你因此相當氣憤，你對我氣得好像有點兒發寒熱似的。所以我做了這一點兒湯來孝敬你，好潤潤你的喉嚨，並使你的胸口溫和一些。」

長上覺着他有點兒太獻慫慫，教他下次不要再如此戲弄他。許兄弟接着回答說：「很好，可是這盤湯已經是做好了在這裏，不吃是不成的，那末請你給我拿着燈，讓我吃了他吧！」

話雖這樣說，可是那位長上仍看方濟各的榜樣，以友愛的精神報答無禮的冒瀆，也只好和他一同吃這一盤湯，同樣舉世無雙的奇人奇事，很快使我們這位許兄弟成爲街頭巷尾傳奇的人物，到處來看他的人似潮湧一般。有一天，他被派到羅馬去，在羅馬城裏，所謂上等社會的人士都想一看他的風采，所以大家竟相率到城外來迎接他。其中當然也夾雜了許多塗香粉穿羅衫的貴族婦女，等到許兄弟聽說竟有這種好奇的

人們來歡迎他，他細想他們既然用假裝的虔誠心來掩護他們這種半痴半呆的性行，所以他迫得想個辦法來對付他們不可。當時他在路旁發現在田野中，有兩個年紀青青的人，正在遊戲。他們用兩根樑木，一直一橫紮作十字形，在那根橫木的兩端，他們各據一端，一上一下，在那裏作小孩子的玩意兒。他便請其中的一個下來，讓他也來和他們一塊兒玩耍。待這批華貴的城裏人大批到這鄉下來，一看這個情形，想不到素來以天主至友出名的兄弟，竟在那裏做小孩的遊戲，但對他仍恭恭敬敬地致意，靜候他玩好了以後，可以過來表示歡迎他。可是許兄弟好像是沒有看到他們一樣。他們向他致敬，他也不理會，讓他們在那裏靜候着他，而他反而全副精神貫注在遊戲，愈玩愈高興，好像他們是專門來看他玩耍的。這批高貴的羅馬朋友等候得相當久，還看不出他有停下來模樣，心中氣得要命，只好掃興回去。大家認為這是一個冒充聖者，一點也沒有受過教育的粗魯人。直等到他們走了以後，他才下來，獨自一個很快樂地向羅馬城進發，自從方濟各逝世以後，許兄弟，良兄弟及安日祿兄弟自成爲一個小團體，常在聖女嘉辣的左右。正當聖女臨終的前一刻，許兄弟和那兩位兄弟也在床邊。許兄弟向聖女的枕邊探視。聖女很快活地問他說：「你在天主那裏有什麼好消息呀！」

他便坐在聖女的旁邊，開着口，從他正在燃燒的心爐裏噴出了聖旨的光芒，愛火的烈焰。

和許義伯祿性情相似的，還有一個耕地的若望，綽號叫做老實人，他蒙天主聖召的經過情形如下：

「兄弟們住在那小小零碎地，人數還不多的時候，方濟各常到亞細西城的附近去勸人回頭改過。他常拿一把掃帚去打掃附近的聖堂，以保持聖堂應有的清潔。每次講道以後，他引導神父們到偏僻無人的地方去，除對他們講救靈魂的事以外，勸他們保持聖堂，祭台以及其他與祭事有關的任何東西的整齊清潔。」

「這樣，有一天，到了亞細西城附近的一個小村子裏，他開始謙謙遜遜地打掃聖堂。一會兒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在堂裏，當時有一個鄉下人名叫若望正在田裏耕地，也放棄了他的工作，和大家一塊兒來看方濟各。他便到方濟各的身旁說：「兄弟，請把掃帚給我，讓我幫幫掃吧！」這個鄉下人名若望，像孩童那樣天真，便這樣開始就老老實實代方濟各繼續做打掃工作。打掃完了以後，他們兩個人便坐在一起談心。

「我的兄弟，我自從聽到談起你和你的兄弟所做的事以後，就有奉事天主的思想。我早就想對你談我遺心事，無奈老是逢不到你，也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去找你。現在聖靈天主使我們兩人在這裏相會，我已決心要去做你所願意我做的事。」

聖方濟各看他如此真誠，便感謝天主賞賜他這樣一個純樸的兄弟，何況當時兄弟很少，他很可以做一個好兄弟，因而回答他說：「兄弟，倘你真有跟我們一同生活的心想，你先得把你所有的變賣了，並根據聖經的教訓，你把變賣了的都佈施給窮人，我所有的兄弟都這樣做過，你也照樣去做。」

若望聽了這話，便回到田裡去。他的幾隻牛還駕在犁上，他牽了一隻，仍返回到方濟各那裏去，並對

他說：「我的兄弟，我奉事我的父親和我所有的家裡人已經好幾年了，所以我認爲這頭牛可以作爲我承繼的產業，現在遵照你的吩咐，就把這頭牛送給窮人好了。」

等到若望的父母弟妹聽說他要離開他們，就大家哭起來了。哭得那麼久，那麼悲傷，哭得方濟各也傷心起來，很可憐他們；何況是個人口衆多的家庭，爸爸年老，弟妹幼小，大都是要靠若望工作度日的。於是方濟各對他們說：「你們的若望願意奉事天主，我想你們不但不會見怪他，而且一定會使你們覺得這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他所有的這一頭牛，原該遵照聖經的教訓，送給窮人的。現在爲了安慰你們起見，我願意他把這頭牛不歸於窮人而仍還給你們。」

大家聽了這話感到非常的安慰，何況依舊獲得這頭牛，對於生活也不無小補。……」

至於若望兄弟他便穿了會衣跟着方濟各去了。他的腦筋是最簡單沒有的。他深信凡是方濟各所做的，他也非得做不可，不拘方濟各在那裏祈求，他終是在那裏細細觀察。凡是方濟各的一舉一動，他都摹仿着。方濟各雙膝下跪，他也雙膝下跪。方濟各兩手向天舉起，作祈求的姿勢，他也兩手舉起作同樣的姿勢。甚至至於方濟各嘆一口氣，他又嘆一口氣。當初方濟各還不得，後來看他那樣愚直，那樣忠實法，便和顏悅色去慰問他，若望兄弟真是胸無宿物，坦白直陳，說：「我的兄弟，我既然向天主許過願，凡是你所做的，我都該做，所以你做什麼，我當然也做什麼，我想你也明白，我要完全照着你做，才是我的本份。」

喇。」

可是方濟各在第二批兄弟當中，或許即在所有的門徒中，最知心的朋友，最親信的隨從，要算亞細西城的良兄弟了。他是方濟各的秘書和聽告解的人。因為他的名字叫做良（Illegio），原意是獅子，方濟各認為這是一隻馴良的獅子，所以叫他是天主的小羔羊。在「一束鮮花」書上，敘述有一天，到了一個地方，聖方濟各忘了帶日課經，良兄弟也和他一樣沒有帶。這天的日課經當然是念不成，然而感謝天主，欽敬天主，愛慕天主，光榮天主，讚美天主的心想，不可以一天沒有的，所以方濟各於無可奈何中，和良兄弟商量一種會話式的祈求法說，我先開始說：「呵！方濟各兄弟，你在這世作惡多端，犯了這許多罪，你真是活作孽呀，所以你只配到地獄裏去的哪！」你接着就該回答我說：「是呀，這是真的，你真配到地獄最深的底層裏去呀！」

良兄弟終是良善如同一隻白鴿，很快活地回答說：「很好，父親，因着天主的聖名我們就開始吧！」於是方濟各就重複一遍說：「呵，方濟各兄弟，你在這世做了這許多虧心事，積了這許多罪過，所以你正配到地獄裏去啊！」

可是良兄弟回答說：「方濟各兄弟，天主經過了你這樣努力地斡旋，完成了這許多好事，所以你正配到上天堂去啦！」

方濟各聽了立刻糾正說：「這決不是你應當說的，良兄弟。但當我說了『方濟各兄弟，你正配下地獄裏去』以後，你就應當回答說：是呀，真的你正配下地獄裏去的啊！」

良兄弟回答說：「這樣很好，我的父親！再從新開始吧！」

於是方濟各再重新開始嘆息着，哭泣着，捶着胸表示痛悔並高聲喊着說：「呵，我的主，我天地的主宰，我犯了這許多罪，作了這許多惡，我正配被你投到地獄裏去的呀！」

可是良兄弟回答說：「呵，方濟各兄弟，天主經過了你的手，完成了許多大事業，因而你要成為諸真福當中的真福呢！」

方濟各聽到良兄弟所說的，和他命令他所說的恰巧相反，不由他不感覺到驚異起來，便立刻走近到良兄弟的身邊去好好地質問他說：「爲甚麼你不依照我教你那樣說法回答我呢？因着你應該服從我的聖德，我命令你現在一定要依照我方才教你說的那樣回答我！那末我要說：『窮極無賴的方濟各，你既然對於天主犯了這許多罪，違背他這許多次數，你真不配獲得有他的同情心，你怎麼還敢妄想仁慈的天主會得可憐你呢？』」

「你良兄弟，天主的小羔羊，你這次無論如何要小心回答我說：『你確實是不配獲得有同情心的人哪！』」

這樣約好了以後，方濟各便照樣開始說：「窮極無賴的方濟各……」云云。

良兄弟回答說：「方濟各兄弟，天主聖父的同情心，有無限量的大，比起你的過失來，不曉得要大到幾千萬倍，他一定大大要可憐你，這是毫無疑義的，而且要賞賜給你更多的恩寵啦！」

這樣回答法使方濟各心中清實有點兒不安起來，甚且使他很不高興，指斥良兄弟說：「你到底怎麼啦，爲甚麼如此背叛我的命令呢？你竟敢每次違反我嚴格命令你所該當說的話麼？」

於是良兄弟更謙卑恭敬地答覆說：「我的父親，天主是我的見證人，每次我願意照你那樣回答，可是天主自己每次強迫我不依我所喜歡說的，而非依照他所喜歡說的那樣說法不可。」

方濟各聽了愈覺奇異，又對良兄弟說：「那末以你對我的愛情，我請求你這次非依照我所說的那樣回答不可。」

良兄弟立刻反駁說：「真的，我的父親，每次我願意如同你所喜歡的那樣回答！」

於是方濟各滿面流淚，又大聲疾呼說：「你這可惡無恥的方濟各兄弟，怎麼你可以相信天主會得可憐你呢？」

但是良兄弟回答說：「方濟各兄弟，你從天主那裏可以獲得一個很大的恩惠，你要被選拔起來，你要永世受到光榮，因爲凡是自卑自抑的人一定要被高高地抬舉起來。我不能對你說別的，因爲這是天主自己

借用我的嘴，對你說的話！」

同樣按照「一束鮮花」書上所說有一個冬天的晚上，方濟各也是同良兄弟從卑路西亞，回到那小小的零碎地去，這已是天寒地凍的氣節，北風颯颯，颯得他們兩個人相當難過。良兄弟在前面走着，方濟各在後面叫他說：

「良兄弟，就算我們已成爲聖人，並在遣世人的面前，立下了德性上極好的表樣，你也要好好的聽我說，這並不是我們完善齊全的喜樂。」

兩位兄弟再走了幾步，方濟各又叫他的同伴說：「良兄弟，就算我們能够使瞎子變爲亮眼，使殘廢會得走路，使癩子脫了惡魔，使聾子能够聽見，使啞巴會得說話，甚而至於能够使得死了已經四天的人復活轉來，你也要千萬記住我對你說的話，這並不是我你完善齊全的喜樂！」

說着走了一些時候，忽然方濟各第三次又叫起來說：「良兄弟，就算我們會講各地方所有的語言，明白瞭解一切的科學，背誦一總的經書，並有透視人心，預知未來一切的本領，你也要明白這並不是我們完善齊全的喜樂。」

談了又靜靜地走了一段路，方濟各又第四次叫他的同伴說：「良兄弟，天主的小羔羊，就算我們能說天神所講的話，通曉一切星宿的運行以至於百草的性質，探知地中所有的寶藏，鳥、魚、獸、人、以至於

樹木、岩石、水等萬物的特色，你也要注意，良兄弟，我對你所說的，這不是我們完善齊全的喜樂。」

說着方濟各繼續走他的路，忽而他又喊起來：「呵，良兄弟，就算我們能講道講得大家有雄辯的口才，使得所有無信仰的人都歸化於基督，你也要曉得，這還不是我們完善齊全的喜樂。」

這樣，他默默地走一程路，然後高聲講一段話，說了又走，走了又說，良兄弟愈聽愈覺着奇怪起來，不由他不打開話匣兒，請教於方濟各說：「那末，我的父親，爲了天主的愛情，請你解釋給我聽吧，我們完善齊全的喜樂到底在那裡呢？」

方濟各回答說：「停一刻兒，我們就要到那塊小小的零碎地。我們被雨雪已淋得好像兩隻落湯雞，滿身又是泥漿，那刺骨的寒風，又是無情地來襲擊我們。至於我們的肚子更是饑餓得要命。我們快到我們的寄留所去敲門，不料管門的兄弟大發脾氣，厲聲地問我們是誰。一聽到我們是兩個不明不白的兄弟，他更表示不高興，便開口罵我們說：『你們這兩個不要臉的東西！哼！誰不知道你們是兩個攔路的劫賊！你們善於乘人的不備去暗算人家，竟把那窮苦人的哀矜，偷的偷去，搶的搶去，騙的騙去。』假設這位兄弟果真這樣罵我們，拒絕給我們開門，讓我們老是在外面，繼續冒雨戴雪，受寒挨餓，看來非得在深夜黑暗中，這樣僵持下去不可，我們如果能够乘此機會，修些忍耐的德性，甘心忍受任何人的侮辱，人家待我們不好不在乎，吃點苦頭不要緊，因而對於這位看門的好兄弟不但一點不懷恨，不抱怨，而且覺着他的態度反

而使我們真能虛心下氣，自謙自卑，認爲只有這位看門的兄弟確實識破了我們的真相，看穿了我們是那一種人，我們從而得以知道這一定是天主自己叫他這樣講我們的怪話的：「呵！良兄弟，天主的羔羊，現在你愈加要洗耳恭聽我的話，你要知道這樣甘心忍受纔算是我們完善齊全的喜樂啦！」

「倘使我們不得已，只好繼續去敲門，弄得看門的兄弟更氣憤得不得了，更復厲聲從他的小房間裏一直喊了出來，罵我們是壹個不打不肯走的囉哩小流氓，所以準備打我們，驅逐我們說：『去吧，快快離開這裡，不識好歹的小毛賊。只有像你們這種人，在這裏是永遠沒得吃，沒得穿，沒得用，沒得住的，你想到再到這裏來廝混吧！你們要知道我的厲害，休要和我驚抖啦！快離開去吧！』這樣，良兄弟，如果我們能夠爲了純靈性的愛情，快快活活地忍受，那末你聽我說，這樣甘心忍受，纔是我們完善齊全的喜樂。」

「假定因爲受着饑餓的煎熬，寒氣的侵迫，實在因爲在這黑夜大雪天，在這荒野一時無處投宿，我們只好重新大敲其門，流着熱淚，哀號啜泣，千方百計懇求那位看門的好兄弟，至少這次看在天主的情面上，無論如何請讓我們進來。只要我們能够躲躲風，避避雨，有一塊小小零星的角落頭，只要給我們可以有一點兒立足的地方就夠了；假使他聽了我們的哀求，益加暴跳如雷，對我們叱咤說：『你們從什麼地方學了來的油腔滑調，你們真可以說是世間少有的，好一對油頭大光棍。好呀！現在我給你們嘗嘗你們早就應該嘗到的滋味兒吧！』」

說着他便惡狠狠地拔着粗短多節的無情棍，直向我們撲了過來，抓住了我們的風帽，把我們摔在地上，邊拖邊打，打得我們在雪地上亂滾亂竄，氣息奄奄，這是多麼淒慘沒依靠的窮途末路！如果我們到了這步田地，還能夠高高興興地忍受，同時回想到吾主耶穌親身所受的痛苦，和我們現在所受的相差何止千萬倍，因而可以安慰我們自己說：「如果我們要對於主以情還情，以愛還愛的話，那末我們僅能吃這一點小小兒的小苦頭，這爲我們實在是太好，太幸運，太難得，太便宜的機會啦。」呵！良兄弟！天主的羔羊！你千要細心地聽我的忠告呀！這樣甘心忍受纔算是我們真正完善齊全的喜樂啦！」

「請你現在讓我說出一個結論來，良兄弟！在天主聖神所賞賜給他朋友的一切特恩殊寵，神益神樂之上，還有爲了基利斯督的愛情，努力克勝自己，甘心忍受世間任何委屈，任何苦難的無上喜樂。因爲凡是天主賞賜給我們的一切恩寵，我們實在無權足以自誇自獎，大概因爲這些恩寵不是從我們自己來的，而完全是從天主方面來的。所以宗徒曾對我們說過：「請問你所有的，那一樣不是接受得來的？既然都是接受得來的，那末請問你爲什麼要從而光榮你自己本身，好像這都是從你自己而來的模樣呢？」至於我們所親自經歷的艱難困苦，我們自己所背的十字架，我們才有權可以因而光榮我們自己；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宗徒再加上說：「我只願意用吾主耶穌基督的十字苦架來光榮我自己。」

所以後來有一個名勒難（Benan）的，說得很有理，他說自從宗徒最初的一個時期以後，真能切實照

着聖經的話去做的，恐怕沒有一個比得上方濟各，沒有一個比得上他所提倡的運動。有一天的夜裡，一個忠實的信徒看到有如下的一個奇異的景象：好像在地上所有活着的人都站在那塊小小零碎地的四周，都如同瞎子一樣，兩隻手拱着，面孔朝着天，懇請天主賞賜給他們重新恢復光明的恩寵。正當他們大家這樣站立着的當兒，天忽然開開了，同時有一種奇異的火光，從天上射下來，都照在那塊小小零碎地上。這許多一直到現在瞎了眼的人，便得重見天日，終於獲得一線救贖的光明。

（註一）艾儒略實錄譯一八九六年香港納庇肋院印聖人言行新編三月份第一三一頁。

（註二）傅玉堂譯「甘貧師表」第八頁譯（Portuencula）一字爲「零碎」頗爲恰當，茲在本書亦譯爲小小零碎地。

（註三）至於（Lnogo）一字，後來若望麟波尼（Joannes Colombini）復用以指示「基利斯督窮苦人」新修會的寄留所。

（註四）辭海，寅，一六九頁一欄：「布林的西（Brindisi）港名，在義大利東南亞得亞海岸，爲義國與東洋航路寄碇，與非洲亞歷山大里亞港交通尤繁，羅馬盛時，曾爲大海軍港。」

（註五）聖西斯篤斯，教宗致命。聖人言行新編，八月份六日第三六頁，馮秉正編聖年廣益，一九三二年五版上卷九五二頁。

(註六) 辭海，子，二一四頁二欄：(Florence) 或 (Florentia) 佛羅陵薩，地名在意大利西部，多斯加納平原之中央，距羅馬北一四〇里，瀕阿諾河，風光明媚，多古建築物，爲意大利美術之淵藪，工業之中心。中古之世，曾建多斯加納共和國，後爲多斯加納侯國之都。公元一八六一年意大利王國初建，亦矣都於此。

(註七) 辭海，辰，一〇二頁四欄：杜松有兩種，一爲(Juniperus Communis)，一爲(Juniperus rigida)，皆爲松杉科，常綠喬木，葉針形，三片輪生。葉實爲球菓，肉質，第一種高僅一丈四五尺可以供药用，又有特殊之香味，可製爲香料，附加於肉類及酒類，又爲釀酒之原料，產此半球溫帶地方。第二種幹高數丈，樹皮爲帶灰赤黑色，質堅，可供建築及製器之用。

第五章 聖女嘉辣 (Sta Clara)

如果男人往往以一個純粹理論的理想而占占自喜，那末我們可以說純粹實施的工作，就是不談理論而專重實際的工作往往是屬於女人範圍以內的事，而且沒有比一個女人最能實現一個理想，實現一個她所心愛的男人所發現的理想。

但我這樣說法，並不是說方濟各自己沒有實踐他所講的福音。正相反方濟各是一個福音的實行家，而

且他有實行的天才，敢作敢爲，言行一致的精神，非尋常一般方濟各會修士所能及得到的。他的理想完全脫胎於福音，愈超越他個人的理想，他愈接近他在天上的神師，愈接近福音原始的導演。如果我們要探求方濟各會原始最完善的生活方式，追溯它尚未受到外來任何影响以前最純潔的淵源，那末除了方濟各最大最忠實的女弟子，即聖女嘉辣的生活以外，我們就找不到它另外一個更忠實可靠的肖像寫真。聖女嘉辣喜歡自稱爲「眞福父親方濟各親手所栽培了的一株小草。」這樣稱呼法是很對的。其實她何嘗不可以稱爲方濟各整個新生活運動的一朵鮮花，這朵鮮花的香氣四溢，香味純潔無比，雖經過了七個世紀，然在她生長的一塊小小的地方，還繼續不斷吐出她那芬芳馥郁的馨香。

嘉辣於一九四年大約是七月十一日生於亞細西城。她的父親姓赤飛（Gelli），名法服理諾，（Favorinus）。她的母親叫荷蘭陀拉納（Hortolana）。母親的娘家住在史戴爾伯多（Sterpeto）的費伍米（Fiumi）。她的父親和母親都是世家出身。大家都知道赤飛是當地最著名的望族。

法服理諾是沙所（Sasso）羅所（Rosso）的伯爵，沙所羅所是亞細西城上面靠近老城門，一個岩石山的山名，伯爵住在一個堡壘式的宮室，這宮室很堅固，到如今還存在，離開聖女嘉辣堂不遠。

荷蘭陀拉納給伯爵生了一男四女。獨子名鄒松（Boson）。四個女孩依次名貝南姐（Penenda），嘉辣（Clara），依爾斯（Agnes），裴亞脫麗克斯（Beatrix）。

相傳嘉辣的母親，是一個性情良善，篤信天主教的婦女，常出外去朝聖，屢經危險，如到牌里（Bar），及日露撒冷（Jerusalem）聖地，常人視為畏途者，她坦然不以為意。在嘉辣未生以前的一個時期，傳說她的母親在祈求默想中，獲得天主默啟說：她將來要生一個女孩子，為普照世界的光明，因而領洗時取名為葛臘辣，或譯為嘉辣，按拉丁文義，有「光明輝耀」或「聲名卓越」的意思。

嘉辣幼小的時候，以家庭環境的關係，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是非常優美的，所以她生長得又賢慧又熱忱，比任何小孩來得虔誠可愛，大概他很早就喜歡讀初期隱修聖人們的傳記。所以她在童年時期已貼身穿着一件有硬毛的苦衣，並如老西亞加傳記（Historia Lausiacae）所記載的隱修士，名飛爾姆的保祿（Paul de Phorme）一樣，她每天念許多經文，用小石子計數。和中古時期一般熱心的女教友一樣，勤於做補贖的苦工，實踐愛德的精神。

春光荏苒，年復一年，嘉辣長得挺秀美麗，在當時自然是世俗人所最注目的一位女青年。十五歲就有人來求婚，其中有一位，據說頗受他父母的歡迎。做爹娘的當然對她說起關於她終身的大事，但是每次說起，每次她堅決地一概拒絕。她的母親屢次勸導她，她到最後向母親表示她願意終身奉事天主，決不願意談婚事。

倆老終覺得做女兒的宗教思想太濃。中古時期如同現在一樣，做父母的總每每反對兒女們信教熱心過

度，因而往往演成悲劇，也有的傳爲美談。嘉辣自十六歲起，就開始做這家庭悲劇的演員。當時天主也並沒有放棄她，於無形中給了她一個有力量的援助，我們知道在這時候，年青的方濟各早已回頭改過，而且正從羅馬回來，教宗已準許他有講道的權，他常到聖路費諾堂及聖若爾日堂來講道，因而嘉辣也常去聽講，獲得不少的安慰。第一次聽他講道，嘉辣便認爲像他那樣生活的方式，也就是他自己所希望的生活方式。這種理想的生活方式，既是天主的聖意，所以她更憧憬着將來能够把這聖意在她身上實現。當時方濟各已經有兩個兄弟，一個是路費諾，另一個是西爾物斯德肋，兩個都是嘉辣的親戚，這更是給她一個極好的表樣，從此使她在精神上更有所寄托。她有一個親戚名叫婆娜·貴爾福西美（Bona-Guelfuccio）陪她去看方濟各，她便把她內心的真情，完全向方濟各吐露了出來。方濟各平時也聽到有人談起她的情形，「便想法爲天主把這顆掌上難得的明珠，從世俗人的手裏爭取了過來。當時便對她解釋什麼是造物主的愛情，什麼是受造物的愛情，獲得造物主的愛情的靈魂，決不以形體外觀的美麗爲滿足。外觀的美麗不足以引起心靈讚美造物主的無窮美妙，發生和摯愛他的情緒，所以每每須逃避婚姻，好保持自己的身心的貞潔，作爲天主至聖的宮殿，預備後來作爲基督的淨配。」

從這個時候起，方濟各成爲嘉辣靈修生活的神師。在神師的熱烈指導之下，嘉辣的心靈一天比一天高飛起來，明白奉事造物主所獲得的報酬是什麼，溺愛受造物所可能遭遇的損失是什麼，所以除天主以外的

事均漠不關心，因此棄世離俗的念頭日益迫切。她要脫離所有一切的受造物，好與天主結合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脫離她可愛的家庭。至於在實際上如何脫離法，這是她日夜在考慮的難題，只要達到目的，她是決不惜任何犧牲的。在一二二二年間，她在聖若爾日堂常聽方濟各講道，所講的題目是：「輕視世俗與做補贖苦工的重要，神貧的至足寶貴，心靈離地向天的超脫精神，吾主耶穌赤身露體所受的恥辱，並被釘死於十字架上的痛苦。」嘉辣聽到感動的階段，每次覺得她少女純潔的心跳躍了起來，恨不立刻脫卸目前所着貴族化的服飾，好去和耶穌一塊兒生活，跟耶穌一塊兒走。在方濟各指導之下，可以永在超脫，謙卑，工作，祈禱，平安及快樂中生活。

她的心靈對於這新生活的呼聲日益迫切，她想把目前豪奢的生活立刻停止。方濟各知道她內心的情緒，便指定於聖枝瞻禮主日，即一二二二年三月十八日的夜裡，作為她用她自己在這世的快樂去和救世主交換苦難的最後期限。

嘉辣在這一天正式要和這個世俗握別。她穿着富麗的春裝，更托出一位黃金髮的美麗少女，她和她的母親姊妹，一同到堂裏去望彌撒，在亞細西城青年的婦女們當中，可以說沒有比她更華美，更美麗的了。堂裡在這聖枝主日，正在紀念耶穌乘驢進日露撒冷城。棕櫚樹枝，橄欖樹枝，或黃梅樹枝已受神父的祝聖，分給排着隊遊行的教友們，同時唱輕重的歌聲也高唱入雲說：「猶太人的子女，拿着橄欖樹枝來到

救世主的面前，一齊高聲讚頌着說：「但願地上的光榮歸於上蒼的天主！」正當分送聖枝的時候，所有堂裏的人都向聖體欄干前進，向季陀主教領受棕櫚樹枝，主教在天親自主祭。嘉辣單獨在他的座位上一動也不動，或許年青姑娘初次面臨大事，未免有些神情緊張，嘉辣年年和母親和姊妹來參加這大典禮，想不到今後就要失去這機會了，這是和她們共同慶祝的最後一次了。再過幾時就要和親屬脫離，連話別的機會都沒有了。今晚是在家最後的一晚，母親的慈愛，姊妹們的親昵，從此就要長別了。平時對於家屬所不覺得的牽掛，到這個時候，在心坎上一齊湧現出來了。她好比新婚前夕的女孩子，免不了要流這離別的淚。

季陀主教或許暗中從方濟各方面已接獲這驚人的消息，深切明瞭少女緊張的情緒，看她俯首坐在聖堂的深處，未免躲在那裏暗中啜泣，她的雙眉也在顫動着。看到這種情形，不由他不拿着嘉辣還沒有來拿的聖枝，到她坐坐的地方去親自送給她。

到了夜間這位英勇的公教女青年，便在她家的後門實行所預定的潛逃計劃。在後門原來堆積着一大堆柴草，她先把這堆柴草搬開，後門一開出來便是街道。由婆娜，費爾福西奧（Bona-Guelfuccio）護送，向那塊小小的零碎地前進。方濟各的兄弟們已在半路上等她，並用火把來迎接她。到了天神之后小聖堂，他便跪在童貞瑪利亞的聖像前，爲了睡在馬槽裏，用破布包着的至聖可愛的聖嬰耶穌的愛情，而毅然決然脫離了這俗世。她把她華麗的外衣交給兄弟們，換了一件與兄弟們所穿一般的粗長衣，並用她有珍寶嵌

鑲著的華貴腰帶，換了一根簡單有節頭的繩子；等到方濟各用他手裏的剪刀把她黃金色的頭髮剪下來以後，她便把綉義好看的高帽子放在旁邊，另用黑色粗厚的遮頭布套在頭上。她把在堂裡所穿的那雙緞製的短靴子除去換了雙木製的，僅有鞋帶鞋底而沒有鞋面的拖鞋，作爲她赤着腳所穿的鞋子。然後她宣讀三個願的誓言，並和其他的兄弟們一樣，表示完全服從方濟各，如同服從一個絕對的主子一樣。從此世家出身的嘉辣小姐一變而爲謙卑窮苦的嘉辣修女。等到改裝完成以後，方濟各當夜就引導她到衣索拉羅馬內斯加村，今名巴斯却（Bastia）村附近本篤會的聖保祿女修院裏去，該院也預先準備收受她。嘉辣的逃遁，當然不久就發現，她的父親和家屬就到女修院來找她回家。她很明白父母對她慈愛的好心，但叫她脫離天主永生長存愛情，去鍾情於形體的美觀，這等於教她去鍾情於「無中之無」一樣，所以堅決拒絕。等到她的父親和叔伯們想用武力對付，她就逃到聖堂祭台欄杆的後面去，把欄杆關了，同時把黑遮頭布圍後面一拉，坦白地把她已經剃過了的光頭露給他們看，表示她已經與這人世絕了緣。後來她的家屬連屢次三番來設法找她回去。方濟各便把她搬到本篤會另外一個女修院裡去，這就是在邦耶（Saint Ange in Pango）的聖天神女修院，這比先前的修院規矩還要嚴。

嘉辣逃亡後的第十六天，她的妹妹依爾斯也從她家裡逃到聖天神修院裡來，和姊姊一塊兒同樣的生活。她們的父親發覺了以後，更爲震怒，因爲依爾斯已經訂了婚，連結婚的日期也決定了。於是做父親的，

偕同他們有一位叔伯名叫莫納爾陀(Monaldo)的，另外本鎮十二個武裝同志，非強迫依爾斯回家不可。修院的修女們見了深恐發生變故，便答應把依爾斯交出來。要知道依爾斯還是一個女孩子，年紀雖青，然而體格健全，加以雄心非凡，所以決計誓死抵抗。他們蜂起把她掀翻倒地，拳足交加，並抓住她的頭髮，竟把她邊拖邊走，從修院裡拖到外面來。依爾斯好比一頭初出母獅洞的小獅子，怒吼求救：「嘉辣，嘉辣，救救我！」

她的頭髮鬆縮着，被打得亂蓬蓬，披散着如同獅子頸項間的長鬃，可惜這樣美麗的黃金絲髮，竟一路如此無情地一髮一髮的扯了下來，同時她的衣服也被一塊一塊地撕得簡直不成樣子。這樣東一縷，西一條，滿掛在小路旁叢生的荊棘上，倒也煞是好看，不知道的以為是在尋歡作樂！

嘉辣無力保護她的妹妹，躲在她的小房間裏，俯伏在地上，哀懇她的潔配，不要坐視不救，哀求爲「憂者之慰」的天主，格外照顧她的妹妹，做姊姊的心實爲苦難的妹妹哀號欲碎了。忽而這十二個孔武有力的武裝同志，無法把依爾斯的小身體，向前移動半寸。這女孩子突然比一塊石頭還要沉重，他們拼命地拉她拖她，仍然無用，其中有一個笑着說：「誰相信她昨天夜裏，整夜吃的是和鉛一樣重的東西！」，另一個回答說：「說起來誰也不相信，真的這些修女們知道這是好吃的東西！」

莫納爾陀受到這誰也想不到的阻礙，氣憤得把他戴着鐵手套的拳頭舉起來，對準他姪女兒的腦袋，恨

不得一拳打得她腦漿迸流，方洩此恨。他心裏雖然這樣想，可是他自己也驚得呆了，他覺着他自己也忽而變做爲一塊石頭一樣，他自己舉起了的手，也像瘋癱了似的，一動也不能動。正在這個當兒，嘉辣跑了過來，誰也無法阻攔她，只好讓她引着半死半活的好妹妹，仍回到修院裏去。

從此以後，她們的家屬就死心塌地讓她們依照她們的理想去自由生活。後來第三個妹妹斐亞脫麗克斯也加入了她們的一伙。等到她們的父親去世以後，連她們的母親也來和她們一同奉事天主。

聖天利修院爲她們兩姊妹當然是臨時的住所，她們不是本篤會的修女，也不遵守聖本篤的會規，所以方濟各設法爲她們找一個修院，他便向他蘇巴爵山的老恩人去想辦法。該山的隱修士已把那塊小小零碎地送了給他，後於一二二二年把女神米耐爾的古廟送給亞細西城，此古廟已改築爲童貞聖母堂。該堂修士們很歡欣向方濟各表示，願意將聖蓬彌盎堂和堂旁邊的小修院都送給他。嘉辣偕同她極少數的修女們便遷移到這小修院裏去居住。根據給她作傳的人對我們說：「她在這小修院裏住了四十一年之久。她自己常用鞭打她嬌嫩的肉身，打得她潔白如玉的肉身，幾無完膚，直到毀滅爲止，同時她用地靈魂的美德，如同芬芳的香氣，充滿了整個的聖教會。」

這是真的話，她就在這蓬彌盎小小的女苦修院裏，發動了這祈禱，工作，神貧，快樂的新生活運動。萌芽了方濟各所新散播的種子，孕育了一種新的生命，開放了這方濟各女修會第一朵小小的鮮花，這修院

產生許多聖女，立了許多好表樣，後來許多女修院大都以這修院爲靈修工作的模範。

大概在這個時期，有多數的女人知道這靈修生活的重要，明白這順從天主聖靈的生活，要比順從肉情的生活來得高超，隱修院裏白色的牆壁，正所以象徵這新生活的白璧無瑕。當時公教的女青年，大都被這新生活吸引著，大都有想如此去生活的心念。嘉辣只要把這潛伏着的心念變爲公開發願的意志，就可以使她們在天主的愛情中過美滿的生活。有許多年青的婦女在這世界還沒有牽掛的，大都跑到聖達彌益去找她，求她准許入會。其餘許多負有家庭責任的，雖不能直接追隨她，可是間接在她們的家庭裡，效法嘉辣的德行，希望能夠和她的隱修生活愈相像愈好。許多高貴有錢的婦女，就從事於修院的建築，準備將來自己也能够進到修院裏去，用灰末和麻袋，做補贖她們已往罪惡的苦工。並有些婚姻也自然的解散了，丈夫跟了方濟各去，妻子跟了嘉辣去。

至於求進聖達彌益修院做修女的條件，和求進那小小零碎地的寄留所做兄弟的條件是一樣的，也就是如同方濟各最初所要求的一樣，即把所有的財產散給窮苦人，連修院本身也不能接受任何贈與物。「修院永遠應當作爲最高神貧的堡壘。」這是嘉辣的說法，也是她當時奮勇參加對魔作戰的標語。修女們的生活是靠工作及求哀矜維持的，這和兄弟們的生活毫無二致，一部份修女在院裏埋頭工作，另一部份則出去沿門求哀矜。

上述幾個條件大致就是方濟各後來爲她們寫的幾章，生活規則（*Forma Vivendi*）的內容，其最主要的一點也就是福音的神貧以及神貧遵守的必要，當然也是由於方濟各的斡旋而修女們獲得了教宗依諾增爵第三正式的批准，而這會規的批准，比兄弟會會規的批准還要嚴格。批准的日期大概是在一二一五年，因爲大概也是在這個時期，嘉辣始奉方濟各的嚴命，接受做聖達彌盎女修院的院長。一直到這個時候，方濟各纔開始做兩個修會的長上。從一二一五年起嘉辣做女修會的會長，如同方濟各做男修會的會長，相傳教宗依諾增爵親手寫這神貧特許（*Privilegium Paupertatis*）的開始幾行，與其他羅馬教廷的特許大不相同。這特許保證嘉辣和她的姊妹們得繼續做窮苦人，繼續嚴格修真正神貧的德性。

嘉辣不但在理想上接受神貧的德性是天主教至善成全的基礎，如同福音上說：「你們不能奉事天主，又奉事財神。」（註一）

而且對於做工的益處，也與方濟各的意見相同，認爲做工是修道生活所必需的條件。她雖做院長，然決不養尊處優，時常親自服事修女們吃飯，親自給他們倒水洗手洗面，並親自看護病人。任何難以達成的任務，與其叫人負責，不如自己動手來完成。凡是人家所不喜歡做的事，她終喜歡自己動手做，日間修女們討了飯回來，她便給她們親手洗足，夜裏她起來巡視是否有姊妹睡熟了面沒有蓋好被子，可能受涼生病。方濟各常送病人到聖達彌盎去，嘉辣用種種方式服事病人而使恢復健康。

即使病了，生病是她一生常有的事，她在病中可以工作還是工作，只要她稍微覺得有點兒力氣，便在床上坐起來，用褥墊子放在她的背腰底下，這樣靠着常做祭台上裝飾所用的繡花工作。這是以行動來實踐方濟各的理想，她這樣曾經做了五十對聖體布，外用綢套子套好，分送到各地貧窮的聖堂裡去。後來方濟各發生了五傷的奇蹟，嘉辣爲他特別做了一雙鞋子，使得他雖有傷痕的腳，穿着也可以走路，並爲他準備了綢帶，好包紮他的創傷。

嘉辣處處以身作則，不但在工作上，尤在敬主愛主的虔誠上，也時時給修女們做好表樣。念了晚課經以後，她還獨自在堂裏，就是在從前方濟各聽到過聲音的十字苦像前，也就在祭台正中懸掛着常燃的油燈前，跪着默想救世主的苦難，或念方濟各教她念的關於十字苦架的日課經。這樣長夜守候，並不妨害她每天早起的習慣。清早起來，叫醒熟睡的姊妹們，點燈打鐘，一同望領台彌撒。

她從小體格很好，從未注意於肉身的健康與舒適，她最初在聖達彌益院所睡的床，是用曬乾的葡萄莖枝鋪成的，他的枕頭就是一根大的木柴。後來她睡在一塊皮上，也用硬的枕頭，經過方濟各嚴格命令她，她方才用一袋乾草做爲褥子。在聖誕前四個主日，在封齋期間或在聖馬爾丁齋期，嘉辣於每星期有六天的守齋中，僅有三天是吃東西的。而且在這三天中，每天所喝的僅是冷水，所吃的是乾麵包。方濟各後來禁止她如此守齋法，謂季陀主教命令叫她每天至少要吃一兩半麵包。或許因爲不能如此守齋，所以她用別的

苦工來代替。她穿了一件豬皮的襯衫，把豬鬃可以刺皮膚的一面向裏貼着肉身，這樣穿得相當長久以後，始肯將這豬皮襯衫和那一根有硬毛的腰帶交換。

從堂裡良久祈禱出來，滿面光輝，一腔熱情，往往在言談間流露出來。有一天她想到聖水是耶穌所流寶血的表記，她用聖水洒在姊妹們的身上，對她們不要忘了救世主傷處所流出來作為救贖用的洪流。在有一個苦難瞻禮五的晚上，她的心靈已飛了上天去，沉醉在神超中，經過二十四小時以後始醒轉來說：「爲什麼還點着燈？難道還沒有天亮麼？」

在有一個聖誕節的夜裏，她在床上患着重病，不能夠同其他的姊妹們到堂裏去，但在病床上，她的心靈並無阻碍，仍能照常從頭至尾望堂裏的彌撒，並在靈的深處看到有佈置好的馬槽，在馬槽裏看到嬰孩耶穌。

方濟各雖然是極度的謙遜，但也不難察覺出嘉辣和她的姊妹們是如何看重他，把他當做一個理想中的人物，在她們姊妹的心想中未至帶有崇拜他個人的色彩，所以方濟各就想轉移她們的目標，不願意她們對於他個人太有感情，她們應當全心全意愛天主於萬有之上，她們除了天主以外不應當再有其他足以使她們留戀的東西。因而方濟各決計離開她們，不過離開的方式是緩緩地於不知不覺中的，以免太引起反感。他當初常常到聖達彌益堂去，到了後來，去的次數逐漸減少。以至於幾乎絕跡不去。他這種作風連他的兄弟

們當中也有好幾個表示不滿意，認爲他對於姊妹們太無情義了。方濟各於是解釋給他們聽，如何他願意在基督和修女們的中間不應有任何中間人在。終他的一生，方濟各想盡種種的方式，使得在修女們的心裏，純粹充滿着天主的愛情，一點也不要夾雜有對於神父個人的感情，好使她們能够達到純靈性愛情的超越境界。

可是有一天他答應到聖達彌亞去講道。嘉辣聽到這個消息，和姊妹們表示多麼喜歡。蓋因教宗額我略第九想禁止方濟各會修士到她的修院裡去講道，嘉辣對於這個禁令的答覆，就是請把爲沿門討飯的兄弟撤回去：「如果我們能够不吃精神上的食糧，我們也不必需要關於肉身上的食糧。」

大概從一二一九年起，嘉辣會修女們須留住禁地，不能隨便出外求食，教宗看到這絕食的決心，便不得不取消這講道的禁令。

因而這一天，方濟各答應去講道，所有的修女們不但因爲能够聽方濟各講道而非常高興，但也因爲能够重新看到她們靈修的指導人而表示特殊興奮。方濟各進了堂，站了一些時候，兩眼望着大，沉默祈求以後，便回頭向監守更衣室的修女要求一些灰末。方濟各用這灰末，散在他的四周，劃成爲一個圓圈，並把剩下的灰末撒在他自己的頭上。於是他開口把沉悶的空氣打破了，並不是爲講道，而是爲念達味聖王第五十聖咏，即「天主，依爾大仁慈，矜憐我！」的悔罪經。念完了以後，立刻就走出聖堂，離開女苦修院，

並以能這樣教訓修女們爲無上榮幸。這樣她又是一次看到他不過是只配穿麻袋、撒灰末的可憐罪人而已。這次以外，一束鮮花給我們敘述還有一次，聖嘉辣和方濟各在那小小零碎地共同聚餐的經過情形。

「方濟各在亞細西城，好幾次去看嘉辣，並傳達重要的訓話。嘉辣很想和他聚餐，至少希望能有一次。每次她要求，終是沒有結果，兄弟們因聖嘉辣有這心想而無法實現，其中有一個兄弟便對方濟各說：『我的父親，我們覺得你老是固執着拒絕她的請求，實在不合天主愛情的誠命。我們的嘉辣妹妹十分中悅於天主的心，又是一個非常賢慧的女中丈夫，她懇求你和她聚餐，這是一點小事，你怎麼還是不肯，我們也覺得奇怪，何況我們的嘉辣妹妹是你最賢德的女孩子，是你靈修生活一朵美麗的鮮花，就是她要求你更重大的事，你也得答應她，我們想這也是你應盡的本分。』」

於是方濟各對他說：「這樣，你們認爲我是非答應她不可的麼？」

「當然應該答應的，父親！」他的兄弟們回答說：「你理應給她這安慰，好使得她高興。」

於是方濟各說：「你們既然是這樣說，我也就這樣做吧。但爲使得她更快活起見，我願意把這餐飯當到這天神之后堂裡來吃。自從嘉辣到聖達彌益去創辦女修院以後，一直至現在已經相當長久，如果她能够重新看到這天神之后堂的話，我想她一定可以回憶到她從前曾經到這裡來過的情形，我們如果把她兩頭

髮剪了，她如何和耶穌基督在這裡訂婚。我想她這樣回憶着，她一定會更覺得可喜而獲得更大的安慰。所以，因着天主的聖名，我們就在這裏一塊兒聚餐吧！」

到了約定的日期，聖女嘉辣偕同另一位姊妹，從她的修院出發，由兄弟們引導到天神之后堂裡來，她很虔誠地向聖母像致敬。從前就在這聖母像面前，她的頭髮被剪了，戴了黑色的遮頭布。兄弟們引導她去參觀他們的寄留所。方濟各叫兄弟們在這個時候佈置吃飯，照常在光地上準備，用光地當作大菜桌。等到吃飯的時候一到，方濟各和一位兄弟，嘉辣和她的同伴，四人共坐在一起。其他的兄弟們也都謙謙遜遜，依次坐下來一同聚餐。第一碟菜上來的時候，方濟各就開口談天主的事情，愈談愈起勁，談得那麼熱切，那麼愉快，那麼神妙，不料竟使天主的恩寵，大量地降下來，充滿了他們各個的心靈，大家都在天主的愛情中感覺無限的愉快。這是徵做「勞者之息」的天主沒有忘了他們，非教他們醉飽不可。正當他們大家的手向上舉起着，眼兒向上望着天，大家在魂超中感覺到心怡神樂的時候，亞細西，裴多納，以及附近各城各鎮各村，所有的居民，大家都發覺了天神之后堂兄弟們的寄留所，以及四周的樹林叢都着了火，烈焰騰空，看起來這次大火實非尋常所可比的。大家看看，一時驚惶失措，尤其是整個樹林叢正在大火燃燒中，大有無法撲滅的樣子，因而大家從四面八方都跑了來救火。等到走近了兄弟們可憐的小棚，一點火也沒有看到，待鑽進到這小棚裏去，只看到聖方濟各，聖女嘉辣和諸位兄弟們都已坐席，真是可憐得很，面前只

有一菜碟，連這碟菜都還沒有開始動手吃，他們已都像泥塑木雕似的，大家在魂超中陶醉。這樣從四面八方奔來的民衆才方明白剛纔遠遠所望見的火，是天上降下來的火，而不是從人間所發生的火，這樣始安心，終算鬆了一口氣。天主顯現這個靈蹟，無非表示他對人懷抱着熾盛的愛情，確是如同火燒一樣，這次被燃燒的，就是在場坐席的聖人聖女們的靈魂。大家看着都又驚又喜地平安回家，心中亦難免被這天主愛情的火溫熱起來，一路自然而然在心頭點起了這愛火，獲得極大的安慰。

倘嘉辣在方濟各的面前，表示女人總有做女人的弱點，有時很需要獲得神長的鼓勵，心靈的安慰，但在地和姊妹們的關係中，也能處處表示她確有做母親的力量，時時保護她的女孩子們，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她原來是將門的後裔，老戰士的血液，還在她的動脈中跳動，所以她在緊急危難中，往往有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的精神，不愧爲聖教會英勇的木蘭。

聖達彌益女修院特別有兩次被德皇（註二）腓特列（Friedrich），第二的士兵所包圍。當時德皇與教宗作戰，侵畧教宗的領土，德皇生性狡猾，常利用教宗所已開除教籍的叛徒，或是教廷力量所達不到的人，比如利用回教徒充當他的弓箭手，作爲侵畧的先鋒。離開亞細亞城約有幾公里的地方，有個名叫諾賽拉（Nocera）的大堡壘，這些被人利用的阿拉伯人從這堡壘中騰起雲湧地出來，蹂躪恩博來大山谷，有一天竟到聖達彌益來包圍女修院，萬一這些回教徒進院的話，對於修女們不但是死路一條，而且說不定要受到不堪

設想的侮辱。因而所有的姊妹們都打着寒戰到嘉辣的身邊來。嘉辣在她最後的幾年中，老是病在床上。她決不因病而失了勇氣，就請姊妹們把她搬到大門口，先把大門關上，由她自己來把守大門，倘要犧牲的話，也由她第一個先犧牲。然後派人到教堂裏去恭迎聖體到修院裡來，聖體安放在一尊是用銀和象牙製成的聖爵裏面。於是她俯伏在這至聖的聖體面前，如同俯伏在耶穌至聖的台前一樣，熱切祈求，懇請天主無論如何要切實保護她的女孩子們。當時從聖爵裏變出了有如一個小孩子的聲音對她說：「放心！我終在這裏做你們的看守人。」

嘉辣聽着十分安慰。果然這批阿拉伯人立刻就自動離開了修院到別處去繼續他們燒殺擄掠的行爲。這事發生在一二三〇年，後人常畫嘉辣手裏僅拿着聖爵去退敵的油畫。後來這故事變作民間的傳奇，資料愈傳愈豐富。現在我們在聖達彌益還可以看到一張古的壁畫，半張已損他模糊不清，表示正當嘉辣拿着聖爵前進的時候，阿拉伯人神色慌張，其中有的竟從梯子的頂上墜下來。四年以後，即一二三四年七月廿二日，德皇又大舉侵犯聖達彌益及亞細西城，嘉辣用同樣方式退敵，所以每年在這一天亞細西城全城慶祝，而成爲該城的慶日。

在另外還有一次，嘉辣也同樣表示她有英雄的氣概，怕死二字在她靈修的字典上是永遠找不到的。一式二〇年從摩拉哥傳來五位方濟各會修士初次殉難的惡耗，嘉辣聽了深爲感動，也願和她的姊妹們往遠方

去傳教致命。因了方濟各用命令阻止她，否則必有一番轟轟烈烈的演出。上述種種還是她做天主志願兵的小節目和獨幕劇的演出。恐怕使後人最注目的靈修史蹟，也是後起聖人聖女們所認為最有價值的一段精彩節目，要算是她矢志不變，始終一貫，苦守神貧的剛勇精神。神貧的德性也靠她的奮鬥而發揚光大。我們要知道這不是對外教人的抵抗，而是對教宗的奮鬥，完全做到不屈不撓的地步。她對教宗的服從法，她對神貧的保衛法，正是她謙德的精到處。她有一個忠實的朋友名叫胡高麟，每次以萬分的誠意勸導她，希望她爲她自己及爲她的姊妹們，接受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需的產業，好如同當時其他的女修會一樣，能够在靜平安中生活，每次終於遭她堅決的拒絕。後來胡高麟做了教宗，即若我第九，對她說：倘她自信是因爲受了誓願束縛的話，那末做教宗的自有辦法給她解除，何況教宗對於已經發了的願，確有解除的實權。但是嘉辣回答他說：「聖父，你儘管可以把我所犯的罪惡解除了，但是你能夠解除我應盡的天責，解除我跟吾主耶穌基督走的本分呢？」

到臨死前兩天，她才獲得教宗依諾增爵第四准許她自己和她的姊妹們永久有權得爲窮人及繼續做窮人的極大快樂。查嘉辣死於一二五三年八月十一日，教宗正式准許她守神貧的諭令是一二五三年八月九日。

嘉辣雖異常克制肉身，但不如方濟各的早死，她享壽有六十歲，在修院裡生活了四十一年。這四十一年人的生活等於被監禁的生活。其中大部份的歲月，又被一個無情的事實所打擊。這忘不了的事實，即一二

二六年聖方濟各的逝世。方濟各等到他快要死的時候，下到那塊小小的零碎地去，睡在他可憐的小房間裡一張粗陋的床上。嘉辣派人去對他說，她很希望再看見他一次。方濟各叫一個兄弟去回答她說：「你去對嘉辣妹妹說，請她把她的愁悶放在旁邊吧！在目前情況中，她不能再來看我，但是你可以對她說，在她及她的姊妹們未死以前，一定還可以看到我，看到我的時候，還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

這樣說過了幾天以後，方濟各便死了。死了的第二天，亞細西城的居民來搬運他的遺屍。當時一般民衆和所有的兄弟們，每人手裡拿着火炬，或執着一束橄欖樹枝，有的嘴上吹着喇叭，一路唱着天主光榮的歌曲，把他的遺屍抬上亞細西城去。這時在十月黎明的天氣，紫色的烟雲還籠罩着整個的山谷，看起來好像是個茫茫大海一樣，等到隊伍爬上了聖達彌盎的高地上，天邊的陽光也開始大放它的光明。大家停下來，僅把方濟各的遺屍抬到聖堂裡去，靜靜地去安放在修院靠堂的地方，有一個柵欄窗子的旁邊。這樣正如方濟各生前所預先允許的，好使得姊妹們最後一次可以看到他，抬屍的兄弟們，把柵欄窗子打開。平時姊妹們便從這裡領聖體，也就在這一窗口來聽講道。兄弟們就在窗前，把方濟各的屍首從他們担架着的昇床上扶了起來，給嘉辣和修女們大家看，要看多少辰光就這樣扶着多少辰光，以便實踐方濟各生前的諾言，並安慰她們，激勵她們的心靈。這樣一表演以後，立刻從這寂靜的小聖堂裡，突然發出了沉痛的，哀傷的，永訣的，嗚咽的哭聲。正如同薛兄弟所說的，誰不感動，誰不流淚。就是在天上永遠享和平真福的人神

們，恐免不了在哀哀地啜泣。一年過了又一年，嘉辣還是活着。甘貧的神師雖上天去，可是甘貧的弟子，如良，安，許等要好兄弟還常到聖達彌益去探視嘉辣，安慰她，談談老師在地上和他們一塊兒生活的情形。愛其德兄弟，根據甘兄弟所說的，說他平生老是關在他的小房間裏，閉門不出，如同一個閨房裏的童貞姑娘一樣。他也有時來看嘉辣。有一次去看她，當時經過的情形，深足以表示純粹方濟各的思想精神，實在有紀錄的價值。

有一個英國兄弟是有學問的神學博士，在聖達彌益講道，他所講的大都是從學識中探討得來的，同從前方濟各到這裡來所講的，又簡單，又老實，多麼生動活潑的話，先後大不相同。至於在座的聽衆對他，也都有同樣的感想。忽而愛其德直心直腸，直情徑行，從小聖堂的屋角落裏，向這位英國兄弟大聲喊起來說：「請你停一停，我的老師，因為我也要來講一點。」

這位神學博士聽着便停下來。根據最古的傳記說，愛其德就接着講，把他滿腔的熱情，生氣勃勃地流露出來。他的心已滿充着天主的聖靈，確有「以灌心枯」的功用。至於天主愛情的火，在他心內猛烈地燃燒，使聽衆覺得果有「以暖心寒」的效力。講了以後他仍讓英國人繼續講他的道理。嘉辣聽了以後，表示剛纔演出的一幕所給他的快樂，比死人復活的快樂還要多。她接着解釋說：「因為這樣才是我們聖父方濟各所最喜歡的事。你看一個神學博士聽說有一個世俗沒有學問的小兄弟願意講話，便會立即靜默下來，讓

這位世俗的小兄弟去講，這也要有相當的謙德才行。」

最後嘉辣的死期到了。在未死以前整整有二十八年之久，她老是受病魔的纏繞。在一二五二年的秋天，她已病到死的邊緣，可是她一生的大功，尚未圓滿告成。她關於修神質的特許，還沒有獲得最後的批准。

在這個時期，依諾增爵第四受德皇武力的壓迫，正從里昂回到意大利來，一二五〇年德皇既被聖教會所棄絕後，死於費奧倫座拉（Florenzuola）。一二五二年九月間教宗始在卑路西亞恢復他行動上的自由。自從教廷和平後回來，雷諾（Raynaud）樞機主教，即未來的教宗亞力山大第四，當時爲嘉辣女修會的保護人，到聖達彌益，親自送聖體給嘉辣，嘉辣趁此機會懇請轉求教宗恩准她修神質的特許。

第二年，一二五三年夏季，教宗自己和整個教廷都到亞細西城來。嘉辣正病在床上，教宗親自去慰問她，她向教宗請求降福，並請赦免她所有的罪惡。教宗嘆息着說：「天哪！我的女孩子，但願我比你更需要大主的恩赦才好。」教宗回去以後，嘉辣召集所有的姊妹們對她們說：「我的女孩子們，我們應當更感謝人主，因爲今天早晨，我領了他自己的聖體，同時我還配在我的身邊，看到他在地上的代表。」

從這個時候起，姊妹們便陪着病人，不復離開嘉辣的床。依爾斯主管佛羅梭薩城附近的蒙戴徹里（Monte Coelo）女修院，與姊妹相離已卅年之久，這次跪在姊妹的邊旁，暗中啜泣，一天過了又一天，病人還是在原來病的狀態中，兩週以來一點也沒有進飲食，但她尚覺着健全，她的聽告解神父教她忍耐，她回答他

說：「自從天主的僕人方濟各介紹我，使我認識吾主耶穌基督的恩寵以後，沒有一個痛苦，或苦的工作，使我會感覺到太吃力，任何病痛也不會使我難受。」

後來她要求她住在那塊小小各碎地的好朋友們，如良，安，訥等諸兄弟到她這裡來，爲她讀吾主耶穌的苦難史。他們三個都一同來，訥兄弟向她報告關於天主的消息，良兄弟跪在她的床跟前啜泣，熱吻着那堆做床褥的草袋，安兄弟則努力設法慰勉各位已哭得像淚人兒的姊妹們。

正在大家靜靜流淚的時候，嘉辣忽而高聲說：「去吧，不要怕，因爲你有一個很好爲你引路的人。去吧，不要怕，因爲創造你的也把你祝聖過了，而且他永遠照顧着你，他很親切柔和地愛你，如同母親愛她的兒子一樣。呵，主呀，你肯讓我生出來，你肯賞賜我這個恩德，我感謝你，我讚頌你！」

說着她就靜默下來，重新一點也不動，兩隻眼兒閉着，好像是在聽人家的回答似的。有一位姊妹問她：「你這樣和那一個說話？」「我和我的靈魂說話！」嘉辣嚴正地答覆說。再過了一刻，她加上說：「你，我的姊妹，你不看到光榮的國王嗎？我現在獲得他的准許，我可以見到他，親近他了！」

大家滿眼的淚，都向這垂死的人展望。可是嘉辣已經看不見他們了。她向着她的房門釘住了她的視線，一點也不動。她看到房門開處，來了一班天朝童貞的聖女，穿着全身雪白的服飾，她們的頭髮照耀得雪亮，髮際看有黃金色的帶，她們都來迎接嘉辣一同到她們新的家鄉去了。嘉辣清白純潔的靈魂，緩緩離開

這塵世，向永生的真福升了上去，但是死人的遺屍還留在床上，這遺屍在她僵硬的手裏，還拿着教宗的諭旨。這諭旨寫好還只有兩天，表示正式特許嘉辣，和她的姊妹們，終於有權依照方濟各原來的理想去生活。聖達彌益修院到現在還存在，樣式和嘉辣同她的姊妹們所認識的大致一樣。我們可以重新看到那小小唱經的經堂，在這小經堂裏，嘉辣女修會的前輩修女們曾經共同念她們的日課經。沿着這小經堂的牆壁，我們可以看到已經損壞了的座位，這些座位當初都是用木頭粗製成功的。中間在已陳腐不堪的高欄板上，有一張斜面的寫字枱，展開在這枱面上的，有很大的唱經本子，經本展開着的一頁，大都就是當天節日所應念的經文。在別的地方，有人給我們看嘉辣用以召集姊妹們來念經的鐘，她在領聖體以後用以喝水的錫製杯爵，良兄弟給她寫而她每天需要親手翻的日課經本。以及教宗依諾增爵第四送給她的銅質聖髑匣子。這邊是飯廳，就在這裏嘉辣曾經招待貴賓額我暑第九，就在這裏服從了教宗的命令，她雖經祝聖過麵包，而且在每塊麵包上，一經過她祝聖以後，便立刻明明白白地顯現出一個深深十字形的印號來。那邊是嘉辣睡的小房間又狹又低。經過這小房間，就是所謂她的小花園，這小花園無非是一個細長的屋頂邊緣，位於兩個又高又厚的牆間，不過上面種有幾株花而已。

可是從這狹小的屋頂花園，從這兩牆的孔道望過去，我們可以看到這翁白里亞省的美好風景，我們可以望到多爾多河，俯瞰那塊小小的零碎地，以及在大地上蜿蜒着有白長如帶的道路，鋪有像花壇式似的橄

攪樹的園林。又過去一點，就是斐多納小鎮，隱藏在遠遠青山旁邊的烟雲裡。至於這座屋頂小花園的本身，好像是一種鐵製成的盆子，裡面盛滿着泥土，種着好些鮮花。相傳嘉辣在她的小花園裡，只准栽培三種花：

第一種是潔白的百合花，爲潔德的象徵；

第二種是淡紫色的蕪花或紫地丁，這是謙德的代表；

第三種是紅色的薔薇花，表示我們愛天主也愛人的愛德。

（註一）寶，陸，二四——三四。

參見路，拾貳，二二——三四。

（註二）辭源，未，一六六頁三欄：「神聖羅馬帝腓特烈第二（Frederick II）爲腓特烈第一之孫，一一九四年即位，與教皇爲難，被削教籍凡二次。

第三編 歌咏天主的詩人

在成德明鑑書上，聖方濟各說：

「什麼是天主的僕人？」

天主的僕人無非是一種沿街彈唱的詩人。

詩人唯一的任務，就在於振作人心，推動人心，鼓舞人心，使人心歸向於天上超性的喜樂。」

第一章 對於天上的飛鳥講道

聖方濟各因為看到了嘉辣和她初期的同伴專心于內修安靜而又多麼有幸福的生活，使得她們整個的心靈，好同天主相結合，從而想到他自己是否也應當完全擺脫世俗，如同從前獨修的隱士，專心於他自己靈魂的救贖。就是他自己的門徒，如同西爾物斯德肋，路費諾，愛其德等兄弟，也大都是這條內修生活的路線，何況傳教士所過的流浪生活，相當惡劣，因為他原本在自己所走的靈修路上，很容易沾染那世俗上的

灰塵，往往一個不小心，還有陷入到泥沼裏去的危險，雖則如同一束鮮花，第二十九章所說的方濟各也何嘗不曉得隱修士們的內修生活，也要防到有靈性的自私與克己的驕傲等弊病，也就是要防到有專救自己而不救他人的自私觀念，或因為克己修德而自以為有了了不起的進步，甚或有事事都歸功於自己的驕傲心思。然而外務生活如果沒有內修生活不斷的支持，更容易上魔鬼的當，不但救不了他人的靈魂，反而要防備同化於世俗的危機。因為這種種的關係，所以方濟各對於天主所喜歡他做內修工作或是外務工作的聖意何在，反而發生起疑問來了。

要懂得方濟各所謂靈修泥足的真實意義，最好跟他在一二二一年及一二二二年間傳教時一同去走幾趟，便可以知道。

方濟各和西爾德斯德肋一同到多斯加納（Toscana）去傳教。如同在上面所說的，他的成績相當好。他在卑路西亞的民間，恢復了他們與天主間和平。在戈德多納感化了季鐸（Guidus Vagnetelli）和季鐸一塊兒旅行。根據華定（Wadding）所說的話，最有名而也是最可敬畏的厄利，彭巴羅內（Elie Bombarone）兄弟也是在這個時候收做門徒的。嗣在車萊（Celle）城附近造了一個獨修室以後，方濟各便向亞萊索及佛羅稜薩（Florence）進發。在佛羅稜薩城，他接受了若望，巴蘭斯（Jean Parenti）為兄弟，他是都諾尼亞（Bonomia）大學的法學博士，並在加斯敦拉納城（Citta Castellana）做法官。華定根據羅杜爾弗

(Rodulphe) 說這位巴法官有一天正在散步，聽到一個牧豕的人，把那頻頻呼號的一羣豬趕到豬棧裏去，並對它們說：「去吧，我的豬欄們，快快進到你們的洞裏去，如同法官們進到他們的地獄裏去一樣！」

這個人粗魯的呼聲，很足以表示當時一般民衆對於官的感想，另外還有一句俗諺說：「凡是討法律飯吃的人，大都是不好的天主教徒。」這也足以代表當時一般的輿論。

在事實上，巴博士自從方濟各到了佛羅積薩城，確乎脫離了所有的職務，好參加方濟各的運動，同時在鄒諾尼亞也有一個法學家名尼各老，具波利(Nicolas de Pepoli)專門管理方濟各會在鄒諾尼亞的事務。方濟各從佛羅積薩到比薩(Pisa)，遇到另外一個未來的會總僕，叫亞爾培(Albert)以及將來要到英國去創辦方濟各會的亞瑟祿(Agnellus)。後來他經過厄爾撒谷(Elsa)裡的聖齊米尼亞諾(San Gimignano)，並從衛細(Chiusi)及策爾多納(Cortona)回到亞細西城來。他這次在外面傳教講道，經過一年多才回來。然後如同在上面所說的，在亞細西城的大堂裡，發揮他在封齋時期做教友應有的情緒與本分。

他後半段的旅行，備受民衆的愛戴。聖人所到的城鎮，大都鳴鐘歡迎，民衆就空一城或一鎮來歡迎他。大家手裡拿著橄欖樹枝，排着隊，從本堂神父的家門口起，一直迎接到他平時所喜歡住的地方爲止。在那裡有人拿麵包來請他降福。降福過的麵包，終是像聖餅似的被珍藏着。群衆中老是有人在那裡喊：「看

聖人！看聖人！聖人來了！聖人來了！」

兄弟們自己都覺得這個樣子歡迎法，實在有點兒太過分。如像從前宗徒們問吾主耶穌，現在兄弟們也常問方濟各說：「你沒有聽到人家在說你的話嗎？」

但是方濟各每次用譬喻的話來答覆他們說，他獲得如許的尊敬，如同有人在堂裡尊敬聖像及畫聖相一樣。因為聖像為教友們是代表天主的肖像。至於他自己的肉身，他的血，以及他個人的人格，在人們尊敬的熱情中，所可能獲得的分兒，至多不過是如同上述聖像所賴以製成的木頭或石頭而已。

久而久之，方濟各覺得不能老是這樣子答覆，非得另外想辦法克制自己不可。開始對於這些羣衆的歡呼，越想越覺得不安，至少他要想辦法把自己壓下去才好。所以他對民衆說：「你們不要稱讚我得太早，因為我還有生兒子生女兒的可能性。」

有時他高聲向羣衆喊著說：「如果天主還肯把他如許的恩寵，賞賜給一個像我這樣流浪街頭的偷兒，我們對於天主更要表示感激。」

有一天戴爾尼（Terni）主教介紹方濟各講道，對羣衆說，一個像方濟各那樣毫無智識，很少受過教育的人，能够得到這樣大的成績，這是可以使人驚奇的事。方濟各聽了向主教表示非常感激。有人稱讚他生活嚴格的方式，他說：「凡是我所做的，一個罪人也能做。一個罪人能够守齋，能祈求，能洒淚，能克

制他的肉身，一個罪人只有一件事不能做，就是對於他的天主保持忠實。」

因為方濟各抱怨他自己，千不該，萬不該，就是對於天主不忠實，所以把不忠實的地方，赤裸裸地表示出來給大家看。如同有一次他病了，他允許在病的時間吃雞肉，但是一等到病好了以後，他便赤身露體命令一個兄弟，用一根繩子縛在他的頸子間，在大家面前，把他拖着喊着說：「大家看這天字第一號的窮吃鬼，一個貪嗜飲食的饕餮仙，他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時候，躲藏着吃雞肉！」

民衆看到他的大謙德，更興高采烈地頌揚他，他弄得沒法可想，便命令另外一個兄弟繼續惡罵他，至少這樣他可以在有一邊聽到人罵他。他認為罵他的，句句是真心實話，這位兄弟因為命令是命令，只好服從他說：「你是一個極粗鄙的野人，你是一個無賴，你是一個蠢貨，你是一個不中用的奴僕！」

方濟各這樣聽着便滿面笑容，對兄弟表示高興說：「爲了你這些話，但願天主降福你，我可愛的兄弟，真的這才是伯爾納多內伯多祿的兒子所應該聽到的話。」

方濟各有時候想逃到沒有人的地方去，好避免民衆的歡迎，因而在一二一九年整個封齋期內，他一個人到脫拉西梅納湖（Trasimene）中有一個杳無人跡的荒島上去過活。

後來在冬天，他也因而和少數兄弟們到那舊細附近崎嶇多小山的撒爾弟亞諾（Sarhiano）的隱修處去過冬季，大部分的時間，在那種用樹枝泥漿做廬舍裏，每人一間，像野獸住洞裏一樣。可是方濟各看

着非常悅目賞心，因為在這裏又荒野，又孤寂，又可以遠遠望到亞細亞城，就在這曠野裏避靜中，方濟各受到酷烈的誘惑，幾乎要使他失望了。心裏有一個聲音對他說：「在這世的人間，方濟各，大家都可以獲得救贖，除了像自己挖苦自己的人以外，誰也可以獲得罪的赦免。」

這些誘惑格外刺激他，叫他不要做奴才，引誘他去結婚，好傳種接代。爲了抵抗這誘惑，他使用從前老隱修士所用過的老法子，就是每天用那做褲帶打有結頭的繩子，拼命打他赤露着的腰部。可是他的驢兄並不因此而投降馴服。所謂他的驢兄就是和他常在一塊兒的，一生離不開的，下賤的我，也就是指他的肉情或肉身。因為他的驢兄如此頑強，他便另外想辦法抵制他，克服他。他一半已是赤身露體，便一溜烟似的跑到雪地上去，在他的廬舍旁邊，雪地正積得厚，一口氣做好了七個雪人，做好了以後便對自己說：「看呀！方濟各！先是那一位肥壯的，又胖又白，那是你的孀娘。你看，在你太太旁邊的，好好地站着，一對：一對是你的兩個兒子；一對是你的兩個女兒。還有最後的一對其中一個是你的男僕，一個是你的女僕。看吧，他們都要凍死了，快去拿點東西給他們穿上吧！不然的話，那末，我可憐的方濟各，這表示你確是無能爲力，沒有穿的也沒有吃的，你怎麼能養得他們活呢？嘿，方濟各，你不要夢想吧！現在好在你還沒有別的人需要你去做事，只要服事你的天主，可就心滿意足了吧。」

上述種種，都使方濟各完全離開世俗，好去專務內修生活的心想，一天比一天的濃厚起來，好使得他

在隱修路上走的泥足，能完全從世俗污濁的泥污中拔了出來。他常和兄弟們討論這個問題，底底細細都研究過，尤其對於這「泥足」特別注意。只有一件事阻止了他去過隱修的生活，就是天主的榜樣，天主自己做給他看的模範。耶穌很可以常在他爸爸的右手邊，為何不選擇這在天光榮的生活呢？為何他終於選擇到地面上來，過人那樣艱苦的生活，竟在人間甘心死得這樣淒慘，簡直不像一個人的活法，也不像一個人的死法，這到底是為什麼緣故呢？就是這被釘在十字苦架上的死，爲當初方濟各所最欽佩的一點。他認爲這就是天主愛人的憑據。他發現這死的偉大處，他多麼崇拜這死的偉大，這樣死法是太偉大了，所以他也想走這條以死爲生的活路。換句說話，就是耶穌傳教生活的偉大，阻止他專門去過隱修的生活。

因爲他老是這樣狐疑不決，所以要把這事去明白請示於天主，不管天主的答覆如何，他總是唯天主之命是從。倘是爲了別的事情，他或許只拿福音書偶然翻開來看一看，或用手在翻開的一頁上偶而指着的地方，當作天主給他的答覆。可是這次則不然，他決定想把這事托給兩個有大德的人去向天主請示。因而他派了馬賽伍兄弟先到聖女嘉辣，後到西爾物斯德助兄弟那裡去。西兄弟這時正在蘇巴爾山上有一個岩洞裡過獨修隱士的生活。他祈求的地方現在建築了一座加爾色里修院，從這修院的花園裡，我們還可以看當初方濟各兄弟們獨修祈求的處所。方濟各自己願意根據西兄弟及嘉辣的判斷，來作爲他今後行動的方針，從此照這方針從心做去，決不疑惑，認爲這樣做法，才算真能符合於天主的聖意。方濟各的行實，給我們描

寫有下一段極有意義的故事：

「西兄弟一聽到馬兄弟所轉達方濟各的囑咐，便立即開始興工祈求。他在祈求中立刻獲得了天主的答覆，等到停會兒馬兄弟再去看他，他便對馬兄弟說：「天主叫你去向方濟各說：天主召選了他，並非僅爲救贖他自己，也是爲了救其他許多許多的靈魂。」

馬兄弟後來再到嘉辣那裏去，嘉辣回答他說：「根據她自己和她另外還有一個姊妹所獲得天主的答覆，與西兄弟所獲得的完全是一樣的。」

等到馬兄弟回來，方濟各很熱切招待他，爲他準備吃飯。吃好了飯，他們一塊兒便到樹林裏去。到了樹林裡，方濟各把風帽向後拉下，兩手交叉在胸口，便在地上跪着，很莊敬地向他說：「請問吾主耶穌基督到底叫我做什麼好？」

馬兄弟你把西兄弟，嘉辣以及另外一位姊妹，從至可欽敬的主耶穌基督那裡所獲得的答覆告訴給他聽說：「我們的大主要你繼續去講道，因爲天主不僅爲你自己的救贖，也爲別人的救贖而選召你的。」

於是天主的手，放在聖方濟各的頭上，他的心靈滿充着天主熾烈的愛情，愛情在燃燒着，他已經忽而高升在聖神的火裡，然後努力再下來對馬兄弟說：「那末我們立刻就走吧！」

方濟各當時便引了這兩個有德的人，就是馬賽伍和安熱祿兩位兄弟，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大概是在

加那拉（Canara）及白瓦尼亞（Bevagna）之間。

到了這個地方，方濟各在路旁看到高高地聳立着有好幾株樹在那裏。樹上羣集着有各色各樣的鳥兒。在這種地方從來沒有人看到過有這樣美麗的飛禽。另外還有一大羣鳥都飛停在樹底下，逗留在地面上。正當聖方濟各看到有這許多受造物上上下下集合在一處的時候，做「靈心之光」的天主聖神也就降臨到他的上面來，於是他情不自禁地對那兩位兄弟說：「請你們等我一等，我要對我這許多兄弟們講些兒道理。」說着他便向田地上前進，朝着那停在田地上的鳥兒們這邊走過去。說也奇怪，鳥能通神，等到他一開始講道的時候，停在樹枝上的鳥兒們，忽而也向着他飛了下來。後來一隻也不動的坐聽着，而且它們都緊緊靠近看他，密密地圍住着他，彼此相隔的距離，實在是最靠近，也不能再靠近的了。甚而至於有好幾隻鳥兒被擠得連如的空隙也沒有了，只好歪頭縮頸，很安閑地躲藏在他衣服邊緣的折摺處。有的索性斜倒在他的身上去，睡着聽他講天主無窮的美妙。

方濟各這樣對鳥兒們說：「我至可愛的鳥兒們！你們受了天主不少的恩惠，你們應當感恩匪淺了。你們在任何時候，到任何地方，都應當歌咏他，讚美他，因為天主賞賜給你們有羽翼，使你們能够自由在天空裏飛行，你們喜歡飛到什麼地方去便飛到什麼地方。他送給你們有雙重，甚而至於三重的衣服，他還送給你們一身多麼精緻輕鬆的配備，多麼鮮艷光彩的裝飾，要知道你們每天所啄的糧食，是造物主給你們的，

同時他送給你們一隻多麼靈敏活潑的嘴；要知道你們用以導達性情，吟咏心志，這天賦多麼可愛的歌喉，也是他賞賜給你們的，使得你們能够唱很美麗的曲調兒；雖則你們不會耕種，也不會收割，我可愛的小兄弟們，可是天主養活你們，你們並沒有做工便有得吃；他也送給你們山邊的清溪，岩下的涼泉，好使得你們在口渴喉乾的時候，有可口可樂的清涼水喝；他賞賜給你們崇山峻嶺，茂林蒼岩，好使得你們有巢居的處所；他給你們參天的古木，好使得你們高高在樹巔上，建築你們一家可以團聚而高枕無憂的窩兒；雖則你們不會紡，也不會織，然而你們和你們的小孩子所必需的寒衣，一件也沒有短少過，他有時還給他們添上了新奇的時裝。天主賞賜給你們這許多恩惠，這表示他創造你們的愛情是多麼偉大。但是你們，我的鳥兄弟們，你們對於他，千萬不要忘恩負義才好，你們應該子子孫孫，繼續承承，不斷地感謝他，不絕地歌頌他，讚美他，才是正經的道理。」

我們的聖父講了這些話以後，所有這些小鳥都開始張開它們的嘴巴，鼓舞它們的翅膀，伸展了它們的頸項，把他們的頭恭恭敬敬，向地上俯伏下去，用它們的歌曲，用它們所裝的姿勢，表示對於聖方濟各所說的話，覺着非常興奮，非常感激。至於方濟各看着滿心喜歡，鑒賞這許多飛鳥，各色各樣都有，看它們如此馴伏，真是難得。他自己也因而讚美過化的神妙，對於它們當真親愛如同親兄弟一般，使他的心靈感到舒暢的安慰，並緩緩柔和地要求它們，和他一塊兒頌創造萬物的唯一大主宰。

等到方濟各講完了他的道理，並要求它們一同讚美天主以後，他向它們劃了一個大大的十字聖號。這許多飛禽便一齊兒飛起來了，百嘴一齊兒和鳴起來。其中有的歌聲清遠嘹亮，音調賞心悅耳，真是蔚爲大觀。這樣邊飛邊鳴，飛鳴了相當久，然後彼此分離，漸向四面八方飛去。

第二章 在意大利境內的傳教事業

方濟各出外去傳教講道，並不祇在意大利境內，這次從亞細亞出發，他帶有遠大的計劃，準備到遠地方去講道傳教，何況他行年三十，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從前想做騎士打硬仗，現在想開始新的傳教事業。當時正在發動一個新的十字軍東征。戈傑（Gauthier）是從前方濟各所崇拜的英雄，戈將軍的弟弟若望，白連耐（Jean de Brienne）引了一支天主教軍向達米厄大（Damietta）進發。方濟各也想組織一個十字軍，但是他所用的唯一兵器，是天主的福音，因爲他所關懷的企圖，是向阿拉伯人講天主教的道理，教他們回頭改過，從新做人，這是他傳教新的方向。

第一步他希望對此獲得教宗的准許。有人說聖多明我常想到教宗這裡來請示，所以人家常看他在往羅馬去的路上，僕僕風塵，忙碌得很，方濟各的情形也何嘗不是如此，在這同一條路上，多麼忙忙碌碌。

依諾增爵第三曾於二年前，即於一二一〇年在口頭上准許了方濟各修會的成立與兄弟們生活的方式。

到了二年後的現在，他又到羅馬去請求教宗回憶他已往的諾言，從新加以考慮，因為現在天主已給了他許多兄弟，可以做更大的事業了，所以要請求教宗委任他做這個更大的事業。

這是他第三次到羅馬去。路上經過的詳細情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曉得他順路經過了多地（Torre）附近的小村名叫亞爾味亞諾（Alviano）的地方，他就到這地方的小菜場裡去講道。講的時候，有一大群的燕子老是喃喃着不休，弄得他沒有辦法講話，他便叫它們不要喧吵，它們便很聽命的靜默下來。或許他也經過納爾尼（Narni）及多斯加耐拉（Tuscanella）等地方。

一到羅馬城裡，依照他平時的習慣，大都在街上及三叉路口講道。在講道的時候，他又獲得了兩位新的兄弟，一為柴加利亞斯（Zacharias），這位兄弟後來到西班牙去傳教，一為威廉（Guillaume）他是第一個進會的英國人。但另外發生一個相當重要的事。這件事與修會不無密切的關係。這就是方濟各在羅馬和一位極有品德的女人發生密切的友誼。因為她頗具有剛勇的德性，所以方濟各叫他是：他的夏葛琳（Jacqueline）兄弟，夏葛琳原名叫齊亞哥瑪（Giacoma）太太或叫瑟底素里（Settimoli）的雅名巴（Jacoba）太太，當時約有二十三歲，是羅馬著名的葛拉濟亞諾，佛郎齊巴尼（Fra Giovanni Bernardini）的夫人。

佛郎齊巴尼是羅馬最早的一個世家，有人以為就是成斯亞尼西亞（Gens Aricia）族，歷代從這望族出世的，已經有一個諾爾西亞（Norcia）的大聖本德，一個諾拉的聖保里諾（註1）（Paulinoda Nola）

還有一個聖額我略，可以說是一個特產聖人們的大家族。在七一七年，這家族的家長，名叫佛拉維烏斯，亞尼圮烏斯（Flavius Anicius）。亞尼圮烏斯當羅馬有大饑荒的年頭，不曉得分送了多少麵包給窮人吃。分送的時候，一磅麵包分做兩段，都是用手劈斷的，隨送隨擊，送擊得非常神速，所以大家叫他佛郎齊巴尼（Frangipani），亦即「麵包的劈斷者」的意思。在十三世紀的初葉，法郎齊巴尼族在羅馬擁有廣大的地產，大都在脫郎斯戴維肋（Translevero）及愛斯基林（Esquilin），在愛斯基林承繼了瑟不底姆，賽味兒（Sephime Severe）最著名的瑟不底索尼烏姆（Septizonium）產業。到現在羅馬還有一條馬路，路名叫瑟戴沙來（Sette Sale）路。葛太太（即葛拉濟亞諾佛郎齊巴尼太太）也從而採取了她的大名叫瑟底索里（Setisoli）。這就是出處於夏葛琳夫家的；她的夫家是大慈善家庭，也是大聖善家族的模範。

至於夏葛琳的娘家，有人說她是從西西里島上，有一個諾爾曼地（Normande）家族來的。她大約生於一九〇年，因為在一二一〇年，我們知道她已經結了婚做了一個名叫若望的母親。後在一二一七年，她的丈夫逝世以後約幾個主日，她生了另外一個小孩子叫葛拉濟亞諾（Gratianus）。但是在一二一二年她認識了方濟各，後來方濟各常來羅馬，彼此相識愈深，交情也愈厚。

方濟各新的傳教事業，獲得依諾增爵第三的准許，大概沒有什麼困難。他在羅馬逗留不久，便不知從什麼地方乘了船逕自遠行去了。可是暴風雨把他的船，驅到愛斯葛拉服尼亞（Esclavonia）的海岸，沒有

達到他理想的目的地。何況屆年終，不利於遠海的飄流，只好乘船仍回到昂哥納（Ancona）來。當時船小人擠，他和他的同伴，先遭拒絕上船，但因歸心如箭，便乘人不備，躲藏到船艙的底層裡去。一時也沒有被人察覺。到了大海的中心，他們始從船底裡鑽了出來。我們可以想像他們當時受航員們的侮辱，一定是免不了的，又以風勢險惡，航行不利，航行日期拖長，船中的糧食也告缺乏，難免要有斷糧的危險。幸而這兩個偷偷乘船的兄弟還帶有好些糧食。這糧食原爲他們自己想做十字軍去征東用的，他們當然分給船員們吃。這樣船員們不但原諒他們，到後來還表示歡迎他們。

方濟各一回到意大利的海岸，依舊一路在城鎮上講道。亞斯哥里（Ascoli）講道以後的影響非常大，因而來請求進會的，一時竟有三十餘人之多。其中有的是世俗人，有的是有神品的人。方濟各重新到一個地方，就被這個地方的居民羣起包圍，興高采烈地來歡迎他。大家都希望能夠接觸他衣服的邊緣。只有當地加大利諾（Catharins）一派的人，人數衆多，仍是遠遠地離開他。揆其原因，是爲了他所講的道理，如同他一生的行爲，終是以無條件完全服從羅馬公教會爲至高無上的原則，這是他們所最反對的一點。方濟各認爲某一種過失，不是由於聖教會本身的組織而來的，而是由於聖教會服務人員的個人方面而來的，認爲他自己沒有批評它的資格。這是個人的修養問題，牽涉到整個教會的名譽，所以與其徒口批評，有傷愛德，還不如以身作則，努力於自己的修養來得好。這樣還可以作他人的榜樣，同時無傷於愛德。何況

尊敬聖教會，服從聖教會，就非尊敬爲聖教會服務的神父們不可。不特尊敬而且還要服從他們。但是我們尊敬神父們，並非他們私人的資格，或個人的本性值得我們尊敬。而是尊敬他們被祝聖過的職務，服從他們所執行的神權。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方濟各在他的遺囑上，每次遇到有相當的機會，便說起他決定無論如何要愛護任何窮苦的小小神父們，不但愛護他們，而且要崇奉他們，敬畏他們，如同崇奉耶穌自己，敬畏耶穌自己一個樣子。我們知道他們在他們的本堂裏，如何盡忠於他們的職守。正因爲他們也是一個人，所以當然他們也免不了或許要犯罪的。方濟各決不願意去看他們所可能犯的罪，更談不上去批評他們。

即使神父們所可能犯罪這一點而論，加大利諾一派的人最喜歡把它作爲談笑批評的資料，這是不但無益，反而有害。他們沿路高聲惡意批評，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喪失他們自己的靈魂。聖教會也正因爲有了這批犯罪的神父們來代表它，所以很不幸地喪失了好些教友，這是事實。所以徒口惡意批評神父們的罪行，於聖教會無益，於自己反而有喪失靈魂的危險。幸而方濟各知道分別神父是神父，神父也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天神。那一個人敢說自己是不會犯罪的。方濟各喜歡他的兄弟們能和他一樣的見解，表示一樣的態度，當然不願意同加大利諾一派人混在一起。因而兄弟們尊敬神父們的心也是最純潔沒有的，所以有一天，那天真爛漫的愛其德兄弟發問說：「神父也能够騙的嗎？」愛其德認爲騙神父，這是不可能的事，害得他自己哭得個不亦樂乎！

就是在昂哥納講道的時候，方濟各感化了一個當時沿街彈唱最著名的詩人，名叫威廉，狄味義（Guilielmus Divini），他在羅馬得到詩學柳葉桃花的榮冠，民衆也稱他爲詩王。這位狄詩王有一個親戚，在聖塞物里蘭（St. Severino）小城裏嘉辣女修院做修女。他到這城的修院裡去看她，同時方濟各也正在那裡講道。所有當場的聽衆，都異口同聲對我說，方濟各講道理，他的講法和別人大不相同，他最能當場刺激人心，叫人非信服他不可，司巴拉多的多默（Thomas de Spalato）說：「與其說方濟各講聖教的道理，還不如說他老老實實在講求實際做人的方式，目的好像專門在於改良習俗，挽回頹風。」老實說，方濟各是一個善於改變人心，激發善行，振作世風的道德家。凡是他看到有不好的地方，便直接痛快向大家提出，毫不諱言，絕不假借。但是勸人爲善，而不是惡意批評人。他講演的風度雖或不如人，但他所說的話，往往爲他人所不能說或不敢說的話，因而聽衆容易接受他的話，還對他發生敬畏的情緒。方濟各確實有洗者若翰那一副鐵面無私的態度，最易使人肅然起敬畏的心。不但是他的口所講的，就是他的手所寫的，終是爲罪人打算，爲罪人憂傷。表示罪人入地獄受水火燃燒的慘狀，是人生所不可思議的悲劇。講到緊要關頭，他不怕用天主對惡人的判決書，丟在聽衆的面前，使犯罪的聽衆感覺到有驚心動魄的神情。所以有人說他語新意妙，講到扼要處，非常動人，他的警句好比是直刺人心的寶劍一樣，被刺的人無有不回頭改過的。

威廉，狄味義也是被刺的一個，他在那修院裡聽方濟各講道，當初毫無誠意。和他同來的，還有同樂會裏好幾個青年和他一樣，爲好奇心所驅使，隨便來聽聽是怎麼一回事。方濟各也並沒有故意針對着他們講話。等到他們愈聽愈覺得有意義，當初進來那種滿不在乎的樣子，一變而爲相當嚴肅的態度，這位愛慕虛榮的詩人暗想這亞細西的苦人兒所講的，專門在講他，這一連串針對着他的話，詞鋒多麼銳利，好比是一連串的箭頭，很巧妙地都射在他的心坎上，方濟各講的是什麼？講的無非是勸大家輕視世俗，改過自新，教我們棄暗投明，走活路避死路，修德行避罪機，免得將來天主的義怒加到我們的身上來。這都是他平時常講的話，實是不足爲奇。等到他講完了，就發生下面所說的一極單純，也是一極偉大的事實。威廉，狄味義詩人忽而站起來，投奔到方濟各跟前，對他表示回頭改過說：「兄弟！請你引導我遠遠離開這世的人間吧！請你引我到天主那裡去吧！」

第二天，方濟各給他穿了兄弟所穿的灰布制服，在他腰間換了一根繩子腰帶，並給他另取了一個名字叫巴濟斐各，這個字的意義是說「和平」，因爲他是從世俗的混亂中逃出來，救出來的。從今以後，始得完全脫險，准在天主的和平中生活。同樣在一百年以後，另外還有一個詩人，平時道詩人的品行比狄詩王還要高超得多，也願意棄黑暗的人世，避罪惡的死路，投奔到聖方濟各的孩子們那裏去尋求和平，尋求心靈的和平。因而有一天晚上，有一個背已佝僂，髮已斑白的老太公，不畏長途，投奔到亞平寧山一個荒遠

的修院裏來，到修院門口去敲門。管門的兄弟問他要什麼，他同和平兄弟一樣，僅回答說：「和平！我要和平！」這個老人就是佛羅梭薩鼎鼎大名，詩人的詩人，唐德（註二）（Dante Alighieri）。

方濟各收受人做兄弟，只要有悔過做苦工，做補贖的決心，就够了。做兄弟的儀式，除穿兄弟所穿的制服以外，便沒有別的。一直要到一二二〇年才有初學一年的試驗時期。他當初那樣收受辦法，是先靠他自己有先見之明，很能分別新來的人是否善心，是否誠意。和平兄弟收了以後，不久從魯克來一個貴族少年，跪在他的面前，淚如雨下，請求做他的兄弟。但是方濟各對這少年與平時待人的態度大不相同，一點也不客氣地對他說：「你的眼淚在誑騙我，你的心並沒有歸向天主。你為什麼願意欺負天主聖神以後，還假惺惺想來愚弄他可憐的僕人呢？」

後來這少年果真是個騙子，很快跟他的家屬回去，大概是因為在家庭生活中發生了不得意的事件，在心灰意冷的當兒，便忽而異想大開，要做修士了。幸而方濟各能透視他內心的隱情，不爲他所蒙蔽。

方濟各對於智識階級尤爲小心謹慎，所以他常說：「如果有一個智識份子願意到我這裏來，我在談吐之間就可以察覺他來的誠意是真的還是假的。真的話，他大概是對我說：『你看，我的兄弟，我在世俗當中生活得太久了，我從來沒有好好認識過天主。但是你，你該當明白我，請你給我指定一個地方，要離開世俗相當遠，可以使我在愁苦的心裏好好去反省，反省我已往損失如許寶貴的光陰，這樣可以使我定志

悔改，並希望在今後可以使我過一個比較良好的生活。」（註三）

對於這世的窮苦人，無依靠的人，被壓迫的人，被侮辱的人，以及謙卑老實的人，尤其對於癲瘋病人，甚而至於對那偷兒，強盜，方濟各對他們與智識階級大不相同，恰巧相反；他對於他們的心終是開著的，開得很寬的，一點也沒有留難他們。本篤會的會規已經說過：「所有來的客人，都應該招待，如同招待基督自己一樣。」

這是一條很好的規矩，但是方濟各在年青的時候，親自經驗過這條會規未必常常應用，未必一點一劃的實踐的。說得正確澈底些，大概有錢有勢的人自信一定可以有被懇切優厚招待的把握。對於這些來賓，這條會規可以說是常常實踐的。講到對於真正需要急於找到住宿，急於獲得飲食的遠客，對於流亡人，對於沿門托鉢的人，恐怕這條規矩不過是死文字，不會發生效力，甚或對於他們是白眼相向，不會受到優待的。大概方濟各回憶到他年青的時候，曾在羅加（Rock）聖瑪利亞修院所遭受到的滋味，所以等到後來他一動手寫會規的時候，便寫了下面一條有深切意義的條文：「任何人，凡是有求於我們兄弟的，不拘是朋友或是仇敵，不管是偷兒或是強盜，只要來向我們有所請求的，一定是要一律受到我們竭誠的招待。」可是做徒弟的關於這一條的實際執行，很難依照他們師傳的話去做。就是最初的兄弟們，也覺得說時容易做時難，成德明鑑書上說起，關於這一點的實踐，給我們一個事實的教訓如下：

在鄺爾高，聖，蒙波爾克羅（Borgo San Sepolcro）的上面，有一個方濟各的獨修處，就是蒙戴，加撒來（Monte Casale）修院。在這山林地帶，早有好些綠林好漢，出沒無常，對於過路的人，專做行強打劫的勾當。有一次，他們來向兄弟們討麵包吃。兄弟當中有幾位認爲不必給他們的，而且認爲給他們是不對的。正在這樣討論的時候，方濟各到了修院裏來，兄弟們問他，對於土匪們施哀矜好不好。方濟各便回答他們說：

「我的孩子們，我想對你們說的話，倘你們真肯聽着去實行的話，我便覺得很有希望，你們在天主的面前，一定可以感化他們，使他們的靈魂獲得救贖，如同「右盜升天」一樣。你們去吧，去弄點好麵包好酒來，拿到這些可憐人所住的樹林裏去，你們親自去叫他們，一面喊着，一面尋着他們說：「強盜兄弟呀！來吧，不要怕，到這裏來，我們是你們的小兄弟，我們拿了好酒好麵包來給你們吃。」這樣，他們一定會得立刻過來的。你們呢，就快把白檯布鋪在地上，把餐具擺好，你們就謙謙遜遜地侍奉他們，歡歡喜喜地伺候他們吃，等到他們吃好了以後，你們就對他們講天主的話。到最後你們也向他們表示有來有去，要向他们懇求一個恩典，就是向他们懇求從今以後永遠不要再殺一個人，永遠不要再亂打別人的身體。你們有話不要一齊說光，不要樣樣求他們。倘你們求得太多太心急，他們決不會答應你們的。只有這個樣子，他們才肯照你們的話，因為你們謙卑自牧，誠意待人，強盜也會發善心的。」

到了第二天，爲了酬答他們肯守你們的約起見，你們再拿麵包和酒，又添上些好雞蛋，好奶酪，重新去慰勞他們。你們同昨天一樣，也好好伺候他們吃，等到他們吃好了以後，你們對他們好言好語地說：「我們的兄弟們，你們爲什麼一天到晚留在這裡，忍饑挨餓，甘心受這許多苦處，並且妨礙了你們靈魂的救贖呢？我們想你們還不如像我們一樣去奉事天主，反而來得好。因爲凡是你們在地上所需要吃的，穿的，用的，天主不會不給你們的，同時天主還可以救贖你們的靈魂。」

你們真能這樣去做的話，我的孩子們，天主一定會得使這些可憐人回頭改過。他們的改過自新就是等於報酬你們的謙德，報酬你們的忍耐心一樣。

方濟各這樣說了以後，他的兄弟們大家就立刻答應，必恭必敬地照着去做。那些土匪們，一面是感激兄弟們，一面是天主打動他們的心，也大家毫無推托，腳踏實地地去執行那兄弟們所懇求他們的事。並且大家受了兄弟們精誠的感召，他們自動來幫兄弟們的忙，給兄弟們拿柴草到修院裡來。其中有幾個甚至於看兄弟們自謙自卑的榜樣，一悔過了以後，就來進院做補贖的苦工。其餘的也同心轉意，重新與天主和好，並願做苦工，好補贖他們已往的罪惡，並向兄弟們許願，從今以後，誓必做工吃飯，一定改變他們已往的行徑。（計四）

這段故事傳說得很早，給了我們一個崇高的思想，這思想有兩個真理在裏面：一個是方濟各深入人心，

一種奇妙精微的看法，他很明白對於一個在饑餓線上掙扎的叫化子去講道理是沒得用的，人心不是一時一刻所能挽救的。他深切瞭解羅馬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造得成功的，何況是有關世道人心的事，更是欲速則不達；另一個真理是方濟各以至誠待人的精神，爲愛天主而真愛人的一腔熱情，尤其是愛那些從來沒有法利賽人那樣偽仁偽義的習氣的窮化子。我們至少從這段故事可以看出當時方濟各的運動確是我們天主教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在這個時候，方濟各把天主福音的真精神，用事實揭露了出來。福音裏所說的，有左邊的一段：

「倘你們只愛你們的兄弟，試問你們僅僅是這樣愛法，到底有甚麼功勞呢？在這世的人間，請問那一個不是這樣愛法，不是這樣做法的呢？可是你們，你們有好心做好事，千萬不要爲自己有甚麼好處才做！你們這樣做法，你們將來在天上所可能獲得的報酬，一定是很大的。你們這樣做法，你們才配成爲上天眞主的兒女。這樣做，才像天主自己的做法。因爲他無論對於惡人，或對於忘恩負義的人，都是好的。」（路·肆·三五。資·伍·四七。）方濟各對於這段聖經的感想始終非常深刻。

方濟各對於一般大罪人雖表示極大的寬容，但對於有德性的人，反屢次作極嚴格的考驗。凡對於已經獲得相當多的人，方濟各要求得也愈凶。「一束鮮花」書上對於這一點的榜樣層見迭出，譬如方濟各對於路費諾兄弟的態度就是這樣的。路兄弟是屬於亞細西城最好的一個家庭，方濟各命令他赤身露體的從那塊

小小零碎地到城裏去，並到大堂裏去赤身露體地講道。同樣他命令安日祿兄弟到鄺爾高，聖塞波爾克城的附近去，安兄弟是在這裏出身的，和路兄弟一樣，也是一個比較優裕富厚的家庭出來的，所以也要同樣赤身露體地到這城裏去報告方濟各明天要來，並有心想來講道。不過安日祿還沒有走到城門口，就被帥傳叫回了去。方濟各因為他很快執行他的命令，一點也沒有遲疑，並不以此爲恥辱，所以允許他將來也能够一同到天堂上去。

方濟各在以後的兩三年當中所做的是什麼事，知道的人很少，華定努力把這時期的情形，盡所知道的事實，一段段的，一塊塊的，好像嵌鑲匠做嵌鑲的細工一樣，用精敏的手法，把這段歷史重新編製起來。但終於沒有圓滿的成功，如同他說方濟各於一二一二年至一二一三年的冬天，在亞細西的病床上，叫人默寫他給所有教友們的公開信。他錯了，我們知道這事實的經過還在將來而不在這個時候。總之我們知道方濟各在這個時候在意大利周遊講道，旅行了不曉得多少次數。一二一三年的春天，我們知道他在羅馬（Romagne）省建設新的傳教事業。

在該省離開聖馬琳（Saint Marin）不遠的地方，從前高聳着有一個蒙戴斐爾脫羅（Monte Feltro）堡壘，就是現在在聖良（San Leo）城附近的沙所，斐爾脫里奧（Sasso-Feltro）。在五月裡有一天，天氣特別美麗，方濟各和他的同伴——大概是良兄弟——到了這堡壘的門口。在堡壘上面有好些旗幟飄揚着

，還有許多號筒吹着，表示這是慶祝一個大節日。堡壘的建築像小皇宮一樣，裡面的僕役，穿着彩色的衣服，在吊橋上往來得很忙碌。騎士們都雄赳赳坐在華美的馬鞍上，一到了皇宮的門口，便從馬上跳下來。至於那些貴族婦女，千金小姐在她們的頸項上，大都高高圍着有紗羅的領巾兒，她們都從險阻的山上坐着轎子來的。這都表示於蒙戴斐爾脫羅，在這批附近來的貴族階級面前，就要發生一種大規模的戰鬥了。

可是方濟各並不以看到這奢侈的場所爲不利。有虔誠心的人往往以這種場面足以引誘人做壞人，而具有戒心。方濟各勸他的兄弟們不要有這種心理，教他們不要輕視他人。他人好吃好穿，讓他們去，不要加以惡意的批評。他們也尊奉同一個天主，與我們殊途而同歸。倘天主願意，也可以聖召他們，使他們成聖做好人，何況天主已往對於自己也是如此的。

到了這堡壘式的別墅面前，方濟各便停下來。看上面隨風飄盪的旗幟上，飾有蒙戴斐爾脫羅男爵的徽號，看了便回頭對他的同伴微笑着說：「我的兄弟，你想怎麼好？你看我們也去參加他們的節日好麼？誰知道我們不能獲得有一位肯給天主來服務的騎士呢？」

一面說着，一面就去。慶祝的原因，是爲了有一個年青而到了成年的侍從僕人，要祝聖成爲騎士。被請的人先望彌撒，在彌撒中，這位青年發做騎士的聖願。等到禮成了以後，方濟各便登在別墅庭院中的石梯上，開始講道理。他選擇的題目，是當時民間的一句成語，也是兩語湊成一意的詩句。原文就是：（

Tante e il bene ch'io aspetto, Ch'ogni pena m'è diletto.) 意思是說：「我所希望得到的東西，是多麼美好，多麼偉大呀！只要能得到，忍受任何困苦，爲我是一種快樂。」

方濟各一定知道古代勃勒東(Breton)王名叫亞搭爾(Arthur)在六世紀時，爲防禦薩克森人的侵略，組織了圓桌騎士團以自衛而抵抗敵人的故事。所以他談起那騎士們的勇敢，來比方守神貧的精神。他這次講道的大意如下：

「有一位英勇的騎士想博得一位美貌女子的歡心，只要達到目的，不怕任何犧牲。這位美女或許叫他參加十字軍東征去打土耳其的皇帝；或許叫他到那形如馬身的獨角獸頭上去拿這隻獨角；或許叫他到那懸崖絕壁上去取那鳥兒所產的卵；或許要求他去解救一個被俘虜着的青年女子；或許要求他身穿笨重的戎裝，騎在戰馬上，向一條形勢奇險的獨木小橋疾馳而進，飛也似的跑過去，橋的狹小即使一個人單獨步行也難以過去，在橋的下面只看到有一個萬丈無底的深淵驚人地洞開着，只聽到有一個狂暴奔騰的急湍駭人地怒吼着。所有這許多危難以及其他臆想不到的艱苦，這位忠勇的騎士都很快樂地接受，只因爲了他的心上人喜歡他這樣去赴湯蹈火的緣故。在任何凶險中，他只想到他意中人潔白纖小的玉手，憧憬着有一天達成任務後，可以有熱烈地吻它的無上幸福。他只要這樣想一想就可以犯難冒險，勇氣百倍，大有困苦雖多，死也甘心的情緒。這是少壯軍人的本色，更是騎士應有的精神。」（註五）

「可是除了這地上的騎士會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天上的騎士會。那天上的騎士會，比地上更高尚，入會的資格不僅限於貴族，任何平民都可以參加。另外有一種戰鬥的方式。戰爭的目的，決不在求歡於地上的美人，而在於求得萬美真原的歡心，而在於完成永生美妙天主所囑咐的誠命。難道天主不比世上最美的美人還要美嗎？世上最美的美人難道不是天主用一點兒黃土創造成功的東西嗎？創造了這許多美妙的東西，做了造物的主宰，做了萬美好的美好，難道不比所有的受造物更爲美嗎？既然是造物主來得美，那末我們爲甚麼不爲他去揚眉吐氣，不爲他去揚名爭光，爲甚麼不去做我們騎士更爲轟轟烈烈的事業，不去征服他那罪惡貫盈的死敵呢？我們要知道他的敵人有三個，就是惡魔，世俗以及我們自己一生帶得走的肉身。倘我們也能够像騎士一樣，爲了我們的心上人，不怕犯難冒險，赴湯蹈火的話，那末萬一我們吃盡了千辛萬苦，達成了我們應負的任務，到那時他給我們準備好了的賞報。是甚麼賞報呢？他給我們預備好了的賞報，無論如何要比地上最美麗的女人所可能給我們的任何賞報來得好。地上美人所能給我們的，充其量不過是許她的終身給我們，連她的心也奉獻給我們，但是我們知道她的身體是早已註定了要像黃葉那樣枯萎了的，她的心也終有一天要崩裂而停止跳動的。至於天主也把他自己送給我們作爲我們奮鬥以後，苦盡甘來的慰勞品；他把他的心賞賜給我們作爲我們工作競賽的獎狀。何況他同時還要給我們生命，光明幸福，與天國無窮的美妙，而且這生命是長生不死，永遠不會像黃葉那樣枯萎了的。」（註六）

方濟各所講的道理大致如此，聽衆當中受感動的，大概不祇一個年青的騎士。其中有一位年青的伯爵，名羅蘭，加大尼（Orlando Catanio）是在加桑丁（Casentia）的喬西（Chiusi）地方，有一座堡壘式別墅的主人，前來對方濟各說：「我的神父，我盼望和你談一談，談談關於救贖我靈魂的事情。」

可是方濟各願讓天主的聖神在這些人的心頭上工作，不喜過於急促，便回答他說：「我的孩子，你今天是來做客的，你應該先和你的朋友們，去參加慶祝，坐席吃酒吧，後來我們再痛痛快快地長談，好嗎？」

慶祝完了以後，這位年青伯爵便來和方濟各暢所欲言，並於分別以前對方濟各說：「我在多斯加納省有一座孤立寂靜的山，名叫魏兒那（Verna）山，爲收斂心身是最幽靜的地方。倘你願意和你的兄弟們住在上面，我爲我的靈魂救贖起見，願意把這座山奉獻給你們。」

我們在方濟各的行實上，知道在這個時候，他正希望獲得一個可以避靜默想的孤寂地點，所以他聽着默然良久，先在他的內心，純摯地感謝天主，天主常經過他好教友的手，給他的孩子們，給他的羔羊們，事先準備好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然後方濟各感謝羅蘭伯爵說：「伯爵，我想等到你回到你的別墅裏去以後，打發兩位兄弟到你那裡來，你可以把你所說的那座山指引給他們看看。倘那座山真可以給我兄弟們做沉默深思，靜觀祈禱用的話，那末我一定很高興接受你這樣慷慨的心。好」

我們要注意方濟各並沒有親自到伯爵那裡去看察地點，這是因爲他已經望到他未來要去致命殉難的光

榮，他一直到現在無法實現到聖地去朝聖，可是現在他很想到地中海彼岸，到回教徒那裡去傳天主的福音。那裡回教徒的首領名叫穆罕默德，彭，那塞爾（Mohammed ben Nasser）於一二二二年在多洛沙（Tolosa）附近，吃了西班牙人一個大敗仗。一般天主教教友叫他是米拉莫里努斯（Miramolinus），這是從阿拉伯字（Emir-el-Mumenin）轉音而來的，就是回教信徒指揮官的意思。吃了一個敗仗以後，他便逃到非洲去了。方濟各現在很想去感化他。

大概他是在一二一三年至一二一四年的冬季動身的，到了西班牙，還沒有到目的地，便病重回到意大利來，回到那小小零碎地的寄留所，他又獲得好些新來的兄弟們，其中有一個名叫多默姓薛拉諾（Celano），（簡稱薛兄弟）就是他未來作傳記的人。大約在回來以後的一年中，他去參加拉脫則宮第四次的公會議。恐怕就是趁着這個好機會，他特地爲嘉辣和姊妹們向教宗依諾增爵獲得了守神貧的特許。

當時法國有一個著名的學者，就是偉德里（Vitry）的雅各伯主教，新從聖地朝聖回來，經過意大利和頭一批方濟各的兄弟們相會見。於一二一六年，他曾經從熱那亞（註七）寫信給他的法國朋友說：「我在教廷逗留的期間（當時教廷正在卑路亞）雖看到許多事情都使我傷心得很。大家都在忙着這世人間的事情，不是政治問題，便是法律問題。很少能够讓我說或給我聽到關於心靈超性上的事。」

可是在這一帶地方，有一件事使我心中感到欣慰的，就是有好些人，男的女的，其中也有很有錢的，

或在社會上很有地位的，都爲了一基督的愛情而離開了世俗，脫離了一切的一切？現在他們都自稱爲小兄弟，我應該加上說他們是很受教宗稱許的，並蒙主教們的讚揚。但是他們從來不談這世人間的事務，專門用心去救人們的靈魂，把他們從世俗的虛榮中救拔出來，不致於喪失。天主已經賞賜了他們許多的恩寵，獲得了豐富的收穫。」

「他們按照最初教會的生活方式而生活，如同聖經所說的：『所有的信徒都結成了一條心，都團結了成爲一個靈魂。』在白天，他們出去，到城鎮鄉村裏去捕捉靈魂，講道理就是打魚網，打一網算一網，如同漁夫捕魚一樣。在黑夜，他們回到孤寂的地方，專心於祈求默想的工作。至於女人們，大都一塊兒在都市附近的病院裏生活，她們一點也不肯接受別人的東西，大家僅靠做手工來糊口度日。至於這新修會的男女人們，他們每年在一個預先指定的地點，大家一塊兒聚餐會一次。這樣在天主的愛情中彼此歡聚談心，每次是有盛大的表示，每人得有心靈上的收穫。其他有德性的人也被邀請參加，他們討論並公佈他們所立的生活規則，最後他們請求教宗予以批准。然後彼此分散，各走東西，大都整年佳留在龍巴爾地省（Lombardia）及多斯加納（Toscana）省，在蒲葉及在西西里島等地方。最近還有一位聖善而敬畏天主的人，名叫尼各老，本是聽教宗告解的人，也離開了教廷到這些小兄弟們那裡去避難隱修。但是教宗終於把他叫了回來，因爲教宗實在是少他不來。」

一二一六年的夏天，教廷遷到卑路西亞來，偉德里的雅各伯主教最後幾句話表示方濟各的運動，在聖教會最高的階層中，都有人來參加。這位尼各老就是杜斯古魯州（Tusculum）主教，後來成為尼各老，齊亞林蒙地（Nicolaus Chiaromonte）樞機。大家都知道他對於方濟各會是最熱心的，而終留一位兄弟在他的家裏。或許也是在同一個時期，另外還有一位聖教會的高級神長，就是奧斯弟亞（Ostia）城的胡高麟（Hugolin）樞機主教，第一次來訪問小兄弟們。成德明鑑一書，告訴我們說這位胡樞機主教，不久就成為新修會不懈的保護人，兄弟們在那塊小小零碎地集會，他偕同有許多有神品的人及衛隊到他們那裡來。等到他親眼看到兄弟們是在如何窮苦的環境中生活着，每晚睡在草上，在光地上吃飯，他看到不覺眼淚垂涎而出，並高聲嘆說：「像我們天天過着奢侈快樂日子的人，不曉得天主要把我們放到天上什麼地方去啦！」

總之自從這個時候起，方濟各和教廷的關係日益密切。幸而從那塊小小零碎地到卑路西亞的距離很短。一二一六年夏季，教廷在卑路西亞城又經過了大半個暑假時期。所以雙方往來非常容易，小兄弟們常得教廷各位高級神長的耳提面命，當亦為意中事。大概就是在這個夏季，發生一重要事件，凡是他所有作傳記的人，都認為這是方濟各一生行實中所最值得考慮的事。這個時候正當教宗何諾署第三即位之初，亞細西城這位小可憐的苦人兒，好像曾經到基督代表那裏去，當面跪着懇求他恩准那塊小小零碎地首堂的特赦

，並獲得教宗親口的准許。

（註一）諾拉的聖保里諾，見聖人言行新編第六冊一三六頁。聖年廣益第七三八頁。

（註二）唐德生於一二六五年，卒於一三二一年，有譯丹第，有譯但丁，主張美善合一說，於希臘文學拉丁文學頗有研究，爲佛羅稜薩市的貴族，三十五歲被舉爲該市的行政長官，盡力于公務，值皇帝黨與教皇黨相爭，被逐而流落於外。因爲奔走國事，所以流竄外鄉，終於不得志而逝世。所著神曲即成，於此時記其夢遊地獄，煉獄及天堂三界，用譬喻來寄托他深遠的意思，實爲世界文學中的不朽之作。其他作品尙有新生，宴會，王國論等篇，死於拉溫拿，該市市民欲獲其屍而不得，今尙葬於拉溫拿。見辭海，子，九五頁三欄丹第。

（註三）有一個博學多能的人進了會，就被遣送到一個修院的廚房裡去，服事廚房司務，大約有一個月之久。

（註四）真福方濟各行實第二十九章及「一束鮮花」書第二十六章亦描寫這一段故事，更爲詳盡出色：「管門的兄弟用惡毒的話趕走了站在門口求乞的土匪，正在這個當兒，忽而方濟各拿着一袋的麵包和一瓶酒也回到門口來，看到這個光景便嚴厲責斥那個看門的兄弟，並命令他立刻去做補贖這個罪的工作，就是立刻拿這袋麵包和這瓶酒去找那幾個土匪，就是爬山過嶺也要去找他們，非找到

不可。「找到了以後，你便跪在他的跟前，表示你是一個卑鄙下賤的人，務請他們寬恕你奚落他們，虐待他們，侮辱他們的罪。」

（註五）歐洲中古封建時代有一種尚武輕死的軍人爲騎士，大都自幼即受特殊的訓練，騎士的特色爲忠誠篤實，尙任俠，敬婦女，臨陣奮鬥，在十字軍東征的時期，騎士的聲勢最盛。「見辭海彙集二〇頁二欄」

（註六）沙巴節在他所著行實二八〇至二九〇頁中再三申述有兩種人的對比：第一種是以愛情奉事天主的，第二種是想得報酬而奉事天主的，在這兩種人當中他認爲第一種人是真正方濟各會的修士，第二種人是僅守聖教會的誡命而已。但是這種對比是沒有道理的，據我們所知道的，却是相反。方濟各講道理特別注重於賞罰這一點。他在草席會議席上所講的話，對於這一點是沒有辦法可使人誤解的。他說：「我們已經答應要給相當大的東西，可是還有更大的東西也被允許要給我們的，……享一霎時的樂，就要吃永生的苦；吃一些兒的苦，就可享無限的福。」（Actus 第廿章）同樣在致教友書中，他也着重於未來賞報的獲得。（Opusc. 第九一頁）在一二二三年會規第九章中他也勸兄弟們講道要以惡習與德業，受罰與受榮等標題爲標題。巴爾瑪的若望也以神貧太太對教友們說：「你們不要怕奮鬥的偉大，因爲你們未來得的報酬也是偉大的」（Commercium, Alvisi 編

印第四〇頁。）若望的著作是方濟各會正統派的名著，也以賞善罰惡爲中心思想，沙巴節對此亦有異議，但他亦得對吾主耶穌及對聖保祿提出同樣的異議：參看馬賽第四章第一節羅馬書第八章第十八節。

（註七）辭海，已，二一八頁三欄：「熱那亞（Genoa）一譯熱諾亞，港埠名，在意國西北熱諾亞灣內，爲橫斷阿爾卑斯山脈之大陸鐵路與地中海之連絡點。其他在中世紀時爲意大利之自由都市，勢頗強盛。」

第三章 小小零碎地首堂的全大赦

聖教會於未准許小小零碎地的首堂特赦以前，只准許過有一個完全的特赦，就是准許給那些拿着十字架到聖地去打仗的人們。任何這樣肯出去遠征的人，只要去告解他的罪惡，就特別可以獲得一個完全的赦免，不但對於由聖教會所規定的補贖苦工都免了，而且對於煉獄裡所應吃的苦也全免了，這樣他的靈魂就可以在死後立刻在天主面前顯露出來。

這關於十字軍東征的特赦可以稱爲聖地的特赦，後來這特赦的範圍逐漸擴大。當時除出征軍人以外，還有因着別的重要原因，不克親自拿着十字架去出征，可是捐助大量的金錢或物資去供給武裝部隊，擁護

出征軍人，間接支持十字軍東征的人們，也可以獲得完全的特赦。而方濟各會修士們，則從教宗方面，獲得有分發這種特赦的權，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聖教會在其他的情況中，如同遇到聖堂的祝聖，也有特赦的准許，但是決沒有這樣寬大的範圍。一、一五年拉脫朗公會議更將特赦視作爲例外的恩典，它的准許也受嚴格的限制。因聖堂祝聖而允許的特赦，根據最後一次的公會議，只能赦免聖教會所定的處罰，而其期限則爲一年；倘因聖堂祝聖的週年紀念而允許的特赦，則其期限僅爲四十天。當亞細西城聖方濟各堂祝聖時，教宗額我略第九所准許的特赦有三種：

一、凡是經過海道遠來參加祝聖典禮的，得特赦三年；

二、凡是超越阿爾卑斯山而來參加的，得特赦二年；

三、凡是在意大利境內的朝聖人僅得普通特赦一年。教宗能如此特赦法，已是難能可貴的了。

現在我們需要知道的，就是方濟各向教宗所要求的，和有人說他已獲得教宗當面允許的，到底是什麼。倘我們依據有一種參考資料（資料本身的價值，們我後來再說）我們知道「方濟各有一天偕同馬賽兄弟去晉謁何諾略第三，並爲他那塊小小零碎地的首堂，懇求教宗恩准朝拜這聖堂的全大赦，如同十字軍東征的特赦一樣。他或許對教宗這樣說：「我希望凡是進到這聖堂裡來朝拜的人，只要他肯發上等的痛悔，妥辦告解，便得全大赦，換句話說，就是從他領洗的一天起，一直到他進該聖堂那一天實際進去的時刻爲

止，凡是他所犯的罪都被解除，不再受任何懲罰。」

教宗或許使他明白，教廷對於任何教堂不允許有這樣寬大的，特殊的全大赦。或許願意准許如上面所說的普通大赦之一；方濟各或許不肯接受，向教宗表示這是天主自己派他來要求的。何敦宗第三或許也因爲當時受天主的默啓，所以當面就准許了他。或許嗣後各樞機主教是照教宗認爲這樣特許實太過分了，聖地特赦也不過如此，似非所宜，所以擬請加以限制，至少須有一個時間上的限制，因而規定每年只能有一天，從前一天的暮課經起，至第二天的黎明爲止，即共計卅六小時的期間。方濟各對此決定或表示滿意。同時教宗問他是否需要書面証明，方濟各認爲不必要，因爲天主自己自能將這事件曉示天下。」

除這主要的記載以外，尚有各種傳記，如玫瑰花故事即其中之一，奧維爾培克（Overbeck）並特將這故事實在那塊小小零碎地，小聖堂的門楣上。這些傳說大都是後一世紀的產物，至於上述的記載，則來源較爲久遠可靠。

貿然一看，這些事實似乎不够像真的樣子，照理難以置信。不過所有給他作傳記的人都告訴我們方濟各對於那塊小小零碎地的愛情是多麼熱烈；同時我們知道方濟各對於感化罪人的心也多麼迫切。根據薛兄弟所說的，方濟各有一天在心靈上看到有各色各種的人，遠遠近近，擁擠不堪，都會向那塊小小零碎地的小聖堂裡來。他另外還有一個兄弟也看到有同樣的情景。

最初的傳記還談到方濟各性情上很有意義的一點，就是他對於任何重要的諾言，從來不喜歡獲得有書面的保證。他每次對於書面的證件，不但表示不同意，甚且有厭惡的情緒。這是他個人的特色。一二一〇年他對於教宗依諾增爵第三的口頭准許已表示儘够滿意。他對於這拉脫朗公會議所要求的，所獲得的，純粹是道德上的倚靠，毫無書面的保證。後來羅蘭伯爵把魏爾那山奉獻給他，也毫無書面的保證。到一二七四年，加大尼年青的伯爵們於正式立贈與契據時，對於這一點也有明白的表示。後來方濟各在他的遺囑上，也公開禁止他的兄弟們向羅馬教廷請求任何特權的書面證明，不拘特權之有關於任何聖堂或任何其他地點，一律在禁止之列。所以像方濟各對於何教宗第三那樣的答覆，根據最早的傳說一定可以說與方濟各素來一貫的作風是相符合的。

可是我們還想知道的就是何教宗真的有否同樣口頭的答覆，換句話說，就是如同前面所說特赦的准許到底有否發生？（註一）

我們首先所應密切注意的，就是在十三世紀最可靠的原始文件中，竟隻字沒有提及關於那塊小小零碎地首堂全大赦的事件。薛兄弟知道額我暑第九賜與亞細西大堂的大赦。但無論是薛兄弟自己，或是三件記，無論是徐連，史比拉（Julien de Spire）或是卑路西亞的無名氏，或是文都拉，都沒有提及這全大赦存在。至於提及這全大赦的著作家都異口同聲說，從一二一六年起，年年在何教宗所指定的一天，就是從八

月一號的晚上起，一直至二號的夜裡止，獲得這全大赦的朝聖人不計其數。那末爲什麼正式的傳記人始終對此一言不提呢？爲何如此保持緘默呢？難道是因爲教宗沒有當面保證的緣故嗎？或者是因爲厄利兄弟以及他的同黨要反對的緣故嗎？因爲站在那塊小小零碎地專修神貧德性的兄弟們是主張嚴格遵守原始會規的，所以不談起這零碎地的全大赦是有助於這反對派的。

萬一這個假定是對的話，那末至少在嚴謹派的作者所作的傳記上，如同成德明鑑，或真福方濟各行實，或一束鮮花書上，應當談起這全大赦。無奈在這許多原始的傳記上隻字也沒有提及，這是很可惜的。談到這全大赦的，只有梅爾配奧利（Melchiori）的意文三件記第四十九章，我在上面已經引過一段。

至於全大赦傳說的來源，大都以良兄弟及方濟各其他親信兄弟們所說的爲依歸。其中有一個真憑實據，是於一二七七年十月卅一日在亞萊索，有兩位兄弟，當許多見証人的面前，經過該城正式文書官（*Notarius publicus*）的簽字而寫成的。這兩位兄弟，一位是亞萊索的本篤（*Benedictus*）兄弟在方濟各生前，曾與方濟各一塊兒生活過的。另一位是亞萊索的雷義愛兄弟，自稱爲是馬養伍兄弟的知心朋友。他們作証：一是方濟各與馬兄弟如何到卑路西亞去督誦教宗，二是教宗如何面准全大赦的特許，三是表示教廷從來沒有這樣輕易准許過。

這真憑實據的內容十分簡括。日期也非常確實，這可以說是一個絕對可靠的文件。可惜它的原本已遺

失，惟在亞細西城存有一本，大概是十三世紀最末幾年的抄件。

在伏爾戴（Volterre）氏手本上還有另外一個抄件，內容更爲簡短，大概是十四世紀的抄件。

同時還有其他的証件，也是由於馬兄弟及本篤兄弟口傳而來的，考其內容也沒有什麼新穎的地方。沙巴節把這些証件都彙編合印在另一本書上，這本書是巴爾多里（François Bartoli）於一三三五年所著的，專門檢討這零碎地大赦的問題。這些証件的作者爲亞維爾那的若望（Jean de l'averna）或爲亞瓜斯，巴爾大（Aguasporta）的奧東（Odon）。其較爲引起人注意的，就是有一個老年人名伯多祿，柴爾法義（Pierre zalfani），在他年青的時候，曾親自參加那塊小小零碎地聖堂的祝聖，並親眼看到方濟各立在聖堂裡，手裡拿着一張紙，這張紙在老人的心目中認爲是教宗特准的諭令。——但是在別的地方，我們知道有人說方濟各堅決拒絕有任何書面的憑証。

馬兄弟以外，還有良兄弟的作証。在卑路西亞有一個世家出身的，名叫雅谷伯，戈波利（Jacques Coppoli），於一二七六年二月十一日把整一座山送給方濟各會。在這座山上原有黎比陀獨修處，同時他談到良兄弟說起過零碎地全大赦的故事，故事的內容與亞萊索本篤兄弟所說的大致相同。戈波利說教宗願意答應特准七年的期間，但是方濟各覺得還不滿意，於是教宗允准把聖地的全大赦，永遠頒放給大神之后堂。但是樞機主教們後來決定要在每年有個一定時期的限制。方濟各將此事講給良兄弟聽，同時要求他，

在他——良兄弟——自己還活在世上的時候，不要輕易談起這大赦的恩典。因為這個恩典還應當隱藏若干時間，天主自己自然會得使人家知道的。

華定考查這見証也是於一二七七年書面寫出的。這表示大赦的恩典自一二二六年起至一二七七年止，整整有六十年之久，毫無宣傳作用，一任其自然，到現在才開始着手調查。翁白里亞省自一二七四年至一二八〇年的省僕人是安日祿兄弟，就是在這位省僕人的面前，亞萊索的本篤兄弟與雅各伯，戈波利都來正式作証的。戈波利特別指出良兄弟率方濟各命在他自己的生前，不准宣揚此大赦。惟查良兄弟是在一二七三年逝世的。這表示良兄弟沒有嚴格遵守這禁令。

在這時期以前，還有一位法勃利亞諾的方濟各（Francois de Fabriano）兄弟（以下簡稱法兄弟）也自己說曾往零碎地去獲得這全大赦，並親自聽到良兄弟說起這大赦的故事。但法兄弟用書面敘述此事為時較遲，大概是他臨終的前幾年。因為他同時引証一文件，這文件不會在一三一〇年以前的。法兄弟生於一二五一年，當他書面敘述此事，大概已有七十歲左右。當時大赦的故事，全意大利的人都知道，而且情節比他年青時所聽到的更為曲折詳盡。

誰知這位年老的兄弟不受當時輿論的影響呢？他同戈波利一樣表示方濟各明白吩咐良兄弟不要對外宣揚，關於這大赦的事件。但是良兄弟暗中仍難免要說出來。法兄弟說他自己曾到零碎地去朝拜過聖堂，我

們當然沒有理由去懷疑他。但他年老髮白，以爲那次朝聖目的在於獲得全大赦，這是他個人的想法，無人足以否認他的。當初有數兄弟們都到他們的會祖方濟各墓及那塊小小零碎地去朝拜。季爾雪（Nich）對此言及教宗尼各老第四（Nicolas IV）自己也是一位方濟各會的小兄弟，教宗在他一二八四年五月十四日論文中提及這許多小兄弟們到亞細西城去，但隻字沒有說到零碎地的大赦。若爲大赦而去朝拜的話一定很可能提及，但教宗僅說他們去朝拜天神之后堂與聖方濟各墓的新聖堂，並沒有說去獲得大赦。

福里烏的真福女安日辣（Angela de Foligno）生於一二四八年，卒於一四〇九年，進方濟各的第三會不久以後，便到亞細西城去朝聖，她所說的與教宗所說的一樣，她無疑地是屬於謹嚴派的，他僅到天神之后堂及聖方濟各墓的新聖堂去朝拜，而隻字沒有提及零碎地的大赦。方濟各會議嚴派的重要的首領胡培定，加沙爾，在她臨死以前曾去看過她，在他所著生命樹（Arbor Vitae）一書的序言中，向她致最大的敬意，也談起她的情形。或許她去朝聖的一天，不是在大赦規定的日期內，但隻字不提及大赦，也是奇事。如果零碎地的全大赦恩典已存在的話，她很可能在大赦規定有效的日期內去的，如同後來這大赦的恩典傳遍意大利全境時，她的女朋友，即戈爾多納的瑪加利大，也是這樣準時去朝聖的。

根據上面所說的，我們可以作一結論說，那塊小小零碎地全大赦的恩典，到十三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中，或根據法兄弟（Fabrizio）所說的，到最後的三十餘年當中，方纔廣揚開去。倘用我們現代的眼光

，我們或許要說這大赦的恩典，是由於那塊小小零碎地自一二二二年起至一二六二年止，做五十週年紀念而來的。總之，這大赦的來歷，在一二七七年以前，完全沒有書面公開的証實，一開始就有人反對。亞萊索的本篤兄弟，雷義愛兄弟，戈波利及柴爾法義等都是如此說法。方濟各會嚴格遵守會規的一派當中，有個主要人物名伯多祿，若望，奧理微（Pierre-Jean Olivi）生於一二四八年，卒於一二九八年，密切注意這個大赦事件的發展。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可惜沒有寫年月日，目的在於論証這大赦恩典的存在。先談理論部份，後述歷史部份，誰知歷史部份到現在也竟不幸而遺失了。

最主要的証人是亞萊索的本篤兄弟，他是薛兄弟所尊敬的，薛兄弟於一二三〇年以後，寫聖方濟各傳，格外對他表示敬意，特在卷首題記他的名字。這本專為修院寫的小小傳記，對於教宗額我略第九正把特赦的恩典，准許給亞細西城首堂的事件，尚有篇幅談及，而對於那塊小小零碎地全大赦的事件，與方濟各行實應有密切的關係，反而隻字不提。

根據沙林培（Sabinbene）所編的年史，我們知道方濟各派遣亞萊索的本篤兄弟率領幹部人員到近東去傳教。他在耶路撒冷聖城准許國王若望，勃連內進方濟各會。亞萊索的若望，是本篤兄弟同時代的人，於一三〇二年給本篤兄弟寫的傳記，說他於一二四二年已經死了。但是根據別的文件，証明他在一二六八年還活著，迨至一二七七年，他才為這全大赦問題來作証。

亞萊索的若望把本篤兄弟寫作爲一個傳奇的人物，他的行實是神出鬼沒的。除了本篤兄弟自己說出來以外，不會有人知道他的奇行異事。比如他有一次在近東傳教，被有一條口似火盆的龍，從空中飛到巴比倫去朝拜先知達尼厄爾（Daniel）的坟墓。還有一次，一朵青雲把他飛騰到天堂裡去和先知厄諾（Enoch）及厄利談話，蒙他們的降福，並和他們交換和平的親吻。誰也不能否認這樣記述，頗有點兒近東的意味，本篤兄弟的大半生涯也正在近東消磨的。所以他在一二七七年的書面作証，如果我們不嫌季爾雪那樣乾脆地說他是捏造的話，至少我們對於他好誇張的性情，委實不敢苟同，不敢過於信任。

第一個証人給我們的印象不十分良好，現在我們考查第二個証人，就是亞萊索的雷義愛。雷義愛於一二五八年爲方濟各會的小兄弟，所以很可能認識馬兄弟，但是我們對於馬兄弟擅敢提出一個疑問麼？馬兄弟約於一二八〇年去世的，就是馬兄弟所說的一定靠得住，永遠不至於弄錯的嗎？他或許日長時久，於不知不覺間，會把好些虛構的東西，牽強附會到方濟各的回憶錄上去，或勉強湊合到前輩兄弟們的傳說上去，亦未可知。他們所傳說下來的，每每使人難以置信。譬如公拉，與非達兄弟，根據良兄弟的傳說，談方濟各的故事，頗多奇特的地方，往往不易令人相信。

倘要攷查十三世紀末葉所盛傳關於那塊小小零碎地全大赦特恩的來歷，只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巴爾多里（François Bartoli）在一三三五年所著關於零碎地全大赦書第一章上，有一段很有意義的故事，當

初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們現在把它特別照錄如左：

加斯戴洛（Gasello）的胡葛（Huegos）兄弟說他聽到亞細西的若望，莫利哥兄弟談起有一個鄉下人，住在那塊小小零碎地入神之后堂很近，他很久在夜裏聽到天神們在堂裏唱歌。他就把事去報告給本堂神父聽。本堂神父是亞細西城馬尚哥利（Mazancoli）族出生的。他勸告神父說：「爲什麼你不去找方濟各，叫他到這裏來呢？他和他兄弟們住在多爾多河。」

神父就聽他的勸告去找方濟各。方濟各到了那塊小小零碎地，便看到一個奇異的景象：在夜間，正當他睡着的時候，他看到基督，和他的母親瑪利亞，站在他床鋪的旁邊。方濟各問他們說：「你們是誰？」

耶穌回答他說：「我是基督，這位和我一塊兒的，就是我的母親。」

方濟各繼續問他們說：「你們從什麼地方來？」

耶穌回答他說：「我們從聖地來！」

方濟各繼續問他們說：「他們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耶穌回答他說：「我到這裡來，特地爲祝聖這塊小小零碎地，好把這塊地奉獻給我的母親瑪利亞！」這樣談話過以後，他們就不見了。方濟各很興奮地起來，歡天喜地對自己說：「我不願意再離開這裏」

了！好吧，把我的小兄弟們引導到這裏來吧！」

這故事我想巴爾多里一定沒有捏造出來，意思非常明白，描寫得深入淺出，比當初任何傳說來得簡單明瞭。它的精義是說：聖地到了有一個時候，可以視作爲已經喪失了的。天主教教友們在聖地最後的一個據點，就是亞克叻（St Jean d'Acre）於一二九一年也淪陷了。從那個時候起，朝拜聖地全大赦的特恩，也從聖地移歸於那塊小小零碎地了。就在這零碎地到朝拜入神之后聖母堂，可以獲得全大赦。我們知道教宗把分送這特恩的權已交給方濟各的小兄弟們。」

這樣說法或許有人也覺得勉強得很，然而此外也找不到一個比較圓滿的解答。而且巴爾多里把方濟各奇見的故事，在他那本書上特地於卷首表達出來，使我們一讀便可以明瞭這特赦的來歷。那塊小小零碎地方雖小地皮雖零碎，畢竟代替了偌大個聖地。這樣代替法間接也可以使我們明瞭全大赦真正的來歷。到了二八九年在教宗尼各老第四恩准一特赦的恩典給方濟各墓的新聖堂以後，那塊小小零碎地的舊堂，當然要受到影響。朝聖的羣衆也難免要有棄舊喜新的心理。於是護守會規，恪遵會祖遺囑的小兄弟們，認爲對於方濟各所崇敬，所酷愛的天神之后堂，要有盛大的表示，表示這舊堂是方濟各會的首堂，朝拜這首堂如同朝拜耶露撒冷一樣，可以獲得全大赦。基爾達看到護嚴派的兄弟們要把天神之后堂，對於新建方濟各墓的大堂，保持原有首要的地位，所以他們認爲這樣想保持首要的動機，就是那零碎地大赦唯一的來歷。

我認爲基爾雪這樣看法實在也看得太簡單，太無意義了！（註二）

不拘人們如何說法，總之，那塊小小零碎地入神之后聖母首堂，凡是於規定的日期內去好好朝拜的人，都可以獲得像朝拜聖地一樣的全大赦。這一點已於一二九五年以後，成爲一公開普遍的事實。當時方濟各的會總僕賴孟多，戈弗萊地（Raymond Gaufredi），正式公佈大赦條例。他爲兄弟們要想獲得這全大赦的，訂了一個朝聖天神之后堂的規則（註三），好教他們遵守。獲大赦的日期規定在八月二日，大概爲紀念聖堂曾經是在這一天被祝聖的。八月一日是宗徒聖伯多祿的坐監紀念日，大赦的日期是從這宗徒坐監瞻體的晚上開始，到第二天，即八月二日的晚上爲止。方濟各是最敬重宗徒聖伯多祿的。在這天做彌撒有一段經文說：「呵！主！天主！你曾從監獄裏救了伯多祿出來，使他不受任何苦難。我們也請你從我們罪惡的鎖鍊裏，同樣救拔我們出來！」從今以後，方濟各的兄弟們世世代代在他們那塊小小零碎地的小聖堂裡，在這新的聖地上，根據上述的准許，向普世人分送與十字軍東征的大赦有同等効力的恩典。他們從懲戒罪惡的刑罰中，救拔了許多朝聖者的靈魂；這許多靈魂脫離了他們罪惡的鎖鍊以後，重新進到無罪的聖境，安享極樂的真福。（註四）

（註一）像方濟各在何教宗第三面前那種果敢的態度，高傲的語氣，和他後來經胡樞機主教的斡旋對於同一位教宗所表示極爲謙遜的神情語氣，實大不相同，而判若兩人。當時他說：「我們比其他修士

們更爲可憐，更被輕視，我們不但在你的面前受招待，而且蒙你的准許可以對你講話，竟敢接觸天主教道德的策源地，這爲我們是何等大的恐懼，何等深的慚愧！」

(註二)從那塊小小零碎地聯想到聖地，或許是當地有一種古老傳說的結果。根據那傳說，天神之后堂是從前四個朝聖人所建築的。建築的式樣是依照聖地，若沙法(Josaphat)山谷聖母堂的式樣。聖母瑪利亞好像在聖地被人驅逐了出來，到了這裡天神之后堂，等于她第二個故鄉。薛兄弟也純粹用做詩的意境，把克來焦當作新的白冷城。有人把方濟各寫會規的地點，即豐德，哥倫坡，當作梅瑟頒發天主十誡的西奈山第一，並把方濟各受五傷聖蹟的地點，即亞蘭窺見那山當作新的加爾瓦略山。比薩的巴爾戴來米曾把方濟各與吾主耶穌相像的地方，一一比較對照起來。至於玫瑰花的聖蹟，是十四世紀初輩的傳說，於一三三五年始有書面的寫出。玫瑰花故事原寫在聖本篤的傳記中，然後人牽強附會到方濟各的行實上去。方濟各於一二二二年到蘇比亞閣去瞻仰聖本篤的遺蹟，即撒格羅，斯貝哥洞，就在洞外有個荊棘叢，聖本篤爲克勝淫魔的攪擾，便赤身露體在荊棘叢中英勇地輪翻旋滾，翻滾得滿身皮破血流，遍體鱗傷不堪。據傳染此鮮血的荊棘叢，忽而變爲滿開香花的玫瑰花樹。人主從此賞賜潔德給聖本篤，今後任何淫念不復稍起。在蘇比亞閣教宗額我略第九小聖堂的牆壁上，奧東(Othon)兄弟畫有方濟各的像，和活人一樣的高，聽說

也是在這次方濟各去瞻仰聖本篤遺蹟時畫的。馬兄弟和良兄弟很可能是和他一同去的。他們當時在聖本篤傳記上所得的印象，後來難免牽強附會到方濟各的行實上去。何況蘇比亞開很像加爾色里或克來焦，我們相信方濟各在那裡看到聖本篤隱修三年的環境所在，所獲得的感想一定非常深刻。

（註三）安聖謨譯聖五傷方濟各行實卷中第十八至二十二頁關於玫瑰花聖蹟故事酌錄於后，以資參考：一二一六年七月間，聖人方濟各在卑路西亞求教宗放全大赦，雖然蒙教宗允准，每年一天，直到永遠，但是沒有指定日期。聖人遂將此事，暫時擱下，待耶穌自己去安排。過了六個月以後，即一二一七年一月間，人氣嚴寒，方濟各爲退惡魔誘惑肉情起見，便出外赤身躺在冰雪奇寒的荊棘叢裡，輾轉翻滾，滾得皮破血流，滿身傷痕，並對他自己的肉身說：「與其順從惡魔肉情的誘惑，毋寧吃苦與耶穌結合來得好！」

當時忽有一道光輝籠罩了聖人，染了他鮮血的荊棘叢，開了滿叢紅白兩色的玫瑰鮮花。白的表示聖人的潔德，紅的表示聖人的愛德。同時來了一位天神，拿着一件皎潔雪白的衣服，穿在聖人的身上，並甘飴柔和地對他說：「方濟各！快到堂裡去！救世主和他榮福的聖母，在那裡等着你。」

聖人聽了便採了二十四朵香花，一半是紅的，一半是白的，到聖堂裡去。一路覺着身臨心爽，如同在地毯上走一樣。一到堂裡果見耶穌坐在光榮的寶座上，聖母瑪利亞在他的右邊，四周是天朝神聖侍從着。聖人便跪獻鮮花，經聖母的手，獻給耶穌。耶穌問方濟各說：「方濟各！你爲尊敬我的母親，曾經許給她的禮物，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實踐你的諾言呢？」

聖人懂得這是指那人神之后首堂大赦所應得救的靈魂還沒有被救的意思，便滿腔懷抱着依靠他愛慕他的心，對耶穌答覆說：「我至聖至善，救贖普世的主！你既然爲愛你榮福聖母的緣故，祝聖了這座小聖堂，並以你無限量的仁慈，賞賜了朝聖該堂可以獲得全大赦的鴻恩。如今只差一點：就是還請你恩定一個可以獲得大赦的確實日期，以便遵照施行。」

耶穌回答他說：「我願意這全大赦，從宗徒聖伯多祿坐監贖禮的晚上起，一直到第二天的晚上爲止。」

聖人聽了再請示說：「雖蒙吾主這樣定了一個日期，但是誰肯相信我的話呢？」

耶穌回答他說：「你不要怕，快去晉謁我的代表，懇請他正式頒佈這大赦吧！」

聖人繼續請示說：「但是吾主的代表，肯輕易俯允像我這樣卑賤的罪人所懇請他的事嗎？」

耶穌答他說：「你的幾位同伴在這裡聽見我的聲音，你領着他們拿着這幾朵香花，便一同晉謁

他去，我當然要幫你成功的。」

說了以後，天神們齊聲唱讚頌天主的光榮歌。聖人遵命拿了三朵紅玫瑰，三朵白玫瑰，表示恭敬聖三，拜辭了救世主。當場聽見吾主耶穌訓話的小兄弟有三位，即賈兄弟，甘兄弟和安兄弟。第二天他們四人便動身赴羅瑪去覲見教宗，奉獻鮮花，報告上述經過的情形。教宗在隆冬天氣看到這六朵杏花，並以聖人平時做人的方式，表示信任無疑，並經與樞機主教們會商以後，便准定每年八月二日爲那塊小小零碎地天神之后聖母堂獲得全大赦的日期，並命亞細西，卑路西亞，多地，福里烏，諾賽拉，思博來大及古標等處的七位主教，到當年八月一日，聖伯多祿坐監瞻禮日，一齊到那塊小小零碎地的人神之后堂，恭行頒佈全大赦的典禮。

（註四）本書作者喬敦勝（Joergensen），後來自己更正說：

自從我這本書——聖五傷方濟各的行實——出版以後，關於那塊小小零碎地首堂全大赦的問題已有新的發展。有一位方濟各會修士名海利培爾，霍爾匪弗爾（Heribert Holzapfel）博士（以後簡稱霍神父），於一九〇八年在加拉杞（Guaraochi）出版方濟各會會史彙刊上發表關於這問題的研究，論據確鑿，表示方濟各確已獲得教宗何諾暑第三當面恩准那塊小小零碎地首堂的全大赦。霍神父研究這問題的結果，認爲無論在方濟各的生前或在他死後半世紀之內，不特外間很少

有人知道這全大赦特許的存在，即修會以內也少有明白這事件的底細。正以其不公開，所以引起種種的懷疑。他解釋當時這問題爲何不公開的原因有好幾點。他說：第一是教宗自己對於這全大赦的特許認爲關係太大，很少有先例可援，所以口頭雖答應了方濟各，但是心裏未免覺着勉強得很。對於這一點，所有作傳記的人追溯全大赦的來歷，大都是衆口一詞的。第二是在教廷以內的樞機主教們對此堅決表示反對。第三是在各地的主教們，如亞細西，福里烏，卑路西亞，古標等處主教，亦同樣表示反對。（見沙巴節的研究資料彙編（Collection d'Etudes）第二卷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頁。）第四是方濟各的天性，他是從來與人無爭的。根據他平時靈修的中心思想，他更是絕對服從神職班，處處以小小人看待自己，時時訓勉兄弟們要順從他人。樞機主教們既然那樣反對，他當然恭敬謙遜地表示俯首聽命，決不至於有絲毫反抗的痕跡，這是可以斷言的。何況這在其他類似的事件上也是如此的，這次並不是破天荒第一遭！全大赦的實施既受阻力，方濟各既願安心忍受，然在他心靈的角落裡，難免發生劇烈的隱痛。如同對其他類似的事件一樣，他一定要和他忠實的同伴們暗中對此商討，到底這是一件極爲可惜的事。這樣，在那塊小小零碎地，首堂的全大赦，雖確確實實獲得了羅馬教廷的特許，然亦只好看作爲修會極機密的寶藏，不足爲外人道，也不應向外宣揚。只能在深山獨修處低聲談到寶藏的確實在。但這潭芬芳的遠年花彫，

終有一天是要向普世人當衆公開的！從此歲月愈久，探悉這秘密消息的知心兄弟們也愈多。同時因爲反對的風聲愈緊，他們的信心也愈堅定。在這種情況之下，原來知道其中機密的兄弟們，因年老力衰，需要最後有書面正式的証明，好使後起的忠實兄弟們知有所信守而不至於日久湮沒，所以在一二七七年，才有這全大赦特許的証明文件發生出來。而我對於這歷史文件，因爲不知其中的底細，誤認爲是不可靠的。經過霍神父這樣一番的解釋以後，對於當初做傳記人們所以隻字不談這特赦問題的神秘性，可以恍然大悟。他把方濟各服從神職班的一點，更乘這個機會大書而特書，這是方濟各真精神的所在。就是樞機主教們沒有道理的時候，方濟各也照樣爲了吾主耶穌的愛情，用無條件服從的方式，格外表示尊敬他們，愛護他們，這正是方濟各的偉大處，也是霍神父所提論証最得力的一點。至於成德明鑑與真福方濟各行實的兩部著作中，爲何不說這問題，我當時雖認爲這是無此全大赦特許的考証之一，然此論証根本不能成立，因爲我現在回想這兩部著作約在一三一八年至一三二二年之間寫的，而這全大赦的特許早在這時期以前正式公開承認，所以根本不能算是上述論証之一。到了十三世紀的後半期，在當地的主教中，大都因人事的變遷，反對特赦的主力已消失不存在，像亞細西城的主教公署已經由方濟各會修士們所掌握，更無反對的可能性。

第四章 聖神降臨節的常年會務大會

方濟各所建立的會一開始就是一個做補贖苦工和做宗徒傳教的會。方濟各自己是這會的創辦人。因為會規是他寫的，又是他以所有兄弟們的名義向教宗發過誓死服從的願，也是他從教宗那裡獲得了講道的准許，並獲得可以准許他人講道的權。雖然最初的六位兄弟和方濟各一樣有權准許新來的人進會，但是凡新進會的人都須被遣送到那小小零碎地去，好從方濟各的手裡獲得那做補贖苦工的會衣。這樣入會的准許，等於從前老修會隱修士立志改過自新一樣。進會的意義就是棄絕世俗及與世俗有關的一切。至於棄絕的表示，就是請新來的兄弟把他的財產分送給窮苦人。

方濟各向來希望使他的兄弟們，愈能聚集在他的身邊，愈能和他晨夕在一塊兒愈好，他輕易不和他們分離。因而每次他派兄弟們出去傳教，每次都給他們規定一個回來的日期。到了日期他們必須回到那塊小小零碎地來相會。後來爲大家規定了每年的兩個時期，是永久固定的，到期所有的兄弟們都應該到天神之后堂來集會。這兩個時期：一個是聖神降臨節，一個是聖彌厄爾天神節（九月廿九日）。

這兩個會期等於從前古修院裏兩個常年的教務會議一樣。比較起來以聖神降臨節的集會較爲重要。在聖神降臨節，所有的兄弟們都集合在一處，大家討論他們的會規應當如何改善，實踐的方法。大家聚餐。吃

的東西，滋味雖然淡泊，可是相聚的快樂，情緒相當濃厚。會中主要是由方濟各給大家講道理。就在這常年的教務會議中，方濟各講讀責既往，警惕未來的話。這些訓話，後來輯成專冊，名爲語誠篇，我們後來要談到它的內容，他的講演大都是解釋聖經「耶穌山中聖訓」的福音，或是如下列其他的福音：

「凡想保存他生命的，先該把他的生命喪失了。」

「我不是來受人事奉的，而是來事奉人的。」

「凡不願意棄絕一切的，不能做我的門徒。」

在年會裡講道的題目次數最多而最受人歡迎的，要算方濟各所最心愛的論題。即：「對於祭台的聖體應有的尊敬。」「對於神父們應有的尊敬。」

有時他要求兄弟們去吻神父所騎馬的蹄。他常說：「你們給人家拿平安來的人，我的兄弟們，你們先要在你們的心裡常常有這平安才好。」

所以在兄弟們當中，倘有一位因爲受到誘惑而失了這平安的話，他就在年會中去找方濟各，向方濟各吐露他內心的真情，全心全意去聽從方濟各。經過密談以後，沒有一個不獲得十分的安慰。

方濟各選擇講道的人，也是在年會中，然後分派他們到各處去講道，把地域也分配好。每一個地段後來稱爲省，每一省有一個管理一省事務的僕人。他依照每個人的能力，去分配給他某一種相稱的任務。派

遺神父固然好，但他也很願意派遣還沒有神品的兄弟。他滿腔是慈父的愛情，於未出門以前，他都祝福他們。他們兩個人成爲一組，很高興出外去做客人，做朝聖者。除隨身拿了日課經本以外，一點行李也沒有帶，也不准帶。（註一）

方濟各在年會中比平時不同，表現特殊的口才，富於詞藻的談吐，在這種年會中所發表的演詞，每每是奇妙的詩篇。如同在他譴責以往，警惕未來的演詞中，有一篇引用了聖枝瞻禮五經文中的詩句，「凡是有愛情的地方，就有天主在。」他便接着說：

凡是有愛情與賢智的地方，就不會有畏懼，也不會無智識。

凡是有忍耐和謙德的地方，就不會有憂愁，也不會發脾氣。

凡是有神貧和快樂的地方，就不會有貪心，也不會有苦難。

凡是有修養和寧靜的地方，就不會有心事，也不會有雜念。

凡是有天主的敬畏心把守清門地方，那可惡的敵人，那無恥的魔鬼，再也不會上門來。

凡是有同情心與有愛德的地方，就不會留有餘財，也不會待人酷薄，無情無義。」

方濟各常喜以童貞聖母瑪利亞作爲所有教友們的榜樣。就好比是沿街彈唱的詩人，他頌揚所有的德性，也讚美無德不備的聖母，用德性作爲她美麗的裝飾，所有的善靈魂們也用德性作爲成聖的特徵，他歌咏

着各種德性說：「我向你致敬，上智太太，天主向你致敬，也向你聖善的，純潔的誠實姊妹致敬。」

「至聖的神貧太太，天主向你致敬，也向你聖善的謙德姊妹致敬。」

「至聖的愛德太太，天主向你致敬，也向你聖善的服從姊妹致敬。」

「還有你們諸位至聖的德性，天主向你們致敬，你們都是從天主來的。」

「上智聖德！你把魔首撒旦，和他的徒子徒孫，以及他所有的詭計，都要羞死了。」

「純潔樸素的誠實聖德！你把這世人間所有的機巧智慧，你把我們肉身所有的私慾偏情都要羞死了。」

「神貧聖德！你把我們所有的慾望、嗜好、你把我們在地上所有牽掛的心事都要消滅了。」

「至聖的謙德！你把我們所有得意忘形，趾高氣揚態度，驕奢淫佚，傲視一切的氣概，你把浮華虛誇的世俗，以及屬於這世俗一切的一切都要羞死了。」

「至聖的愛德！你把惡魔所有威迫利誘的詭計，你把肉情所有邪蕩貪癡的趨向，你把肉身所有疑慮可怕的弱點，都一齊摧毀了。」

「服從聖德！你把我們所有的肉情都窒息了。你使我們的肉身順從我們的精神。這樣，你可以使得人在地上服事所有的人，你可以使得人不僅僅服事人，也照顧所有的禽獸，無論其為野生的或為馴養的，都一視同仁地看待。」

這位沿街彈唱的詩人對於所有的德性如此歌咏法，很使人自然而然的聯想到有名的畫家喬德（Giotto）氏在亞細西城方濟各坟墓上所畫的壁畫當中，也有關於服從聖德，貞操潔德，及神貧聖德的畫像。（註二）
（方濟各讚頌了各種德性的美妙以後，還一心投奔到最純潔的童貞女的座前去彈唱說：「向你致敬，聖善的女人，至聖的皇后，天主的聖母瑪利亞，永世童貞的童貞女，在天上，天主聖父遴選了你，他至可愛的聖子聖善了你，爲『憂者之慰』的天主聖神祝福了你。天主所有盛大的聖寵，聖神所有寶貴的神恩，都聚集在你一個人的身上。

天主忠實堅固的堡壘，我向你致敬！

天主與人和好的聖殿，我向你致敬！

天主所穿的衣服，天主所住的寶塔，我向你致敬！

天主的婢女，天主的母親，我向你致敬！

我也向你們致敬，所有諸聖德聖善，聖寵與聖神把你們發榮滋長在教友們的心靈中，你們把已往無信仰的人們都感化成爲天主的好僕人！」

瑪利亞是信友理想的標準，在向瑪利亞這樣讚美過以後，方濟各大聲鄭重地說：「我們小兄弟們，我們無非是天主的沿街彈唱的詩人，我們應當去震撼人們的心靈，連根帶泥地震撼起來，我們應當把每個人

的心靈，高高地舉揚了起來，好使得每個心靈可以獲得超性的，完善的，無上的喜樂。我們應當用愛天主的歌咏，愛人間的詞曲，把人的心靈，從地上發揚起來，飛黃騰達到天上去。」

這樣一路歌咏天主，這樣沿門彈唱法，這樣奉事天主法，這是多麼美好，多麼愉快的任務呀！這是方濟各自己在亞細亞西城裡親自嘗試過的事情，他現在也把這做詩人的妙訣傳授給他的兄弟們。愛其德兄弟也對人說：「你不知道嗎，我可愛的兄弟，做補贖苦工的聖德，謙遜的聖德，聖善的愛德，聖善的虔誠心，聖善靈修的喜樂，足以使靈魂成為聖善而有幸福的。」

在方濟各的時代，大都不知道這一點，所以這般歌咏天主的詩人分散到普天下去，彈唱天主教的真理，使真理深入於普天下人的心裡。

當初在常年的教務會議中，大都以兄弟們彼此談心，互相觀摩為主要目標。修會本身還沒有上正常的軌道，所以一點組織規章也沒有，不過當初兄弟們的生活，在實際上確乎非常簡單，沒有什麼可以組織。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們一路不帶口袋，沒有衣囊，不拿麵包，在腰邊不帶錢，在脚上不著鞋子。……：他們沒有修院，沒有聖堂，沒有稻麥收割，沒有葡萄園，沒有牛羊畜牧，沒有房屋，一點財產也沒有，連於他們枕頭的地方，做枕頭的東西也沒有。他們不著皮貨，沒有帳幕，僅有一件附著有風帽的粗長衣而已。他們不願意認識大衣，領巾，也不知有其他任何服裝。倘有人請他們吃飯，他們僅吃喝人家所給他們的

。或許有人同情於他們，想給他們些東西麼？無奈他們是不准帶第二天所需要的東西的。他們不僅僅是用口頭的說話，而是用行動聖善的表現，用日常生活的克苦完善，來吸引所有各種各樣的人去輕視世俗，放棄家庭，脫離故鄉，變賣自己所有的產業，來換取小兄弟們所穿粗陋的制服和一條腰間的繩子。」

爲了這樣生活的人們，當然一點也不需要會規。爲了這樣單純的生活還須要有分門別類的章則麼？「百靈鳥除了吸在口裡的清水，和在田野裏所啄得的食物以外，是否還需要別的東西，以便再向空中自由地飛去，以便再向造物主快活地歌唱。百靈鳥所要求的生活程度那樣低，物質條件這樣微乎其微，可是他所唱光榮造物主的歌聲，感激天主聖神的曲調兒，是多麼好聽，多麼委婉悅耳，往往使田間的人，把工作自然而然停下來，仰頭去看它，聽它多唱一支新歌，以便安心養神。」

所以方濟各也愛他所稱爲有風帽的百靈鳥於萬鳥之上，他常提及它說：「我們可愛的姊妹百靈鳥也同我們一樣有風帽，這是一隻很謙卑的鳴禽。我們這位好姊妹常到路旁去啄食，如同我們沿樹求食一樣。它的羽毛和泥土的顏色一樣，這給我們做兄弟的一個極好的榜樣，表示我們不必有華麗鮮妍的裝飾，只要穿簡單樸素的衣服就够了。我們這位好姊妹一飛起來，便向空中顫動歌喉，歌聲嘹唳地讚美天主，這更給我們極好的模範，表示我們會中的好兄弟們也應該照樣讚美天主。」

可惜這百靈鳥自由幸福的生活，不能無限制地繼續保持下去。希望這樣生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

而且新來的兄弟們，數量既多，分子又雜。來的不獨是青年男子，也有已婚或未婚的女人，或已婚的男人。年青的女子很容易安插，可以把她們送到修養院裏去，並指派有一位兄弟時常去看顧她們，做她們心靈上的導師。可是也有已婚的老年人來對他們說：「我們還有女人在家裏不能離開，請指示我們應如何生活才好。」

這邊要照顧，那邊要答覆，怎麼辦呢？（註三）這樣方濟各的運動愈展開，愈有應接不暇的趨勢。他最不喜歡兄弟們負照顧姊妹們的職務，所以他說：「我們爲了天主的愛情，脫離了女人們，現在我怕惡魔送姊妹給我們來代替我們的女人，這是多麼危險的情勢，更值得我們小心戒備的。」

在加那拉（Canara）講道的時候，全城的居民都來聽他講道，大家聽得心火勃發，無論男女，已婚未婚都願意跟他走。可憐的方濟各弄得無法應付，便安慰他們，勸勉他們說：「你們不要太心急，請稍微忍耐些。先讓我想一想，爲你們的好處，我能有什麼辦法可以幫你們的忙。」

方濟各的運動，一天比一天的進步，困難也一天比一天地多起來。一方面因着人心歸向天主，在天國的莊稼裡，收成特別豐富，所以當然使他感到無上的喜樂，一方面缺少倉庫廩備，無法容納這許多可以收割的東西。他同宗徒們捉魚一樣，捉的魚實在太多了，深恐連那網都要撐破了，反而使得他担心的東西。他已經用極簡括的話，用很少的句子，寫好了的會規，爲福音的傳播人，爲沿街彈唱的流浪詩人，是

已足夠遵守了的。但是爲修女們，尤其爲那已婚的人們實在是有改訂的必要。方濟各雖很願意引導一大群百靈鳥，向天國的晴空飛去，何況野鳥更比家禽肯聽方濟各的話，聽命的迅速，是已有了事實的證明。然而現在這大群的聽衆，往往在世俗上有相當地位的人，大都是結過婚了的，或是年青的女子。像他那樣不學無術，頭腦簡單的人，怎麼能够給這一大羣在世俗馴養慣了的，甚或是嬌養慣了的家禽，訂立一新的生活規則呢？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方濟各在他的四周，想找一位朋友來幫他的忙。這位幫手離開他可以說是遠在千里，近在眼前。性情是溫和的，意志是堅強的，手上戴着紫色戒指，就是教宗依諾增爵第三當時最得力的人員，胡高麟樞機主教。

(註一) 方濟各想效法一二一五年公會議，所以於一二一六年召集第一次年會。

(註二) 喬德 (Angiolotto de Bondone) 簡名 (Giotto 1266-1336) 是意大利中古時期傑出的名畫家兼名建築家爲佛羅陵薩派的始祖。與名詩人唐德 (Dante) 氏爲同鄉亦爲至交的朋友，他的畫法突破了從來死硬的畫法，而有生動寫實的精神。有聖方濟各的臨終聖瑪利亞的生活地獄與天堂等名作。至於建築方面有佛羅陵薩的鐘樓，可以說是精巧絕倫。(辭海，丑，一〇〇頁一欄喬托)

(註三) 許多婦人，許多年青女子，聽到了兄弟們所講的道理，心裏因得罪天主而發生懊悔，大家到兄弟們那裏來請求指示說：「那末我們應當怎麼辦呢？因爲我們不能够住在你們的四周。所以請你們

指示，我們怎樣辦才可以救我們的靈魂？」因而在各城各鎮，兄弟們創立了許多修院使婦女們能在裏面做補贖的苦工。並指定一位兄弟常去看顧她們，做她們心靈上的導師。同樣，已婚的男人說：「我們有女人不能離棄的，請你們指示我們應當怎麼辦才能救我們的靈魂。」

第五章 胡高麟樞機主教

胡高麟（Hugolin）樞機主教，爲當時教廷傑出的人才，在他與方濟各初次見面的時候，已是一位年近七十的白髮老人。精神矍鑠，和藹可親。他受到當時最高的教育，在都諾尼亞大學及巴黎大學都讀過書。除有健全的科學頭腦以外，還具有一顆難得的熾愛天主的心。他生平所最注意的，第一是聖教會的自由獨立，第二是修會的組織健全與發展。一一九九年他不顧生命的危險，對抗馬爾克華爾特（Markwald）的暴力，保衛聖教會應有的權利。他與加馬爾陀里修會（Carnaldoli）的修士（註11）（Carnaldules）們，與在葛呂尼（Chuny）有個著名本篤修院的隱修士，並與聖女福樂爾（Ste Flore）女修會均有密切的關係。後來他和方濟各修會及多明我修會的關係更爲密切。在他的故鄉亞那尼（Anagni），他創設了一座醫院，院旁建立了一座聖堂，於一二一六年他請由多斯加納省亞爾多巴西奧（Altopascio）的看護兄弟們管理。於一一九八年歷升教宗所親信的要職。於一二〇六年五月榮膺奧斯弟亞及維萊脫里（Velletri）主

教，此爲教廷中相當高的神職。方濟各說他要做未來的教宗，但是縱令沒有做先知的能力，也可以推想而知。待胡樞機主教成爲教宗額我略第九以後，他始終是各修會的大恩人。以他自己籌措的經費，在紐歐爾勃創設一方濟各會修院，在羅馬設了一嘉辣的女修院。在龍巴爾地亞省及多斯加納省有許多修院也是靠他創立起來的。現在先靠他安定小兄弟會，並給它一個固定的組織基礎。

方濟各與胡樞機第一次的相會是在一二一六年的暑假時期。這時教廷駐在卑路西亞。但當時的交情是非常淺的。

兩年以後，交情漸漸由淺入深。一二一七年五月十四日方濟各在那塊小小零碎地聖神降臨節的常年會議中，特別覺得前途不可樂觀。

他在路上把他憂愁的情緒告訴了他的一位朋友說：「等到我在常年會議中，兄弟們一定要叫我演講，我按照慣例也只好講的。但是我能說些甚麼呢？萬一所有的兄弟們，等到我講完了以後，便大家喊起來，他們不願意有像我這樣一個人做他們的領袖，因爲我毫無學問又不够口才，我做太簡單，身材又矮小。他們羞見有一個像我這樣卑劣，醜陋的人做他們的領導人。那我將怎麼辦呢？甚或他們還要禁止我給他們任命一位長上，而且把我丟在外面，大大地羞辱我。」

可憐的方濟各看到這許多有才學的人都來參加做兄弟，心裏難免有些兒惶惑。可是到了會場中，他還

是照常簡簡單單地講道，一點也沒有文飾。他從來沒有想到的奇蹟反而發生了。不但沒有人喊起來，大家聽着非常心滿意足。於是方濟各鼓着勇氣，向他們報告他所擬的大計劃：他常想兄弟們既然愈聚愈衆，從今以後，不僅在意大利講道理，也應當到德國，匈牙利，法國，西班牙，而且要到聖地去傳播福音的種子。這一個新計劃很博得大家的歡心，立刻他們就把世界的地圖劃分開來，作為傳教區域，叫做省，如同從前劃分意大利一樣。聖地獨立成為一傳教省，省僕人是方濟各當時所最信任的，就是戈爾多納的厄利亞，彭巴羅納（簡稱厄利兄弟）。至於方濟各自己，他要求到法國去說：「因為這個地方的人比別的天主教國家的人來得尊敬基督的聖體。」在分別以前，他又詳諄語誠了一番，勸兄弟們到任何地方去，要保持深深的靜默，內心要有熱切的祈求說：「好像你們完全是在獨修室或在你們的小房間裏一樣。」

因為他加上說：「不拘我們在什麼地方，或到任何地方去，我們要把我們的小房間，非帶得走不可。這小房間，就是我們的肉身小兄弟，而我們的靈魂，被關在裏面，如同一個獨修士被關在他的獨修室裏一樣，專門祈求天主，默想天主。」

在一束鮮花書中，談起方濟各真的到法國去，並一路點綴着許多小的奇蹟，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們是有事實可以証明的，就是方濟各在一二一七年五月的下半月裏，就到佛羅梭薩城去拜會胡樞機主教。

薛兄弟比較有道理說方濟各與胡樞機主教的交情並不深。可是雙方都聽人說過關於對方有許多好話，

彼此知道對方是何等虔誠奉事天主，敬畏天主的人，所以雙方都大有互相接近的宿願。胡樞機是由何教宗第三派到多斯加納省去做宗座代表的，其任務爲：

- 一、恢復省內彼此不和睦的各共和都市間和平；
- 二、到各地去講道並發動一個新的十字軍東征。

到了佛羅移薩城，方濟各一聽到胡樞機在，便去拜訪他，而且知道他不曾住在教友的家裏，一定在神職班方面作的。胡樞機對待方濟各的熱忱，可想而知。方濟各開始把和季陀主教說過的悶愁心理，一一再向胡樞機吐露。說話終了，方濟各便跪在胡樞機面前，務請胡樞機設法保護他和他兄弟們所新創的事業。對此胡樞機立刻表示樂於贊助。從此方濟各便不斷認爲胡樞機是他的神長，屢向他表示一種做神子對於神長的一種服從敬畏心和服從心。

談話的結果，是方濟各不到法國去，胡樞機對他說：「方濟各兄弟，我不願意你到阿爾卑斯山的那邊去。因爲在教廷裏還有許多高級神長對你尚未十分瞭解。我和其他對你抱同情的樞機主教們，我們努力維護你，但是你也守份些，凡事不要做得太過份。」

當時方濟各也向胡樞機表示，他不能僅讓兄弟們到遠地方去冒險犯難，而他自已反而在家裏安度太平日子。胡樞機堅執他的主張，方濟各不得已便派從前的詩人，即和平兄弟偕同好幾個兄弟代替自己到法國

去。兄弟們講道的結果，就有許多婦女們也願意像他們一樣做補頭的苦工。

胡樞機第一個目標就在解決她們的困難問題。嘉辣和她的姊妹們已被安置在聖達彌盎堂。方濟各答應她們，凡是她們在物質上及精神上所需要的種種，只要他自己還活着，由他完全負責供應。但是其他各地求參加做救贖苦工的婦女們，爲數相當龐大，方濟各對於嘉辣的諾言，如何能够由他自己也來對她履行呢？這是勢所不能的事。

方濟各所要求於嘉辣的生活方式，就是依照福音，在神貧工作及祈禱中生活。嘉辣和她的姊妹們，在未進修院以前，必須把她們自己所有的財產變賣了給窮人。以後就不准直接或間接的接受任何產權。只有一個例外，就是可以有她們的修院，在修院的四周，可以有一帶空地圍繞着修院，使得修院可以和世俗隔離得愈遠愈好。不過這一帶空地，無論如何只能做爲花園散步之用，決不能作爲生產事業之用。這就是用以守神貧及保持神貧精神的物質條件。這也就是一二一五年，經方濟各的轉懇，依諾增爵第三允准嘉辣用以修神貧的特許。

嘉辣和她的姊妹們所遵守的生活方式僅限於此而已。而且還僅僅是爲聖達彌盎修院有效的生活規則。我們要注意在那個時候，方濟各只看到聖達彌盎的存在，而夢想不到後來會有這許多其他各地同樣新修院的創設。現在既然在各城鎮鄉村有這許多婦女和嘉辣一樣，要請方濟各設法做補頭的苦工，這問題比較復

辭嚴重，沒有當初那樣簡單，所以更要靠胡樞機所擅長的組織能力，來努力設法予以解決。

因而在一二一七年至一二一九年之間，嘉辣女修會開始有它組織的方案與生活的規則。已往各女修院的名稱不一，今後均稱為嘉辣會。一二一八年八月廿七日何教宗手諭胡樞機的詔書，關係嘉辣會的發展異常重要。事先胡樞機向何教宗報告各地許多婦女，尤其是青年女子，立志想遠離世俗的繁華，希望建築她們的住所，能在裏面過共同的生活。並盼望與這住所相連接的，附帶建築有一個聖堂或小聖堂。除此住所與聖堂以外，不復希望有任何財產的佔有。胡樞機加上說，現在因此有人願意給她們好些地基，要請求教宗可否以羅馬聖教會的名義接受，好使得在那地基上所建築的修院，不屬於當地的主教，而直接由羅馬聖教會所管轄。何教宗批准了胡樞機的建議，因而有上述的回諭，其主要點如左：

「除了教宗自己以外，任何其他權力，無論其為聖教會的權力，或為一般世俗的權力，一律均無權過問上述各修院。這是專為上述各該修院所允准的特許。只要住在各該修院裏面的修女們能一心一意忠於守神貧的誓願，這例外的特許亦必繼續維護她們，有始有終，貫徹到底。」

在胡樞機尚未接到教宗這個批示以前，卑路西亞的若望主教，於一二一八年七月卅一日已允許在城內附近有個路加山（Monte Luce）上，建造一個如同上述式樣的修院。一接到教宗的批示以後，主教願意退讓他的管轄權，准修女們每年於八月十五日送臘一斤給主教，作為交換的條件。當時修女們在此修院原

名爲「基督的婢女」，院名「聖瑪利亞」，後改稱爲嘉辣會修女。在同一個時期，胡樞機復在聖劃其他三座類似修院的創設：一在西愛納城加麻里亞（Camollia）門的前面。二在魯克（Lucques）城，即加大育拉（Cattajola）的聖瑪利亞院。三在佛羅梭薩即蒙戴徹里（Monte Coelio）院。

至於修院生活的唯一基石，就是永遠修神貧的德性，一點也沒有財產的佔有，而且要連佔有的心想也沒有。這就是方濟各會所傳播的福音，也就是該會靈修生活的方式。在當時世風日下，也只有方濟各會才使所有的婦女們肯自動離開世俗，自願這樣被關閉在這種修院的裏面。

胡樞機要想爲這些修院訂立一個共同遵守的會規，可是他回想到一二一五年公會議禁止新會規的訂立。據查約在一二〇〇年左右，有許多新會的創設，一時頗爲紛亂。爲肅清這紛亂的現象起見，公會議明文宣佈，今後任何新修會，不復得聖教會的批准。任何人欲創新修會，或建造新修院，可採用已經教廷准許的任何舊會規之一，以便澄清當時的局面。第一個感受到困難的，就是聖多明我，根據若爾當，撒克斯（Jourdain de Saxe）所說的，公會議正式承認有多明我的修士們和方濟各小兄弟們的存在。然而雙方的會規，都沒有正式獲得教宗的批准。多明我還奉教廷的命令，回去和他的兄弟們討論，如何選擇已批准的老會規之一，作爲他們所遵守的會規。我們知道後來多明我會選擇了先指會（Prenontres）的會規，亦即聖奧斯定所定的會規（註三）。何教宗在批准的時候，明文表示說，多明我會是遵照聖奧斯定會規而

生活的修會。

胡樞機亦只好同樣的做法，聖多明我現採用了先指會的會規，胡樞機爲嘉辣會選了泰西最古最受尊重的隱修會規，那就是本篤會的會規。這樣胡樞機完全達成了方濟各所請托的任務。方濟各所最重視的一點，也維護到底；這一點就是嚴格遵守在福音書上所說的神貧規矩，連建築修院的地基，都不是修女們的產權，而是以羅馬聖教會的名義接受的。這與方濟各拒絕佔有那塊小小零碎地，而視該地仍屬於一本篤修院的，而且常年付以租金，即付一籃小魚的情形，是毫無二致的（註四）。

從這樣看來，嘉辣會的會規，就是聖本篤的會規。不過在修神貧這一點上，需要更加嚴格地遵守就是了。而且她們不一定要字字遵守這會規。後來依照依諾增爵第四明文曉諭說：「她們大都應當在一有瞻顧環境的地方，備度一種服從的，神貧的及貞潔的生活就可以了。」

此外加上禁閉的規矩是極端嚴格的。任何外人不得進入禁地範圍以內的地方。德里的雅各伯（Jacobus de Vitry）說：「她們起初担任看護的工作，後來連這工作也告棄絕了。這是方濟各自己規定的禁令，以阻止姊妹們與兄弟們間任何往來的關係。有人傳說胡高麟和方濟各寫這幾條禁令的時候，他老人家很同情於這樣克苦生活的苦修女們，他心裏大爲感動，很爲她們流了些眼淚。待方濟各去世以後，胡高麟便把會規中最嚴厲的幾條，稍微減輕其嚴厲的程度，認爲實在是太嚴厲了。」

自從一二一九年起，嘉辣會的修女們就遵照聖本篤的會規生活，惟另外增加所謂：「爲聖達彌盎院所增補的條款。」

這幾條增添的條款，無非就是方濟各給嘉辣所規定的生活方式（*Forma Vivendi*）。這些條款所佔的地位，雖較爲次要；但其重要性，仍然一點也沒有減輕。根據嘉辣說，方濟各規定她的生活方式，並不是一次寫好的，而是分做好幾次寫成的。至於這些條款的着重點，當然不消說是在於守神貧的特許。當時嘉辣每次遇到一位新的教宗登聖伯多祿的寶座，每次照例懇請新教宗允准她有保持神貧的特許。

會規的遵守，在方濟各生前與死後稍有出入。在他生前，無論是爲聖達彌盎的修女們或是爲其他各地修院的修女們，均一律遵守這一二一九年所訂定的會規。迨方濟各逝世以後教宗額我略就設法緩和有幾條會規的嚴厲性，尤其是關於神貧的一章。教宗認爲以當時時局的艱難，修女們得有一些田地是好的。與其修女們全靠乞求而生活，還不如保障修院，有點兒固定財源來得好。教宗曾向嘉辣表示這緩和的意見，但是嘉辣，和上面所說的一樣，始終堅決拒絕。並於一二二八年九月十七日，她仍向教宗額我略，如同向前任的各位教宗一樣，請求允准神貧的特許。卑路西亞的嘉辣會修女，於一二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同樣申請這神貧的特許。至於嘉辣的妹妹，依爾斯（*Sta. Agnes Assisiensis*）爲她的蒙戴徹里修院也同樣申請這准許。

至於其他的修院，則較爲放鬆，甚至於違背方濟各神貧的真精神，這是很可惜的。我們知道當時有好

幾個修院獲得了重要的產權，而且並非限於她們目前所迫切需要的用途。可以說是真正產權的所有，並包括遺產權在內。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想見嘉辣因着這個神貧精神的違背，所感受到的痛苦，是相當深刻的。在無可奈何中，至少就她個人而論，她還可以安慰自己說，只要她還活在這裏，至少她自己是保衛這神貧的先鋒，至少聖達彌益好比是個神貧堅強的堡壘，還高高地聳立着不動。但是等到她死了以後，將有什麼變化呢？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很至誠熱心地想辦法，把附有神貧特許的聖本篤舊會規，換成爲另外含有方濟各真精神的新會規。這新會規大概一定是經過她自己深思熟慮以後所親手撰訂出來的作品，這作品是人世間至可寶貴的文獻，也是後來大聖德肋撒所最珍視的靈修資料，也終幸這嶄新的苦修會規，終於獲得教宗依諾增爵第四最後的批准。

這嘉辣的新會規，盡可能是與方濟各的會規一脈相通的，嘉辣會規與方濟各會規一樣分爲十二章，其中大部份與一二一九年由方濟各與高麟所訂定的幾乎沒有差別。但是我們覺得嘉辣所念念不忘的，是想把這條至關重要的神貧誡命，要在新會規上有硬性的規定。我們試讀這新會規，一讀到這神貧的一章，忽而覺得從平凡的語調，轉變成爲動人的筆緻。作者忽向我們密談她一種內心的底蘊，一種純靈性的情懷，如同其中有一段說：「自從大主聖父肯用他的聖寵照明我的心靈以來，自從我們的聖父方濟各回頭自新的

不久以後，自從天主聖父教我如何應當以我們的聖父方濟各爲模範，並引導我如何在這條做補贖苦工的路邁進以後，我和我的姊妹們，我們很願意發誓服從我們這位極良好的神師。」

嘉辣想到從前她離開世俗的時候，那個時候離開眼前已經相當遠，然確爲最有幸福的時候。每次回想到她從前的事，她的思潮中，當然是後浪推着前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回憶到從前她那至可愛的神師口中所說種種的話，大都有關於他至高貴的太太，就是關於他神貧太太的話，每次她一聽到了，立刻就筆錄下來，所以用她很有勁的筆力，才把這位至聖神貧的太太的神容，從最嚴肅的角度下，刻錄了出來：「姊妹們在這世一點財產也不准領有，不拘是房屋，或是修院，或是其他任何一切的東西，絕對不能領有；但是她們要從這世的人間（註五）走過，要如同世外人，如同朝聖者一樣的走法，尤須在神貧及謙德中奉事天主。」

就在這些話的下面，正當聖女嘉辣對於這世將要作永別的前天，教宗正式簽了字，蓋了羅馬教廷的圖章。

（註一）胡葛（Hugues）或胡高里諾（Hugolino）法文爲胡高麟（Hugolin）原爲亞那尼（Anagni）的伯爵。

（註二）加馬爾陀里（Camaldoli）修會爲聖羅妙爾德（Saint Romuald）生於公元九五五年）所創辦。與

本篤會關係甚爲密切。它的發祥地，就在亞平寧山多斯加納省境內有個加馬爾陀里，即岡北，馬爾陀里（Campo-Madoli）地方。

（註三）見聖諾伯爾多行實，紀念日爲六月六日，聖年廣益第六五九頁，聖人言行新編第六冊第四四頁。

（註四）方濟各不願意他的兄弟們住的地方不是屬於別人管轄的產權。方濟各區別財產所有權與享受權，嘉辣規定與修院相連的空地只能做修院的花園用，不能做別的用。

（註五）譯者按一個真有神貧至德的靈魂，經過這世人間，好比是一隻高飛天空的鴻雁，踏着這塵世的雪泥，雪泥上偶然留着有它指爪的印跡，然而在這鴻雁的心頭，對此可憐的塵世，並不着一絲兒留戀的痕跡，依然飛向自由的天上去。這有神貧至德的靈魂，也一樣不留戀這可憐的人世，依然保持他心靈的自由，飛向萬有的真原那裏去。從前蘇軾吟咏雪泥鴻爪詩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這原來是他做的一首懷舊詩。這在雪泥上的鴻爪，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聖方濟各所說在靈修路上的泥足。

第六章 在遠方各地的傳教事業

當方濟各與胡高麟正在從事於修會內部的組織，一二一七年常年會議所派遣的傳教士，也在各地分頭

進行他們神聖的傳教工作。但是其中沒有一個可以說是成功的，被派到法國去的，有人問他們是否是亞爾比派的邪教徒（註一）他們不懂亞爾比派是什麼，可是回答的樣子，好像說：是的。因為亞爾比派是邪教徒，所以他們被當地的人士誤會，受人的虐待，當然是可想而知的。到德國去的兄弟有六十個，由若望彭納（Joannes a Penne）卒領前往。他們不懂得當地的話，大都只學會了一個字，就是「Ja」！意思是說：「是」！每次人家問他們，他們老是用這個字回答，回答的結果，往往是有得吃也有得住，因而他們覺得這個字很好，老是用這個字來回答。從這個字得來了好處，可是也因為用了這個字而闖下了一場大禍。有人問他是邪教徒嗎？他們也用這「Ja」字來回答，結果是被扣押起來，並用一種項枷的刑具，把他們鎖住，陳列在公眾場所，這樣好給大家看。種種虐待，也是和往法國去的一樣，真是一言難盡。到匈牙利去的兄弟們所遭遇的情形，並沒有比往法國去的來得好，當地的鄉下人喚狗來咬他們，牧童們用一頭削尖的長棍來刺他們。他們彼此討論這些人為什麼這樣對他們不好。有一位兄弟認為匈牙利人喜歡他們的粗長衣，他們便把粗長衣脫了給那些仇視他們的鄉下人。但是給了以後，仍然受他們的欺侮。這樣粗長衣給了以後，兄弟們回憶到福音裏的話，爽心把他們的內衣也捨棄了給那些良心不知足的人。但是匈牙利人的蠻性並不因此而稍改。「那末連我們的褲子也送給他們好哇？」這批可以說是忍耐的傳教士，說着便脫了褲子，這樣完全赤身露體地繼續走他們的路。若爾當，齊亞諾（Giordano da Ciano）即齊兄弟說：「其中有

一位兄弟，一次復一次，把他的褲子脫去了，送給在這一路所遇到的十足野蠻人，先後竟達六次之多，希望用這個方式可以轉變野蠻人一味貪得無厭的劣根性。後來他們想到用牛糞塗在他們的褲子上，說也奇怪，一塗了以後，果真這些土老頭兒便再也沒有想要這些骯髒的褲子了。」

這些失敗的消息，使方濟各又担心又愁悶。大概就在這個時候，給他寫傳記的人做了一個夢。夢裏看到在一隻黑色的小母雞的四周，有一大羣鵝，鵝走的步子雖然小，可是走得相當快，一路跟着小母雞，唧唧着，啼吵着，聲聲音細，擾雜不堪。因為鵝實在太多，小母雞無法把它們都躲藏在它自己的翼膀底下。方濟各醒轉來說：「這隻母雞，我想一定就是我了！因為我也又小又黑，這是很顯然的。從今以後，我也無法保護我這許多小孩子們！」所以他愈想愈沒有好辦法，只好把這撫育的責任移交給聖教會。胡高麟也因而陪他到羅馬去請示於教宗。他們往羅馬去的旅行，大概是在一二一七年到一二一八年的冬季，因為我們知道胡樞機於一二一七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二一八年四月七日居住在羅馬。（註二）胡樞機當時深恐教宗和整個教廷對於方濟各初次見面的印像不好，所以他要求方濟各預先準備他要想說的話，打好一個腹稿。可是方濟各一到了教宗的面前，要想開始把腹稿背誦出來，他覺着連第一句頭幾個字都忘了。這樣健忘爲方濟各也是常情，而且他平時不怕向聽衆老老實實報告說他已忘了他所要說的話，現在不得已只好重新再說別的。這樣不預備，即席隨便講的道理反而更加精彩，容易動聽。但有時，他真的像木偶人，一

點也說不出來，只好向羣衆降福，請聽衆散退，演講就算終了。這次在教宗面前的情勢較爲嚴重，便不慌不忙，開始向教宗跪下，請求教宗降福然後向教宗講話。漸漸講得出神入妙，聽衆看到他的足也在那裏動，好像是樂師在調拍那抑揚緩急的節奏似的，如同從前達味王在金櫃前跳舞一樣，教宗和樞機主教們看到他這樣說得手舞足蹈，並不覺得好笑，反而深深感動。最後方濟各要求胡樞機主教做他修會的特別保護人，是項要求立刻被准許了。

這次方濟各在羅馬，經胡高麟的介紹，得與多明我初次相識。那位西班牙大修會的創辦人，對於這位亞細亞赤着足兒旅行的苦人兒，懷抱着萬分的敬意。有人說他願意將他的修會與方濟各會合而爲一，但是方濟各沒有接受這建議。因而多明我請求方濟各送他那根束腰的繩子，以留作紀念。過了若干期間以後，他們兩個人又相會見，相會的地點大概就在那塊小小零碎地。多明我卒於一二二一年八月六日，在他未死以前的一年，即在一二二〇年至一二二一年間的冬季，我們知道兩位聖人復在羅馬相見。相傳當時胡高麟乘此機會爲提高一般神職班的素質，充實聖教會行政基層幹部起見，曾請兩位聖人在他們的兩大修會中選拔真才，以便担任教會中重要的職務。然而多明我與方濟各以同樣的謙德，均表示不敢，亦不能接受此建議。方濟各回答說：「我的兄弟們都是小小的，最小的小兄弟，但願天主不喜歡他們成爲大大的才好。」
多明我受了方濟各的影響，於一二二〇年聖神降臨節，在鄒諾尼亞開常年會務大會時，使大家一致表

決本修會一點也不准得財產的所有權。回憶兩年前，多明我還請求教宗允許其修會可以接受他人贈與修會的財產，並可以得有產權。所以不准得有產權的決議案，是多明我受了方濟各神貧主義的影響所致。我們知道多明我在他臨終臥床上的時候，還懇切對他的兄弟們誥誡守神貧的重要。凡是設法引誘他們不守神貧的人們，都在被咒詛之列。

一二一八年聖神降臨節，方濟各和小兄弟們開教務會議。胡高麟以修會保護人的資格首次出席參加。兄弟們對於他表示盛大的歡迎，到半路上去迎接他。胡高麟下了馬，脫了華貴的衣服，也赤着足，穿着粗毛布的方濟各會制服，一同向那塊小小零碎地進發，到了小聖堂，便唱大彌撒。方濟各助祭讀聖經。大概在這次會議的彌撒後，胡高麟願意幫助兄弟們洗幾個窮人的足。但這並不是以洗足爲一種儀式，而是真的爲窮人洗足，胡高麟正在洗一個叫化子的足，無奈足既太骯髒，他又沒有洗慣，足上的泥污老是洗不脫。那個叫化子表示極度氣憤，也不曉得這位謙卑的小兄弟是那一個，竟很放肆地大聲疾呼說：「喂，你還不如去做你別的事情來得好，好讓這個位子給別人，別人比你做這事，要做得好多啦！」

如同上面所說的，聖多明我趁這次年會再和聖方濟各相會，他同胡樞機的特從同道來的。他看到這塊小小零碎地內中的情形，人爲感動，沒世不忘。

「因爲在這一大家人當中，一點瑣細的談笑也聽不出，一句不應該有的閒話也沒有。在任何地方，凡

是有幾個兄弟集合在一處的，或是在祈求，念他們的日課經，或是在哭他們自己或他人所犯的罪惡。你們的床舖所在，僅是一塊光地，只有幾個床位。床位上鋪着有一些兒草，他們的枕頭有的是一塊石頭，有的是一小細樹枝。」

方濟各對兄弟們說：「我以服從的聖德命令你們，不管你們集合在這裏的人數如何多，我命令你們大家，要在你們當中沒有一個担心着沒得吃，沒得喝，也沒有一個爲他肉身其他任何的需要而有所牽掛，有所憂慮。你們每個人要專心默想天主，爲他的事情而有所牽掛，有所打算。要把你們肉身上所需要的一切都交給他去管，因爲他自己會負責來供養你們的，你們千萬不要擔憂，絕對可以放心。」

多明我聽了他的話，覺着他這樣引導他的兄弟們是很不妥當的。教這許多人一點也不要管物質上的需要，恐怕不是謹慎小心的辦法。……

「無奈吾主耶穌基督偏要再來一次表演，偏生要表示他在冥冥之中如何照顧窮人，如何偏袒窮人，如何溺愛窮人。偏生要激動卑賤西亞，史貝落，亞細西，以及附近城鎮的居民，大家不約而同，都到這大集會的中心地點，到這塊聖善的小小零碎地裡來。偏生叫他們手裏拿着吃的，喝的東西，甚而至於有的用馬，有的用驢子，有的用騾子，大量地馱着從四面八方到這裏來；拿來的，馱着的，有麵包，有酒，有蔬菜，有奶酪以及別的各種食料。偏生叫他們有的拿襪布來，有的拿罐頭壺子來，有的拿碗，盤，刀，叉，瓶

子來，整套地搬了來，大的小的都完全，各色各樣都齊備，好使得凡是這一大羣人所需要的，一點也不缺少什麼。偏生叫他們拿來得愈多的，心裏愈快活，面上也愈現光彩。」

附近的居民對於年會中的兄弟們，可以說是招待得無微不至的了。齊兄弟說：「在有一次年會中，他也參加的，與會的兄弟們把會期延長了兩天半，好使得居民拿來的食物能够消耗完了。」

到了下一年聖神降臨節，在年會中，復把兩年以前失敗了的傳教事務重新提出來，認為失敗是成功之母。這次一定要檢討既往，把握現在，創造將來。胡高麟在這兩年之內，爲未來新派出去的傳教士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向各方面寫了許多介紹信去，向各地有關的主教保證小兄弟們原在靈修生活上，大都是品德高超的人，已經獲得羅馬教廷的好感，可以讓他們到處，自由去活動傳教講道，所以籲請各地主教予以多方協助，至少不要和他們爲難。

此外，一二一九年六月十一日，胡高麟恰巧又爲兄弟們獲得了一張無上上品的保證書：這就是何敦宗第三(Honorius III)把小兄弟們親自介紹給各地有關的總主教，主教，修院院長，正輔祭，總本堂以及其
他高級神長的手諭。手諭的內容，也表示兄弟們是極良好的教友，他以宗徒們爲模範，到處傳播福音的種子，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已獲得宗座的批准。在兄弟們當中有好幾位成爲了傳教的小領袖，後來稱爲各傳教區域的省僕人。他們這樣具備了好幾份可寶貴的保證書，並向方濟各請准了有收受新兄弟的權，每人率

領了一小隊兄弟，各歸各的出發去了。別的地方都去，只有德國不去，因為前次兄弟們在德國所吃的苦，坐的監獄，帶的項枷，受的侮辱太大了。愛其德和厄來士斯（Electus）兩兄弟到非洲突尼斯去。亞萊索的本篤兄弟往希臘去。和平兄弟重赴法國。還有一小組精幹人員去執行方濟各的老計劃，就是去感化摩洛哥的回教首領米拉莫里努斯。

突尼斯的教務還沒有好好地開始便停了下來。當地的教友深恐小兄弟們的活動太不自知檢點，容易觸犯回教徒的怒，所以不許愛其德和他的同伴們久住，強迫他們重踏去時的路，重上去時的船回來。結果他們也只好重返意大利。只有厄來士斯兄弟登陸後，便離開愛其德，終於留在突尼斯，然亦不久殉難而死。他是跪着致命的，兩手捧着會規，並在未死以前，當場公開把進會以後所犯的一切罪過告解了。

在一二一八年的年會中，方濟各對於到摩洛哥去的兄弟們特別表示親熱。臨別時，和他們舉行合抱禮，他們的名字叫魏達里，斐拉爾多（Berardus），伯多祿（Petrus），亞特如多（Adjutus），亞古爾西於斯（Accursus），及奧東（Olhon）。（註三）他對他們留別的話大致如次：「天主命令我，我可愛的神子們，派你們到摩洛哥的阿拉伯人那裏去，為傳播福音，發揚信德，使異教棄邪歸正，所以你們要準備去完成天主的聖意。」

他們六位同心結義的兄弟們聽了都低下頭回答他說：「父親！我們在任何事情上，都已準備好服從你

。」

一等到方濟各看到他們目不轉瞬地服從他，他滿心歡喜，於是很慈和地對他們訓話說：「我親愛的兄弟們，我至可愛的神子們，爲使你們能够完成入主的使命起見，希望你們親愛精誠，和平團結，尤須有一不可動搖的愛德，永遠長存在你們當中。千萬不要嫉妒任何人，因爲嫉妒心是罪的淵藪，也是靈魂的致命傷。你們在困苦中要忍耐，在成功中要謙遜。你們尤須在神貧，服從，貞潔中效法基督。」

第一，你們要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無不隨時隨地，以身作則，教人修神貧的德性。他生來是窮苦的，到死也是窮苦的，活在地上沒有一天不過窮苦的生活。

第二，你們要知道，他曾向我們表示，他是多麼愛貞潔的德性。所以他願意他自己以身作則，現從一個聖女裏出生，又在世上一生保守着童貞，到了死的時候，他還允許童貞的人圍繞着他。這樣，他活在世間，沒有一人不用行動來教訓我們，最好要有保守童貞的志願，至少要有操持潔德的決心與毅力。

第三，講到服從的聖德，自生至死，自馬槽出世以至於死在十字架上，他更是服從到底，順命至死的模範完人。

此外，你們要把一切都託靠在入主的身上，既然他來引導我們，當然也當倚靠他來救助我們，這是一定的道理。你們要永遠帶着會規和日課經在你們的身邊。每天千萬不要忘了念這聖哲的日課經。你們大家

都要一齊服從你們的大兄弟魏達理。我願做個老實人，我對你們老實說，呵！我的神子們！在一方面，你們既然有這樣堅定的意志，更具有如此良善的品性，實在使我快慰了到萬分。但是他方面，想到你們離開我，也使我心中悲傷，有一種說不出的離情柔腸。然亦不管我們樂意不樂意，凡犧牲我們的私意去完成天主的聖意不可。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再三懇切地請求你們要把吾主耶穌的苦難，常常放在你們的眼前，好在艱險的時候，更能堅定你們的意志，不惜犧牲你們自己一切的一切；好在苦難的時候，更為他多吃一點苦頭，多受一分困難。」他們聽了很感動，於是回答他說：「父親，你喜歡派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就到什麼地方去，因為我們已準備好服從你。但是父親，要請你用祈禱來好好幫我們執行你的誠命，因為我們年紀還青，智識欠缺，從來沒有離開意大利境，我們要去相會的民族，我們還沒有見識過，我們只知道這民族對於我們的天主教是恨入骨髓的，何況我們是懵懂蠢笨的人，對於阿拉伯語言還沒有好好學習的機會。等到他們看到我們穿得這樣窮，腰間只有一根繩子，他們一定要賤視我們，當我們是逆湯的流砥看待。一定連嘲笑我們都來不及，那裏還肯聽我們講什麼道理。因為這種種關係，所以我們更加需要你為我們請求聖神的降臨，先照我們愚昧的心靈。噯呀！好父親，是否真的我們要離開你？萬一要離開的話，那末沒有你，我們怎能完成天主的聖意呢？」

方濟各聽了這些話，愈覺感動，並很興奮地激勵他們說：「要把你們自己放在大主的手裏，我的孩子

們，把你們自己整個投奔到他慈愛的懷抱裏去。他既然派你們去，將來他也一定會來照顧你們，使你們有堅忍不拔的勇氣。等到他認為你們需要幫助的時候，自然會來幫助你們，天地可以終窮，他的話是不會不實現的。」

說到這裏，大家的情緒已達到最高潮。六位兄弟一齊兒雙膝跪下，大家忍不住眼淚汪汪，依次熱烈地吻了方濟各的手，並求他降福。

方濟各也忍不住涕泣縱橫，但他仰起頭來，兩眼望着天，然後降福他們說：「但願天主父降福到你們的心靈上來，如同他降福給宗徒們一樣，但願他加強你們的心，鞏固你們的靈，在憂患中指示你們，在苦難中暗地裏慰勉你們，支持你們。你們一點也不要怕，因為我對你們肯定地說，這樣肯打發你們去的天主永遠和你們在一塊兒。現在他和你們站在同一條戰線，將來更陪同你們在同一个戰場作戰，伴同你們在同一个前線和敵人火拼。」

這一段兒女英雄，可泣可歌的描寫，確是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在小處或有出入，可是大致完全是真實的情形。這樣描寫這位熾愛大神和他結義的兄弟們至爲密切的關係，實是給我們一個至爲深刻的印象。足見他在心頭的星星之火確實可以燎原。這樣六個年紀青青的結拜兄弟，根據福音的教訓，就胆大放心地去遠行，不拿棍子，不肯任何包裹。赤着足，不穿鞋，腰間既不帶金，也不帶銀，一點路費也沒有，他們從

意大利到了西班牙的亞拉岡地方，（註四）魏達里就在這裏病了。其他五位兄弟只好把他留下，繼續前進，經過卡斯提爾（註五）到了葡萄牙。兩年以前，已有別的兄弟來到葡國，葡國國王亞豐瑣第二（Alfonso II）（註六）有一個篤信天主教的妹妹，名叫桑西亞（Isabel）親愛地招待他們，並把亞郎蓋（Alanquer）的小聖堂送給他們，並爲他們另外建築了一座房子。後來待一二一九年的傳教士經過了不久以後，葡國王后伍拉加（Urraca）後把哥印伯拉（Cómbra）（註七）附近的修院送給兄弟們。

那五位傳教的兄弟，向塞維爾（Seville）（註八）進發，當時該城爲回教所佔領。一進到城中，他們就在主要的清真寺面前，開始大講天主的福音，因而便被捉了去，經地方官決定送到回王米拉莫里努斯那裏去，由他自己去定罪。

這個回王本在摩洛哥，原來叫做亞滿雅古勃（Abou-Jakoub）。自從他的爸爸穆罕默德，彭，那塞爾於一二一二年在多洛沙打了敗仗以後，他已經沒有心想再來向天主教信徒挑戰，並已請一位葡萄牙天主教教友，即葡王的親兄弟伯多祿親王（Infant Don Pedre）統率他的部隊。伯多祿親王因和他的兄弟，即葡王亞豐瑣第二不和睦，所以不惜逃到這裏來給回王服務。其實這個回王本身的性情還算是和平的。他何嘗不喜歡做個好牧童，自己好好去牧他自己的羊。等到這五位方濟各會兄弟被遣送到他那裏，他開始便想把他們釋放了，但是不便公開釋放他們，然而至少也不願意把他們丟在監獄裏，因而只好送他們到與他們同

教的伯多祿親王那裏去。

兄弟們一等到恢復了自由，便依舊到各街各巷各空場上去講他們的道理。在路上，他們已經學會了幾句阿拉伯話，尤其是斐特爾多，他已成為這一小組的領袖。有一天這個回王朝拜了他的祖先，掃了墓回來，經過有一個地方，看到斐兄弟立在一輛兩輪的送貨車上，正在熱切的講道，回王親自看了雖不十分難為他們，但也只好命人把這五位仁兄再遣送到天主教的國家裏去。這遣送的任務交由伯多祿親王負責，親王把他們安置船上送到直布羅陀海峽南岸的親塔（Ceuta）（註九）並囑咐他們快設法回到意大利去。但是兄弟們怎麼肯聽他的話，仍舊回到摩洛哥去繼續講道，於是回王把他們關在監獄裏，但仍準備釋放他們，再把他們遣送到親塔去，然那五位兄弟硬着頭皮又回到摩洛哥來。親王便把他們看管起來，並教他們跟着他的武裝部隊到內地去走一走，當時因為他自己和其他教友們，都深恐他們講得太起勁，又會引起回教徒的惡感，有群起而攻入主教教友的危險。待兄弟們隨武裝部隊出征回來以後，親王仍派人監視他們，不許他們出外講道。

回教徒的星期五相當於我們天主教的主日。兄弟們就在有一個星期五，乘監視人的不提防，便到一個大的公共場所去講道。他們知道這位原來是老虎變綿羊的回王，今天是非從這裏經過不可的。這次情勢委實是太嚴重了，已迫到了山窮水盡，無計營救他們。他們先受盡種種殘酷的拷打，其中有一種毒刑，就是

使他們赤身露體，在舖有一層細碎玻璃的地上，滾了整整的一夜。然後經過一番審問，他們的口供，也真完全如同最初致命聖人，在羅馬的法官面前所答覆的一樣，因而他們更幸運地激動同王的怒。同王所受刺激之大，直使他於怒氣萬丈中暴跳起來，也就不顧一切，直奔過去，瞬息間親手把他們五位兄弟一齊兒殺死，很快卡成了他們致命的心願。伯多祿親王要求把他們的屍首仍送回到哥印伯拉（Coimbra）去。屍身一運到了葡國，伍拉加王后爲首，率領無數的群眾，到半路去恭迎致命聖人的遺屍，迎回到聖十字架大堂裏，正式公開陳列。

五位傳教士致命發生在一二二〇年一月十六日。方濟各在那塊小小零碎地，到了一二二一年聖神降臨節的午會中，才把他們光榮致命的經過報告書，當場向大眾宣讀。宣讀完畢，方濟各大聲疾呼說：「現在我確實可以說我獲得了五位真正的小兄弟！」

所有方濟各崇敬致命聖人的無限熱情，都從這一句短短的呼聲中表示出來。根據別的傳說，方濟各於宣讀時，還在半途停下來說：「每一個人應該頌揚自己的致命，不應當僅僅引別人的致命以爲光榮。」大概兄弟們因爲修會現在有了五個致命的聖人，所以未免覺着有點兒驕傲起來了。

不管當時經過的情形如何，總之方濟各早從這個時候，便開始準備親自去爭取致命的光榮。自一二一八年起，他曾派厄利兄弟爲首，率領兄弟們到聖地去。就在那裏，厄利准許了第一個德國兄弟進會，這位

新兄弟就是史比拉（Spirra）的擊撒署（Coesarinus）。是一位有神品的兄弟，既是大旅行家，也是有學問的人。一二一九年夏季何教宗復發動十字軍進攻埃及，方濟各決意參加這神聖的戰爭，但參加的方式，却與人大不相同。方濟各把那小小零碎地主管的職務移交給納爾尼（Narni）的馬實兄弟，教他常住在那裏，爲新來的兄弟穿修會的制服。並請那不勒斯的我署兄弟代爲主管意大利其他各地的傳教事務。他自己偕同他的老朋友賈兄弟即賈大尼（Cattani）的伯多祿動身到埃及，並想到巴勒斯坦去朝拜聖地。

（註一）亞爾比派，法文名（Albigensis），英文名（Albigenses），辭海譯爲亞爾比派，辭源譯爲亞爾比然斯，亦稱爲加大利諾（Cathares）派，是背叛天主教的一派，於十一十二世紀的時候，起於法國南部，在達爾能（Tarn）河左岸達爾能省的首都亞爾比地方，故名爲亞爾比派。亞爾比派的主張認爲自從天主創造了天地萬物的時候，便創造了性惡的人，否認羅馬天主教教宗關於教的統治管理權，反對我們聖教會所定的儀式。一二〇九年羅馬教宗莫諾森第三命法王路易第八起十字軍去剿滅他。一二一三年亞爾比派大敗，直至一二二九年路易第九即聖路易即位尚在母后攝政時始告剿滅。

（註二）這大概是方濟各第一次親見教宗何第三，薛兄弟說：「胡高麟大爲方濟各担心，深恐教宗不喜歡他外貌的坦率敢直。」倘方濟各已於一二一六年親見過教宗，用他爲天主所派遣的威信，向教宗

強求固請那塊小小零碎地首堂大赦的話，胡樞機也用不到爲他担心了。

（註三）魏達理（Vitalis），裴拉爾多（Berardus）、亞特如多（Adjutus）、亞古爾西於斯（Accursius），奧東（Othon），伯多祿（Petrus）。

（註四）辭海、子、一五八頁四欄：「亞拉岡（Aragon），西班牙古王國，當今爲尼斯加（Huesca），薩拉哥撒（Saragossa），德魯厄爾（Teruel）三州地，立國於公元一〇三四年；至一四六九年斐迪南第五與卡斯提爾女王結婚，遂合併建西班牙國。

（註五）辭海、子、四八六頁三欄：「卡斯提爾（Castile）或（Castille）」作干絲臘加斯德臘，古國名，在西班牙中北部，當今新舊卡斯提爾二州之地，一四七九年與亞拉岡合併，建設西班牙王國。

（註六）辭海、子、一六〇頁一欄：「亞豐瑣（Alfonso I 1064—1185）葡萄牙最初之王」至亞豐瑣第二則爲葡萄牙自一二一二至一二二三年之王。

（註七）辭海、丑、八〇頁一欄：「哥印伯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之都會，在蒙得哥河北岸，風景美麗，有設立已七百餘年之大學校，其地雨量之充足，冠於歐洲。

（註八）辭海、丑、一九二頁一欄：塞維爾（Seville），西班牙舊都，在瓜達爾基維河左岸，當南部鐵道中樞，水陸交通均便，其地多古蹟，並有偉大博物院及鬥牛場，製造鋼鐵機械，雪茄，磁器等有

名。

（註九）瘦塔：一譯修達在北非，摩洛哥的極北，濱地中海岸，與直布羅陀隔水相望，形勢極要，西班牙據之以爲南部屏障。

第七章 方濟各參加十字軍東征

兄弟們爲了基督的愛情，到遠方去傳教，對於外教人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方式是不和外教人們在言語上爭論，但爲了天主的愛情，對於任何受造物表示謙卑地順從，就以這樣表示我自己是個基督的門徒。另外一個方式是只要兄弟們看起來這是天主所喜歡的，便向外教人去講天主的道理，請他們信奉三位一體的天主，教他們去受洗，做一個好教友。但是兄弟們自己要記得他們已把他們的肉身，奉獻給了吾主耶穌基督，因而他們要小心，不要爲了他們的肉身，向有形或無形的敵人讓步，因爲天主自己對我們說過：「凡有人爲了我喪失了現世短促的生命，他便可以賺得來世永生不死的生命。」

方濟各和賈兄弟也希望用眼前短暫的生命，去換將來永恒不斷的生命。於一二一九年聖若翰洗者瞻禮日，在昂哥納海口，乘了十字軍的兵艦，就離開了意大利的海岸。從意大利到聖地需要平均約一個月的路程，到了七月底，方濟各到了亞克肋（Saint Jean d'Acre）。當地大概受厄利兄弟的歡迎。當時巴爾巴

拉兄弟（Barbara）在希潑爾（Chipre）工作，從有關於他的記載中看起來，方濟各好像曾從歐洲帶了好幾位兄弟來，或許其中有一部份不是從歐洲，而是從巴勒斯坦來的，特地來拜會他，也是很可能的事。總之他們引導他到十字軍的軍營那裏去。當時的十字軍正在包圍一個埃及城名叫達米厄大（Damiatta）。

這埃及城被包圍已經好久，大概自從一二一八年五月裏開始，好像很不容易打下來，每天都有戰爭發生。在方濟各未到以前，即在七月二十日，發生了一度大接觸，阿拉伯人死的約愈兩千人。七月卅一日十字軍又大舉進攻，但以回教出了兩位智勇兼全的頭目，十字軍終於被擊退。這兩個回教頭目，一爲埃及王梅拉克，厄爾，甘末兒（Melek-el-Kamel）一爲埃及王的弟弟，達馬斯王，名叫梅拉克，厄爾，毛盾（Melek-el-Moaden）教友名之爲公拉定（Conradin）。

方濟各在軍營中頗爲忙碌，無暇顧及教外人。十字軍士兵在道德方面最爲腐敗，經過八月十九日新的大敗仗，五千人死於戰場。生還者的心比較肯聽方濟各勸他們回頭改過的話。偉德里的雅各伯主教後來從達米厄大，寫信給他在法國的朋友，提到方濟各的演講說：「亞克肋聖彌額爾院長雷義愛（Reiter）已加入了小兄弟會，該會的會務正向世間各地發榮滋長，這是因爲他們的生活方式與聖教會初興時所有教友的共同生活相彷彿。他們的生活與宗徒們的生活也可以說是毫無兩樣。同樣，我的屬下就是英國人戈靈（Collin），以及我同伴當中另外還有兩個人，就是彌額爾和馬贊（Mathieu）也進了會。馬贊就是我請他

在亞克肋給我管理聖十字堂教務的那一位。我好不容易把我其他的幹部人員如亨利等，仍留在我的身邊。

但是方濟各到這裏來的最大目標，是在勸導教外人信奉真教。經過大敗仗以後，彼此於是開始談判和平。方濟各和易兄弟，即易路米那都斯（Iluminatus），大概就是趁談和平的機會，便去空手拜訪埃及王梅拉克，厄爾，甘末爾。到了阿拉伯人的前鋒步哨站，兩個兄弟開始被打了一頓，方濟各努力喊：「蘇丹！蘇丹！」（註一）結果終於被引到蘇丹的面前。誰也想不到，蘇丹對於他們所講的道理並不仇視，他很友誼地把這大膽的傳教宗徒遣送回來說：「請你爲我祈求，好使得天主也把這最可愛的宗教啓示給我。」

偉德里的雅各伯主教還說方濟各在同教營裏講了好幾天道理，但是沒有什麼好的結果。（註二）

方濟各留在十字軍軍營裏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時間，十一月五號達米厄大城被十字軍佔領了。城陷的時候，曾經發生了擄掠的行爲，發生了最野蠻最恐怖的暴行。方濟各看了大爲悲傷，那末眼看到這種惡劣的環境，爲什麼方濟各不把他腳跟的灰塵頓一頓下來，離開這批野獸似的部隊，到巴勒斯坦去朝拜聖地呢？何況聖地近得很，也是他所最喜歡去的地方。爲什麼我們不假定他於一二一九年的冬天曾到白冷城去慶祝聖誕節，不假定他曾於一二二〇年到納匝肋去過聖母領報的慶日，曾到日塞瑪尼園及加爾瓦略山去度苦難主日並慶祝復活節呢？凡是給他寫傳的人，都對於這一點默然不談，連隻字也沒有提起。但是等到我們看到

他回來以後，在克萊焦（Greccio）慶祝聖誕，做了一個馬槽的時候，我們很容易聯想到他前次聖誕節，也一定是在真正的白冷城慶祝的；正如同他在魏兒那山上所受到的五傷聖蹟，也有人推斷說，這是由於他在四年以前，有一個聖瞻禮六那一天晚上，跪在十字苦像前所發生的情感作用。

在這一次朝聖的期間，方濟各從意大利方面獲得了極不好的消息。兄弟們暗中打發一個人來報告他，這是一個世俗的兄弟名叫斯德望。斯兄弟當然隔着長上們直接到聖地裏來，把方濟各不在會的期間以內所經過的種種情形，一一報告給他聽，表示情勢相當嚴重，也適足以表示當初修會組織的不健全，統率這一羣人的不容易。正如雅各伯主教所說的，其中德行完善的固然不少，但輕率進會的也很多，其中大都是年輕而毫無經驗的人。他們自己既無堅決遵守會規的精神，會規本身也無進會初學一定的程序。因而人數愈多，困難也愈加重。第一個癥結就是關於守大齋的規則。一二一九年在聖彌額爾節日所召開的常年教務會議中，方濟各指定那不勒斯的額我署（Gregorius de Naples）兄弟和納爾尼的馬實（Mathieu de Narni）兄弟二人代理總管會務。他們與前輩兄弟們議定並公佈了關於守大齋的新規則。新規則比最初會規所規定的更為嚴厲，這是第一點。（註三）第二點，費理伯兄弟以女修會觀察的身份，到羅馬去希望獲得教宗保護女修院的諭令說：凡是有害於女修院的，均遭聖教會的棄絕。第三點，特別是那位所謂戴帽子的若望兄弟，號召了一批對於修會有異議的人們，準備給他們改訂另外一個會規，想另創一個新的修會，而且他跑

到宗座那裏去要求批准。

方濟各與賈兄弟坐在桌子旁邊靜聽斯德望的報告，而且在桌子上還有肉放在那裏，依照兩位總管所定的新規則，這一天是不准吃肉的。於是方濟各向那碗肉看了一眼，對他的同伴說：「伯多祿先生（即賈兄弟，因為他是個有學問的人，所以尊稱他爲先生），伯多祿先生，我們對這究怎麼辦呢？」

賈兄弟感嘆着回答說：「唉！方濟各先生，唉！方濟各先生，你認爲怎麼好，我們就怎麼做，因爲只有你才有權力可以命令我們。」

方濟各就毫不遲疑地決定說：「在這光景之中，我們只好服從福音的聖訓，我們就吃人家所給我們吃的東西吧。」（註四）

關於守大齋的新規定，不僅僅使方濟各不满意，因爲這確乎違反了福音的精神，而且這爲流浪講道的小兄弟會是無法遵守的。關於第二及第三點，向宗座去囉唆，去請求宗座的特許，這在他心靈的深處，更發生極大的反感。後來對於這一點，他在遺囑上還嚴格予以禁止。他自己曾在會規上規定着說，萬一有人連修院也要來佔據的話，會規強制兄弟們立刻就非遷讓不可，這是小兄弟們應有的作風，而今竟有人敢提出與會規相反的建議，竟有人敢提倡小兄弟們所絕不應有的作風，甚且不擇手段，越級冒瀆宗座，竟想用聖教會棄絕的嚴重禁令，來作保護女修院的護身符，想不到他們倒行逆施到這個地步。（註五）爲從速解

決上述各種難題起見，方濟各遂偕同賈大尼的伯多祿，戈爾多納的厄利亞，史比拉的聖撒暑，以及別的兄弟們，兼程跋涉，還返祖國。

（註一）辭海，中，一一〇頁一欄：「蘇丹（Sultan）回人稱其君主爲蘇丹。」辭海，中，一〇〇頁三欄：「蘇丹，回教國稱其君主也。」

（註二）阿拉伯王給兄弟們一個護照，使任何人不致欺侮他們。根據李益（Riant）說，這護照是一種特殊的詔敕。後來也有同樣的詔敕給小兄弟們。所以後來教宗也常喜歡派小兄弟們到回教國王那邊去。反之於一二四四年埃及王也請一小兄弟到依教宗第四那裏去。

（註三）會規所規定的，是除聖教會普通所規定的守齋規矩以外，僅規定于瞻禮四瞻禮六兩天守大齋。倘兄弟們願意並經方濟各的許可，於瞻禮二及瞻禮七亦得守大齋。

（註四）路加，拾，5及8，「你們住在這一家，就照這一家所有的吃喝。」

（註五）「還有一點足以使方濟各不滿意的，就是費利伯兄弟竟成爲嘉辣會的視察。他自己雖曾允許聖達彌從修女們盡量援助她們，這是真的，但此不過是當初一時特殊的情形，而非經常的規矩。至於嘉辣會其他新立的修院，他曾請胡高麟指定一個修士名益博羅創的作爲視察。這位益博羅創修士於方濟各不在意大利時已經去世。費里伯經胡高麟之請，接替視察之職。因而他受了方濟各嚴重

的譴責。另外有一個斯德望兄弟經費理伯的許可，也到了一個女修院裏去，因而他被罰做最嚴厲的補贖苦工。方濟各去世後，教宗額我略第九重新責成方濟各會總長管理嘉辣會修女的事務。一二四七年依教宗第四批准會規時把上述一條也增訂在會規上。」

第八章 最初大不稱意的事件——著名的草棚會議

大概是在一二二一年夏季將盡的時候，方濟各從海道回到意大利，登陸後便去看胡高麟。經胡樞機的斡旋，教宗拒絕費理伯兄弟及戴帽若望的兩項請求。然後於這年的聖神降臨節仍在那塊小小零碎地召集常年會務大會。這次方濟各決將整個的修會予以徹底的改革。根據裴士，的伯爾納多（Bernard de Besse）的明白証明，胡高麟也出席參加協助這改革的工作。（註二）

一二二〇年九月廿三日何教宗第三下手諭決定「今後任何新來進會的兄弟，須經過一年初學的預備班，然後可以准他正式入會。」我們認為這諭令是新建築物的基石，從此整個修會的大門，於必要時，可以緊緊地關上。當時有一批專門吃教的遊惰者，即方濟各稱爲小蒼蠅的兄弟們，大都是當地的流氓，人數多得狠，專喜吃得好，睡得好，不願意做工，也不願祈禱。在兄弟們那裏，住一個短時期，便到別處再去貪吃懶做。修院的大門從此對於這批遊手好閒，可以有開關的自由。反之，今後凡是已准進會的人，若無明文

許可，亦不准擅自出會。教宗諭旨加上說，凡已穿方濟各會修士服裝，然與修會仍採不即不離的態度，一任他的自己的私意去隨便生活的人，應予以嚴厲的制裁。（註二）從前像愛其德，路費諾那樣自由生活，今後爲大量新來的兄弟是不可能的了。方濟各看到新來兄弟的數量如此龐大的增加，其中的分子又那樣複雜，而同時他自己又被迫非做他們的頭腦不可，這使他愈想愈發慌起來！（註三）何況當他在近東時，曾生了很嚴重的眼病。一則爲生了眼病，一則還有其他種種的原因，他決計引咎自退。一二二〇年在聖彌額爾瞻禮的年會中，他辭去了做會總僕的職務。並請賈兄弟代替他。待賈兄弟去世後，於一二二一年三月十日，他指定了戈爾多納的厄利亞，彭巴羅納（簡稱厄利兄弟或彭兄弟 *Elis Bombarone a Cortona*）接替他做總管會務的僕人，即會總僕。

方濟各辭去總管的職務，非徒無害而反有益，從此他便可以安心從事於組織方面的基本工作，做一個創制會規的專門技工。但在羅馬教廷方面看起來，他始終還是小兄弟們的領袖。史兄弟在近東已獲得了他的信任心，所以這次也從立法技術方面，努力協助他完成會規的修訂。方濟各在多爾多河原寫有一簡短的會規，而且這會規已獲得教宗依諾增爵第三的批准。現在所要新訂的會規，是比較要有詳細的節目，並須經教廷最後正式的批准。

立法工作還沒有開始，他看到許多兄弟都從遠方來拜見他，使他感受到無限的興奮。當他不在了的時候

，到處謠傳說：他已被回教徒囚禁起來，有的說他已在海中溺死，或是相信他已獲得了致命的榮冠。等到大家聽到他還活着，各處的兄弟們，遠的近的，做神父的，在世俗的，初期收受的，和新近進來的，都想來看他，聽他講道，讚他降福。因此在一二二一年五月卅日聖神降臨節年會中，方濟各給他們大家都降福了。這次降福在方濟各會史中是非常出名的，這次年會也就是有名的納脫（*Natles*）年會。納脫就是草席的意思。因為這次集會的人數超出三千以上，或甚至有五千人之多。人數既多，從前在亞細亞城那塊小小零碎地首堂的附近，給他們所建築的房屋，已無法容納他們。因而大都住在樹枝編成的，或乾草織成的許多小棚裏。甚或無處容身，只好勉強在亞細亞城附近的平原中露宿。因而會史中稱這次會議為草席會議，表示當時草創時期的盛況。這當然也可以說是草棚會議或茅廬會議。教宗在意大利的北部展開一新的十字軍東征，胡高麟也正在那裏創立新法。在這次方濟各會年會開會時，他正在勃來起亞（*Brescia*）及危羅納（*Verona*）兩處地方。他特請維戴爾勃的賴乃署加波西奧（*Regnier Cappoccio de Viterbe*）樞機主教來代表他。和賴樞機同來的還有好幾個高級的神職長官。由一位主教主祭，唱聖神降臨歌，唱聲委宛動聽。方濟各讀福音的經文，在他以前由另一位兄弟讀宗徒書信經文，然後由方濟各講道，他先用下述一句經文向各位兄弟說：「天主在我的誓門中健全了我的手，但願我的主是被普世讚美的！」接着便向全體聽衆講道理。根據一束鮮花敘述當時經過的情形說：因着聖神在他心靈深處的感動，方濟各提起嗓子，大聲地演

講說：「我的孩子們，天主已允許了我們好些大事情，而且比這更大的事情也允許了我們，只要我們實踐我們所允許他的諾言，並更進一步信任主的諾言。這世的享樂，所能享受的時間很短促的，將來因而受到罪罰的年代也是很長遠的。這世的吃苦，所吃的苦是很微細的，因而那世所能享受到的真福也是很大很久的，實是無窮盡的。」

方濟各聚精會神用這些話「鼓勵人心去服從聖教會，去彼此互相親愛，去爲所有的教友祈求，去忍受任何艱難困苦，去效法天神們的忠貞純潔，去與天主和好，並與人團結而獲得良心的平安，去隨時隨地用謙良的態度待人接物，去輕視世俗，脫離自己的私慾，偏情，去甘心情願實踐至聖神貧的美德，去虔誠祈求，勤於歌唱讚美天主的歌曲；並勸他們努力這樣做去，勇往直前，不要爲地上的一切的一切担心事。凡是關於靈魂和肉身上所需要的一切，我們要請我們那位善良的牧童，那位真有福的天主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自己親自來負責照顧我們。」

這次可以說是方濟各再和民衆相見，和所有兄弟們一處團聚慶祝的狂歡節。這次年會的期間原定爲八天。八天以後，因爲民衆拿來的慰勞品太多，兄弟們多歡聚了兩天，才把慰勞品消耗淨盡，這次會議由彭兄弟厄利主持。在將近閉幕時，方濟各席地而坐，坐在彭兄弟的足跟前，把彭兄弟的衣襟扯了一把，表示他還有話要說。彭兄弟便俯身聽他低聲的吩咐，然後直立起來向大衆高聲宣佈說：「我諸位兄弟們，這裏

靠近我這位兄弟（指方濟各，方濟各辭去會長職，願今後被簡稱爲小兄弟，）要求我代他說幾句話，因爲他自己疲倦得很，說話恐怕你們聽不到，所以叫我代他再說幾句。他說有一個地方叫做德國，那裏有好多虔誠的教友，我們常看到他們手裏拿着長棍，帶有葫蘆形的大水瓶，穿過我們的山谷，不怕驕陽，不怕流汗跋涉，去朝拜宗徒們的聖墓，一路唱着光榮天主及聖人聖女們的歌咏。你們還記得從前我們有好些兄弟到這些德國人的家鄉去，受盡了當地人的欺侮。我們這位兄弟（指方濟各）不願意硬性命令任何人再到這個地方去。不過在你們當中，倘有人爲了天主的愛情，並爲熱心救靈魂起見，自動願意到那裏去的話，那末方兄弟決定給他行動的自由，如同到聖地去的一樣，或許比到聖地去的行動自由還要大。所以在你們當中凡是願意去的，請站起來，立在一邊！」說着就有九十位兄弟一齊站起來，大聲表示不惜犧牲他們的生命，願意到那邊去，認爲到那邊死雖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們並不怕死，決計前往，準備的爲主致命。

在這往德國去傳教的志願團中，方兄弟指定了一個德國人，就是史兄弟，即史比拉的擊撒署（*Coesarine a Spira*）爲團長。此外還有……

- 一，若望嘉賓（*Joannes de Carpino*）能用拉丁文及用龍巴爾地亞省土話講道的。
- 二，巴爾納培（*Barnabe*）懂龍巴爾地亞省語言及德文的。
- 三，薛兄弟，即多瑪薛拉諾，不久爲方濟各做傳記的。

四，齊兄弟（註四），即若爾當，齊亞諾（Jourdain de Giano），他曾用很興緻的筆調，敘述他如何參加這敢死隊，因為他平時最喜歡和大人先生們交際，至少這次到德國去致命，可以克制他平時的虛榮心。這四位是這志願團中比較著名的人物，這傳教團最後決定由十二位神父，十三位世俗兄弟組成的。方濟各對於他們慈愛的父情，自不待言喻。（註五）他盡他最大的能力祝福他們。將來用他們所講的道理，爲修會所可能救拔起來的人們，方濟各也祝福他們。

往德國去的兄弟們，到夏天才開始成行。不久就可以知道他們一點致命的危險也沒有，在方濟各的運動史中，在兄弟們記載的文献中，恐怕沒有一個能像齊兄弟把一路經過的情形描寫得有聲有色。他寫了自己和兄弟們的遊記。從脫郎脫（Trense）到鄺村（Botzen），從鄺村到勃里克生（Prixen）從勃里克生到史戴鎮（Sterzing），從史戴鎮到米登華爾特（Mittenwald）——以生動的筆緻，敘述實際經過的情形。最後到了米登華爾特城，天已晚了。從清早到晚上，他們連一點麵包碎屑都沒有進過口。每天他們只走七英里以上的路程，免得空着肚子去睡覺，他們決定到附近的清水溪裏去喝個痛快，聊以充饑。第二天早晨，他們再起身走，可是走了沒有幾個鐘頭，其中有幾個頓時覺得乏力或病得不能再向前進一步了。幸而他們找到了幾個野蘋果，聊以果腹。這時正是收藏紅蘿蔔的季節，他們也向人家討了些吃。

大致而言，兄弟們獲得了當地良好的招待，這樣一天過了又一天，他們依次到過史脫拉斯堡（Strassburg）。

bourg)、史比拉(Spira)、蕪爾姆斯(Worms)、賣羊市(Mayence)、哥洛尼(Cologne)、武爾志堡(Wurtzbourg)、辣蒂斯都內(Ratisbonne)、沙爾斯堡(Salsbourg)等處。依照方濟各的老習慣，他們就地而宿，隨遇而安，或在癲瘋病院裏，或在地窖裏，或在一荒廢的教堂裏過夜。齊兄弟和他的兄弟們到了愛爾芬德(Erfurt)，當地的人問他，是否願意他們爲他建造一座修院？可是他自己在本修會裏從未看到過有一個修院的存在，所以他回答說：「一個修院？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叫做修院。不過假使你們要爲我們造寄留所的話，那末請你們爲我們靠近有水的地方建造一個小房子，使得我們可以有洗足方便。這樣果真實現了。在沙爾斯堡，關於兄弟們經過的情形也很有興趣。史兄弟寫信給他們，倘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到史比拉來參加會務會議，不然的話，他們也可以留在他們那裏不來。這些可憐的兄弟們，他們不願意去貪圖他們自己所願意的，史兄弟一喚，他們便立刻到史比拉來問史兄弟，爲什麼他給他們這樣游移不定的命令。

我們繼續談那塊小小零碎地方面的經過情形。在茅盧會議所有的兄弟們都被分派到意大利各省或到其他的傳教區域去。此外還剩下一個兄弟，少有人認識他，更沒有人去理會他，他跟着買西納(Messina)的兄弟們到這裏來參加年會。這些兄弟們也沒有想到他，大概是因爲他新進會的緣故，他的名字叫做安多尼，生長在葡萄牙。從薩洛哥回到他家鄉去的船，不料在半路上被一陣狂風暴雨打到西西里島去。他便到

羅瑪納省（Romagna）的省僕人葛拉齊亞諾（Gratiana）那裏去，請求葛兄弟可否准許他做個同伴，葛兄弟問這位素不相識的兄弟說：「你是不是個神父？」他回答說是的。葛兄弟便請准會總僕厄利兄弟偕同他來開年會。當時做神父的確是在兄弟中極少的少數，可以說是鳳毛麟角；所以安多尼，就情理言，也應受方濟各會的歡迎。

安多尼從此就做羅瑪納省僕人葛兄弟的同伴，不久就到該省福爾里（Forlì）城，並到該城附近保祿山（Monte Paolo）有個獨修處那裏去避靜。到後來有一天，他從祈求與做補贖苦工的孤寂生活中出來，便成為專打異端的大鐵錘，他講道時吸引的羣衆也最多。聖教會便把他列入聖品叫做巴杜的聖安多尼（Antonius de Padua）。

註：這位小兄弟在方濟各的門徒中可以說是現代最得人心的聖人，他在一一九五年生於葡京里斯本。十五歲，他在他的故鄉進了聖奧斯定修院，後來他被送到哥印伯拉城的聖十字架（Santa Cruz）修院裏去。他在那裏進德修業，晉陞做了神父。一二二〇年大概因為他聽到方濟各會五位小兄弟在摩洛哥致命的消息，所以他熱切期望能進方濟各會做個小兄弟，終於獲得他長上的准許，改進了方濟各會。當時就在哥印伯拉城進了聖安當修院。從這裏他到摩洛哥去，準備願意為主致命，但因回王對他並不注意，滿不在乎，所以他竟無致命的希望，只好從水道回到葡國去，想不到一陣狂雨暴風，竟把他吹打到

西西里島去。他從西西里島再去參加一二二一年聖神降臨節的年會。

(註一) 胡高麟此時已成爲教宗額我略，以他的學識經驗補方濟各的不足，努力協助會規的重新改訂。

(註二) 方濟各致年會書中說：「凡不遵守本會會規的兄弟，我不承認他是我的兄弟。這對於外出流浪，而毫不受會規拘束的，我也是如此看待。」

(註三) 做這樣多這樣雜的部隊的統帥，做這樣龐大廣濶的羊羣的牧童。

(註四) 根據一九二六年烟台天主堂印安司鐸聖謨譯聖五傷方濟各行實：齊兄弟(Jourdain de Giano)即齊亞諾的日爾大諾(Giordano da Giano)本來不願意到德國去傳教，他認爲到德國去的兄弟們勢必至於要爲主致命。因此他願意和他們每一個人談幾句話，可以後來自己獲得安慰，好像和致命聖人已經發生了什麼關係似的，並可以這樣向人誇耀。所以依次訪問他們說：「請教你叫什麼名字，你是什麼地方人？」其中有一位回答他說：「我叫巴買畧(Palmero)那末你呢？」巴兄弟倒過來問他說：「你和我們是同伴嗎？你願意和我們一塊兒去嗎？」他推辭說不是。等到史兄弟被選任爲他們的頭兒，大家對史兄弟說不要忘了齊兄弟，他聽到更加推託，無奈他越推託，他們越催促他，最後大家把他簇擁到會總僕厄利兄弟的面前去。厄利問他到底願意去嗎？他心裏還是猶疑不決，弄得他嘴裏也半推半就，一面怕致命的苦吃不了，一面又怕太順從了自己的私情

，厄利兄弟看他毫無決斷心，便最後決定請他去。後來到德國，他的工作特別努力，所作旅行日記亦最易感動人心。

（註五）在方濟各致該傳教團的信中有「我被降福的孩子們，我可愛的孩子們，我，方濟各兄弟，你們的僕人，我盡我底熱誠祝福你們！」等慈愛的語氣。

第九章 詰誠與會規

史兄弟所以不立刻率領團員往德國去的緣故，是因為方濟各請他暫時留在他的身邊，遲一步動身，好協助他新會規的起草。史兄弟也深恐這一去難以生還，所以很願意在他最可愛的師傅旁邊，多耽擱一個時期，因而這位德國兄弟和方濟各在恩博來大的山谷中，有時下到這塊小小零碎地來，有時上到那加爾塞里獨修處去，這樣遲延了約有三個月之久。

方濟各在多爾多河所寫的會規是很短，很簡單的，方濟各自己也在他的遺囑中對我們說：「我用很少很簡單的幾句話，寫了這會規。我們的聖父，就是我們的教宗，也願意給我們批准它。」對於這一點，所有最初寫傳記的人，也是衆口一詞的。這最早的老會規，大部份採取並節錄聖經書上的片段而集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包括聖馬竇第十章第九至十節；第十九章二十一節；第十六章第二十四節；以及聖路加第九章

第三節。馬竇第十章第九節：「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第十節：「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子和拐杖。因為工人得食是應當的。」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節：耶穌說：「你若願意做完德全善的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這樣，你就必定有你的財寶在天上。然後你還要來跟從我走。」第十六章第二十四節：「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便當捨棄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加第九章第三節：「對他們說：『行路的時候，不要帶拐杖和口袋，不要帶食物和銀子。也不要帶兩件褂子。』」這是方濟各依照福音的做人方式。他認為這樣做法才是做人最好的方式。這樣生活法，才是做人最好的生路方式。這本最早最簡單的，也可以說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老會規，當時早就失傳了。現代有許多殫精集慮的人們，希望把它重新再編製起來，但是終於沒有成功。事雖沒有成功，但是出發的動機，頗為純正，用意在於知道那本所謂基本的會規（*Regula Prima*）也就是卡爾，莫樂爾（*Karl Muller*）所稱為一二二一年的會規，是否已完全包含最初的老會規？大概這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不過在這老會規上，後來還加上有許多增補的，更改的及擴充的條例。

偉德里的雅各伯主教敘述方濟各年會經過的情形，足以使我們看到會規的沿革與發展史。當時主教描寫如何兄弟們大家前來參加集會，如何會同好些才德兼全的人們，檢討他們已往生活的方式，如何訂製他們的會規。所謂才德兼全的人們，大概是指各位以保護人名義出席的樞機主教們。方濟各和他們來往也

以在二二二一年的夏季爲較密切，這時雅各伯主教也正在教廷，所以知道亦較爲深切。他的記載與他人的記載對此亦全相吻合，兄弟們於聖神降臨節在那塊小小零碎地集合討論如何能够忠實履行他們的會規，以及在實際上的最好方式。

方濟各在會議席上當然居於首要的地位。根據上述同一類的記載，我們知道：方濟各依照天主在他心靈裏的默示，曉諭兄弟們或警告他們，指斥他們，或譴責他們；指揮他們，或命令他們。

所以成爲三種性質不同的訓話：第一種是關於誥誡一類的話，第二種是關於譴責一類的話，第三種是關於命令一類的話。

在方濟各的文獻中，有一部份類似箴言的集成一冊。書名爲誥誡篇。倘我們要找最初會規的增補，我們應當到這本誥誡書上去尋找。書本一開卷便寫着說：「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這是我們可敬愛的父親方濟各給諸位兄弟們聖善的誥誡語。」

這些誥誡語就是薛兄弟談到會規時說：「此外還有些箴言，也是爲一個聖善生活所必需的。」（註一）這些箴言就是：

一、「關於救世主的聖體」方濟各首先願意教訓給兄弟們知道，使兄弟們在心靈上或腦海中深深印刻着不忘的，就是要用信德的眼睛去在聖體中看到天主，發現天主，因而對於聖體要發生出一種極大尊敬的

情懷，並爲在聖體中的天主，抱有一種極大的愛情。

二、「關於順從自己意志的罪惡。」這是因爲要跟從自己的意志，所以犯了原罪。

三、「完善服從的德性。」凡是不脫離一切，並首先不脫離自己意志的人，不能做耶穌的門徒。

四、「但願任何人不要有，也不應有統治的慾望。」與其命令兄弟們，還不如給兄弟們洗腳比較來得好，來得有益於靈魂的救贖。

五、「但願任何人不要，也不應站在他人的頭上，但只想以跟救世主背自己的十字架爲光榮。」這一個中心思想，後來在一束鮮花中有著名的故事凡八章無不盡情發揮。

六、「跟耶穌走的必要。」我們願意被稱爲天主的僕人；但我們對此也應該有點兒羞恥心，因爲聖人們所做的都是大事情，而我們呢？我們願意受人的尊敬。至於被人尊敬的原因，無非僅因着我們能向人談些聖人們的故事，講解他們的言行而已。

七、「要知道學問應當以行爲來做光驅。」真知識，真學問，真值得研究的科學，只有一種；就是直接可以用行動來表示的。對於這一點後來方濟各便不再談起了。

八、「千萬不要嫉妒任何人。」尤不應嫉妒人的地方，就是天主在人的心靈中所完成的恩寵神益。

九、「關於愛情。」誰真能愛仇如己？只有一種人。這種人受了仇人的橫逆來侵時，不先想到別的，

就是只想到這橫逆正在使仇人自己的靈魂蒙到不利，受到損失。只有這樣想法的人，才配說是愛仇如己。

卜、「關於一再控制肉身的必要。」有一個仇人我們一點愛他的義務也沒有的，這就是我們自己的肉身。倘我們能够一再控制這敵人，克伏他，勇往直前，抗戰到底的話，那末不拘有形與無形，任何嫌怨，一點也不會損害我們的。

十一、「任何人不應當去取他人罪惡的損失而爲己有。」以惡報惡時，等於自己把別人犯罪的損失去拿到自己的靈魂上來。

十二、「從何記號可以知道天主的靈？」一個人真的愈變做好起來，他自己反而覺着自己愈不好起來。

十三、「關於忍耐。」一個人有多少忍耐心？這一直要等到他真遇到難以忍受的事件發生時，才能够發覺得出來。

十四、「關於神貧。」在福音上所講的神貧，並不是多守大齋，多做苦工，克苦肉身工作的意思，而是願意準備吃苦。如有人打你右頰時，你連左頰也向着他的一種精神。

十五、「關於和平。」心和氣平的人是有真福的。

十六、「關於心的純潔。」凡是輕視地上的一切，追戀天上的一切，眼睛常常向他們的天主注視着的人們，才是心裏純潔的人們。

十七、「關於做一個天主的謙卑僕人的必要。」不要強求他人給與的，比自己準備獻給天主的更多。
十八、「關於對人的同情心。」凡當別人犯了過失時，肯寬顧別人，肯寬容別人，肯同情別人；如同別人也應對他自己有關顧的責任一樣的人，是真有福的。

十九、「關於天主的好僕人。」凡當被人們讚揚稱頌，而自己看着自己，等於被人們輕賤鄙視的人，是真有福的，因為人在天主面前不增不減，一如其本來面目，並不因人的讚揚而有所沾光。

二十、「關於修會裏的好兄弟與壞兄弟。」凡是以稱道天主，以完成天主的事業為唯一的快樂，並因而引導人也在心靈的喜樂中，去奉事天主的兄弟，是真有福的。

二十一、「關於有口才而徒說空話的兄弟。」凡以說些虛偽的空話而徒使人發笑，並不以其行為好好報答天主所賞賜給他的恩寵的兄弟是真的有福了！

二十二、「關於譴責。」凡不急於昭雪或不急於自明無罪，並願卑謙地接受譴責，就是一點壞事也沒有做而亦肯默然忍受任何恥辱的兄弟是真的有福了。

二十三、「關於謙德。」凡是能在下屬當中，如同在長輩當中，一樣保持絕對謙遜的兄弟是真的有福了。

二十四、「關於真正的愛情」兄弟幫助我，我固須愛，但也不要因兄弟病了而不愛他。所以正當兄弟

病了而需要人伺候的時候，更應當愛他，要如同當他健康而可以伺候人的時候一樣。凡是肯這樣愛兄弟，這樣愛法的天主僕人是真的有福了。

二十五、「做天主的僕人要愛敬他的兄弟。」無論和他相隔很遠或在一塊兒做同伴，都要一樣的愛敬他。在他的背後永遠不說他的怪話；無話不可以親愛地當面對他說。這樣愛敬法的天主僕人是真的有福了！

二十六、「天主的僕人應當尊敬神父。」我們委信任那遵照羅馬聖教會規矩而生活的神父們，肯這樣信任的天主僕人真是有福的！凡輕視他們的，真是有福了。縱令神父是罪人的話，任何人也不能判他們的罪，因為他們並不因此而沒有祝聖耶穌基督聖體聖血的特許。

二十七、「關於使劣根性退避的德性。」這語誠就是上面所說的諸德頌。見二六五，二六六，二六七節。

二十八、「不應爲自己的德性而誇張。」天主教在黑暗中看到我們應當爲他而執行一切，這樣我們在天土才能聚積了寶藏。

讀了這二十八個小節目以後，我們可以和薛兄弟一樣的說：「是呀，這是虔誠的父親用以訓誨他新來的孩子們的！」誠然，方濟各是初學修道人的極好導師。所有苦修院對此大都是衆口一詞的，不過這種格言式的語句，頗富於宗教意味的心理作用，然而這與修會的會規，是天差地遠了。

我們讀這個完全出自方濟各手筆的，極簡短的生活規則，可以看出他起草寫會規，大致是如何寫法的。最初兄弟們人數極少，一個修院也沒有創設，大都在旅行中講道，到一個地方，從來沒有一定的住所，無不隨遇而安。不過有時候他們願意到孤寂的地方去避靜，好安心祈禱，他們都看老師的模範，在傳教新的活動未開始以前，先把自己的靈魂健全起來。方濟各常說他自己常常是如此的，於未向人講道以前，先把自己所要說的能胸有成竹，先把所要講的自己先有把握。這樣先成己，後成人，這樣先達己，後達人，這樣才產生了方濟各會最初的修院。但有「修」的實際精神，實無「院」的實際存在。就是在那塊小小的零碎地，所謂「院」者，不過是幾個茅草棚集合在一處，在四周圍有個粗製籬笆障兒而已。就是在加爾色里，所謂「院」者亦不過在那山岩邊的崖壁上，有幾個小窟窿，有幾個孔竅而已。就是在豐德，哥倫坡（Fonte-Colombo）所謂的「院」亦是如此的，不過幾個岩洞而已。就是在亞爾巍兒那山上，亦何嘗不是如此的。在一束鮮花上也常提及這種穴居野處式的修行生活，常說起這種又粗野又纖小的離形修院。在這種離形修院裏面，兄弟們除了用樹葉樹枝鋪編成爲籃形的臥具以外，一點其他東西也沒有的，因而從未有人用禁地（Clastrum）等字樣，以指示這種離形修院的所在，以表示禁院重地，閑人莫入。所以齊兄弟在德國愛爾舍德（Erfurt）地方有人願意爲他建造一座修院，問他自己願意不願意。可憐的齊兄弟聽着，覺得莫明其妙，因爲他在方濟各會從來沒有聽到過，也沒有看到過有所謂修院的建築。兄弟們稱他們住的地

方，就簡簡單單叫做作處或寄留所，或稱爲獨修處或避靜處。就是因爲兄弟們要到這個或那個獨修處去做避靜默想的工夫，他們在這種光景中應當如何生活法，終得有點規矩才好，所以方濟各特地給他們定幾條生活規則出來，這生活規則是方濟各純粹根據他個人的理想與經驗親手訂定的，並沒有胡樞機的指示，也沒有史兄弟從旁協助做顧問。這也可以說是最初會規的樣本。然而方濟各對於這種生活的規則，如何訂製法，我們先把這規則抄錄如左，以資參攷。

「在獨修處神修生活的規則」：

「兄弟們欲在獨修處過神修的生活，最好是三個人，或是至多是四個人，結伴成爲一小組。其中有兩個應當做母親，其餘的一個或兩個，應該充當孩子的角色。做母親的將度瑪爾大姊姊的生活，至於做兒子的將度瑪利亞姊姊的生活。」

「這兩位負責盡做母親職務的兄弟，應當度瑪爾大姊姊的生活，那兩位做兒子的兄弟，應當度瑪利亞姊姊的生活；而每一個兄弟應當單獨有一個小小的茅草棚，做他個人的獨修室，每人在他的獨修室裏祈禱，休息。在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他們念晚課經（*Complies*），並盡力遵守靜默的規矩；在念夜課經（*Nocturnes*）的時候，他們便起身，按時念經。他們追尋天主的王國，以及天主的正義。到了相當的時候，他們念早課經（*Prime*）並待晨課經念過以後，他們可以打破靜默，到他們母親那裏去；倘他們願意去的話，

如同其他的窮苦人一樣，爲了天主的愛情，向母親去求哀矜。討了飯以後，他們念午課經（Sexte）及申課經（None），並在相當的時候念暮課經（Vesperes）。』

「他們不當准任何人進到他們的獨修處去，任何人也不能在那裏吃飯。盡母親職務的兄弟們，應當遠遠地離開着其他的人們，也使他們的孩子們更遠遠地離開着其他的人們，好使得任何人不能對他們去講話。孩子們只能向他們的母親講話。倘有時他們的神長用天主的降臨來看他們的話，那末他們還可以向他們的神長講話。這樣經過彼此的協商，做孩子的兄弟們也應當輪到他們自己來當值做母親，並一切嚴格照着上面所說的去做。」

這是最初方濟各自已給兄弟們寫的生活規則。老實說，這是多麼有興趣，有意義，多麼動人可愛的生活。四個獨修士，爬到豐德哥倫坡（Fonte Colombo）或加爾色里（Carteri）山上去，住在一個極孤僻幽靜的地方。其中兩個如同福音裏的瑪爾大姊姊，管理日常的事務，同時好讓其他的兩位兄弟，可以如同瑪利亞妹妹一樣，靜靜地坐在救世主的腳跟前。這是一幅多麼生動而有詩意的圖畫。到了中午的時候，看吧，兩位已經選擇了那最好一份福分兒的兄弟，走到其他的兩位兄弟那裏去，謙謙遜遜地，胆小怯懦地向他們討飯吃，如同那些柔順的孩子去向一個好母親那裡討東西吃的那個樣子（註二）

除了一二一〇年最初極簡短的老會規以及這獨修處的生活規則以外，還有一個專爲那塊小小零碎地面

訂的特殊規則。這特殊的生活規則，在成德明鑑第五十五章中，可以找到，大致與獨修處的生活規則相似，如同外人不得搬入兄弟們的住處，不得隨時談話，一句閒話也不准說等等。住在那塊小小零碎地的兄弟們應該是從兄弟們當中挑選出來，算是修會中最好而最至誠有德的兄弟，當以熱切念日課經爲其他所有兄弟們的模範。在這住所，凡是無益的，均不應有，也不該說；整個住所應在讚美天主的歌咏聲中，永遠保持它的純潔，應在愈顯主榮的頌揚聲中，永遠維護它的聖善。在成德明鑑第八十二章中說：「當一個兄弟違反這些規矩時，應念『在天我等父者』以及方濟各所作的天主讚美歌（*Laudes Domini*）各一遍。」

於此可見方濟各所立的規矩，大都是應付環境的教令。在有一次年會中，他聽人說好些兄弟們用打結的苦衣，織製的圈環，以及其他類似的器具，去克苦他們的肉身，聽了以後，他便立刻下令禁止，不准兄弟們用這種苦行的方法。還有一次，他在年會中公佈了下述的諭示：「兄弟們不應在外表上保持一種像僞仁仍義的態度，沉默曖昧，並有貪圖野心的樣子，千萬要表示永遠在天主的愛情中和顏悅色，對大家要愉快，慨然可親可愛才好。」

這一段後來插入於一二二一年會規第七章中。另外還有一個語誠，其中一段已引用在成德明鑑中，其內容與現存的語誠完全相似。一二二一年會的最後一章，名爲「對於兄弟們的語誠」（*Admonitio Fratrum*）。

多爾多河的會規可以視為未來會規的基礎，那些隨時隨處所定的箴言，與在各屆年會中所公佈的誥誡，可以視作未來會規基礎上的第一層樓。在這第一層樓以上的建築物，也隨時隨地受到未來環境變遷的影響。一二一七年展開了盛大的傳教事業，因而在一二二一年的基本會規中的第十四章及十六章的題目是：「兄弟們如何參加到世俗上，如何參加到阿拉伯人及其他教外人那裏去。」寫傳記的人對於這種臨別贈言式的誥誡，大都留有抄本，如在成德明鑑中第六十五章，方濟各對於遠行的兄弟們有一留臨別的贈言，在未來會規中有好幾段和這相似的，這臨別贈言以「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開端，這已成為當時任何正式文件開端的一種慣例。

這種臨別贈言性的誥誡，待後會務愈發展，誥誡愈多，大都立刻言之於口，筆之於書。這種臨別贈言大都有一實際的目標，大都是方濟各勸勉兄弟的箴言，教他們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的態度與行動方式。在他後來的書信上，他表示如何希望他們每人抄一份會規帶在身邊，以便易於遵守會規上所定的規矩。

（註三）

根據上面所說的，我們可以知道方濟各和史兄弟於一二二一年夏季在共同訂立新會規的時候，他們用資參攷的材料。於一二一〇年最初的老會規以外，還有後來一連串的誥誡與箴言，放在他們的面前，這些資料大都是福音書裏節錄下來的話。方濟各在夢中也預先明見這些參考資料的重要。他看到所有的兄弟們

大都餓得要死，都跪到他的四周來，無奈他自己所有可以給他們吃的只有一把麵包的碎屑，而這一把可憐的碎屑，還要從他的手縫裏漏失了。這時他聽到有一個聲音對他說：「請你把這些碎屑小片捏成一團，製成爲一個祭餅，然後分給兄弟們吃。」第二天方濟各明白所謂小片碎屑就是指福音書裏的話（*Verba evan- gelica*）祭餅就是指會規，會規的訂製，是先靠這些福音書裏的話來捏成功的。因而他們兩個人的工作是在於編審新的與舊的一資料，彙選成爲一有條理的文稿，然後裝釘成爲一本小冊子。從前的史家稱這冊子爲基本會規，近來的史家稱爲一二二一年的會規，但在實際上，這冊子從未認爲是一個真正的會規。

卡爾·莫樂爾（*Karl Müller*）與蒲黑（*Boehmer*）等願意把這相當大的彙編內容，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從最初會規而來的；另一部份是後來逐漸增補上去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這兩部份的界限是相當清楚的。一部份是很明顯的，屬於多爾多河最初的老會規，如同序言，方濟各在序言裏向依敦宗如何表示服從的決心；

第一章 關於修會的三個願，服從，神貧，貞潔。

第二章 關於兄弟的入會與穿會衣。

第三章 關於念日課經及守大齋。

第七章 關於兄弟們服務與工作的責任。

第九章 關於兄弟們於必要時須出外求哀矜的准許，並關於永遠不准收受銀錢的禁令。

第十二章 關於避開婦女們的決心。

第十四章 關於兄弟們不准在路上帶任何東西的禁令，並不准抵抗惡人，即抱一種無抵抗的決心。

第十九章 關於對神父們的尊敬。

上述各章或沒有依着最初的會規一字一句的照抄，但是原文的意義，大致並沒有更動，這點是靠得住的。只有關於守大齋一項，最初會規裏比較嚴厲，現在基本會規裏比較寬鬆。（註四）

第四章是以「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的慣例開始，大概是最初會規所沒有，而在後來增補上去的，這章專談方濟各會諸神長的職務，與兄弟們應服從他們的責任。增補的期間，大概是在有一次年會中，首次任命神長們的時期。其他的幾章幾乎與誥誠的原文完全相符合，如同誥誠第四及十一節與基本會規的第五章，誥誠第九及十節與基本會規的二十二章，兩相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這是完全相符合的。另外還有一篇誥誠，薛兄弟錄了出來，但沒有記載在誥誠書上，可是轉編在基本會規的第八章中，同樣在成德明鑑中有一個關於病人的誥誠，也轉載在基本會規的第十章中。

在基本會規中，除上述兩部份以外，還有第三部份，可以說是聖方濟各的宗教詩抄，第一是他所作的讚頌歌，如在上面所說的。方濟各命令兄弟們如同沿街彈唱的詩人，如同天主的賣唱人，在他們所經過的

城鎮村莊裏，所大聲合唱的讚頌歌，就是屬於這第三部份的。這讚美歌的音調與詩意，很容易使人想聯到他有名的太陽歌詞。如同：「凡不是在補贖苦工中死去的人們；是真的有禍了！因為他們將要成爲惡魔的子孫，而必定要到永火裡去受罪了。」（基本會規二十一章）「凡是將要死在大罪中的人們，是真的有禍了！」「凡是順從你至聖意旨的人們，是真的有禍了！因為死亡一點也無法作弄你們了！」（太陽歌）

方濟各心目中所期望最切，而也是他心目中最大的唯一目標，無非是在於發動人們的心靈，對於仁慈美妙的天主，如何能興奮起來，如何能對他懷抱一腔讚美喜愛的熱忱。所以在最後的一個誥誡上，連誥誡的老名稱都轉錄上去以後，接着就把立法家硬性的口吻，一變而爲詩人軟性的情調。方濟各與史兄弟兩個人合作到這裏的情緒已是非常高漲，不得不一任他們喜愛仁慈天主的熱情，盡量流露出來，盡情奔放開來，因而作成爲一個一氣呵成，萬馬奔騰的讚美歌。這也是他們勢盛情濃的作品。這已達高潮的情緒，仍繼續高漲上去，好比是在聖堂裏奏大風琴，琴聲愈到最後，愈奏得雄健瑰偉。一達到最高潮，不由人聽着不一往情深，肅然起敬；任何世俗的聲音，非嚴肅靜默下來不可；任何人類的思潮，非被迫告退下來不可。在這最高潮的頂巔，只剩得人神們所唱「聖！聖！聖！聖！」的歌咏聲。在這天人分界的最高峯，只聽到真有福的聖人聖女們所歌咏「亞肋路亞」的歡呼聲！這基本會規的最後一章，可惜是很難以翻譯的，我們應該把它全部錄了出來：

「這是關於祈求的讚頌歌與感恩詞：

「全能的，無上的，至聖的，微妙的天主，聖善的，公正的大父，天地的主宰，天地的君王，我們首先要感謝你的，因為以你至聖的意旨，以你降生爲人的聖子的斡旋，並以聖神的援助，你創造了有形的與無形的萬物，並依著你自己的肖像，按照類似你的式樣，也創造了我們；把我們安放在地掌上，後來在地堂裏，我們以我們自己的過失而墮落了。」

「我們感謝你，因為我們以你聖子的斡旋，被你創造了以後，你居然肯以你爲我們所懷抱的，真實又聖善的愛情，讓你的聖子，既是真天主又真是人，從永遠童貞瑪利亞降生出世。

「我們感謝你，因為以你聖子的恩寵，以他的聖血，及他的聖死，你願意解放像我們這般可憐的囚徒。」

「我們感謝你，因為這位天主的聖子，將於最後公審判的那一天，再從他威嚴煊赫的光榮中降下來，把那不願意回頭改過的，把那不願意認識你的人們，遣送到永火那裏去；對於所有認識你的，因為你而同頭改過的，欽敬你而奉事你的人們你說：『到我這裏來，我父親選召了的人們，到這裏來，天國的承繼人，這天國從這世界創造的時候起，早已爲你們準備好了的。』」

「我們大家都是可憐的罪人，我們是一點也不配稱呼你的，我們懇請你，我們哀求你，請你使得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你至可愛的，慨然中悅你心懷的聖子負責起來，並以安慰人的天主聖神的協助，請他代我們負責來感謝你，因為你以他從中的斡旋，已爲我們領了這許多大的事情。亞肋路亞！而且我們很謙卑恭敬地，懇求童貞真福聖母瑪利亞，求真福彌額爾，嘉庇厄爾以及天朝尊美諸品天神，求諸位熾愛天神，諸位賢智天神，諸位主座侍從天神，求掌握一切統治威權的諸位天神，控制地上所有高級權力的諸位天神，約束惡魔勢力而限惡助的諸位天神，管理諸天大能的各位天神，諸位宗天神，諸位奉使天神，求真福聖若翰洗者，宗徒聖若望，聖伯多祿，聖保祿，諸位真福古聖祖，諸位真福先知，諸位無罪聖嬰孩童，諸聖宗徒，諸位聖史宗徒，諸位聖徒，諸位致命聖人聖女，諸聖隱士，諸位童貞聖女，真福厄利，真福厄諾，所有已往的，現在的，以及將來的，諸位聖人聖女，我們懇求他們，爲了你的愛情，倘爲你所喜歡的話，求他們把我們感德知恩的心，放到你的跟前，你，至高，至真，永生，永活的天主，和你的聖子，我們至可愛的主耶穌基督，和安慰人的天主聖神，相偕於無窮世之世！亞孟！亞肋路亞！」

「我們小兄弟們，我們都是你無用的僕人們，我們謙卑地請求，真摯地哀懇聖教會裏所有服事天主的人們，所有在神職班中生活的人們，所有神父們，所有輔祭讀聖經的六品修士們，所有讀宗徒書信的五品修士們，所有輔祭四品，驅魔三品，讀經二品，守門打鐘初品的修士們，以及其他所有的修士們，我們哀懇所有的修女們，所有的兒童們，所有的小男孩子，小女孩子們，所有的窮苦貧乏人，所有的元首，長官

們，所有公務人員，工人，農民，主人，僕人，所有童貞女，所有守節人，所有在婚姻中生活的人們，所有世俗人，男人，婦人，青年人，老人，健康人，病人，小的大的，講各國語言的，所有世界萬國的人民，以及所有目前在這世界上活着的，將來還要活下去的人們，我們卑謙地懇請他們，繼續在真正的信德，及在真正的悔改中，堅持到底，做個好人，做個好教友，因為除此以外，沒有另外被救的方式了。而且大家要盡我們的心，我們的靈魂，我們所有肉身的及精神的力量，盡我們的理智，我們器官的感覺機能與非器官的精神機能，我們的愛情，我們整個內在至親密的我，去愛我們的主，愛我們的天主，我們所以愛我們的天主，是因為他白白地把我們所有的肉身靈魂以及我們的生命，都送了給我們，而且繼續送給我們，我們所以愛我們的天主，是因為他既創造了我們，又救贖了我們，他現在還以至仁至慈的同情心，繼續願意救贖我們；他雖已經原諒了我們，然他現在還天天繼續願意原諒我們，像我們這種可憐人，苦惱人，懶惰人，卑污人，忘恩負義人，無賴墮落人，他並沒有棄絕我們，他仍繼續救贖我們，原諒我們！」

「正因為上述種種的緣故，所以我們應該不圖別的，不想念別的，不歡迎別的，我們只願意，只想念，只歡迎我們的造物主，我們的救世主，我們的救贖主，只有他是真天主，只有他是萬善的真原，只有他是整個成全至善的本源，只有他是我們真正至高的利益，只有他是好的，虔誠的，良善的，只有他是寬大仁慈的，柔順溫和的，只有他是至聖的，正直的，真實的，只有他是無罪無玷的，只有他是純粹潔白的，

爲所有做補贖苦工的人，爲所有正直的人，爲天上所有真福的人，所迫切需要的一切聖寵，一切的寬恕，一切的恩典，一切的聖善偉大，都是在他那裡產生出來的；都是經過他的手分散開來的，都是從他那裡開始贈送了來的。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但願任何東西不能使我們離開他，隔絕他！我們大家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時候，天天，常常，真實地，謙卑地，信天主，把他保存在我們的心裏，愛他，尊敬他，欽崇他，服事他，讚美他，光榮他，歌頌他，感謝他。他是三位又一體，天主父，天主子，天主聖神，他是創造萬物的唯一大主宰，他是信他愛他的人們的救贖主，他是無始無終的，只有他是常存不變的，他是無像無形的，難以言語形容的，不可捉摸的唯一真神。只有他是值得被人讚美的，稱頌的，慶祝的，光榮的，只有他是至高的，至甘的，至和的，只有他才配永遠被愛於萬有之上，永遠被人靜觀默想於無窮世之世；但願光榮屬於天主父，天主子及天主聖神，正如同這在世初是如此的，到現在是如此的，將來在永生永世也是如此的！亞孟。」

（註一）「聖方濟各大都引用福音經文的辭句，用很少的話，簡簡單單的，寫成了一種生活的方式。可是此外他還加上他認爲一個聖善生活所必需的有那些箴言。」（*Vita Prima* l. ch. XIII）。

（註二）方濟各常和良兄弟住在獨修處，他寫信給良兄弟說：「我對你說這如同一個母親一樣，我的孩子。」薛兄弟也說方濟各選擇了厄利兄弟如同他的母親一樣，和平兄弟對方濟各說：「降福我們，

至可愛的母親！」

（註三）一二二三年方濟各致厄利書：「爲易於遵守本會規起見，你把這封信帶在身邊，一直帶到聖神降臨節爲止。」方濟各對於兄弟們常讀他的作品，認爲非常重要。

（註四）基本會規只規定了瞻禮六的一天守大齋，齊兄弟說在最初會規裏，每週有兩天守大齋，除瞻禮六以外，還有瞻禮四那一天也守大齋。」

第十章 甘心情願守神貧的精神與奮鬥

經過兩年以後，這基本的會規才告完成。一二二一年九月間史兄弟和他的同伴傳教士起程到德國去了。一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何敦宗第三，以他（Soleb annuere）的諭旨，批准了這基本的會規。在這兩個時期之間，來來往往有些意見的交換，可惜其間經過的情形知道的人很少。我們所確實知道的，就是在方濟各與厄利兄弟之間，雙方態度是極端相反的。這相反的態度逐漸尖銳化，幾乎成爲一種意見的衝突。這使胡高麟樞機從中實在不容易調停，覺得左右做人難了。

至於衝突的起因，是由於前幾年間，新修會發展的趨勢日漸惡化。從前方濟各辭去會總樞的職務，但他是修會的地位仍是異常重要。例如一二二一年年會中，是由他揀選傳教士到德國去的。他是修會的靈魂，他

在兄弟們中的威信，只有增加而毫不減低。

我們知道方濟各從來不喜歡用剛性壓迫的手段，他的性情始終是一貫溫和柔順的。齊兄弟屢次說他常喜歡用善意和平的方式去達到目的，決不願意用強硬辣手的辦法去強制人就範。萬一他不能達到目標的話，他到底拒絕用世俗權力的方式去解決。萬一他無法能使兄弟們守本分的話，他便責成自己更守本分來做榜樣給人看，希望人看到能自動感化。因而個性特別堅強的人，不難在他的面前發生相反的作用。無奈厄利兄弟就是屬於這類剛性的人，他後來始終其頑不靈，卒成為修會中反對方濟各的中心人物。在他的背後，還有許多別的人，也都是反對方濟各的，其中有一個住在鄺諾尼亞城就是司大恰的伯多祿兄弟（Pierre de Stacia）是比較著名的一個。至於反對派其餘的人，沒有個別指出來，只說是方濟各省的僕人們（Ministres）就是指意大利各傳教區域的主持人們，也就是管理各省教務的領導人們。

註：「一二三三年修會傳教工作分爲十二個省份，每一個省份的教務由一個省的僕人綜理一切。因為方濟各不願意聽到省上的名稱，所以稱爲省的僕人（Ministre provincial）。僕人的意思是根據馬竇第二十章第二十六節所說：「誰願意在你們當中做大的，那末他得做你們的僕人，」這一句話而來的，表示做首腦應有謙德的精神。每一省之內，又分爲好幾個區（Custodie或Custodies），每一區的教務，由一區的看管人（Custode）綜理區務，而不稱爲區長。至於兄弟們集中在一處的地方，不稱爲修

院，而簡簡單單的稱爲什所或寄留所。住所的管理人，也不稱爲所長，而稱爲看守人（*Guardianus*），看守人和看管人是同一個意義。至於整個修會的會務，有整個會的僕人來負責主持，可以稱爲總管會務的僕人（*Ministre General*），也可以說是各省僕人們的總僕人。爲便於稱呼起見，總管會務的僕人，簡稱爲會總僕（*Le general*），而不稱爲會長，各省的僕人仍稱爲省僕。」

我剛纔說起鄱諾尼亞有個兄弟是反對的，在實際上，鄱諾尼亞城是反對的中心。該城原來是一個學府的首都，小兄弟們很早就和它發生關係。一二二一年甘兄弟曾到那裏去講過做人要天真誠實的道理，一二三三年小兄弟們就在該城加里尼辣（*Galiera*）門相距不遠的地方，找到了一座住屋名爲普格里奧肋（*Pugliole*）方濟各修會中好些主要人物都在鄱城大學裏讀過書。先是賈兄弟與厄利兄弟，後來是若望，巴蘭斯（*Joannes Parens*）、愛德，法完讓（*Aymon de Faversham*）、克肋升，郝齊（*Crescent de Gesi*），若望，巴爾（*Jean de Parme*）等。大都是未來修會重要的神長如同上面說過的。有一位鄱城大學的教授名尼各老貝波利（*Nicolaus de Pepoli*）開始就做了兄弟們的保護人，後來也就進會了。根據肋格則（*Le Grand*）說，約在同一個時期，鄱城有一位最著名的法律家名爲亞古蘭西於斯（*Acursius*），他看到兄弟們第一座寄留所太窄小，所以願意把他們在城的近郊，理加爾地亞（*Piccardia*）的房屋讓給小兄弟們。一二一九年多明我會修士們已在鄱諾尼亞城創立了一間神學院。司兄弟也仿照他們的方式，在鄱

城爲兄弟們也創設了一間類似的學院。

這新學院的創設使方濟各大爲不滿。方濟各的一生，如同他自己所說的，深願當作一個簡簡單單，無智無識的人，在大致上說，他並不仇視學業，有人批評他反對科學智識，這是絕對錯誤的觀念。正相反，他有一天寫語誠說：「所有的神學家，以及所有幫助我們解釋天主的話的人們，我們應當尊敬他們，非常重視他們，因爲他們給我們在精神上的食糧，因而使我們可以獲得靈魂超性的生命。」

他在遺囑中，也是這樣說法。但是他願意學的，要有實際的目標，要可以作爲發揚天主聖訓之用。所以他想用不到許多的書，他認爲在祈禱中容易學到感動人，振發人心的東西。方濟各自己喜歡看聖經，在他的字裏行間常提起聖經裏的話。然而他年紀愈大起來，他愈覺得今後把所讀的加以反省，並把所獲得的教訓與心得，澈底去身體力行，已足夠盡他自己的餘年了。他老是在這一點上轉念頭，他認爲：「最好的講道是以身作則。」

老實說，在他的會規中，他承認修會有三種兄弟：就是講道的，祈禱的，做工的。他要把講道的，放在祈禱與做工的兄弟後面，他說：「用所有兄弟們的行爲來講道，實在是更着力而有效。」

他所最忌而教兄弟們千萬要小心防備的就是「現世所謂的賢智。」換句話說，他所最反對的是空口說白話的人，至於事業一點也沒有做，行爲上更是可憐得很，甚或是卑鄙得很。他反對那些以獲得智識爲榮

耀的人，有了一點學問便自認爲了不起。至於做人的好歹，品行的端正與否，則均置諸腦後，其目的並不在於做好人，而是在於求虛榮。他歸根結蒂說：「就我個人而言，我所知道的，只知道耶穌基督是個窮苦可憐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知道這一點爲我儘够了！」

成德明鑑中有一段故事，大概也是聖方濟各晚年經過的事。這故事表示他對於一種從書本子而來的智識，覺得「不獨是無用的，而反是有害的。」

一個年青新進的兄弟，從厄利兄弟那裏獲得准許，可以有一本達味聖王的咏書，並專心於看這本書。同時他知道方濟各不十分喜歡看到兄弟們有求知與有害的慾望，然而他也願意痛痛快快念這本聖咏書，所以簡捷去向他正式請示可否准他帶這本書看，方濟各回答他說：「查理大帝（Charles），名將羅郎（Roland），何爾傑（Holer），以及其他所有的大英雄，都費了許多的血汗，耗了許多的精力，去征討那些沒有信德的人們，終於克服了他們，他們自己也成爲致命的聖人。爲了基督的信德而死於戰場，但是現在有許多人僅僅談講這些英雄們所做過的事及他們所吃過的苦，便想在人的面前賣氣力，稱功勞，炫光榮。同樣在我們兄弟當中，也有許多人僅僅談講聖人們所做轟轟烈烈的豐功偉業，便想博得聽衆們的稱許與好評。」

那位年輕的兄弟並不以這答覆爲滿意而堅持他的懇求。方濟各原本坐在那裏與兄弟們在一塊兒烤火，

於是抬起頭來看看那兄弟說：「我可愛的孩子，倘你今天帶了一本聖詠書，明天你將也要一本日課經，等到你有了一本日課經，於是你將如同一位高級的神職長官，要坐在一個座上並對你的兄弟說：『請你拿日課經給我！』」

方濟各說得激昂慷慨，想到在他的修會裏，將來會發生同樣的情景，便伸手到熱的灰燼中去抓了一把灰，散放在那位喜讀書的兄弟頭上，並磨擦他的頭頂。如同現在理髮店裏洗頭一樣老是一邊用手磨擦着，一邊嘴裏重複地念着說：「這是我，我就是你的日課經！這是我，我就是你的日課經！」

等到他安靜下來，再坐在他的位置上，然後繼續對那位初學的兄弟說：「兄弟，我和你一樣，我也想收集幾本書，因為我不曉得天主在這一點上的主見如何，我便偶而把福音書翻開來看，我祈求天主用這個方法，使我知道他的旨意；書一翻開，我立刻看到的是：『爲你們，天主的王國，是沒有秘密的，一切秘密對於你們是公開的，至於爲別人，只能用比喻的方式，使他們知道的。』」

方濟各默然一刻，然後加上說：「現在有許多人，多麼貪婪知識，求智的慾望多麼熱切。老實說，還不如爲了我們至仁至慈天主的愛情，做一個無智無識，無思想的腦筋反而來得好，反而真的有福了。」

方濟各也說得很有理，說在他的時代，對於智識的探求，比任何時期來得熱切。在十三世紀的前半葉新創辦的大學有十七個之多，其中僅在意大利的有八個：來日要（Pegorio），維薩西亞（Vicenza），比

杜亞（Padua），那不勒斯（Naples），凡爾塞依爾（Verail），羅馬亞萊素（Arezzo），不來向師（Paisanne）。至於那三個創設年代較早的學府，即巴黎，鄧諾尼亞及牛津三大學，則格外發達。到處對於科學運動突飛猛晉，爲中古時期末葉的一大特色。多明我會的修士們，於此運動之初，即積極參加。這一點甚且規定在他們所採取的聖奧斯定的會規上。現在小兄弟們也免不了要被這潮流捲了去，而且這高潮來勢洶洶，幾乎有迎無拒，無一倖免。上面所說的表示方濟各已是迫得無法可想，忍無可忍，便趁這個機會，第一次表示他明白對此堅決抗拒的態度。如同良兄弟所明見的，方濟各站了起來，張開了他的翅膀來保護他的孩子們。

他填塞在胸中的義憤，先向司兄弟發作，對他所創的學院開始加以取締。然這學院的創設也並非僅僅出於司兄弟個人的私意，這大概也是事實。胡樞機於一二二〇年在鄧城，他以這書院房產的產權人資格，出面去辦登記的手續，這也是真的。所以這學院的創設，也是先靠胡樞機協助的。方濟各不拘於這一套，便跑到學院裏去，以服從的名義，督促兄弟們立刻搬家。兄弟中有一個還病在床上，也只好同時離開。方濟各親往督促搬家以後，自己住在多明我會，接見所有的兄弟們。他們大家向他表示服從改過，只有司兄弟表示異議。方濟各平時待人的態度是非常溫和，無限寬洪仁慈的，只有對司兄弟不摒棄絕自己的私見，始終表示厭惡，到最後臨死在床上，也有沒收回咒詛棄絕司兄弟的成命。依照方濟各的看法，司兄弟不

但違反了聖經簡單誠樸的精神，而且干犯了福音神貧的誠命。對於前一點所違反的過失雖也不算小；然對於後一點所干犯的罪惡，確實是相當大而深重。所以聖人是不輕易寬容他的，試想用錢去購買如許高貴的書冊，又佔有了寬廣舒適的大廈，好在裏面讀書修業，這樣怎麼可以做一個最小的好兄弟呢？難道在福音書上，後來在會規上，沒有寫着說：「基督的門徒，在路上一點也不應隨身帶什麼東西」的嗎？而且方濟各加上說：「我懂得這些話的意思，是叫兄弟們應當隨身一點東西也不要帶。只能有一件衣服，一根繩子，兩條褲子，而且必須限於這些東西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個傳教省的僕人來向他說：「有了值五十斤銀子的書籍，你看我應當怎麼辦呢？」

方濟各回答說：「爲我，我已有依照福音書去生活的本分，所以我決不願意因爲獲得了這許多書，反而使我違背福音書的教訓。」所以當他談起那總管整個修會會務的僕人時，他不願意這總管會務的僕人是個書獃子。他描寫這僕人應有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也是他所念念不忘的，就是他希望「修會完善的會總僕，不應是個書獃子或藏書家。」

可惜如此奮鬥，實在需要比方濟各更堅強的意志力，才能挽救當時的危局。至於其他不但遠遠尊敬科學，而願意積極參加這求知運動的兄弟們，他們不聽方濟各的話，終於堅持他們的主張，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根據良兄弟的話，厄利兄弟這一派竟胆敢完全取消方濟各所寫的會規，而用那可以准許讀書的多

明我會的會規來代替。大概在一二二二年或一二二三年的年會中，這批革新家終於獲得了胡高麟樞機的同情，等到方濟各聽到胡高麟樞機很小心謹慎地開始要加以批評，他便牽着胡高麟的手，到兄弟們會集的中心地點，努力提高他的嗓子，大聲地喊說：「我的兄弟們，我的兄弟們，我們仁慈的天主教我在謙卑及誠樸的路上去走，凡是願意看我的樣，跟着我走的人們，也和我一塊兒被選召。既然是如此，那末無從說起聖本篤或其他的會規了。因為天主吩咐我說，他願意我只可做一個坦白率直的老實人，只可做一個無知無識的愚蠢人，如同人從未有看到過同樣類似的人。他說他的心想不是用科學智識，不是用人們的機巧來指示我們，而是他自己親自來教訓我們，親自在靈修路上來引導我們工作。他吩咐我的既然是這樣，那末天主將來也要用你們所有的智慧，來審問你們，也要用你們所有的機巧，來羞辱你們的！我預先通知你們，他將來會派遣執行刑罰的人到你們那裏來懲治你們，不管你們願意不願意，除非使得你們恢復原來應有的狀態不可；到那時當然要對你們大大的不利！」（註一）

方濟各看到科學運動這樣怕，但在他的立場到底有理沒有理呢？宗徒確是這樣說過：「科學智識往往使人驕傲起來，只有愛德才發生真能感化人的作用！」這是一句至理名言。但這並不是反對科學的本身，但是批評人利用科學不同好的方向走，專向壞的方向走，研究科學不以聖善為目的，往往走上自私自利的道路。尋找整個純粹的真理，這也是奉事天主的事情。探求真理不定是爲了私人利益的關係。倘爲真理而

探求真理，可以在人整個的生活上，發生一種鍛煉洗滌與加強鼓勵的作用。純粹以理智探求真理，一定尋求到一個最初天地萬物的真原，一定有助於信德的鞏固，愛德的發揚，這才是聖善的科學，聖善的真理。人心向整個真理開張着，也是向整個聖善開張着，宗徒在另一個地方，也切實談到「真理的聖善問題」。因為他知道意志的聖善，往往是思想聖善的結果。他知道從真理發出的意志，才是真實健全的意志，也是一個聖善完美的意志。

最使方濟各深切感到不愉快的，一定是智慧的驕傲，善於利用科學，爲非作歹；一定是這自私自利的心，用科學來做小我虛榮的工具。方濟各無論如何不願意他所稱爲最小的兄弟們，不走謙德的路，反而在大庭廣場之中，貪婪人家稱道他們的好，喜歡人們在街頭卷尾到處傳說他們有學問。他覺得那凡是趾高氣揚地，直立在一個大堂講道台上的人，只要一想到他自己是多麼偉大的人物，多麼有名的演講家，便一定會使他自己的心靈充滿着虛榮心，不驕傲也要驕傲起來的。與其這樣，還不如在深山中或高岡上，在人跡所罕到的岩洞裏，或獨修的茅棚中，長跪在地上，默默地爲人祈求天主來得好，有意義，有功勞，能聖化自己也能聖化人。這兩者之間，實在是有高天下地的分別，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方濟各又引用騎士會小說中的話來解釋一個驕傲的科學家，不及一個聖善的小兄弟說：「在茅棚中祈求的兄弟，才是我圓桌會忠勇的騎士。他毅然決然，離開了世俗，甘心到荒野偏僻的地方去過默想祈求的

生活，既痛悔自己所犯的罪，也歎惜他人所作的惡，這樣簡簡單單謙謙遜遜地，度他淡泊聖善的生活。這才是我可愛的騎士，我可敬的兄弟。因為等到有一天，他的靈魂被引導到了天主的面前，天主將把他在地上工作的結果，和他在天上應得的報酬，指示給他看。換句話說，有許多靈魂先靠用他做人的表樣，用他熱切的祈求，用他痛悔的眼淚，將來一定獲得了救贖。天主將對他說：「我至可愛的孩子，其他的人們，講他們巧妙的、博學的道理，可是我，先靠你的功績從中的斡旋，我救贖了許多靈魂，所以你現在應當獲得你所做的報酬，享受你功績的結果，換句話說，就是你今後應當獲得天國永生的真福。」至於那些不做別的，專門自名為人們的導師，教訓人，指示人，一點也沒有為他們自己獲得什麼的，他們將來應當是赤裸裸的，衣服也會被剝了去，一點功績也沒有，將來在基督的台前，大蒙恥辱！」

方濟各在年會中對兄弟們常申說這些話，常喜歡引用撒拉厄爾上卷中的一句格言說：不能生孕的人，反而生產了更多的孩子！」

所以祈禱，就廣義言，生活，不是空言，不是理論，為方濟各，祈禱是主要的生活。所以他常對兄弟們申說這至關緊要的一點。人家走人家自以為好的路，他不指摘，也不譴責。如同人家穿華貴富麗的服飾，他並不指摘，也不譴責。他不願意知道別的，只願意知道天主叫他走的路，天主叫他兄弟們走的路，知道了便走，別的他也不願意管，也不願意知道。許多人說方濟各發現安多尼受過了高等的教育，似應予以相

稱的職務，終於准許他到鄱諾尼亞城去對兄弟們授神學的課程，但向他提出限制的條件，表示研究學問，目的在於認識天主，奉事天主，不應有害於守心祈禱的本分工作。因此他寫信給安多尼說：「方濟各在基督的愛情中，向安多尼兄弟致敬。我喜歡你對兄弟們授以神學的課程，但也要如同會規所規定的，以此課程不妨礙他們祈禱的功課，無害於他們守心的工夫為原則。再會。」（註二）

方濟各在這裏所說的會規，就是後來正式的會規，會規第五章中確有上述的規定。這表示這一章，於這時已有規定，但整個的會規於此時尚未訂定，亦未曾批准，批准的日期在一二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二二四年安多尼兄弟離開了鄱諾尼亞到法國蒙卑列去了，神學的課程應當在一二二三年十一月以前開始，為時也是甚暫的，因為方濟各的准許大概是在一二二二年夏季核發的，因為這時方濟各正在鄱城，而安多尼也正在福爾里，福城與鄱城是同為羅馬屬省的兩個都市。

修會內部的分裂雖相當深刻，但外間的民衆歡迎方濟各的熱烈有增無已。在鄱諾尼亞的學府中，他所講的道理，至為簡潔，毫不文飾，但聽衆無不為之心馳神往。多默，司巴那多曾於一二六八年以前，在他著作（*Historia Pontificum Salomonianorum et Spalatensium*）中有下述一段的記載：

「在這一年，即一二二二年，於聖母升天節，我在鄱城讀書，我看到方濟各在市政府面前的一個市場上公開講道理，幾乎整個城的人也來聽講。他講的題目是天神，人及魔鬼。」這個問題不是沒有學問的人所

能講的。他講這三種有靈的受造物，講得入情入理，非常動聽，有好些博學的能人，聽到這樣一個不學無術的人講這問題講得這樣透澈，大都引以爲奇。他所講的目標是在於停止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和平。他穿著一身襤褸的衣服，一副極其平凡的神容，相貌並不好看，可是天主賜給他所講的話，異常的有力，卒使許多高貴的家庭，原來彼此間互相仇視，甚而至械鬥流過血，因爲方濟各的勸告，而重新言歸於好。聽衆愈聽愈向他表示尊敬，愈對天主表示愛慕，尤其是婦女們個個想接近他，想在他的身上偷取一些什麼，或僅想接觸他的衣服邊緣也好！（註三）

這是一個親眼目擊，親耳聽到他講道的人所寫的報告，讀了不由人不動情的。方濟各選了這樣一個題目，天神，人及惡魔三種有靈受造物的區別，大概是想對有智識的聽衆講話，多少帶有點兒論文氣息。但是慢慢的把含有學術研究性的講道師消失了，方濟各還是方濟各的本來面目出現了，他是一個迎合群衆心理的演說家，如同從前在亞細西城及亞萊素城的情形一樣。他所講的話，漸漸抓住了羣衆的心理，把他們的心激動了，在他們的心田上，點着了愛慕天主的心火。這樣如同從前在古根城的野狼與居民之間，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一樣，把傳統的仇恨忘了，互相殘殺的心消滅了，家族間化干戈爲玉帛，互相攜手表示親愛。這樣，已在晚年的方濟各，與早年在亞細西城大堂面前石級上立着演講的方濟各，先後如出一轍，始終勸導他的同鄉們和平相處，他自己老是一個天國大王的和平使者。十五年來，他的任務始終是和平使者的

任務，向人致敬也仍是耶穌教他對人致敬的話，就是：「但願天主給你們和平！」

（註一）方濟各當然是在說道新十字架的瘋狂，這是多地的雅各波內（Jacopone de Todi）所要歌頌的，但是厄利兄弟和他的同黨對這是不會瞭解的。

（註二）有一天方濟各寫信給安多尼，他命令在信書上應寫「致安多尼兄弟，我的主教。」

（註三）這次購道大概是在一二二〇年，有的說是在一二二二年，方濟各這次在鄒城歸化了兩個昂哥納的學生，即是貝肋林（Pelerin）及鄺千里（Richerius）。兩個都進會做了小兄弟，對於教會法頗有研究。他們不願意做一個有神品的修士，但僅願意做一個不受神品而專為教會服務的小兄弟。這種態度是完全符合於方濟各會精神的。

辭海，寅八二頁：稱教會法為寺院法。

第十一章 第三會

方濟各會的革新運動，雖經方濟各自己的反對，但仍繼續推進，未嘗間斷。小兄弟們一變而為讀書求知的修士，如同多明我會一樣。從一二一九年聖神降臨節的年會以後，和平兄弟帶着本年六月十一日宗座介紹的通諭，率領同伴仍回法國去。一二一七年那次赴法大概沒有到達巴黎。這次他們去的目的的是到巴黎去

的，法國的神職界對於宗座的介紹書表示不滿意，仍到羅馬去探詢這介紹信的用意，因而在一二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教宗又爲介紹兄弟們起見，對於法國的高級神職界發出第二次的通諭。根據這通諭，兄弟們在巴黎附近，聖德義的一個房屋裏，獲得居留的准許。他們在那裏還沒有小聖堂，惟在附近的一個本堂裏參與聖祭聖事，幾年以後他們在聖日爾曼（Saint Germain de Pre's）獲得了一相當的大修院。並在這修院內設立了一個大學，可以容二百十四個學生，已登記而無法安插者爲數甚多，非經若干年以後，待舊生畢業後，不能安插新來的學生。頭輩兄弟們對這新趨勢，認爲是不良的傾向。特別是愛其德兄弟，不斷地打擊這新潮流，他認爲這些博學的兄弟們是方濟各的假門徒，專教人家去工作祈求，而自己却不工作祈求。他譏諷他們的針鋒非常銳利，認爲一隻羊與其叫而不吃草，不如吃草而不叫，他說：「在一隻叫着的綿羊與一隻在吃草的綿羊之間，大有區別。因爲叫着的這隻綿羊對人一點也沒有好處，至於在吃草的那隻綿羊至少對於自己是好的。一個講道的小兄弟，和一個在祈求與工作的小兄弟之間，也有同樣的區別。但願講道的兄弟，不要忘了自己去工作，自己去祈禱，與其想教訓全世界，還不如教訓自己去過聖善的生活要好得幾千萬倍！」

還有一次他針對着專喜叫人工作祈禱而自己不去工作祈禱的驕傲兄弟們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小小的花園，但是他使這花園能够生產。另一個人佔據了整個的大地，但是他佔據得一點也沒有用。請問在這兩

個人之間那一個是最富？同樣，科學智識的豐富，這樣自私自利的豐富法對於靈魂的救贖一點也沒有用。但是真願意做博學家的人，他應該工作更努力，祈禱不荒廢，尤須把他的頭深深地低垂下來，埋頭工作，不應當目空一切，傲視一切。」

有一個兄弟在未到卑路西亞的大公共場所去講道以前，來找愛其德，請他降福，愛其德回答他說：「可以呀，我很願意祝禱你所講的道理，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你應當在講道時加上說：『口一世！口一世！我講得雖然多，可惜我沒有照着做，我做的實在太少了！』」

愛其德在聖方濟各死了以後，在卑路西亞附近，到黎比陀山的獨修茅棚裏去生活了三十年之久。有一天他在獨修的小園子裏，在他的下面，有一個葡萄園，園裏做工的人，閒談着不做工，他們的主人責斥他們說：「做呀！做呀！不要說話！」這些話正中愛其德的心懷，使得他感覺到無限喜樂，走出他的獨修室，他去找其他的兄弟們，在遠遠望到他們，對他們大聲疾呼並指着那個葡萄園的主人說：「請你們稍微聽一聽這個人在那裏說：『做，做，不要說！』」

還有一次，他聽到有一隻鸛鵒鳥正在他的園子裏，老是向着地上點頭，「勃姑苦！勃姑苦！」地叫着，愛其德聽着對鸛鵒鳥說：「我的鸛鵒姊妹，我要在你這裏學習如何奉事天主的方法，你沒有趾高氣揚，不會仰首長嘯，你老是向着地上點頭說：『勃姑苦！勃姑苦！』這樣你就是等於說：『這裏，這裏，在地

上，「不是說：『那邊，那邊，在天上。』」意思是叫我們應當在這裏做補頭的苦工，好好謙卑地奉事天主。呵，我的鵓姊妹，你叫得正好，正叫得有道理。可是你，人們的兒子，你爲什麼不到我們的鵓姊妹這裏來讀書，學習學習呢？」

在這種情緒中，愛其德難免又回憶到最初跟方濟各走時的光景。那時方濟各和他，如同沿路彈唱的詩人，在意大利境內的公路上流浪。因而使他的心靈又興奮起來，於是他提起嗓子，又大唱神貧王后和她的貴族姊妹，就是貞潔太太的讚美歌。同時在一塊長條的花壇上散步，手裏拿着兩根小棒，一根當做小提琴，另一根在上面磨擦着。待愛其德從遠遠的追思中回憶轉來，仍舊看到眼前的現實，一腔快樂的熱情如同回光反照地過去了，發覺方濟各早已逝世去了。從前好過的日子已如流水逝雲，不再回來了。他自己現在已成了白髮老翁，他苦口婆心的話已竟是沒有人要聽了。當時的環境慘淡得很，好像太陽已失了他的光彩，他小園子裏的花兒已失了它的香氣，鵓也停止了它的呼聲。愛其德兄弟嘆息着，深長地嘆息着說：「我們的船兒已飄流在大海洋上，風又急，浪又大，把舵的人又沒有經驗，看來是非沉了不可，已無挽救的餘地，若不快快逃命的話，勢難逃這沒頂的慘禍。巴黎！巴黎！你正在摧毀聖方濟各整個的苦修會呀！」這沉痛的呼聲後來在方濟各會後起的兄弟們中，獲得了類似的反响。多地的雅各波內，不久也唱着說：「可咀咒的巴黎，它摧毀了亞細西城！」

在愛其德的老年時期，他到修會的會總院，聖文都拉那裏去，他對這博學的兄弟開口第一句就問他說：「我的父親，不拘是無智識的或是有學問的，我們大家是否都能被救的？」

聖文都拉含笑親愛地答覆他說：「當然被救，這是沒有問題的。」

這位方濟各會的老修士便接着又問：「但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也能够和一個有智識的人，同樣愛天主的麼？」

文都拉毫不猶疑地答覆說：「一個老婆婆反而比一個神學講師更能愛天主！」

愛其德聽了這個想不到的答覆，便立刻起身跑到那向着花園的陽台上，對羣衆大聲疾呼地說：「請大家聽着，一個從來沒有求過學，讀過書的老婆婆，比文都拉兄弟更能愛天主於萬有之上。」

不久以後這位碩果僅存的老兄弟，跟着方濟各到天上去了。他去世的一天就是一二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聖若爾日瞻禮前一人的晚上，在半世紀以前同一天的晚上，在他亞細西城的家裏，坐在那裏烤火，聽他的家屬講方濟各的奇功異蹟以後，他才決定去找方濟各。從這個時候起，終他的一生，他青年的心和老年的心，始終是一樣的。他對於天主和對於方濟各的愛情，愈到老來愈新鮮，愈篤實。

我們現在再談方濟各會關於科學運動的發展，到了一二二四年方濟各會修士到了英國的時候，這運動更爲積極發展。到英國去的傳教團是從法國來的，由當時巴黎方面教區的區看管人，就是比薩的亞聶祿兄

弟率領前往。一到了英國，兄弟們先停留在康德爾盤里（Cantorbury）。自一二二四年十一月一日起他們已經在牛津大學的附近了。有許多求學的青年都到他們那裏來，在那裏學術研究的興盛，爲任何別的地方所不及。愛葛賴斯東記述他們赤着腳，不怕風霜，不畏冰雪，經過泥沼地帶，他們的足深入泥中，這樣歷盡艱辛地到牛津大學裏去上課。同時他們嚴格遵守方濟各神貧的精神，方濟各的喜樂也常充滿着他們的心靈。他們彼此相見時，表示非常愉快的情緒，就是在教堂裏，常發生魂超極樂的現象，因而不能繼續唱他們的日課經。這樣英國兄弟們雖有他們特殊的習慣，也成爲真正最小的兄弟們。當厄利兄弟做修會會總僕的時候，沒有比一位博學多能的亞唐，馬爾靈兄弟更勇於對抗這位會總僕。這位英國兄弟以厄利兄弟違反方濟各的會規，表示堅決反對，認爲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也須加上說，另外還有一個英國兄弟愛孟，法完，於一二四〇年至一二四四年做會總僕的時候，他規定只有讀過書而有神品的兄弟們才有權執行修會上層的職務，從此以後讀書人增加，但是靈修的工作未必加倍努力。

可惜從此以後。像愛其德及許義伯爾一類的兄弟便式微了。那是不可避免的事。一二二一年聖神降臨節的年會中，有三千兄弟出席，方濟各無法使這許多兄弟個個都變成爲圓桌會的騎士，和最初十二個門徒一樣。齊兄弟自己也老老實實地告訴給我們說，當他被派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內心未始不發生恐慌，決沒有做天主教士兵的那種勇氣。他們大都像百靈鳥那樣直飛上天的，因而方濟各看他如同是小雛鷄一樣，他

們急需要受到母雞的保護，都非得鑽到母雞的兩隻翅膀底下去躲避不可，這種看法是很對的。

方濟各的第三會專爲已婚配的人而設的，第三會的趨勢與上述情形大致相似。

倘我們相信薛兄弟的話，方濟各在白瓦尼亞附近對鳥兒們講過道以後，就到奧爾戴與奧爾威多之間的亞爾維亞諸城。他和馬兄弟就到城中心的空場上，想開始講道，這時天色已晚，無數的燕子，如同現在一樣，在高高灰色的城牆上及將要坍下來的鐘樓上做它們的窩兒，飛來飛去，嘴裏不絕地呢喃着，大都從它們的窩兒裏，下到屋頂的邊緣上來。方濟各和馬兄弟照常唱讚頌歌，民衆把他們圍在中心，靜靜聽他們唱歌，待他們唱完了，好聽他們講道。無奈這一大羣的燕子喧擾不絕，而且愈來愈衆，吵嚷得使羣衆無法聽到方濟各所講的話。於是方濟各自己也不耐煩起來，便把視線轉移到它們的身上去，他的兩眼流露着無限的忍耐心，然後用十分婉轉的語調勸導它們說：「我的燕子姊妹們，現在似乎應當輪到我說話啦。你們已經唱到現在，說得儘够了哇！那末也聽聽我所講天主的道理。你們就該靜下來聽我講。」

說也希奇，方濟各如此說着，這許多鳥兒立刻就靜下來，居然動也不動，在方濟各講道的時候，始終保守緘默的態度。

因爲發生了這個奇蹟，加上方濟各熱情橫溢的演講，所有的居民大家都想走空了這城，一齊跟方濟各去，沒有一個不願意做他的門徒，照他的樣去做補贖的苦工。方濟各看到這情形，便叫他們稍微安靜忍耐

些說：「你們不要太心急，我想法爲你們寫幾條規矩出來，好使得你們也得被救贖。」方濟各想設立一個第三會，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的，這會叫做守節會，保守貞節或潔德の會。

這不是第一次發生同樣的情景。有一次，有一位神父聽到了他所講的道理，便想採取和他相同的生活方式，但並不因此而拋棄了他眼前的職務。方濟各允許他住在他的教堂中，不過要求他每年在收什一稅時，要把上年所剩餘下來的東西，分送給窮人們，這是方濟各哀矜的精神，想在這種環境中，予以局部的實現。

還有一次他離開戈爾多納不遠，在車萊的獨修處，有一個婦人從遠遠的地方來找他，向他問：她應當如何過靈修的生活。方濟各問她有沒有結過婚，經她肯定的答覆後，便命令她回到丈夫那裏去，和她的丈夫同度潔德的生活。有一天，愛其德講貞潔的道理，有一個已婚的男人來對他說：「除了我自己的妻子以外，我不和任何女人來往，我這樣做法可以繼續下去嗎？」

愛其德回答說：「你不相信一個人也可以在他自己的酒桶裡喝酒嗎？」

在佛羅稜薩及西愛納之間，方濟各到了玻日，蓬集，遇到了一個商人名叫魯該修，是他從小所認識的。如同西愛納人若望，哥隆皮尼一樣，這商人是愛錢如命的。後來忽而改變了他的觀念，改變了他生活的方式，對於窮苦人特別慷慨，在他的家裏招待許多朝聖的人，援助寡婦，拯救孤兒，並親自去找他們，救

濟他們。他這樣改變生活，並非因爲直接接受了方濟各的指示，我們知道他在這初次與方濟各相會時，他已早就改變了他生活的方式。但是方濟各離開了他以前，給他和他的太太一個生活的規則，此外還有一件做補贖苦工的衣服。這商人在空閒的時候，全副精神用在慈善事業上，用驢子馱着藥品到醫院裏去看護病人。在馬來買正發生惡熱的傳染病，他也常這樣去治病。他把所有的產業變賣了，只剩下一個小園子，他親手做園藝的工作，把收穫的菓子賣了。追後所入不够支出，他便出去求乞。他的太太看他改變了生活的方式，老是反對他，如同若望哥隆皮尼的太太一樣。後來發生了一個奇蹟，他太太的生活也跟着他自己一同改變了。從此他們倆同心合意，專從事於慈善事業，於一二六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一同去世，死的時間相差很近（註二）在這商人的四周，有許多人和他同樣的想法，同樣的做法。這樣的想法，這樣的做法，在意大利全境，在各城鎮各鄉村，逐漸地多起來，彼此也慢慢地聯繫起來成爲一個大集團。教宗額我略第九在他一二三八年五月九日的通諭中稱這集團爲苦工社團，是專門做補贖苦工的人的社會團體。大家都相信是方濟各給的生活規則，方濟各做了各地同樣苦工集團指導者。這種局部靈修生活的規則現在已經遺失了，我們所知道的大都是後來第三會的會規。方濟各與胡樞機所合訂的第三會會規，大概是在一二二三年。第三會會員的名稱是後起的名稱，當時僅稱爲做補贖苦工的兄弟。這些做補贖苦工的兄弟的特色就是：

一，在他們平時各個特殊生活的環境中，仍盡力追蹤方濟各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他們雖然完全在世俗

裏生活，可是他們不是屬於世俗的人。

二，凡是用不正當的方式獲得的財產，他們於入會之初，便歸還人家，換句話說，在好些情勢之下，等於放棄了全部的財產。

三，好好付什一之稅給聖教會。

四，不要等到死了才寫遺囑，不要使得在承繼人中有意見或裂痕發生。

五，除特殊情形外，要避免發誓。

六，不要隨身帶軍器。

七，不要接受公衆的職務。

八，他們也有一定的制服，服裝是窮苦的，毫無華美的樣子。

九，把他們的時間盡量用在祈禱及做哀矜的工作上。

十，他們通常住在家裏，但有時和小兄弟們一樣，到偏僻的地方去避靜。

這些苦工團體到處都有組織，因為在會規上所規定的原則，難免與地方當局在行政上發生衝突。於一二二一年聖米尼附近發恩宅城裏，這衝突終於發生了。大部份的市民都加入這個會，等到地方當局想強迫他們宣誓服從，服從的意思是：倘他們的首領命令他們需要武裝起來，他們立刻應當武裝起來。但是苦工

兄弟們拒絕發誓，認爲一則他們的生活規則禁止他們發誓，二則這規則也禁止他們用武器。地方當局用種種方式強制他們履行，他們無法可想，只好就商於胡高麟樞機主教，因而我們可以明白何教宗第三爲什麼要以他一二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諭令，吩咐聖米尼主教保護發恩宅做補贖苦工的兄弟們。

但這不僅是一處的事，在意大利全境，幾乎到處發生同樣的事件。有好些城市裡，地方當局爲懲罰兄弟們，向他們徵很高的稅，同時禁止他們把他們的財產分送給窮苦人。因而何教宗對此下了一道通諭，命令各處的神職界保護那被地方當局壓迫的苦工兄弟們，並須使苦工兄弟們不受損失。這通諭可惜早已失了。待額我略第九即位爲教宗，在他一二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通諭中，不惜以全能天主及真福宗徒伯多祿與保祿的義怒，來恫嚇苦工兄弟們的敵人。苦工兄弟們用這種方式，發動解除武裝的運動，爲未來的世紀準備較爲安定的道路。武裝雖是局部的解除，但對於當時意大利好戰喜功的小共和都市，確是對症發藥，比後來誓反教中的教友派（註三）實更爲切實有效。這樣一來，方濟各在民間做補贖苦工的運動日益擴展，這樣給他一個感化人心的好機會，中古時期著名的豺狼也賴他這樣感化馴伏，而與人和平相處。

以聖米尼所發生的事件後，當然予胡樞機以聯合所有苦工兄弟社團爲一個組織集團的念頭。因爲組織愈健全，力量愈充分，也愈有自衛的能力。一二二一年暑期將完時，他正在鄒諾尼亞城，因而與發恩宅的居民得有接觸的機會，大概是在這時期，方濟各與胡樞機共同爲苦工兄弟社團寫了第一個會規。小兄弟會

是第一個修會，嘉辣會是第二個修會，現在所寫的會規是第三個修會的會規，伯爾納多，裴士稱之爲第三修會。根據聖文都拉的秘書說：「這第三個修會，是專爲神父們，世俗人，童貞女，寡婦，以及已婚的人們。這第三會的兄弟和姊妹們應該在他們的仕所，過一種廉直有德的生活。爲効勞天主的事業而工作。同時逃避世俗的生活。在他們當中可以看到貴族出身的騎士，高官厚爵的人物，但是都穿着謙卑的制服，對窮人如同對富人一樣，都保持謙和莊重的態度，從這待人接物的態度上，你很容易可以看出他們是敬畏天主的人。」

這第三會的最初會規也遺失了，但一二二八年第三會的會規是根據這最初的會規而擬訂的，後來被沙巴節找到了，這會規在一個拉威內錢的城市裏推行。大概就是在發恩宅，這會規的內容如下：

第一章至第五章 是關於制服，守齋及祈禱的規定。

第四章 第一節 提及告解與領聖體，至少每年要有三次，即在聖誕節，復活節及聖神降臨節。

第二節 關於在良心上應有付什一稅的義務。

第三節 禁止帶武器。

第四節 禁止發誓，但發忠信的誓言及在法院裏發誓則爲例外。

第五節 是專門責斥那褻瀆天主所發的虛誓，以及鄙俗的俚語。

第七章 關於修會的集會，至少每月召集一次，目的在做一台彌撒，聽講一次道理，以及兄弟對於提

案的討論。

第八章 關於疾病的看護，至少每一星期去看顧病人一次，兄弟們於肉身上予以援助外，復予以神靈上的勸化。

第九章 要求爲已亡的兄弟祈禱並參加他們的喪事。

第十章 第一節 強制每一會員，於進會最初的三個月內，非寫他的遺囑不可。

第二節 強制會員和他的敵人和好。

第三節 關於地方當局的謀害，應如何設法抵制。在此情況中，會長應向主教求援。

第五節 入會必備的手續，先應與他人和好，償還不義之財，付清什一稅的積欠。

第十一章 第一節 任何邪教人不准進會。

第二節 已婚婦人若無她丈夫的准許，不准進會。

第十二及十三章 關於修會的紀律。

第十三章 第六節 囑令一個會員，倘以其無恥行爲，受社會的惡評，因而損害本會的名譽時，應在大會公開自行公佈其所犯的過失，而願意接受任何的處罰。倘所犯的過失太嚴重時，本會得開除其會員的資格。

第十三至十五節 不准在法院控告一個兄弟或一個姊妹，所有的爭執，均應在會內和平解決。

第十二節 車中凡非正當獲得的財產，應予捨棄，倘非法所有權無法找到合法所有權者，或其繼承人，或一個公証人，或一個神父在講道台上得邀請所有自信以爲有權獲得此不義財產者，自動出來宣佈他合理的要求。（註四）

（註一）文都拉在他的文存中常談起愛其德，常把他與聖奧斯丁或（Richard de St. Victor）同等並稱，上述的故事聽說也是他自己記錄出來的，在他的（Collationes）中，我們談到如下的一段：「這樣，一個老婆婆僅有一個小小的花園，在他的花園裡可以收穫到比那個大地主更好的菓子，因爲他所有的僅有愛德而已。至於那個大地主有一個無限大的花園，認識許多東西的本體和其中的奧妙。」

（註二）羅蘭伯爵也從方濟各的手裡獲得了一件苦衣。

（註三）辭海知一八〇（Society of Friends）「教友派」爲基督教之一派，亦稱朋友會，公元一六五〇年頃，英人福克思所創，以恢復基督教原始狀態，廢除一切儀式，求救濟於心靈爲宗旨，並主平等，斥戰爭，及世俗一切娛樂，方創始之時，屢受政府迫害，其教徒或謂之顛慄者（Quakers），含譏諷之意。」

(註四)在會規之外以各地情形之特殊，或附帶有別的條款。一八八三年良十三以他 (Miserere Dei Filius) 的通諭復行改組方濟各的第三會。

第十二章 一二二三年的會規

胡樞機與方濟各合作訂定小兄弟會的會規，其性質與訂定第三會會規相似。按佛羅陵薩的瑪利亞諸記述說：「聖方濟各把聖神默啓他的話對樞機主教說：樞機主教用書面撰述出來，此外必須增加的，再加上。」

老傳記說起胡樞機對此所盡的責任，以及他修改過的樣本。方濟各認為遵守會規第一，服從會規至上，想限制省僕人們的權力，嚴格遵守會規不是他們所可阻止的，所以他想在會規上增加一條如下：「倘若各省的省僕人們，並不盡量督促小兄弟們嚴格遵守會規，而反視為無足輕重時，那末就可以准許兄弟們自動去嚴格遵守，即使因此而違反省僕人們的意旨亦在所不惜。」

這樣違反省僕人們的意旨，當然不能視作爲違反服從聖德而論。因為不服從的不是兄弟們，而是省僕人們自己。這表示會規的嚴格遵守，超過省僕人們所有權力之上，所以方濟各把這嚴格遵守會規的准許，允許給史兄弟。史兄弟自己，或和其他同心的兄弟們，經方濟各的降福，可以與不嚴格遵守會規的兄弟們

分離，以便依照條文書面上的意義自由遵守，不復自行另外妄加曲解，以免走入迷途。關於研究科學與實踐神貧兩個問題，爲當時爭執的焦點。所以方濟各希望用這個辦法，給好兄弟們找一條出路，得嚴格實踐神貧的德性，不受反對派的壓迫。但是胡樞機認爲這樣一來，勢必於整個修會的內部發生裂痕，這對於修會是絕對不利的事，方濟各始終堅持他的主張，要把這條非編入在會規裏不可。胡樞機對他說：「那末我一定想法把這條的意思保存在會規裡，但是在字面上須加以修改。」

方濟各對此表示同意。但是最後在正式的會規上，這條在字面上的修改，實在修改得太厲害了，把方濟各原來的意思幾乎修改得看不出了。按照方濟各原來的意思，爲確保會規的遵守起見，而且只要在書面上，僅僅按照字義，用不到再解釋的實行規則起見，於必要時，可以准許兄弟們自行遵守，可以用服從聖德的名義，命令他們竟可以在這一點上，不服從他們的省僕人們的私人意旨，表示會規是超越在省僕人們之上，表示會規首要，會規至高無上。何況兄弟們所發服從的聖願，是對會規而發的，是上對天主，下對整個修會而公開發的，決不是對省僕人們個人而發的。惟胡樞機所撰的條文則不然，凡是方濟各認爲是忠實可靠的兄弟們，如同史兄弟等，他們在胡樞機的條文中，反而成爲是太謹嚴，太虔心，太熱誠的份子，這條會規的條文僅請省僕人們對於他們要特別留心，要對他們異眼看待，要使他們能够信服。方濟各認爲這些兄弟們是爲他的理想而奮鬥的勇士，在胡樞機的條文中他們反而成爲是一些值得可憐的苦人兒。

我們應當加上說，除胡楓機以外，還有厄利兄弟，以他整個修會會總僕的身份，對於會規正式的撰訂也有極大的影響。於一二二二年至一二二三年間，方濟各寫給他的信是很有意義的。

厄利兄弟大概向方濟各表示兄弟們對他的態度不好，希望他們對他好起來。方濟各純用靈修的見解回答他說：「我盡我最好的想法，來向你說我的意見：當兄弟們或其他的人們反對你，批評你的時候，你便應當把他們的反對批評，當作他們難得賞賜給你的一種恩德看待！……你應該希望他們正好是這個樣子對待你的，而決不應當是別個樣子的。……而且確實知道，所謂真正的服從，也正在於如此對待法。你應該真心實意地去愛那反對你，批評你的人們，你從他們那裡，不要望來給你別的，只希望來給你天主所願意給你的。而且還應當把你對於他們所懷抱的愛情，好好表示出來。至於表示的方式，就是：爲你自己，你僅以他們目前的樣子爲心滿意足，並不過於奢望他們成爲比目前更好，更爲完善成全的教友。你如果能够這樣看法，這樣想法，那末爲你心身的修養確實比在獨修處避靜一次更加來得好，更加有益。」（註一）

方濟各以這樣愛人的精神愛他的兄弟們，凡是從天主來的他都接受，就是極不愉快的環境也願忍受。當他人可以有益於我們的時候，我們並不希望他的改善。方濟各用愛人的精神在他致厄利兄弟的信中，又提起另外一個彼此平時常常討論過的問題，就是對於犯了罪的兄弟們，應持何種態度？厄利兄弟求人改善的心太切，所以自然而然地想用嚴勵的態度對付他們。方濟各正是相反，在信裏勸他說：「我是天主的僕

人，也是你的僕人。倘你真愛他，也愛我的話，那末在任何地方，任何兄弟，不問他犯了任何重大的罪，如果他來請求你原諒他的時候，那末你無論如何不要使他在沒有獲得你原諒以前，便離開你走了。萬一他不向你請求原諒的話，你也得問他要不要獲得你的原諒？就是他一千次到你這裡來，每次是帶着罪而來的話，你還得愛他比愛我還要愛，這樣好把他的心終於能夠引向到大主那裏去。凡是對待類似的兄弟們，你始終要這樣抱有同情心，才是你做長上正當的道理。……」

「以往所有的年會都在會規的範圍以內，討論到關於犯重罪的問題，我盼望靠着天主的援助，以及我們兄弟們的合作，我們在下屆的年會中，得以提出有像下列一條的條文：

「當一位兄弟受了惡魔不斷的襲擊，因而陷落在重罪裡，他應當向看守兄弟告他所犯的罪，這是他重要的本分。其他所有的兄弟，凡是知道他所犯的罪的，不應想法去羞辱他，去降低他的人格，却應向他表示一極大的同情心，應當絕對保守他犯罪的秘密；因為不是健康的人須要人醫治，而是真病了的人需要人看護。同樣兄弟們也有責任遣送這位犯罪的兄弟到當地教區的區看管兄弟那裏去，去的時候，還須另外有一個人伴送他去。區的看管兄弟當以萬分慈愛的態度來照顧這位犯罪的兄弟，如同他自己也願意在同樣情況中有人來照顧他一樣。當一個兄弟犯了一個小罪，他應向另一位兄弟告解，而道聽告解的兄弟應當是一個神父，萬一在當地找不到一個神父，他應當向離開他最近的兄弟那裏去告解，一直等到有一位神父來才

給他罪的正式赦免。」

但無論如何不應當給他有別的處罰，只應對他說：「去吧，不要再犯罪！」

爲使得你能够遵照這封信去做起見，我願意你把這封信保存好，一直保存到聖神降臨節爲止。到那時你也要在那裏（即在那小小零碎地，）和所有的兄弟在一塊兒，然後靠着天主的援助，我們努力設法彌補會規的缺憾。」

在方濟各的文存中，很少有類似的誓信，很少有比這書信更橫溢着他柔和的情緒，更能表示他內心中寬大仁慈的真精神。這位忠厚長者，決不會去吹熄那已經閃爍欲滅的殘燈，也決不會去折斷那下垂將枯的蘆葦。但我們現在試讀這正式的會規，深深感覺到在條文的字裏行間，幾乎看不到方濟各原有仁慈的精神，即看到也實在是微乎其微。這最後正式的會規是在一二二三年聖神降臨節年會所訂定而決議的。那有關的條文是又簡短又枯燥無味地說：「當一個兄弟，受了惡魔的磨折，不幸陷落於重罪，而他所犯的罪，因其情節的重大，又屬於省僕人範圍以內的事，所以這犯重罪的兄弟，非立即到他的省僕人那裏去不可。倘這省僕人是個神父的話，應當以柔和的態度懲戒他，給他一個做補贖的苦工。如果省僕人不是個神父的話，自應另請一位做神父的兄弟，來照顧他，並以這神父認爲在天主那裏算是措置最適當的方式，罰他一個做補贖的苦工。省僕人們對於他人所犯的罪千萬不要發怒，不要憤懣，因爲忿怒縱令其爲惱恨罪惡的義

憤，亦有善於做好教友的愛德。」

這條條文，根據教會法，對於長上，指示一種行動的方式，是正確的，公允的。撰稿人加上一點評註，目的在於給方濟各一點安慰。但在方濟各信上所充滿的，一種福音上純靈性的愛情，在這條文中並沒有深切的表示。方濟各最能實踐這愛德，不拘罪人的心如何硬，如何不受勸化，終是一腔熱情對待他，安慰他，把整個自己投到他的懷抱裡去，並在他的耳邊低聲勸告他說：「我的兄弟，我可愛的，我所最鍾愛的，你爲你所犯的罪，真的不願意請求寬免嗎？」

方濟各所要求的條文不曉得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所要求的，是沒有一個兄弟可以用石頭打那犯了罪的兄弟，只准大家愛護他，大家對於他所犯的罪，完全保持緘默，大家都來勸勉他，援助他，如同每人自己或許也有一天需要人家來援助他，勸勉他一樣。至於聖方濟各另外的一個願望，就是犯小罪的時候，兄弟們對罪人所應說的話，應僅限於耶穌對罪婦所說的話：「去吧！不要再犯罪！」而這願望在條文上也不曉得是怎樣了？

這樣，方濟各不斷的以事實証明，他所寫的，常被指了，或被變了質，以至於難以認得出來。方濟各對於祭台上的聖事，懷抱着極大的尊敬心，因而他通諭說：「任何兄弟在地上，或在一個不十分好的地方，找到一張紙，在紙上寫有彌撒經文的話，或僅寫有大主或主等字樣，應把這張紙頭恭恭敬敬地檢起來，

保存好，並以這樣做法爲光榮。」

這表示不要糟塌聖書東西的意思。但是修會新的項目不願意把這通諭轉交給兄弟們傳閱。做新項目的人們回答方濟各說像這種命令的執行，實在是強人爲難。方濟各是不願意和人多爭辯的，人家說清，他只好默然不答。

從前在那塊小小零碎地的小聖堂，於聖馬弟亞瞻禮堂彌撒時，方濟各所聽到的福音經文，後與甘兄弟又在福音書上偶而翻閱到的經文，如同說：「你們在路上不要帶拐杖，口袋，麵包，銀錢！」

這經文上聖書的話，從前在他自己以及在他最初結義兄弟們的心靈深處，曾經發生過莫大的印像，現在在修會正式的會規上沒有被選錄出來，竟被忍心地刪去了，這爲方濟各是很傷心的事。他平素做人雖極爲謙卑，勇於犧牲自己的意見，但看到最重要幾段經文在會規上故意予以脫落，遺漏得一點影兒也沒有，簡直是一筆勾消，就是塗改也沒有這樣塗改法的。這真是好比一把寒光閃閃的寶劍直刺在他的心窩裏一般。他在以往所生活過的一切，他爲了這一切而犧牲了他的一生，現在這一切竟被他所認爲最親信的人們否認了，這一切竟被那些應繼續他的事業的人們作爲夢幻泡影，這使方濟各真有那舊事如夢的感慨呢！從這個時候起，方濟各，如同忠實的良兄弟所說的，他已成爲一個抑鬱多病，奄奄待斃的人了。（註二）

當初的史實把方濟各與革新運動派所展開的鬥爭，描寫得生動有力。成德明鑑及公拉奧菲描寫方濟

各回到豐德，哥倫坡的獨修處去避靜，擬在那裡於祈禱與守大齋中，予會規以最後的撰訂。他選擇了良兄與包義叔和他同去。

「方濟各在山腰的一個岩洞裏，離開兄弟們約有投擲一石子那樣遠的距離。凡是天主教在默想中啓示給他的，他都告訴他們。由包兄弟傳達，叫良兄弟默寫。」

大家聽到聖方濟各在寫另一個會規。這消息一傳達開去，全意大利各處的兄弟受到了深刻的影響，省僕人們受到刺激更深，彼此議論紛紛。凡是在意大利的省僕都來找厄利兄弟，因為他是代理會總僕。大家對他說：「我們聽到方濟各兄弟在寫另一個會規，我們怕這會規爲我們寫得太重太嚴，我們要防拿不動，負擔不了，守不住。因為他對自己太克苦自勵，他可能命令我們的事，我們要防吃不下。所以在這會規還沒有被教宗批准以前，要請你把我們的實情告訴給他聽才好。」

這位會總僕厄利回答他們說，他不願意獨自一個人到方濟各那裏去。因而決定大家一塊兒去。他們到了豐德，哥倫坡洞的附近，厄利兄弟高聲喊着說：「但願天主是被讚美的！」

方濟各立刻從洞裏回答，出來看到他們，對他們說：「這許多兄弟們到這裡來有甚麼要緊事情呀？難道我沒有要求你們一個人也不要來吵擾我嗎？」

厄利兄弟回答說：「意大利所有的省僕人們聽人家說你重新在這裏寫會規，現在他們自己都趕了來親

自來通知你，你寫的這會規要寫得使他們能够遵守才好；因爲倘你不是這樣做的話，他們會拒絕遵守你這會規的；這樣，你寫這會規僅是爲你個人的，而不是爲他們大衆的。」

於是方濟各高聲地喊着說：「呵，天主，請你自己代我回答他們吧！」

大家都在其中聽到基督的聲音說：「方濟各，在你的會規中，一點也沒有屬於你自己的。凡是在你這會規中所有的，都是從我自己而來的；我命令這會規是被遵守的，而且是要依照書面，毫無例外，逐字逐句，一點一劃地被遵守。不必另外加以解釋，要不折不扣地被遵守。凡是不願意遵守這會規的，我也命令他離開修會，但願他不阻止他人來遵守。」

聽了這話以後，方濟各回頭轉向兄弟們說：「你們聽到嗎？你們聽到嗎？你們還願意他再對你們重複說一遍嗎？」但這些省僕人們聽着嚇得要命，便疾忙地回去了。

胡培定，加沙爾，亦有同樣的記述。這段故事所指的會規，不是如同我當初遊觀豐德，哥倫坡時所想是指一二二三年教宗所批准的會規。這故事所說的會規，基督以公開明白啓示的方式，所親自批准的會規，一定是指從前另外還有一個會規，這會規是由天主親自默啓的，也正如文都拉在他的傳記中所說的，他敘述厄利兄弟曾從方濟各的手裏親自接到過這重要的會規。接到不久以後，厄利兄弟自行宣告這會規已經失了（註三）。文都拉敘述說：「方濟各想寫一本較完善的會規，以便正式獲得批准，所以偕同兩位兄弟

到山上去避靜。他在山上祇吃乾麵包，喝冷水，他在祈禱中獲得天主的默啓。照着天主聖神的默啓，他再叫人寫這會規，寫好了以後，下了山，他便把這會規交給了他的會總僕，並請他好好地保存着。但這位會總僕過了幾天，便表示一個不小心，把這會規失了。」

那本主要的會規既然失了，方濟各再到豐德，哥倫坡去避靜，重新再撰訂另外一本會規，這會規就是何敦宗第三，於一二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所批准的，成爲正式的會規。方濟各所以寫這樣一本會規，是因為他怕得罪他的兄弟們，一點也不願意和他們吵嘴爭論；所以違背了他內在深切的信念，並在天主面前道歉謝罪，賠個不是以後，終於對他們讓步表示屈服。但他還希望能把天主默啓給他並教他負責給世人知道的那些話，多少發生些作用，至少不至於一點效果也沒有，所以他自己個人決定無論如何依照那些話去生活，如此生活法，至少他自己終於可以獲得天主的平安與他自己在良心上的安慰。

根據上述種種，我們並不作一結論說羅馬教廷正式批准的會規，是完全喪失了方濟各的精神。然而如果我們不知道在這被教廷批准的正式會規以外，還有被吾主耶穌親自批准的，比較更好的會規的存在。同時我們不知道這正式會規曾被那樣塗改過的，塗改到這步田地！那末我們一定很容易想像到這會規不是方濟各所寫最好，最理想的，最適合於他本人一生行爲的會規了。在這正式經教廷批准的會規中，方濟各理論的主要點均在。在會規的序言中，指示遵照福音，在服從，神貧及貞潔中生活。會規共分爲十二章。十

二這數字是方濟各尊敬十二位宗徒的意思。逐章逐條的條文，都充滿方濟各最純潔的中心思想。如左：

第四章 永遠明文規定不准接受銀錢。

第六章 一點也不准佔有財產。

第五章 要做工作的誠命。

第六章 教兄弟們乞求哀矜，不要怕羞。

第七章 只准穿窮苦人所穿的衣服；同時不許兄弟們有守神貧的驕傲心，不要因為自己守神貧，便去指斥人穿華貴的衣服，責備人在花天酒地中生活。

第三章 當兄弟們在世俗中遊行往來，待人要謙和良善，自己心地要和平端莊；永遠不准和人吵嘴，不准裁判人或處罰人；當他們到了人家的屋裏去應當說：「但願和平降臨到這屋子裏來！」並根據聖經所說的話，他們應當吃人家所供給他們吃的。

第六章 當就地的主教反對時，兄弟們不應去講道。

第十一章 永遠不准進入到女修院裡去。

第三章 做神父的兄弟們應照羅馬聖教會的規矩念日課經；至於在俗的兄弟們，他們念「在天我等父者」就够了；

第十章

至於不認識字的，不必專心再去讀書寫字；但應時常去想念他們最重要的事情，所謂他們最重要的事，就是：

- 一、不要有任何驕傲心。
- 二、不要有任何虛榮心。
- 三、不要有任何貪婪心。
- 四、不要有任何毀謗人的念頭。
- 五、不要有任何不滿意的情緒。
- 六、不要有任何佔有的慾望。
- 七、不要有任何世俗上心事的牽掛。
- 八、却要獲得有天主的思想精神，一心一意完成天主的事業。
- 九、要永遠有純潔坦白的心境去專務祈禱。
- 十、在疾病苦難中永遠要保持謙德與忍耐。
- 十一、凡是仇恨你們的，或斥責你們的以及侮辱你們的，都要愛他們，因為天主曾經說過：
「愛你們的敵人。凡是欺侮你們的，毀謗你們的，你們一概要爲他祈求。這樣你們爲我

，爲正義而受磨難的人，是真的有福了，因爲天國是屬於你們的！凡是能够這樣做人，能够這樣堅持到底的人一定得救了！」

總之，不管人家反對不反對，這愛天主的心火，方濟各在這世上已經把它點着了。

不管人家聽話不聽話，總之，這點星星的愛火，已在小兄弟們的會規上繼續燃燒。

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總之，這熾愛的火種在方濟各最好的門徒中，世世代代延燒下去；這熾盛的愛德，在極潔白的心靈中，一脉相傳，永永遠遠地傳下去。

「要依照原來書面逐字逐句地遵守，不要另外加以解釋！不要另外加以解釋！」這是基督在豐德，哥倫坡洞的上空，對會總僕厄利兄弟及各省省僕人們所發出的呼聲，叫他們不要順自己的私意，弄到不倫不類，不良不莠地遵守法，這樣不痛不癢地遵守是不中用，不長進的。至於真正方濟各的兄弟們，世世代代尊重這神聖的呼聲，永永遠遠把這句話當作最寶貴的心傳，當作至聖至善的座右銘。他們願意不折不扣照這生活方式去生活，並認爲這樣生活法，是開天堂的大門的鑰匙，是永生的担保，是先嘗天主的味兒。

在一世紀一世紀過去的里程碑上，我們常看到方濟各再生的，活的肖像，例如：一、若望，巴爾瑪（Jean de Parme），二、胡培定，加沙爾（Hubertin de Casal），三、伯多祿，若望，奧利微（Pierre, Jean Oliv），四、安日略，葛拉萊諾（Ange Clareno），五、恩博來大的尚諾爾（Gentil de Spolète）

六、保祿，德林棲（Paul Trinci）七、西愛納的聖白乃定（St. Bernardin de Siéne）八、牌西，的馬寶（mathieu de Basc）九、史德望，莫利拿（Etienne molina）等，個個都酷像方濟各，而在他們的四周，也有許許多多酷像他們自己的赤足兄弟們，大家都穿着棕灰色的粗衣服，只有一根繩子束在腰際，常到方濟各和他最初兄弟們所到過的，住過的老獨修處去避靜。在這種天蒼蒼，山青青的孤寂角落裏，今後輪到他們去唱這支到現在已經好久沒有聽到過的新歌。這支新的歌曲，就是在他們的會規中那章已經一半被遺忘了的，因而倒是愈老愈新的規矩，這條規矩的條文中說：「兄弟們應當在世間度過這流浪的生活，如同外來朝拜聖堂的人們一樣，在地上一點也沒佔有什麼，僅佔有那至高無上而不可讓與的神貧寶庫。」（第六章）」

這是從那塊小小零碎地以及多爾多河方面吹來的靈修音樂，音雖微而感人至深。這世世相傳不絕如縷的微音，大有給人「爲善最樂」的能力。這好比是瑞士的一個士兵，他在史脫拉斯堡的城牆上，聽到在萊茵河的彼岸，有他孩提時代的牧牛歌聲，激動他想渡河還鄉的情緒，容易發生逃營的事件。兄弟們從這世的人間，想回到入鄉去的情緒，也是如此的。凡是足以阻止他們游泳渡河的累贅東西，兄弟們都遠遠地拋棄了，以便在急流的河中，老是朝着故鄉的方向努力地游過去。

（註一）有三部手抄本是如此說法，只有一本說：「你應該希望他們成爲最好的教友。」

(註二)省僕人們知道兄弟是有遵守福音書那些經文的責任，然而終於在會規上，把「你們在路上不要隨身帶，」的那些話故意缺失了。方濟各願意在會規上，把天主在他祈禱默想時所默啟給他的好幾件認為是有益於宗教的事情轉載上去，可是當他把這幾件事手諭給兄弟們以後，他們認為是太嚴重而不可以實踐的，而方濟各對此也不願意和他們多爭辯。他雖然願意把這些話寫在會規上，但在最後擬稿時，這些話終於被人摒棄了。

(註三)所有這一段故事，與成德明鑑所敘述的完全符合。這段故事的來源，大概是從易兄弟或良兄弟而來的。成德明鑑也敘述說：「聖方濟各親手所撰的第二本會規已失了。厄利兄弟那樣寡廉鮮恥不擇手段從事破壞的作風，証據相當的多，所以一二三九年開常年大會時，厄利兄弟用種種虛構偽造的証據，辯護他自己的立場，如同他所說的，他進會時的會規，並不約束他發神貧的願，所以這並不禁止他收受銀錢。」

第十三章 克來焦的馬槽

一二三三年將要終了的時候，方濟各專程到羅馬去請求教宗批准修會的會規。胡樞機爲這事從中努力斡旋。後來胡樞機於一二三〇年做了教宗時說：「從前我們積極做基層工作的時候，我們幫方濟各寫會規

，並向宗座請求批准。」

方濟各一定在這個時候，再去拜訪他的夏葛琳兄弟，所謂夏葛琳兄弟就是瑟底索里的雅各巴太太，她從一二一七年起已成為寡婦。方濟各生平有兩個女人，相知較深，一個是她，另一個是嘉辣。在任何地方，沒有比在這種覺得愉快，這是他的伯大尼，又兄弟做了瑪利亞也做了瑪爾大，她爲他準備了他所喜歡吃的菜，其中有乳蜜混合杏仁的食物，是他最後生病時還想吃的，而他爲感激她起見，也送了她一個特殊的禮物，而這禮物，也象徵着他做人的精神。

他看到羔羊進入屠宰場是他所最不喜歡看到的，每使他聯想到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情形，他終盡他可能的力量去恢復它們的自由。有一天他在昂哥納的路上，得從商人的手裡去贖出了一隻，他拿了這一隻羔羊，便到奧西摩的主教那裏去，經過一番解釋，方才使主教明白他爲什麼背了一隻羔羊來。後來這隻羔羊送了給聖塞物里諾的修女們。修女們用這隻羔羊的毛做了件衣服，於第二年聖神降臨節的年會中送給方濟各穿。還有一次，方濟各用他的外衣，向一個鄉下人換了兩隻小羔羊來。因爲每次方濟各聽到它們的叫聲，他的心便被感動。他便走近到它們的身邊，用手去撫摸它們，安慰它們，如同一個母親安慰在哭叫的孩子一樣。他對鄉下人說：「你爲什麼難爲我們的羔羊兄弟們？」

鄉下人回答說：「我要到市場裏去把它們賣了。」

「那末買去的人將要對它們怎樣？」方濟各問他說。

「當然要把它們殺着吃了！」鄉下人接着說。

「但願大主教止這種事情的發生！」方濟各喊着說。便立刻就把它們買了來。還有在那塊小小零碎地，他馴養了一隻羔羊，時間很久，他到什麼地方去，它也跟他到什麼地方去，就是在教堂裡也跟了去；它咪咪的叫聲和兄弟們的唱經聲常混合在一起。

方濟各到了羅馬也同樣找到了一隻羔羊，在動身以前，他便把它送給了夏兄弟，它在她的家裡馴養得很久。有人說，她早晨和它同到教堂裡去望彌撒，而且它很熱心，有時她遲遲起身，它使用它的頭，很親愛地觸她醒來以便去望彌撒。也是用這隻羔羊的毛，做了一件衣服，於一二二六年的秋天，她親自到那塊小小零碎地去，方濟各也就穿着這衣服去世的。

不僅是夏兄弟招待他，方濟各也常在樞機主教們的家裏。他看兄弟們的樣。修會發展之初，好些樞機主教願意有一個小兄弟在他們的家裡，「並不是爲請他們做點工作，但專爲尊敬兄弟們的品德。」

這樣愛其德兄弟留在尼各老，齊亞辣蒙地樞機那裡相當久。安兄弟留在良，勃郎加良內（Leon Brancalone）樞機的家裡。留一個小兄弟在自己的家裡，幾乎成爲羅馬教廷當時一種誠敬的時髦作風。後來薛兄弟激烈地指斥這些教廷裡的兄弟們懶惰與奢侈的生活。

方濟各當然不會在教廷做類似懶惰的兄弟。在胡高麟的家裏，他並沒有忘了到外邊去吃食的義務。他把求乞來的麪包坐在胡樞機的餐廳裡吃。良樞機在他的家裡，把他花園中孤立的護樓給方濟各與安兄弟住。他們方纔佈置好，入主的憲兵就在頭一夜，到這臨時的獨修處來襲擊可憐的方濟各。

第二天，方濟各對安兄弟說：「爲什麼惡魔要和我作難，爲什麼天主准許他們來欺侮我？這些惡魔是天主的憲兵，如同政府當局派劍子手去懲罰罪犯，同樣天主也用他的憲兵去懲罰他所疼愛的人。因爲天主愛上了一個人，就在這世，他不會不懲戒他的。」

「而我，老實說，我深信『得罪了天主，我就非立刻補贖我的罪不可。所以我既然告解了我的罪，我便補贖我的過失。因爲我接受了樞機主教親熱的招待，所以這次的處罰很可能是由天主方面來的。你試想如果兄弟們知道我受了樞機主教的招待，他們將要如何批評我呢？何況兄弟們流浪在遼遠的地方，忍饑挨餓，受盡千辛萬苦，還有別的兄弟們住在荒涼的獨修處，或在小小可憐的茅棚裏，那裡有像我們在這裡的舒服？他們當然要怨聲嘆氣地批評我，反對我。他們一定要說：『看！我們這樣非吃苦不可，而他在那裡多舒適呀！』」

我原來是要爲兄弟們作榜樣的，最好的榜樣，是我自己留在那可憐的小茅棚裏，和他們同甘苦，共患難。他們看到我的環境，並不比他們好，他們對於他們的前途，始能安心忍受。」

因而就在這第二天，方濟各就向樞機主教辭行而離開了那花園中的護樓。當時是十二月相當寒冷的時期，在羅馬正值雨季最不好的天氣，樞機主教無論如何留他也留不住。過了一刻，他已經過薩拉辣門，滿路是泥漿，風既不小，雨又下得大，他就朝北前進。環境雖惡劣，天色雖慘淡，但是在他的心中，忽而有太陽似的照着。不知不覺的，他愈走愈快，希望很快到達他可愛的李葉底山谷，重新找到他在豐德，哥倫坡洞的兄弟們，和他們一塊兒生活。

誰知在紗屏山荒野的山上，還有別的安慰在等着他。

自從他到了聖地去旅行，並去朝拜了白冷城以後，他對於聖誕節，就永遠具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有一年，這聖誕節正在一個瞻禮六，莫利哥兄弟便向兄弟們提議。這次聖誕節，因為在瞻禮六，不吃肉。但是方濟各喊起來說：「等到是聖誕節，便沒有了瞻禮六，倘這天牆壁們會吃肉，人家也會給它們吃；但是它們既然不能吃，至少我要用肉來磨擦它們！」

他對此常說：「倘我認識世間的帝王，我要請求他們這一天，散穀散麥給鳥兒們吃，尤須散給我們的燕子姊妹們吃；有家畜在牲畜棚裡的人，爲了耶穌聖孩生在一個馬槽裏的愛情起見，要在這一天把特別豐富的好糧食給它們吃。而我願意在這一天財主們都在他們的飯廳裡招待所有的窮苦人吃飯。」

在一二二三年方濟各慶祝聖誕節的方法是世間無變的。他在克來焦有一個慈善的朋友，名叫做若望，

衛理達，他在坡的對面，有一塊岩石，四周種有林木，他把這塊地方送給方濟各和他的兄弟們，好在那裡住。方濟各請這位朋友到豐德，哥倫坡來對他說：「我願意在聖誕節的夜裏和你一塊兒慶祝，請你聽我想要的慶祝法。在獨修處附近的樹林叢裏，在岩石的中間有一個窟窿，你在這窟窿裏，放一個滿盛着草的馬槽。在裏面要有一頭牛和一頭驢子，完全如同在白冷城一樣。因為我想至少有一次，我要端端正正慶祝這位到地上來出世的天主聖子，親眼看他如何爲了愛我們的愛情，願意生來就是這樣可憐相，這樣貧窮法的。」

這位衛先生果真依照方濟各的想法去佈置一切。到了聖誕節的半夜裡，兄弟們都從豐德，哥倫坡洞來了，所有當地的居民也空一城的趕來過這聖誕節，大家手裡拿着火把照耀而來。在窟窿的四周，兄弟們也手裡執着臘燭。因而整個樹林，在松柏青苔的蓬蓋下，照耀如同白晝。馬槽上面設一祭台做彌撒，使從天降來的聖嬰，在聖餅和酒的形像內，真實地親自降臨到馬槽上面來，如同他親自降臨到白冷城的馬槽裡來時的情形，一式一樣。忽而衛先生有了極明晰的影像，看到一個真的小孩子臥在馬槽裡，不過好像是睡着或是死了似的，方濟各便走近到那小孩子的身邊，很柔和地把他抱在手裡，忽而在他的手裡，小孩子醒轉來了，朝着方濟各微笑着，用他小小的手輕盈地撫摸着他長滿着鬍子的面頰，以及他灰粗衣服的邊緣，衛先生對於耶穌聖嬰這樣顯現，並不引以爲奇。因為耶穌在多少人的心裡，好像是死了似的，或至少好像是睡覺似的，先靠方濟各用他所講的道理，或用他所做的榜樣，去把他在人心裡叫喚醒來。

唱讀過福音的經文以後，方濟各穿着助祭的服飾走了過來，薛兄弟說他當時「滿腔充盈着熱烈的情緒，滿面洋溢着無限美妙的喜容。天主的聖人走到馬槽的旁邊來站着。」他用宏亮而柔和的嗓子，用清晰悅耳的音調，鼓勵大眾，激動在場的居民，去尋找無窮美妙的天主。

方濟各用溫柔的，美妙的，愉快的，帶有馨香甘甜味兒的口氣，大講耶穌聖嬰的道理，他說這位可憐的君王如何願在今天的半夜裡降生在達味王的城裡，每次他說到耶穌聖名的時候，每次他心裡熾愛的火炎上騰，終於用「白冷城的聖嬰」代替耶穌的聖名。他叫這白冷城的名字，好比一隻小羔羊，咪！咪！叫的聲音。當他叫的時候，他把他的舌尖滑在他的嘴唇上，好像是在那裡舐一種滋味，好像在這白冷城的名字，經過嘴唇的時候，在嘴唇上，遺留下一種柔順的滋味，他的舌尖嘗着，好像儘够有味兒似的。這一夜慶祝得相當遲，大家回去的時候，心裡充滿着特殊的喜樂。

後來在這馬槽的所在地，建造了一所聖堂，永遠爲天主聖嬰留作一個紀念。在甬廊的上面，爲我們真福的父親方濟各設立了一個祭台。從前在這裡有兩口牲畜，在那聖誕節的夜裏安閒地吃馬槽上的草。今後人們也來這裡，爲救他們自己的靈魂，領受無玷的羔羊，領受吾主耶穌基督的聖體，天主聖父對他以人無限的情愛，打發了他自己的聖子求救贖普世。天主聖子愛人的情緒也非言語所可形容的，甘願流自己的寶血，補贖世人的罪惡。但願他和聖父及聖神，在全能中永生着，在永生中永遠統治着。

第四編 孤芳自賞的獨修士

「肉身軀壳是我們獨居隱修的小房間，

靈魂是被關在這小房間裏的隱修士，

專門祈求天主，默想天主，靜觀天主。」

這是在成德明鑑上，

方濟各所講的話。

第一章 幾封有意義的書信

從今以後，方濟各的一生，一直到死為止，向兩個目標前進：

第一個目標，他要依照福音的教訓，仔仔細細一絲一毫不苟且，一心一意地，順着這至善成全的路，轉灣抹角的走去，一來爲個人自己的安慰，二來爲給兄弟們做榜樣。

第二個目標，就是填土補洞打地基的工作。經過教宗批准的會規上，有許多缺點要修正，有好些空隙

要填補；但在這會規本身上雖有缺點也無法修正，雖有空隙也無法填補，此路是不通的，他已經試驗過。在無法中只好另尋門路，另想方式來彌補這缺憾，所以他就用書信的方式來作這個工作。

方濟各晚年的生活，大都消磨在李斐底的山谷中。李斐底是他最初傳教地之一，這山谷是威利諾河急流灌溉的區域，從戴爾尼起，一直到亞基那為止，一邊是靠紗屏山，另一邊是靠亞勃路日斯的崇山峻嶺，山巔積雪，有雲霧籠罩着，現在和從前一樣，每一個小城市，如同一塊寶石，大都嵌鑲在山腰裏，有的或者甚而至於嵌鑲到山頂上面去。這些山鄉地帶是方濟各傳教工作最努力，最抱希望的地方。他深信在這些山城上，可以在人與地之間，搭起一座大橋來，可以引導普世萬民，上天堂去享無窮的福樂。後來他看透了人的心，是多麼脆弱不中用的東西，如同新經裏所說的，當人們接到天上請柬，請到上面去吃大菜的時候，有的因為要牧牛，有的因為要管穀子，所以到頭來，終是請的多，去的少。所以現在方濟各更明白了福音書上，另外一個比喻：做一家家長的，在天國裡，發起怒來，對他的僕人們說：「你們到城市的大街小巷廣道窄路裡去，把所有窮苦的，畸形殘廢的，跛足的，瞎眼的，都引了來，好使得我的家裡可以滿地坐席。」

因而方濟各更用信德的熱情，重談山中的聖訓說：「神貧的人是真的有福了！良善的人是真的有福了！心裡潔淨的人是真的有福了！」

從此他對兄弟們說話，並不像一個對於他們有威信的首領，他看到各省僕人們和神職班的高級長官們想誘導他的兄弟們，到他所不願意他們去的地方去，不由他不有時發生義憤不平的呼聲說：「這是些什麼人哪？他們竟敢引導我的兄弟們離開我。不曉得他們要引導他們到什麼地方去？」

但這是一時不平之鳴，過了便把一切交給天主的憲兵們去安排。倘小兄弟們離開了他們的正路，他希望有人會輕視他們，會指斥他們，這樣會壓迫他們重新再回到正路上來。至於他自己，他只覺得有爲他兄弟們祈禱的責任，並以他的行爲來做他們理想的榜樣，使得他們對於自己做人的疎忽，沒有申辯的餘地。在實際上天主對於這樣衰老的人還有什麼別的可以強求呢？

在這裏我們應當說起他的病，尤其在他晚年的時候，他生了許多病。他的健康一向是壞的。在他年輕的時候，他常患寒熱。後來因爲他守齋的次數太多，時間太長，把他肉身的組織也動搖了。惡魔常用失望的誘惑嘲笑他說：「所有罪人都獲救，只有克制肉身太厲害，因而把他自己毀壞了的，必不得救。」

他很少吃烹飪過的食物，倘有好菜好肉的話，他常用灰撒在上面，使走了味才吃，並表示說：「我們的灰末，至少是貞潔的！」

他睡的時間是很少的，大都是坐着睡的，在他的頭底下，大都是一塊石頭或一束乾柴當作枕頭的。在加爾色里，後來在亞爾薩兒那山，他只有用光硬的岩石當作床鋪。這樣苦苦的生活了二十年，怎麼身體會

得不壞呢：常常出大量的血，兄弟們以爲他馬上要死了，這樣的光景不曉得有多少次數。

又加上他在近東的時候，他患眼疾正劇，大概是埃及天氣的關係，有時一點也看不出，如同是瞎子一樣。所以當時有人寫信說他幾乎是要死的人。這樣殘弱的身體，別的事情都不容易做，只好用筆桿兒來做傳教的工作，不拘傳教的方式如何，他引導人到天上去的熱忱始終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保存着有五封信，都是在他晚年時期寫的。

一封是寫給所有信友們的信，一封是一二二四年聖神降臨節寫給會務年會的信，一封是寫給神職班所有全體服務人員的信，一封是寫給所有教務看管人的信，一封是寫給所有政府當局的信。

除了這五書信以外，還有他寫給嘉辣會修女們的遺囑，以及關於宗教思想的詩篇，尤其是太陽歌。大概也是在這相近的時期內，他寫了一極簡短的便條給良兄弟，他親筆的原文到現在還保存着。

在這些文件中，想找到另外新穎的思想，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他本來面目的東西，他想用書面流傳給人，而且寫的對象是各級不同的人，所以文字的內容用不到千變萬化。不留心讀這些信件的人，要覺得討厭，因爲內容大致是相同的，而且其中有兩三點中心思想可以說是經常不變的。如同蒲每黑獸所說的，「偷讀這些信稿，能想到執筆的人是何等有生氣的人，能想像到那位亞細西城的獅子是多麼天真爛漫，是如何懷抱有熾愛的熱情，那末這死的文字，自然會有不死的精神在字裡行間活躍着，成爲不朽的文字，自

然會有蓬勃的生氣，萬千的氣象；即對恪守神貧的精神也會變成一種無盡的寶藏看待。因為方濟各所佔有的一點點不是一種無關緊要的附屬品，這一點點充滿了他的心靈，佔有了他整個的一切。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的演講如同他的本人一樣，給人的印象，是一種從天上默啓來的印象。至於不會好好讀他文稿的人，也不會懂得他的情緒，所以讀了也終覺着淡而無味。」

他信稿的內容，及他的誥誡書，與他最初生活的規則，和他致厄利等等信的內容，大都大同而小異，其中心思想就是：

要如何愛天主，如何奉事天主，如何度改過自新的生活；如何守齋，守齋的意義包括：一是肉身的節慾，二是在道德上惡根性的斬除，罪惡的棄絕；（註一）如何愛自己的仇人，並如何援助他們；如何不要去學那世俗的智慧，並如何不要去求高貴的地位；如何多多祈求，告解、領聖體；如何做了壞以後要去設法做補贖的苦工。

關於如何做了壞事情以後要設法去做補贖的苦工一點，方濟各在他有一書信上，給我們描寫了一個罪人去世時的光景說：「他的身體已是病得可憐，死期也接近了。他的親戚朋友也都來看顧他，並對他說：『要把你生後的事情安排安排好！』」

他的太太，他的兒女，他的朋友，以及凡是屬於他的人們，都像淚人兒似的，向着他哀哀地啜泣。這

位病重的罪人看到他們都哭做一團，不由他不於萬箭穿心中，私自慰藉說：「是的，我甘心情願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放棄在像他們對我這樣忠實的掌握中。」

可是實實在在的說，這人已是被判入地獄了的，他把他的靈魂，他的肉身，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給那最不忠實的掌握中。最可憐的是他本身在這種情緒中自以為靠得住，自以為托付得非常周密穩固。所以天主以先知的喉舌表示說：「誰把自己托付給一個人，誰是被咒詛的！」

於是親戚和朋友們立刻請一位神父來，神父對要死的罪人說：「你願意爲你所犯的過失做點兒補贖嗎？」

病人回答說願意。神父接着問他說：「對於受你欺騙因而受到損失的人們，你願意在你能範圍內，自動去補償他們嗎？」

對於這一點，病人的回答是否定的。神父追問他說：「你爲什麼不肯呢？」

於是他回答說：「因爲我的一切已交付給我的家屬和我的朋友了！」

就在這一句話上，他失了知覺，便死去了，因而在生前所做不義的行爲，並沒有設法去糾正，到了最後也沒有去補贖。然而大家都得知道這極少有人注意的一點，而是人人可能遇到最不幸的現實，就是每次一個人在犯了重罪的情形中死去，對於他生前的罪惡沒有做過補贖，而且可以做而沒有願意做的話，惡

魔立刻就可以把他不幸的靈魂抓了去：到了那時，可憐失望的靈魂，所受的痛苦與愁悶是多麼大，多麼悽慘，多麼深沉！其中經過的情形除了靈魂自己切身感受到以外，可惜是沒有一個能知道的，更是我們活在世上的人所夢想不到的。這個人自信以爲佔有了這世所有的技能特長，所有的威權能力，所有的聰明智慧，所有的科學智識，不料他到了最後的一刻，眼見得他一切的一切都被悉數解除，剝奪淨盡，毫無抵抗的餘地。至於在現世他交給了他親戚朋友的所有財產，他們還在哀哀地假哭以後，一同瓜分着說：「他既然沒有獲得更多的財產可以留給我們，但願他的靈魂是被罰入地獄的。」

這樣，他在這一世，一切都喪失了，不特無人領情，反而受人咒詛，而在那一世，他還要到地獄裡去受罪，而且受罪的日期是無窮盡的。」

這一幕悲劇的演出，足夠表示這世人生的無限愁苦，方濟各在別處很少談到的。這位罪人的親友是多麼自私自利，多麼豺狼成性，在這病床的四周，團團地包圍着這將要死去的罪人，只要能夠獲得他的遺產，他們竟然很願意讓他獨自被打發到地獄裡去。他們都假裝是同情他的人，他一向在那罪惡泥沼中過活，到了死的最後一天，他們還裝腔作勢地表示愛他，使他鑄成最後一個極大的錯誤，真令人有「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之感，使他最後無法補贖他既往的罪惡。等到他在這世閉了眼睛，在那世方纔張開，即被遭送到永刑裏去的時候，他在這世的親戚朋友還在咀咒他，因爲他沒有多大的遺產，沒有爲他們多積聚些

金銀財寶。然而他們何嘗不看到他一生是在做工，爲他們做牛馬，甚而至於一點也不擇手段，不管好壞，如同奴隸一樣，終是爲他們拚命抓錢，好做他們的搖錢樹。這人從來沒有好好爲他自己打算，因爲他太爲他們着想，以致喪失了自己永生無窮的幸福，但最令人心悸而有所戒懼的，不是別的，就是那些親戚朋友對於他本身「死人不關」的冷酷態度。在他們當中竟沒有一個有良心的人，爲這罪人在生前打算他死後的幸福。在他生前既不爲他打算，已是死人不關，到了現在已屆死的最後關頭，更是死人不關，大家全副精神貫注在這遺產的爭取，誰還會想到他死後的幸福呢？後來托爾斯泰也寫有同樣慘極人寰的情況，如同他叙述有一個名叫依房，依里（Ivan Ilich）的人，躺在床上，病得很久，一直到他病得最沉重的時候，才發覺沒有一個人真的愛他，他的太太當他是一個專門服侍她的人，無所謂夫妻的感情。他的小孩子們也和他的太太一樣，把他當作是一種養生的工具，對他根本談不上孝順，並沒有什麼別的真情實意可言，無非爲他們做一生的老牛馬。而且這老牛馬的性情很容易受他們的支配，不過現在他們深深地惋惜他是一個快要動身離開現世的老牛馬。但是方濟各所說的罪人，實在比這老牛馬都不如，他的眼睛往往張開得太遲了，尤爲他永生幸福的大事，更張開得太遲了！

在那最後正式的會規中，有好些重要的規條都被刪去了。他在一二二四年聖神降臨節開常年會務會議時，他致所有兄弟的一封信中，在他寫給神職班所有服務人員並所有各地住所看守人的兩封信中，方濟

各人努力把被刪去的規條重新向他們提了出來，加以詮釋，他勉勵兄弟們要特別尊敬看重祭台上的聖事。當好幾個神父會合在一處，只要有個神父舉行彌撒，其餘的只要參與就够了。他要求他們把寫有經文的紙塊紙條檢起來，不要老是讓它丟在污穢的地方。他勸他們念日課，與其徒有念經的外表，唱歌的音調，還不如凝思集慮，細味經文的精義，後者應比前者爲重要，須特別加以注意。也是「鑑貌不鑑道，寫形寧寫心」的意思。方濟各對於神父們以及對於修會的長上們，再三申說：要把祭台上枱布等什物及聖爵等用器保持得十分清潔，對於聖事外表要有恭敬的態度，尤須內心有虔誠的眞忱。舉行彌撒時，聖體在祭台上祝聖時，大家應跪着光榮並感謝天主。聖堂裏的鐘尤應按時去打，使得在附近的居民，大家可以按時參加念經，可以共同念讚美天主的經。

「而我，方濟各兄弟，你們小小的僕人，我以愛情的名義懇求你們，我以「愛情就是天主自己」的名義，並以想飛吻你們的足的情緒，懇求你們也以謙德及愛情，接受我這些話，接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其他所有一切的話，尤須完全依照這些話去做。至於不識字的兄弟們，應當常有人讀給他們聽，把這些話常帶在他們的身邊，並澈底依照這些話去過聖善的生活，因爲這些話是從聖神方面，從生命的泉源裏來的。凡是依照這些話去做的人，到了審判的那一天，在基督的台前，一定是要清算而無法規避的。凡是高高興興接受天主的話，懂了這話的意思，依照這話去做，給別人做榜樣，並這樣忠實到底的人，是受天主聖父聖

子及聖神降福的，亞孟！」大概從這同一個時期起，方濟各想把光潔燦爛的聖爵分送給各省的兄弟們，並請他們留意，凡是看到救世主的聖體有不好好保存着的地方，還請他們轉送給當地的神父，每人一隻新的聖爵，以便好好保存聖體。也從這個時候起，他願意把做祭餅用的那種又堅固又好看的鐵器，到處去分送，好用以做美麗而又潔白的聖體餅。可惜這兩項計劃，沒有一個能按照方濟各所想的那樣去普遍實現。惟在克萊焦修院裡，到現在還可以看到有一個做聖體餅用的鐵器，確是當時方濟各所賜與的。

致各地政府當局的一封信，大概是寫給所有執政當局，行政官員，司法及教育當局人員的。這是方濟各在聖教會以外，想向全人類做一點工作的熱忱。他認為真宗教不是一件個人的私事，而是全人類生活的中心，並為全社會組織的基本。所以在他的信上，請那日理萬機的權貴要人們，在他們紛繁的經常事務中不要忘掉這為他們切身最緊要的事情，也是他們唯一專待解決的問題。因為如同七百年以後詩人魏倫（Poet Verlaine）所說的：「後來等到要死了的時候，還剩着有什麼東西呢？」

所以方濟各請所有顯貴的達人，完全如同他們的屬下最卑賤的人一樣去領聖體，這世的權力既然掌握在他們的手裏，方濟各請他們每天晚上用傳令官或其他方式來設一個公衆的信號，用這信號使民衆都知道有所警惕，記得祈禱天主，讚頌人主的重要。這也就是後來方濟各會修士們所建立的三鐘經的來源，一二六三年在比薩（Pisa）常年會務大會規定，於每晚打鐘時，唸「申爾福瑪利亞」一遍。

或許也在這個時候，方濟各寫了一封信給良兄弟：

良兄弟在這時候的情緒，和他的師傅一樣，蓋因這時正在修改會規，刪除重要的條文，所以良兄弟和他的師傅一樣，正在悶悶不樂，日坐愁城的時候。查史兄弟是在一二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從德國回來，那幾封公開的通函特別寫得嚴正，大概是由史兄弟協助寫的。至於良兄弟接到的那封簡短的信，字句沒有那幾封那樣寫得端肅，大概這是方濟各親筆隨便寫的，內容如左：

良兄弟！你的方濟各兄弟向你致天主平安的敬禮！老老實實地我對你說，我的孩子，而且我所有的話，如同一個母親從心坎裏吐出來的話一樣，我已經在路上對你說了，而我現在從新把它總括起來，懇切地勸告你說，「不管你用甚麼方式，只要你認為最可以中悅天主的心，最可以使你追隨他的踪跡，最可以使你效法他神貧的德性，你們可以用我的准許以及天主的降福，儘管照你的辦法去做吧！」

「到了後來，如果爲了救你的靈魂，或爲了獲得別種的安慰，你喜歡來問我，認為有問我的必要，而且你也願意到我這裏來的話，那末，良兄弟，你儘管來吧！」從一九〇二年起，這封信的原本藏在思博來大城的大堂裏。

方濟各在這裏給良兄弟的准許，是和從前給史兄弟的准許是一樣的。沙巴節注意到「你們：儘管：去做吧！」這一句「你們」二字是多數，這表示准許不僅是給良兄弟一個人的，而也是給和他有同樣情緒的

其他兄弟們的。嚴格說起來，方濟各沒有權可以給同樣的准許，因為立法的權力已不在他的掌握中，至少不僅是在他一個人的手裏。但方濟各自己對於他所處的地位，並沒有仔細去考慮到。愛葛來斯東敘述說，等到會規被批准公佈以後，方濟各還出了一個諭命說：「兄弟們被請到人家的家裏去吃飯的時候，吃了三口以後，不應該再多吃，免得吃得太有滋味，反而引起世俗人的反感。」這是會規批准以後，方濟各所定的第一條規矩。所以爲好些兄弟們，方濟各還繼續是修會真正的領袖。也就是爲這個緣故，所以在他死了以後，立刻就發生爭執。一部份兄弟獲得了他的准許，逐字逐句，不折不扣地遵守嚴格的會規。另一部份認爲會規太嚴，願意遵守教廷所折衷准許，較爲寬鬆弛懈的會規。雙方這樣的爭執，繼續不斷的發生，竟歷有三世紀之久。

（註一）方濟各自己寫着說：「因為我們既然守大小齋，亦應節制我們的惡習和罪惡。」

第二章 幾個關於做好教友的榜樣

方濟各最大的目標，在於用他的榜樣去教訓人，比用他的言語去教訓人來得好，他在會規上也說：「所有的兄弟都應該用他們自己操善習德的行爲去講道。」

他對於這一點首先自己以身作則，所以薛兄弟說：「方濟各言行一致，說得到做得到，無不盡其在我

的。無論在他的嘴唇上或在他的生活中，所說與所做的是同一個人，同一個方濟各。」這句話是真實的。

在他死以前的幾年中，他住在李葉底的山谷中，處處以事實證明「要用他的榜樣來勸化人」的重要。在一二二三年，或一二二四年聖誕前整整四個主日的期間，他到玻交，鄒斯哥尼去避靜，因為他有胃病，不能吃菜油煎的東西，只能吃豬油做的菜，所以無法遵守聖教會爲聖誕前四個主日吃素不吃葷的齋。他心裡因而老是感到不安，後來到了復活節，他就向大眾宣告他的過失，一開始講道便說：「你們到這裏來，大家以爲我是一個敬畏天主十分虔誠的人，其實你們要知道在聖誕節前的四個主日裏，我老是吃用豬油做的菜。」

一二二〇年到一二二一年間的冬季，他的病相當嚴重，人家叫他吃肥肉，他也就吃了。後來病好轉以後，他在城中大堂裏講道出來，便命令他的代理人賈兄弟，用繩子套在他的頸項上，他半身赤裸着，這樣把他沿街挨戶牽着走；然後在十字街口的大空場中，爬到場中心有個專門用以將罪示衆的刑台上去，向過路的人，向緩緩群集在那刑台四周的大衆，公開宣佈他自己如何犯了貪婪的重罪。

還有一次他的兄弟們看到他瘦得可憐，要在他的粗長衣裡面加縫一塊皮，可是方濟各同時要求在外面也同樣縫上一塊說：「好使得大家可以看到我穿了一件皮大衣。」

他常喜歡說：「我願意人家知道我是怎麼樣一個人，誰也可以看到我的廬山真面目。我不願意人家不

認識我的真相，不窺見我的本來面目。」這是方濟各的偉大。與其有愧於人家所看不到的地方，還不如使人家赤裸裸地，看到他的醜行劣跡來得好。與其做人家里理想中的人物，還不如做人眼前現實的人。是我，毫無假借的餘地。蓋因做有名無實的理想中人容易引起驕傲的虛榮心，是靈修生活的致命傷。至於赤裸裸的現實反而可以獲得至可寶貴的謙德。這是方濟各「不愧屋漏」的工夫，「不欺暗室」的精神。有一次方濟各被人請去吃飯，吃了點兒有些鮮味的菜，他一回來便急於向兄弟們談起，惟恐大家不知道他貪吃了些好東西。有時他在城裏做了些兒哀矜，心裏便油然覺着快樂，好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好事似的，他立刻就向他的同伴告解他有這沾沾自喜的情緒。他所希望於一個理想的省僕人的，是要他以身作則，決不允許他自己有私心，決不允許他自己在私下吃好東西。而且凡是有菜搬到他吃飯桌上來的，他應當永遠讓兄弟們看到才好。

他隨時隨地所最注意的就是修神貧的德性。他認為如果做哀矜是一個福份，那末接受哀矜也是一個福份。他說討飯討了來的麪包是天神的麪包。他希望兄弟們討了飯回來，要一路歡唱着聖咏才是好表樣。凡是在聖咏中頌揚神貧的詩句，常在他的嘴裏咀嚼得津津有味。在有一個獨修茅棚裏，有一位兄弟對他說：「我從『你的』獨修室來。」

因為他聽到「你的」兩字，他就不願意再回到這獨修室裏去了。因為他決不願意有任何東西是屬於他

的。用沒有創削過的柱子做的房子，他已覺得是太過於奢侈了。他認為樹枝或泥漿糊起來的小棚子給他儘够好了。他還喜歡住在一個岩洞裏，或是僅僅住在一個土窠裏，如同馬竇八章二十節裡所說的狐狸一樣，最初的時候，亞細西城的居民，在那塊小小的零碎地附近爲他用石頭建築了一座房屋，他看到了立刻想去拆毀它。當他正在拆屋頂的時候，幸賴有一個市政府的高級法官前來婉勸阻止他，並向他表示這是市政府的產權，他不能拆的。今天要準備到明天吃的麵包，這是在奢侈社會中生活慣了的人所應有的態度。至於他的兄弟們，他禁止他們在今天晚上去準備明天的糧食，也不准他們求哀矜求得太多，只要求今天所必需的，不要求得過分，不要求得今天吃不完。至於穿的方面，他常用各種不同顏色的布塊縫在他的衣服上，這樣滿身是補縫，好表示他那種十足的窮相。倘他需要一件新衣服，他要等到有一天有一個好心人自動肯來佈施他，才有得穿。凡是不願意去討飯的兄弟們，他叫他們是細腰蜂兄弟，表示他們懶惰成性，不願意出去採蜜，但常準備來吃蜜蜂筒裡已經釀好了的蜜。

他雖經常如此努力於修神貧的德性，然而他從來不肯承認他及他的兄弟們是已儘够貧窮的了。他看有一個穿着破布麻衣，形極褴褛的乞丐，在他的面前經過，不由他不覺着羞恥說：「我們應該覺得羞恥呀！我們願意人家說我們是窮苦人，而普世的人都以爲我們是修神貧出名的人，現在我們看到這個人比我們不知要窮苦到多少倍，可是並沒有人稱譽他，這是顛倒是非，這是不對的。」

所以這種討飯人，在他的心目中，認爲是神聖的，不准任何兄弟說他一句怪話，也不許兄弟看到這樣窮的人而或有瞧不起他的神氣。方濟各認爲他自己自一個告於裝窮的人，對於這些真正窮苦的人們，他便把他所有的一切，都送給他們，有時送他的外衣給他們，但有時沒有外衣，便從他衣服上撕一大塊布下來送給他們，甚或到真正無法可想時，便連他的褲子，也只好脫下來給他們說：「我所有的這些東西，當然是他們的，當然是天公地道屬於他們的，倘我擅敢把他們的產權私自留下來的話，那我只好當我自己是個最不要臉的偷兒罷了！」

他還用另外一種說法，表示窮人不但比他自己更值得救濟，而且他所有的，原本都是屬於窮人的。所以他說：「窮人原是我們的好弟兄，我們向他借了來的東西，我們也應當知道還給他。」

等到有人給了他一點東西，他老是準備把那東西隨時隨地轉送給另外一個窮人。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兄弟們很難伺候他，很不容易使他早晚得有一件整齊的衣服，好好穿在他的身上。何況他永遠不願意穿新的衣服，而必須穿那穿過的舊衣服，否則不穿。可是舊衣服也不是容易找的；這樣常常使得有一個兄弟要把他身上所穿的分一半給他，另一個兄弟也非得照樣分一半給他不可，然而也有時找不到同樣合式的衣服，因而於無可奈何中，只好把他已送給人家的衣服，從那拿到的人的手裏，再設法去取回來。但是兄弟們這樣做法，往往被他察覺，查了出來，於是他也通知那個窮人非有相當好的代價，決不輕易把衣服交

還。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從亞細西城到卑路西亞去的路上，約在車萊地方，兄弟們非得向一位老太婆用很高的代價，把方濟各的外衣贖回不可。

方濟各做哀矜往往發生一種感召的作用。有一次在車萊附近有一個隱修處的近旁，方濟各遇到一個落難的舊相識。言談間這人向他大發牢騷，說他如何受他主人家種種的欺侮，因而對他主人家已結下一種不可解的怨仇。於是方濟各對他說：「你的主人雖然不好，如果你能夠寬恕他的話，那末我很願意把我的外衣送給你。」

這可憐人聽了這話，深受感動，答應方濟各遺忘他的怨仇，因而在他的心裏充滿了天主聖神的平安與喜樂。

在李葉底，方濟各發現了一個可憐的女人，當時這女人和方濟各自己恰巧都不幸患了眼病。他不但把衣服，而且把十二塊麵包也送了給這女人。另外還有一個可憐的女人，有兩個孩子在兄弟們那裏，到那塊小小零碎地來訴苦。當時方濟各一點也沒有東西可以給她，只剩下一本做聖祭時用的新約全書，他也給了她可去變賣說：「我想天主看到我們這樣援助我們的母親，一定比較歡喜，至少要比他看到我們留着這本書並坐視我們這母親而不救他來得喜歡，可毋疑義。」

他說我們的母親，因凡是送有一個兒子給修會的母親，他都稱她為我們的母親。

同樣在天神之后的小聖堂裏，凡是在祭台上的裝飾品往往有失去的可能性。兄弟們愈來愈衆，糧食常感缺乏，做修會總僕的賈兄弟建議：從今以後，凡是新來的兄弟，不復將所有的產業都佈施光，如同一直到現存的樣子，至少要有一部份留作爲修會本身的用途。可是方濟各堅決拒絕說：「這是會規裏所禁止的。」

賈兄弟看到方濟各這樣堅決的態度，實覺山窮水盡。於是請示於方濟各，萬一於無法可想時，應如何設法應付，方濟各思索地回答說：「那末於無可奈何時，便把祭台上的裝飾品也可以拿去變換，即全部變換，亦在所不惜。蓋因哀矜比裝飾重要，與其裝飾一個富麗堂皇的祭台，同時違背福音最可寶貴的教訓，還不如光禿祭台，赤裸裸一點裝飾品也沒有來得好。」

於此足見方濟各深謀遠慮，千方百計，保持恪守神貧的精神。神貧是福音所硬性規定的不變原則，決不許在實踐神貧的過程中，夾雜有半點糟粕，些兒渣滓。企圖這樣不屈不撓，不避任何困苦，非打出一條光明的路綫來不可，以便直達福音所欲達到的目的；決不在表面上擺出有守神貧的樣子，而在實際上並未見得依照聖經的指示，有積極苦幹實幹的精神。所以最易引起他心中的不安的，莫過於兄弟們不照神貧的路綫走；萬一被查出他們用天主的名義所求得的哀矜不好好使用，不像個真正窮苦人使用法的話，這等於劈頭來一劍，刺透他苦人兒的心窩，這可以說是使他最難受的事，寶羊市城的主教名凱德樂有一天到專彝他常接濟而才能生活的人家裏去，看到那家裡人坐着吃飯，飯桌上有一隻大烤鵝和好酒，大家在那裏大嚼

大喝。他看着，心裏僅對着自己說，我的接濟使這家人能獲得一個晚上的快樂，使我看到也歡喜。但倘是方濟各看到他兄弟們是這樣做的話，那至少就要使得他的內心弄得天翻地覆了。

有一天，耶穌復活瞻禮二，在克來焦的兄弟們，一來爲了慶祝復活節，二來爲了歡迎一個省僕人來做客，在吃飯桌上鋪了一塊白枱布，枱布上不放平時沒有腳的粗杯子，一律排着玻璃杯子。將近中午，方濟各到了門口，見到所有的準備，便很機警地，偷偷地走了，到外邊找到一頂叫化子丟了的舊帽子，伺候到兄弟們都已坐席的時候，他老人家戴着破帽子，手裏拿着一根討飯棒來敲門，並用最悲憫的音調在門口哀求說：「爲了天主的愛情，請可憐我窮苦人呀！請布施給一個從遠方來朝拜聖堂的人呀！」

兄弟們很友愛地招待他，請他進來，他便這樣走進到飯廳裏來。大家立刻就把他認識出來，這是方濟各自己。但是沒有一個人敢把他直認出來，這位假惺惺的叫化子便坐在地上，烤着火，開始喝那有人給他拿來的湯，並吃那片送給他的麪包。沒有一個兄弟敢出聲講一句話，也沒有一個還有快活地吃飯的勇氣，好容易吃一口，啜一口，吞一口。你想人家都端端正正地危坐在一張大餐桌的四周，同時祇有主人家方濟各像一個桑特甲翁極苦惱的兄弟席地而坐，而且坐在那邊不明不暗的角落裏，把那盤子放在他的膝蓋上，看到這種怪現象，誰也問坐着不想吃了。但是停一會兒，方濟各自己也把他的調羹放下來並自言自語地說：「現在至少我坐着像一個小兄弟應該有的樣子！不過剛纔我進來看到這大餐桌，我不能相信我是在那

自稱爲窮苦不堪的，在那天天非到外面去沿門求乞不可的兄弟們那裏！」

於是兄弟們不能再靜默下去了，都來向他們的老師請求原諒。

這一個故事使人聯想到另外一個故事。在有一個聖誕節的前後，方濟各和他的兄弟們坐在桌子上吃飯，忽然有一個兄弟說起聖嬰耶穌生在一個極可憐的環境中，瑪利亞想起她要在這牲畜棚裡生她的嬰孩，細看裏面沒有別的床鋪，只有一間馬槽，沒有別的被鋪和枕頭，只有一堆乾草，在嚴冬這樣寒冷的大氣，夜叉這樣深，嬰孩生了以後，毫無別的保暖辦法；棚裡一點熱氣也沒有，只有牛和驢子的呼吸，一口一口地把熱噴射到這新生嬰兒的身上來，聊以送暖。方濟各坐在那裏靜靜地邊吃邊聽，聽到這裏突然感到難過，嗚咽哭泣了起來，拿了他的麵包便坐到那冷冰冰的光地上去，這樣表示他願意和天主聖母和聖子一同吃苦，不願意比他們所處的環境更爲舒適。

方濟各不願意獲得舒適，但在實際上他確是一點舒適也沒有，更說不上有舒適的習慣。而且我們可以說舒適不但不使他覺着愉快，反而使他感到難過。他在克來焦正患眼病非常劇烈，須用紅鐵烙他的鬚角（太陽穴），烙過以後，兄弟們徵求他的同意，可以在夜間在他的頭底下放一個輕軟的好枕頭。到第二天方濟各對他們抱怨說：「兄弟們，誰料到你們給我這討厭的枕頭，竟使得我一夜睡不着覺，我覺得在我的四周，一切都在旋轉，使我頭暈，而我的脚也在發戰；我深信一定有惡魔躲在這枕頭裡面。」

說着他便命令一個兄弟去把這枕頭很小心地拿了去，丟在他自己的後面，不要回頭去看他。

方濟各深信惡魔老是在追蹤他，逼害他，這不祇一次了。常到了晚上，他在偏僻的聖堂裡或在荒涼的獨修處祈求。往往突然感覺到有人立在他的後面，或在他的四周，常聽到有浙瀝細微，似極輕快的腳步聲，或是有一個猙獰兇惡的臉子，伏在他的肩膀上看，想讀他手裡的書。他有一次說：「今天晚上，我正在念晚課經，我感覺到有惡魔進到我小房間裏來。」有時正當狂風暴雨在深山叢林中怒吼時，他忽而聽到有人遠遠在喊他。但有時有貓頭鷹在他小小的隱修棚附近怪叫時，他也以為惡魔在嘲笑他，然最使他感到恐怖的是在那長夜漫漫，比死還要寂靜時，往往有一種極低調，極輕微的聲音，吹送到他的耳邊來。聲音的低微，他恰巧使他自己可以聽到很清楚，同時也好像有一種圓滑頑皮的嘴脣，在他的耳邊冷嘲熱諷地說：「這都是徒勞無益的。方濟各，你祈禱，你懇請，任憑你願意如何祈禱懇請法，你無論如何是屬於我的！」

於是方濟各深感祈禱如撐逆水舟，一篙不上便下流，便再接再勵繼續與工祈禱，努力爭取永生的泉源。兄弟們第二天看到他精疲力倦，面色灰白，這表示他夜來與惡魔血戰達旦，以至於如此憔悴。有一天早晨他對和平兄弟解釋說：「這是因為我常覺得我在這世是所有罪人中最大的罪人，以致我心中感受到極度的不安。」

然而利平兄弟，同時看到天忽而開着，他仔細端詳，看到在天上有一個空了的，沒有人坐的座位。在這座位的四周，有許多天神侍衛着；有一種聲音，使他知道魔鬼的大頭目，路西弗爾是從這座位上丟下來的，天主現在把這座位保留給方濟各，以報答他奇妙的謙德。

第三章 幾點關於做好教友的忠告

方濟各富於靈修生活的經驗，是兄弟們極好的神師。

第一、他叫他們不要怕惡魔的誘惑說：「任何人沒有經過這許多誘惑的考驗，不能自視為真正天主的僕人。已被靈魂克服的，戰勝的誘惑等於天主送給靈魂的一個訂婚戒指。他常喜歡說惡魔假扮做天主用以維持秩序的憲警說：『我們知道在地獄裡有好些最狡猾的惡魔，甘兄弟已經受到他們的試探。他們設盡了種種的計策，要想誘他進到地獄裏去，希望他有一天如同一顆明星，高高從天上丟下來，因而現在我們這位好兄弟大受他們的折磨，心裏沒有太平的日子，但到他死期將臨的時候，暴風雨自然會得平定下來的，那時他就可以獲得一個大大的平安。』」

這是方濟各的預言，他所說的終於實現。但兄弟還沒有離開地上以前，他的靈魂，在最後一個時期，享受真正的自由，對於物質的束縛，完全獲得了解放，對於肉身的牽制，完全獲得了超脫。愛其德兄弟說

，他常在空中拿他的糧食吃，有如活潑的飛燕在空中啄食一樣，有時候一連經過二十天，或一個月之久，如同在一束鮮花所說的，「他獨自一個人，在山嶺最高的頂點上流浪，靜靜地默觀大上的美妙。」到了臨死的時候，兄弟們會集在他的四周，他對他們表示如何愛主耶穌說：「即使有像眼前同樣好看的世界二十個作爲交換的條件，我也不願意奉事主耶穌以外的任何人爲主人家。」

所以他離開地上回到他的老家就是聖人們的祖鄉裡去的時候，滿面喜色，實有不可言喻的快樂。

在最初的前輩兄弟中還有一位就是路費諾兄弟，也受了惡魔劇烈的誘惑，誘惑的方式，同誘惑方濟各是一樣的：「這些詭計多端的老狐狸，老是在他的心上誘惑他失望，說他沒有預定被選的資格，沒有上天堂享樂的福份。說他努力到現在是空的，將來的努力更是白白費力的。」

有一天好像是基督自己向他發現說：「呵，路兄弟，你既然無論如何不能被選到天上去，那末你老是苦苦地祈禱，苦苦地做補贖，這到底有甚麼用哪？對此你可以相信我的；因爲我預明白我選召的是誰，我預定的是那一個。就是那個叫做方濟各兄弟的，就是做伯爾納多內，伯多祿的兒子的，他也是被罰入地獄的人們當中的一份子。凡是跟他在一塊兒的，也跟他到地獄裏去一同受永刑的罪罰。所以你再也不要去聽他的鬼話，從此一點也不要再去請教於他才好。」

路兄弟聽了這些話，他的心靈完全受了黑暗的包圍，對於方濟各一向所有的愛情，一向所有的信任心

，到現在一股腦兒喪失了。他悶坐在他的獨修室裏，滿面是消沉的神情，不願再祈禱，不願意再和兄弟們去一同念日課經。也想這些還有甚麼用呢？無論如何要和魔鬼們做同伴，那末只要死心塌地的等水火來燒就是了。

方濟各派兄弟去找他，他狠狠地發脾氣說：「我和方濟各還有甚麼事情可以做呢？」

於是方濟各親自來突破他黑暗的氣氛，把他從魔難裡救出來。方濟各離開他很遠便大聲地喊他說：「呵，路兄弟，你這個容易被騙的人，你相信了誰的話來？」

然後和他談心，明明白白證明他所聽到的是惡魔的誘惑，他所看到的不是基督，而是撒旦這壞蛋，並提醒他說：「下次惡魔再來對你說，你是被罰入地獄的話，你該平心靜氣地回答他說：『把你的口張開來，好使得我可以吹進氣來。』」

倘你這樣回答過以後，看到他立刻就逃了的話，這表示這是惡魔在哄騙你，這是識別魔鬼的一個信號。可是在這以前，另外還有一個檢定魔鬼的標記，就是他來誘惑你的時候，他會使你的心，對於所有好的思言行爲頑硬起來，殘忍酷薄起來，這就是他唯一的任務。至於基督則不然，他是我們被讚美的救世主，他從來不硬化一個活人的心，然而他終軟化它，使人心愈柔順，愈溫和愈好，如同他自己從先知的口中表示出來說：「我要把你像石頭一樣硬綳綳的心抽了出來，然後我要給你換上一個活潑的心來改善你！」

於是路兄弟恍然大悟，把一切疑團，雪融冰消，雲散霧滅，立刻就跪在方濟各的面前，滿面熱淚，重復歸好，完全信賴如初。於哀痛之餘，反而感受到安慰，心振靈健，轉禍爲福。第二次惡魔復化成基督的形象來向他顯現，他便依照方濟各所教他的回答。

惡魔走了，不由他怒氣冲天，立刻向外退出，此事發生在加爾色里獨修處，退出時在蘇巴魯山的岩石間發生了震天動地的聲音，竟使山岩崩裂。崩裂下來的石塊，遠遠地拋出去，到現在還可以看到這山岩崩裂的遺跡。當岩石滾墜到山溝中的時候，火花四射而出，足徵當時情勢的嚴重。方濟各和其他的兄弟們，聽到這山崩地裂的巨大聲音，大家都從獨修室裡跑出來看，都以爲不曉得發生了甚麼天災地禍了。至於真正的基督復來祝福了路兄弟，使路兄弟的心靈充滿了如許的快樂，感覺着如許的甘飴，心靈超拔得如許的高超，使路兄弟日夜覺得他的心靈已離開了他的肉身似的，完全在體味天主的美妙。從這時起，路兄弟受到天主恩寵的多，使他深深地感覺到他已经獲得有天堂真福的信念與憑証。從今以後，完全成爲一個新人，倘人家允許他的話，他一定完全以祈禱爲今後生活的中心，永遠靜觀默想天上的美妙。因而方濟各常常說路兄弟還活在他肉身裡的時候，基督已經祝聖他了，倘我們可以叫他而同時他聽不到的話，那末不由人不叫他「聖路費諾」，他雖還活在地上，可是已成爲天上的聖人了。」

方濟各當初在李葉底的山谷中，和他忠實的兄弟們，遠遠地離開了世俗，和他們一塊兒生活，因而得

和他們常常在一塊兒談心，把外間的事情置之於腦後。連在鄺諾尼亞，在巴黎，在教廷，在各大學讀書，以及其他分散在各地的兄弟們，也好像忘了似的。有許多兄弟們的現狀，決不是方濟各本人所願意他們是這樣的，他們所做的也不是方濟各所願意看到他們這樣做的。所以他覺得小弟兄們的前途，實在是不可樂觀，他自己抱定宗旨，決不和他們爭長論短，寧願在荒僻的山谷中居住，寧願在寂寞的原野中生活，希望針對着他們不良的情勢與惡劣的環境，另求小弟兄們理想的生活方式，即老老實實，毫無虛偽的靈修生活，並拿他人的長處，來補救自己的欠缺，方濟各想在初期跟他的兄弟們當中，找出各人的特色來。他自己想用這種特色，如同片金碎銀一樣，當做嵌工的寶貴資料，希望鑲嵌成爲一個諸德齊全的理想小兄弟，作爲所有兄弟們的模範，使後起的兄弟們有所適從，而不致於迷途。尤使那些不甚聽話的兄弟們，在他們航行危險的緊要關頭，從遼遠的地方可以望到這光力甚強而孤立高懸的燈塔，可以知方向，而從新納入於正軌。所以方濟各說：「一個標準完善的小兄弟應該是要：

- 一、像甘兄弟那樣忠實遵守神貧的德性；
- 二、像良兄弟那樣樸實和潔淨；
- 三、像安兄弟那樣經常有遷善避惡的德行；
- 四、像馬兄弟那樣聰明並自然長於口才；

五、像愛兄弟那樣用心於天主的事情；

六、像路兄弟那樣祈禱法，像他那樣靜觀默想法，像他那樣的心，無論是在醒寤或在睡眠的時候，老是在天主的左右縈繞；

七、像許兄弟（許義伯祿）那樣有忍耐心；

八、像廖（若望，廖笛譜）兄弟那樣身心的壯健；

九、像羅（多地的羅熱）兄弟那樣可愛；

十、像呂（呂習德）兄弟那樣在任何地方不求舒適，不求安寧，因為等到他在一個地方住了一個月以後，覺得這個地方清靜，可愛起來，便立刻逃到別地方去說：「我們唯一的住所是在天上，不是在求地上的安適。」

靠近方濟各四周的兄弟們當然大都是操善習德。但是也有在遠地方，值得人稱揚的，不過爲數不多就是了。有一天有一個神父從西班牙回來，而他談起那邊兄弟們生活的經過情形，方濟各聽了喜出望外。這位神父說：「那邊的小兄弟住在一個小小的隱修處，他們大家商量好，凡是關於每一主日的日常事務，都由一個人專門管理。這一主日由你管，下一主日由我管，再下一主日由他管。這樣每天換一換，彼此輪班做值日員，好使得其他的兄弟們可以擺脫俗務，按着次序，專心於默想祈禱的工作。可是有一次打鐘吃飯

，發覺有一個兄弟沒有準時到席，其他所有的兄弟以職責所在，便立刻去找他，尤其是因爲在這一犬所做的菜特別來得好。他們終於找到了他，他倒在地上，兩手交叉在胸上，一動也不動，好像死了似的，已陶醉在魂超之中。大家看到了這個光景，不敢去叫他，更不敢去擾亂他，便小心翼翼地回頭就走：不久他醒了回來，好像他並沒有發生異常的事情，因而使他遲到似的，便謙謙遜遜地跪在地上，因爲遲到而請求原諒。」

這就是方濟各所認爲小兄弟應有的作風，聽着歡呼說：「天主，我的主，我感謝你，你賞賜給我這樣好的兄弟。」

他嘆息着便轉身對着西班牙的方向，舉手劃了一個大大的十字聖號，表是降福給那邊忠實的小兄弟們。此外還有兩個真正方濟各的好兄弟，有一天從遠方到克來焦來晉謁方濟各。方濟各到晚年身體異常虛弱，格外離開世俗，不願於多見人。他在寂靜的地方正當祈禱的時候，兄弟們不敢輕易去驚動他。所以當方濟各不在的時候，一切日常事務都由兄弟們直接決定辦理。那兩位遠方來的兄弟們一到，方濟各恰巧不在院裡，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他們沒有工夫老是等他，他們從這樣遠到了來，仍是徒勞無益，心中未免哀傷。於是他們當中彼此談論說：「看，這是我們所犯的罪惡，使我們有今天的結果，當然我們是不配獲得我們父親方濟各的降福的！」

他們就這樣回去，滿面愁容，心事重得很。其他的兄弟們，雖陪同他們下山，好言好語安慰他們也徒勞無益。忽而在山上有人叫他們；他們回頭一望，看到方濟各站在他獨修室的門口。那兩位外來的兄弟，便面朝着他們的神師，跪在地上，感到非常的安慰，凌空接受方濟各的降福。方濟各在山頭緩緩在向他們劃了一個大的十字聖號。

許多寫傳的人都描寫方濟各如何能透知兄弟們的心理，能够澈底明白他們內心的底蘊，同時對於他們表示深切的關注。他懂得了自己，也完全明白了兄弟們，他們也常常覺得也看透了他們的心，好像赤裸裸毫無遮掩似的。有一天，方濟各的同鄉即黎孛爾情兄弟對於方濟各所獲得的感想也是如此的。方濟各在那一天走得非常乏力，還有一段路，有人請他騎着驢子走，他接受了。梁兄弟大概也走得疲乏得很，他在心裡轉念頭說：「爲甚麼伯爾那多內，伯多祿的兒子騎着驢子走。至於我，我出生的家庭比他好得多，我反而非步行不可。」

他心裡正在這樣囁嚅想的時候，忽然看到方濟各從驢背上跳下來對他說：「這是真的，兄弟，這是不應該的，你出生的家庭，比我的來得顯貴，怎麼你步行，我反而騎着走，這真是不應該的。」

梁兄弟給他說得滿面通紅，驚異非常，便向方濟各承認他剛纔確實有這自私自利的觀念，懇求方濟各原諒，並請他仍騎到驢背上去。（註一）

方濟各請兄弟們用三種方法對付這種誘惑，以及其他類似的惡念頭：

第一種方法是祈禱；

第二種方法是服從，想是自己情願聽別人的話，執行人家的意旨；

第三種方法是福音指示我們在天主愛情中的快樂，這快樂可以掃蕩所有不良的念頭，來清所有沉悶的思想。

方濟各對於每一個方法都親自試驗過，都獲得良好的成效，都可以作為兄弟們的模範。自從他放棄了修會的主持權以後，在他的身邊常有另一個兄弟做他的上司，不問這兄弟是那一個，他服從新進兄弟當中最小，年紀最青的一個，如同服從甘兄弟或賈兄弟一樣。他對他四周的人總是表示滿意。萬一其中有一個說了的或做了的，使他不喜歡的話，他便把要發的脾氣遏制心頭，立刻離開了他們去祈禱，一直到心平氣和為止，從此對於此事一點也不出聲氣，一句話也不再說。有一天，他的兄弟們問他什麼是完善的服從，他回答他們說：「譬如一個死屍，你要它怎樣就怎樣，它一點也不會拒絕。它決不曉得抵抗，也不至於變換它的位置，更不會自言自語地離開去。倘你把它放在一個座位上，它不會向上看，只會向下看的。倘你給它穿大紅袍的話，那它更會顯出灰白的顏色來。完善的服從也是如此的：他不問它為什麼被派出去的，他不擔心知道他要到什麼地方去，並不設法避免做他本分的工作。倘他達到那光榮的地步，更足以增長

他的謙德，別人愈稱讚他，自視愈覺得可憐。」

方濟各也願意順從任何人，如同一個死屍一樣，一點抵抗力也沒有；他願意他真正的兄弟們對於這一點，如同對於其他的一切，也跟他同樣的做法。有一次方濟各以服從聖德的名義與功勞，強迫甘兄弟用腳踏在他的嘴上，其用意是因為他對於甘兄弟有不良的心想，所以他請甘兄弟用這個方式處罰他。

在方濟各的文存中有一段寫服從的含義幾乎近於佛教的看法。他說：「服從的聖德摧毀肉身所有的情欲，使得肉身好像對自己是死了的一般，以便服從靈魂，如同服從他人一樣。服從的聖德，使人在這世，不獨順從所有其他的人，而且順從所有的動物，不問其爲野獸或家畜，使得禽獸能够依照天主所給它們的能力，來對待他。」

這樣說法使人回憶到釋迦牟尼的門徒也有類似的說法：不主張對抗惡勢力，儘管讓老虎來咬他們，把他們撕裂了，他們至死也不肯抵抗的。這樣想法並不是方濟各一時心情所致的想法，而這可以用事實來証明這是他一貫的作風。如同有一次我們看到他的衣服被火燒着了，他拒絕把這火熄滅，並自己抱怨自己開始就不該想把他的火兄弟所要吃的一塊肉阻止了。

如此服從法，是一個靈心所以獲得和平的最好辦法之一。這是絕對棄絕自己意志的服從法，這是使自己完全服從任何人的命令，順受任何橫逆的來侵。然而這是方濟各從天上的老師方面學了來的服從精神，

如同路加第四章第二十九至三十節第十四章第二十六節和第九章第二十四節所說的：

「倘有人打了你一個耳光，你便再把另一個面頰向給他，好請他再賞你一個耳光。」

「倘有人拿你的外衣，你不要遲疑，便把你外衣以內的內衣也給他。」

「等到有一個人把屬於你的東西拿去了，你就不必再向他要還。」

「有想到我這裏來的人，可是他一點也不仇視他自己的靈魂，這個人便不能做我的門徒。」

「因為誰願意救他的生命，就會把他的生命喪失了。」

「但是任何人爲了我的愛情喪失了他的生命，便能救他的生命；而且也只有這一類的人始能救他的生命。」

另外還有一個辦法可以獲得良心的平安，就是祈禱，而是經常不斷的祈禱。方濟各自己，如同薛兄弟所說的，與其說是一個虔心祈禱的人，毋寧說是祈禱所成功的人。我們常說：陰陽隔重紙，他好像和永生隔離着，也只有一層無限薄的東西，這層間隔比最薄的隔膜還要薄。這樣，天主常常予以方便，使他從這薄間隔的這一邊，可以幽靜地聽到那邊永世讚美天主的歌聲。好比是隔壁聽戲，或在收音機旁邊聽人廣播一樣。當他聽到的時候，無論是一分或一秒鐘，爲他是至可寶貴的光陰，有時正在當他和兄弟們在一塊兒談話的時候聽到的。那時他忽而完全靜默下來，立刻停止和兄弟們談話，那時他們看到他用他外衣，或至

少用他的兩隻手，把他的臉遮掩起來。後來聽到他深深地長吁短嘆，或是聽到他自己對自己低氣地說話，不過不曉得他在說些什麼；有時候他們看到他點點頭好像是在回答人的樣子。他們知道他在這種情況中，不願意人家看到他，注意他，注意他進入到靜觀祈禱的狀態。所以大家便不聲不響地的一齊都離開了他，有人甚而至於說亞細西城的主教，因為有一次正當他祈禱的時候，擾亂了他，因而很久不能夠說話。方濟各自己也努力躲避他們，把他祈禱的熱忱隱藏起來，早晨他起來得很早，在大家未起身以前，他以經起來了。起身時非常小心，一點驚動人的聲響也沒有，免得人注意他。一出門他便到樹林裡去，靜靜地祈禱。有一個兄弟常常暗中探視方濟各的行動，他看到有一種强有力的光發生，把方濟各的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樣，就在這光的照明中，基督與瑪利亞被包圍在無數的天神與聖神聖女的中間，正和方濟各在一塊兒談話。到祈禱完畢回來以後，他不願意任何人談起他祈禱的情形，他常和兄弟們說：「一個天主的僕人，在他祈禱的時候，獲得了天主的安慰。他應當在祈禱快要完畢的時候，兩眼注視着天上，雙手合掌，恭恭敬敬地對天主感謝說：『主呀！像我這樣不配你寵愛的罪人，你竟賞賜給我這許多甘飴的安慰，我現在仍舊奉獻給你，請你好好地給我保存着。』」

「這樣祈禱過以後，他仍舊回到兄弟們那裡去，他應當向他們保持平常的態度，表示他仍是一個可憐的大罪人。」

除了個人在避靜的地方單獨祈禱以外，方濟各也特別鼓勵舉行集體的新禱。那本一束鮮花上談起他和良兄弟的共同祈禱。在他致聖神降臨節會務年會的信中，指示關於集體念日課經的方式，以及參念的規則。當他在經堂裏和他的兄弟們在一塊兒唱聖咏的時候，不管他的身體病弱到何種沉重的地步，他始終不肯倚牆靠壁。在旅行中，他在念經的時候，自始至終老是直立着不動，或是他騎着馬代步，他也必須下馬來祈禱。一二二三年十二月有一天從羅馬回來，在路上大雨傾盆，他也不避風雨，這樣直立着念經絲毫不動。一直等到日課經念完了以後才移步前進。他的同伴向他表示這樣不大好，他回答說：「難道靈魂不是同身體一樣要在靜肅中吃東西的嗎？」

他在空閒的時候，用木頭做一只無脚的小杯子；正在有一個早晨快要完工的時候，他聽到打鐘，時已上午九時，要去念晨課經。沒奈何，正在念經時，他覺着他的眼睛自言自語，不斷地流目顧盼，去鑒賞那可愛的手製工藝品，因而他的心也跟清去管這閒事，他的嘴唇雖在和大家一塊兒吟咏，然而已是心不在焉。忽而他感覺着在分心走意，在憤激之餘，不由他不拿起這木杯子，丟在火裏燒了，表示撲滅這阻止他想念天主的障礙物。

這表示方濟各對於念經的認真。教友們彼此常口頭允許互相念經，但是實踐諾言的可以說是非常的少，然而方濟各與衆不同，說一句算一句，決不敷衍了事的。有一天在卑路西亞城聖儒斯丁修院的院長那裡

，臨行振別以前，請方濟各爲他念經。或許說的人是隨便說說的一句口頭禪，可是方濟各答應他是認真地答應。一作別以後，開始還沒有走了幾步，他便對他的同伴說：「我們既然答應了爲院長念經，那末我們現在就開始爲他念吧。」

一總的事情沒有比望彌撒來得重要，方濟各希望天天能够去望。住在城裏或在一個鎮裏，這是容易辦得到的事情，但住在山上一個獨修室裏，這是難以做到的事情。從加勒色里到亞細西城，或從車萊到戈爾多納，路程相當遠，望彌撒是一件比較艱苦的事。所以方濟各所接到最寶貴的聖誕禮品，要算是教宗何諾第三贈送給他的東西。這就是一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何教宗准許小兄弟們，可以拿小型的祭台到他們的獨修處去，以便在那裏可以就地設法做彌撒。從此方濟各常請良兄弟或潑辣多的本篤兄弟舉行彌撒，因爲這兩位兄弟都是神父。萬一神父們都不在，他便請一位兄弟在中午以前，爲他開讀當天做彌撒時所應讀的一段聖史的經文（註二）。他說：「我不能望彌撒，我至少在祈禱時，用我靈魂的眼睛，看基督的身體，如同我望彌撒時看到他，讚頌他，欽敬他的情形一樣。」

方濟各聽完了或念完了當日的經文以後，便在福音書上親吻，表示極敬重天主的意思。

第三個獲得良心和平的方法，就是常喜樂。方濟各勸告兄弟們說：「屬於惡魔的人們；他們終是垂頭喪氣似的；我們應該在天主那裏獲得我們的快樂。」

他還說：「巴比倫是個驕奢淫佚的都市，愁悶是這都市樂極生悲必有的病態。牌培爾是巴比倫人想建築而終於建築不成功的『遁入高塔』，也是人幻想的『迷魂塔』。這樂極生悲的愁悶，往往引導人進到這被遺棄的『失望塔』裏去。」（註三）

他斷定說：「靈魂發愁，覺得孤單，又加滿腔心事，在這個時候，最容易向外追求安慰，到世俗去尋歡作樂。」

因而他不斷地念着宗徒的話說：「我們要永遠生活在天主的喜樂中。」

他不願意在他的四周有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有感到失望的神氣，他不願意他的兄弟們日坐愁城，把自己沉淪到苦悶的深淵裡去。但願他們提起精神，有光明磊落的態度，使人看到是一腔熱忱，喜氣洋洋的孩子。但是如何能够常常保持快樂的神容呢？他回答說：「快樂好比是清泉裏的水，是從純潔的心靈裏噴射出來的。只有犯罪作惡，軟弱怠惰，能使心靈的光明暗淡起來，甚至至於熄滅了，成為漆黑的一團。」

方濟各說：「等到心靈不是熱的，而是冷冰冰的，那末心靈對於天主的聖寵，便會慢慢地不忠實起來，那時我們原本是富於血肉的情慾，便會依照自然的傾向去爲非作歹了。」

這純潔的喜樂是從天上湧現出來的。要保持這喜樂唯一的條件，就是不但要防犯大罪，連任何微細的過失污點，也不要輕易沾染。在我們的眼睛裏只要稍微有點灰塵，便可以使我們的視覺發生故障，同樣，

在我們靈魂的眼睛裏，只要稍微有一點罪惡的灰塵，便可以使我們靈魂的靈覺發生故障。所以方濟各教兄弟們不要讓罪惡的灰塵來迷亂我們靈魂的眼睛，不要使我們對於天主的靈覺也因而發生故障。他告誡他們關於與女人們往來的危險。他自己在一個女人的面前，保持他兩隻眼睛老是俯首向地上看，或是仰頭朝天上望。倘覺得說話談得太久了，他便到了某種限度就停止下來；有一天，在白瓦尼亞附近，他自己和一位兄弟在兩個篤信公教的女教友的家裏，受了她們竭誠的招待，其中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女兒，方濟各臨別時好言安慰她們，勉勵她們，感謝她們。出了門以後，他的兄弟問他說：「那個年青虔誠的女子，好像是懸掛在你嘴唇所發出的每一個字音上，你爲什麼連看也不肯看她一眼呢？」

方濟各大聲說：「唉！誰能够不怕敢看那基督的未婚妻呢？」

他認爲凡是虔誠的婦女都是基督的未婚妻，他自己既然稱爲基督最小的僕人，那末他怎麼還敢大膽地去看她一眼呢？

真因爲了他肯如此完全超脫了他自己，所以他至可愛的主人家也肯賞賜給他一個十全十美的真喜樂。這十全十美的喜樂有時候從他心靈的深處湧現出來，整整地湧現有好幾個鐘頭。好像是有一支新歌，在他的心頭，隱隱地唱，唱得心花怒放，唱得他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唱得他也依照這曲調自己吟咏起來。這樣一邊在他的心底裏靜聽，一邊用法語細細地吟哦這支戀愛天主的新曲。這樣邊聽邊唱，邊唱邊聽，如

同從前他和聖其德兄弟一路傳播福音時所唱法文歌的情形相類似。不過這鏗鏘悅耳，柔和如飴的音調，愈在他心頭奏唱，愈使他心醉欲狂，愈可以看到他眉飛色舞，真是快活不知如我者，人間能有幾多人！於是他去拿起兩根小棒，或去攀折兩根樹枝。他把一根緊貼在他的面頰底下，好比是一隻四絃的小提琴，把另一根當作一張「彈馬尾，醺松香」的弓。這樣以弓擦弦，好像是在拉提琴的樣子。手裏拉着，口裡唱着，愈唱愈拉，愈拉愈唱，把他全副精神貫注在這拉唱上。可惜這是一種無聲的音樂，別人無法聽到，只有他自己心領神會它的美妙處。有時只看到他順着這音樂的拍子，手舞足蹈起來，甚至至於全身擺動，令人心往神馳。於此足徵他有動於中而形於外，內心快樂的情緒，益形高漲。然後緩緩地把貼在他一面頰上的小提琴放鬆了，弓也拉得不起勁，終於連弓帶琴，一併落在地上。同時看他熱情奔放，淚開一開，洪流不止，這也可以說是他一往情深的常喜淚，喜得實在不可開交。最後甜蜜蜜地失了五官知覺，靈飛天外，完全進入於極樂陶醉的魂超中。

（註一）薛兄弟（*Via Secunda*, Ch. II.）方濟各透視一個兄弟的內情，他以守靜默爲藉口，拒絕告解。

（*Actus*, Ch. XI）方濟各看破了馬兄弟因爲不能去向主教辭行便非離開西也納不可，表示非常不高興。

（註二）良兄弟在方濟各的日課經上寫着說：「有真福的方濟各把這日課經交給他的同伴們，安兄弟與良

兄弟。健康時他依照會規的規定，用這經本念日課經。疾病時，他不能自己念，他聽着人家念，他生前老是這樣辦，他叫人寫了一本大的福音書，好使得他在病的時候或因別的緣故不能望彌撒的時候，可以念當日的經文給他聽，這也是他繼續維持到死為止的一個好習慣。

（註三）辭海、寅、一六〇頁三欄：「巴比倫，古代東方最大之都會，在幼發拉的河東岸，相傳建於公元前二二〇〇年頃，極壯大宏麗，今猶存遺址……………」

第四章 一個完全跟着耶穌走以後的大奇蹟

一二二四年夏季，方濟各稍微恢復了他的健康。他從八月間，離開了李葉底山谷，偕同良、安、馬洗、易等五位兄弟到加桑丁的繚蘭那山上去。這座山就是羅蘭，加大尼伯爵，於一二一三年送給他的。他這次去的目的，專門在於慶祝聖母升天節。同時也準備在聖彌額爾瞻禮九月廿九日以前守四十天的齋期。整個中古時代對於這位總領天神們的領袖，具有特殊的敬意。方濟各對於這位所有天神的統帥，對於這位將來有一天拿看號筒，要把普世歷代萬民，都個個從他們的坟墓裏叫醒來的大天使，特別表示尊敬。

一 一獲得了亞爾繚蘭那山的贈與，方濟各便派兩個兄弟去看察地點，他們受了羅蘭伯爵的協助，就在山巔有一塊大岩石的平頂上佈置起來，依方濟各的式樣，仍用茅草和泥漿建築了幾個茅棚。後來羅蘭伯爵也

在那裏造了一個小聖堂，如同那塊小小零碎地的小聖堂一樣，取名叫做天神們的聖母堂。方濟各在往亞爾巍爾那山去的長途跋涉中，在路上很吃力，兄弟們把他領到一個農民家裏去，並向主人商借一頭驢。主人知道是方濟各，便來看他並對他說：「你就是人家到處傳說的方濟各嗎？」

在他得到肯定的答復後，他便又說：「既然人家說你好，那末你要格外小心，做一個那般好的人才好，因為一心一意信賴你的人實在太多了。」

方濟各聽到這樣天真率直的忠告，大爲感激，便立刻跪在那農民的跟前，在他的足上親吻表示敬謝他的意思。大約就是這位誠樸的農民自願做嚮導，引他們到亞爾巍爾那山上去，這嚮導人不拘他是誰，老是在路上喊口渴。這是驕陽酷暑的人氣，從戈爾沙洛內岸邊一直到新佈置的獨修處，路程不短，山坡又峻險，爬上去相當吃力。方濟各聽到這位嚮導囑咐地老是叫口渴不止，便跪下來祈求，祈求後，便指示他到一個附近的清水泉裏去喝個痛快。

根據一束鮮花上敘述說，正當方濟各和他的兄弟們登山覺着吃力，坐在一株橡樹底下乘涼的時候，忽而有一大羣鳥兒從天空飛了來，振翼唱着快樂的歌，好像來歡迎他們似的。有幾隻鳥飛到方濟各的頭上來，有的立在他的肩膀上，有的在他的膝蓋骨上或在他的手上，方濟各看着心花怒放對兄弟們說：「我們的鳥兄弟們既然這樣羣起都來歡迎我們，我相信，我的兄弟們，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定喜歡我們到這孤寂的

山上來。」

羅蘭伯爵知道方濟各和他的兄弟們要到亞爾巍爾那山上來久住，心中覺得非常興奮。第二天，他就率領他許多部屬拿着麪包，酒和別的東西，來拜訪並慰勞方濟各和他的同伴們。到了山上，他看到兄弟們都在祈禱，便向他們去致敬。於是方濟各便起來，很快樂地並表示很親愛地來招待他，然後彼此坐起來暢敘闊別的情形。方濟各認為這山容易使人收心斂意，對羅蘭伯爵慷慨的贈與，表示感謝後，還請他代為建築一小小可憐的獨修棚。地點在一株好看的山毛櫸的底下，離開兄弟們的獨修棚，約有用力投擲一塊石頭的距離。因為他看到這地點是最有利於做默想工夫的。羅蘭伯爵立刻就動工建造。造成時天色已晚，方濟各給大家稍微講一點道理。講完後便給他們降福。伯爵動身前，引方濟各和他的同伴們單獨談話，並對他們說：「我可敬的兄弟們，叫你們到這荒野的山上來，弄得缺東少西，忍受一切，這並不是我的心願。所以我這一次和你們約好，你們一缺少什麼，要立刻派人到我這裏來拿。萬一你們不是這樣做的話，這爲我是一樁非常難過的事。」說着他就回家去了。

於是方濟各便叫兄弟們坐下來，談他們在這新獨修處應如何生活法，尤談起對於遵守神貧的德性說：「對於我們忠實的主母，我們大家都發過願，矢志遵守的神貧聖德，不要因爲現在羅蘭伯爵好心對待我們，反而難免有虧欠的地方，這是值得我們今後注意的一點。」

他對於這問題講解了以後便作一結論說：「這就是我責成我自己並責成你們大家去實踐的生活方式。正因為我看到我的死期快要到了，我決定我單獨和天主在一塊兒的時間要特別長久，好切身反省我已往所犯的種種罪惡。良兄弟認為我需要的話，可以拿些麵包和水來給我。今後倘有人到這裏來找我的話，請你們代我來接待他，應付他，你不要讓任何人一直到我這裏來。」

說着降福他們，讓他們留在那裏。他自己一個人便到那橡樹底下的新茅棚去了。

方濟各在這山上所到過的有好幾處地方，到現在還有人常去瞻仰。山上有一塊凸出的岩石，在這岩石底下，他常去祈禱。有一個深深黑暗而潮濕的地穴，他常在這裏面，睡在一塊石頭上。還有一個是良兄弟的岩洞，位在山陵的高處。在這洞裡，良兄弟每天很早舉行聖祭。方濟各當良兄弟在祭台上高高舉揚潔白的聖體，並舉揚在金爵中的聖血時，便熱切朝拜，並爲在這涕泣之谷中朝聖的人們祈求。

方濟各對於前途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愁悶，擔憂。覺得很不容易支撐下去，所以更需要有一長期的避難，尋求一良好的解決方針。他的兄弟們，他的孩子們被人拿去了，現在他們要被引導到什麼地方去呢！可惜他們要被引到方濟各所不願意他們去的地方。而他被迫離開他們，只好眼看他們如此，而無法可以救他們。方濟各一再描寫那理想上最好小兄弟的做人方式，如何做成全的省僕人，如何做至善有德的會總管，把他們應當如何做人，如何做首領的輪廓描寫出來。但是空口說說並沒有用，實際是另外一回事。厄利

兄弟和他一派的人，不肯聽方濟各的話。方濟各認爲只有一支筆寫的，那本獨一無二的書，作爲生活的規則儘够了。厄利兄弟他們認爲不然，他們另外去找書本子，研究教會法。勸他們去依照那本書，就是依照福音書裏的話去生活，簡直是痴人說夢！方濟各愈想到這事愈向天主嘆息着說：「主，我把你給我的家庭，向你薦舉，因爲從今以後，我自己無法管理這家庭。」（註一）

他的心常常想念到已往的好夢，想到當初他和兄弟們如何在親愛精誠中生活，想到那時他和兄弟們之間，從無一絲一毫的隔膜，想到那時從未想到會有離心分開的一天。（註二）

有一天，正當方濟各從這夢中醒轉來，又看到眼前實際的情形，他又想用從前的老辦法，來測知未來的秘密。他請良兄弟拿福音書來，爲光榮聖三起見，把福音書偶而翻開來看，這樣連翻三次，良兄弟便遵照他的辦法去做，每次把書翻開來看，每次翻在基督受苦受難的幾頁上。方濟各明白從此以後，他只有忍受到死爲止，以往的好夢已經過去而不可復得了，因而死心塌地，慢慢把他的前程完全托付在天主的手中，讓天主去安排。

接着在夜裏整夜睡不着覺，在他的硬床鋪上，輾轉反側，他的兩隻眼睛遙望着亞爾鰐爾那山上報曉的老鷹，有沒有叫着起來，表示可以起身來念夜課經。方濟各努力自己安慰自己說：「在天上一切應當是怎樣便怎樣，至少在天上，永生得平安，永生有快樂！」終於用這樣想法才勉強地睡着了。

於是他似乎覺得有一個天神站在他臥鋪的面前，手裏拿着七絃琴和弓兒。這位光耀奪目，從天降來的使者對他說：「方濟各，聽吧！我把我們在上面天國裏，在天主座前所奏的音樂，奏一曲給你聽。」

天神說着便把七絃琴貼在他的面頰上，僅用弓兒在絃上只拉了一拉，方濟各就立刻感到喜氣洋溢，感到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樂。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一回聞。這時他心喜欲狂，身醉如泥，他的靈魂好像已經沒有了肉身似的，這樣一來，反而覺得一點痛苦也沒有了。方濟各到了第二天早晨對他的兄弟們說：「倘大神用弓絃在琴上再拉一拉的話，那末我的靈魂，因為受天上以福極度的快樂，一定會得脫離我的肉身了。」（計三）

在聖母升天節以後，方濟各離開他的兄弟們，到更遠的地方去避靜。這次他選擇的地方，是在一個極深岩峽的那邊。到那邊去，非得經過一條獨木小橋不可。這條木頭並沒有創過，木橋之下是一個急流的深淵。方濟各就在那邊搭了一個新的茅棚。並在事先和良兄弟約好。良兄弟於每天二十四小時內來兩次，一次是在日裡，給他拿麵包和水來，還有一次是在夜間在念夜課經的時候。良兄弟每次未走那獨木小橋以前，就要高聲念日課經開始幾句話說：「天主！請打開我的口齒！」

倘方濟各在深淵的那邊，回答良兄弟說：「而我的口齒唱讚美你的歌。」

那末良兄弟便可以走過獨木小橋到他的師傅那邊去。萬一不如此，良兄弟聽不到有回答的話，那末他

只得回到兄弟們那邊去。根據那本一束鮮花上說：「方濟各所以這樣決定的原因，因為他這次要在天主的愛情中喜樂得大醉酩酊，甚至於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能說話，完全失去了感覺。」良兄弟按時執行師傅的命令。這樣經過了好幾天。不過有一天的夜裏，他依照常慣在獨木小橋的這邊，高聲念那句經，無奈方濟各一點回應也沒有。這天的夜裏，恰巧有月亮，又光明又涼爽，真是月白風清的良夜，這是亞平寧山九月中所常見的月亮夜。在附近一帶的山谷中，又光輝又寂靜。月光明照在深橙色的松柏上，遠望過去，亮晶晶，真好像蓋有一層薄薄的霜雪似的。經過了一度遲疑，良兄弟就冒着險，嘗試於萬一，走過獨本小橋去了。

很小心謹慎地，他溜過了那樹林叢。但是一路過去，仍找不到有方濟各的踪跡。最後他聽到有一種纖微細小的聲息，如同低聲在念經的回聲一樣，依着這聲息追蹤過去，終於遇到了他至可愛的師傅。他的兩隻手臂伸展成爲十字形，他的面孔朝着天仰望着。方濟各跪在那裡，熱烈地和天主談話。良兄弟在樹影底下站着不動，但是站得很近，方濟各所講的話，他句句都可以聽得明白，尤在這恬靜的月明夜，從方濟各口裏出來的一字一句都清清爽爽地落在良兄弟的心坎上說：「我至可愛的主，你是我在天上唯一的老師，你是多麼美妙的本體！從你這一比，我算得是什麼呢？我！我是地上多麼可憐的可憐虫，多麼無用的賤僕！」

他老是這樣不厭再三重複地說着，一直念到良兄弟一個不小心，踏在一根樹枝上，把他從靜觀祈禱中弄醒來了。方濟各聽到腳步聲，即刻停止祈禱，便立起來喊着說：「以耶穌的名義，不拘你是那一個，就在你那裏站住不要動！」

於是他走近到良兄弟的身邊。良兄弟後來向兄弟們敘述在這剎那的光景，他怕得全身都冰冷。倘在這時，地能够裂開的話，他一定要鑽下去，跳下去，好埋到地的裏面去躲藏起來。因為他怕方濟各罰他不聽話的罪，要把他趕走，永遠不許在方濟各的身邊。而他對於他師傅的愛情，實在是太深太厚了。沒有他師傅的話，那末他恐怕活不下去了。方濟各這時走近到樹底下來問：「你是那一個？」良兄弟全身發寒戰，回答說：「是我，良兄弟！」於是方濟各對他說：「天主的小羔羊，為什麼你一直到這裏來？難道我沒有禁止你來偷看我的嗎？以服從聖德的名義，請你告訴我，你看到有什麼東西？」

良兄弟回答說：「我的父親，我僅聽到你在說話，很熱切地祈求說：『我至可愛的主，我的老師，同你比較起來，我算得是什麼？』」

良兄弟便跪下去用竭誠尊敬的口氣對方濟各說：「我的父親，我懇請你，請你把我所聽到你所說的話解釋給我聽吧！」

方濟各看着良兄弟，滿心歡喜，因為方濟各看到了這忠實的兄弟已經表示了他中心悅服的情緒，所以

對他說：「阿！耶穌基督的小羔羊，阿！我忠實可愛的良兄弟！當你聽到我這樣祈禱的時候，有兩道大亮光向着我發現了出來。從一道大的光裡面，我認識了我的造物主。在另一道大的光裡面，我認識了我自己。是什麼。當我向天主說：「我和他比較起來，我算得是什麼」的時候，我把整個的心靈浸沒在一個靜靜的默觀中。在這靜觀中，我欣賞天主的仁慈，是有無限量的深厚。同時我瞧見我自己是至可憐的「無中之無」！」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說：「你是那一個，主！你，至高的，頂大的，最好的，你竟然肯到我這裏來！我，我是在你地上的小虫豸中最可憐的小虫豸，實在是一個微乎其微的受造物，真是醜陋卑劣到儘够值得被人賤視的！」

看！這就是你所聽到我所說的話的意義，我天主的小羔羊！不過以後你千萬不要再來偷看我，快帶着天主所降給你的福，回到你的獨修室裏去吧！」

這樣，一天過了又一天，一夜過了又一夜，到了九月十四日是光榮十字架聖架的瞻禮。回憶從前波斯王哥斯羅埃斯破日路撒冷城，將主耶穌被釘在上面過的真十字架，當作戰利品搶了去。幸賴那時羅馬皇帝海拉克里烏斯，終於把這真的十字架奪了回來。

十字架及十字苦像爲方濟各都是宗教情緒最深刻最真摯的所在。

一二〇七年在聖達彌益，方濟各以十字苦像的聲音而離開了世俗，去跟基督修神貧的德性，三件記對我們說：「自從這個時候起，他的心受了基督苦難思想的刺激，受了哀痛情緒的突擊，後來他終於獲得吾主耶穌五傷的聖蹟。」

當他年輕時，在那塊小小零碎地近旁的樹林裏哀號哭泣。在那時，在他眼前所想像到的，是十字苦像，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所忍受的苦難。有一天，有人在那裏遇到他，問他為什麼哭得這樣厲害，他回答說：「我哭吾主耶穌的苦難！」

因為他所感受到的痛苦情緒既深且切，實非言語所可形容，連那問他的人也和他一塊兒哀號哭泣起來啦。

尊敬十字架，這是方濟各規定他兄弟們的主要課題，他教他們祈禱說：「我們欽敬你，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讚頌你，因為你不惜用十字聖架，救贖了我們，救贖了普世。」

他從來不准許兄弟們踏在有兩根草，或有兩根木頭交叉着成爲十字形的地方。他的兄弟們也常是用十字架的標記去想念到他們的師傅。如同洗兄弟看到有一個金十字架，從聖方濟各的口裏一直噴射出來，而伸展到普世上去。和平兄弟也看到方濟各被兩把交叉着實劍刺着，其中有一把從頭刺到腳，另一把穿過胸部到兩手。良兄弟有一天看到一個金光大十字架，在方濟各的面前，並沒有被人拿着而單獨向前進行。

在聖十字架光榮瞻禮那一天，好像福音書和聖教會所有最有力量的話，都齊集在這天瞻禮的儀式中。或是在經文上說：「這十字架聖號，要在吾主來審判那一天，在天上顯現出來」。

或是像聖保祿說：「爲我們，我們應該以我們主耶穌的十字架來使我們慶幸」。「在十字架裏，爲我們是救贖，生命與復活。」

或在禮節經文上另一處說：「基督，我們的救贖主，你把伯多祿從海的波浪中救了出來。用你十字架的力量，也請你救我們，矜憐我們！」

還有一隻老聖歌唱着說：「十字架，忠實的十字架，樹林當中最高貴的樹木！」「忠誠十字木，樹中至貴木！」

十字架的思想到處可以遇到說：「你比黎巴嫩（註四）的柏樹還要美麗，你是在天堂花園中央的生命樹！看呀！主的十字架！但願他所有的仇敵都逃走了！茹達種族的獅子戰勝了，亞肋路亞！」

九月十四日的早晨，方濟各跪在他獨修室的門口念經，在他的腦海裡深深地印刻着這些有力量的話。正在這「夜尙未明」的昧爽時候，方濟各面孔朝着日出的東方，等待那黎明的到來，兩手向上舉着，兩臂向左右舒展着，祈禱說：「呵，我的主，耶穌基督，在我未死以前，有兩個恩典我還要請你允許我的：第一個恩典就是要在我的心靈裏，以及在我的肉身上，盡量使我能够感覺到你。呵，我甘飴的耶穌，感覺

到你在大苦難中所不免受到的劇烈，痛苦。我所希望得到的第二個恩典，就是使我盡量能够在我的肉身裏感覺到你。呵，我天主的聖子，感覺到你爲人所懷抱的那種極度的愛情。感覺到你爲我們可憐罪人所甘心受苦受難的劇烈愛情，感覺到你爲我們，永遠燒燃着的熾盛愛情。」

根據一個老編年史家對我們說：「當他在這樣長久祈禱的時候，他獲得了確實的指示，天主已經允許他可以獲得這兩個恩典，換句話說，就是使他能够實地經驗到這劇烈的痛苦和這熾盛的愛情，凡是一個受造物所可能經驗到的，他也可以經驗到。等到方濟各一獲得了這個諾言，他便立刻就開始深深地收斂心身，凝思集慮，開始安靜地默觀基督的苦難；他素來忠實地敬愛天主，虔誠地奉事天主的心火，不覺炎炎熾盛起來。這樣熾盛起來的愛火，這樣同情於耶穌的心火，使他整個的心靈，覺得有所改變，改變成爲耶穌，活像耶穌自己了。」

當他跪在那裏，內心如此被愛火燃燒着，當這昧且還是半明半暗的時候，他忽而望到有一個奇異的東西，身上具有六隻光輝奪目的翅膀，從天上飛下來，比閃電還要快，一眨眼到了方濟各的跟前，這是一位熾愛的天神。他靠近到方濟各的身邊來，靠得很近，使得方濟各可以清楚地，在他六隻翅膀的正中，辨認出來有一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形苦像，並使得方濟各可以明明白白地鑒別那天神身上六隻翅膀的位置：

「其中兩隻伸展在他的頭頂上，兩隻張開在他的兩旁，作爲飛行的形狀，還有兩隻掩蔽着他的身體。」

「方濟各當初望到這位熾愛天神的顯現，不覺大吃一驚。後來仔細端詳，感到憂喜交集，令他嘆賞不止。因爲他體驗到耶穌對他無限的仁慈，所以感受到無限的快樂。誰想到好耶穌竟肯如是親暱地發顯他自己給他隨便，並肯用多麼柔和親愛的眼睛，下來看顧他，更使他受寵若驚，驚喜欲狂，但同時因爲看到他的主被釘在十字架上，也使他內心感受到無限的痛苦，又因見到如是奇異的顯現，實使他於驚心動魄之餘，欣賞讚嘆不絕。他也知道天神是純神的本體，人類的痛苦是永遠不會與天神相結合的。」

「正在這樣精審體味的時候，他從眼前這位熾愛天神的口裏，獲得了天上傳來的好消息，天主願意用這顯現的形狀，使他能够懂得，這並不是用肉身的致命，而且用內心熾愛天主的心火，使他自己也能改變成爲第二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好在上世做基督活的肖像。」

「這值得令人讚美的顯現，經過了好些時候才消滅了，可是方濟各的心靈，就從這個時候起，充滿了基督熱烈的愛情，燃起了他熾盛的愛火。在聖人的肉身上，也印有基督苦難的奇蹟，與被釘死過的苦像。在他的手上和腳上立即有一個彷彿像釘頭似的東西發生出來，他的手中心和腳中心真好比是有被釘子穿過的一般，而釘子的圓頭是從手掌心中及在腳背上發生出來的。至於釘子的尖頭則從手背的上面及從腳底板

的下面穿了出來。而在皮肉與釘子尖頭的中間，約有一個手指頭的懸空地，如同一個指戒一般，而釘子的大頭是圓形而黑色的。同樣在聖人右邊的腰間，有被一鎗刺過的痕跡，如同一個鮮紅的傷疤一樣，從這傷孔裏，鮮血淋漓地流出來，有時還大量地噴射出來，使聖人的衣服和褲子都被沾染了，浸濕了」。

「但聖人並不把這一切的一切告訴給兄弟們聽；他却努力把他的手隱藏起來；不過從此以後他不能再把腳底板踏在地上。不久以後，等到兄弟們要洗他的衣服和褲子的時候，才發顯這衣褲已染有大量的血污，從而把他的五傷聖跡也發覺出來了；從此大家都明白他們的師傅在他的肋旁，手上及腳上都印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肉身被釘以後的十字苦像。」

（註一）但願兄弟們不要做書籍的收藏家。

（註二）倘我的兄弟們只願意依照我的思想生活的話，我希望一直到我死了的一天為止他們除了我以外不會有別的省僕人。

（註三）薛兄弟說每天早晨有一隻老鷹習慣常來喚醒方濟各，倘方濟各病了或倦了，老鷹也好像受了神秘的指使，來喚醒他也比較遲。

（註四）辭源、亥、一一七頁，「黎巴嫩」山名，小亞細亞巴勒斯坦北境的山脈，長為一百卅公里，最高處一萬呎平均六仟至八千呎，古代腓尼基人，登此山採伐造船的木料，以產柏樹著名。

第五章 良兄弟的祝福及亞爾巍兒那山的告別

方濟各想把他的五傷聖蹟隱藏起來，但也無法隱藏得多久。他原本是在一個朋友的小圈子裏生活着，他的朋友們向本來對於他又熱烈又忠實，在他們的心目中也老是只有他，他們的生活也老是以他的生活爲模範。既然在這樣知己的朋友當中，他的五傷聖蹟是無法隱藏的。何況他的傷痕給他的痛苦是相當劇烈，稍微動一動就覺着痛，非得有人服侍他不可，這是無法避免的。方濟各大概先把這秘密告訴給良兄弟聽。不管他願意不願意，終得有人去用布條給他包紮在那釘頭突出部份的上面，好使得他的手能有運用的餘地。良兄弟每天負責換這些布條，惟在每一個主日，自瞻禮五的晚上起到瞻禮七的早上爲止，方濟各不願意更換，因爲他決心在這個時間以內想好好分管基督苦難的味兒。其次是路兄弟洗方濟各的衣服，也得探悉了這秘密的消息，並發現方濟各褲腰右邊的部份，完全被肋旁傷口中所射出來的血沾染浸濕了；而且有人傳說，後來路兄弟用計得看到並得觸摸這傷口。」（註一）

至於方濟各，於獲得五傷奇蹟以後，在內心所經歷的實際情形，這爲我們是難以描寫的。良兄弟常相信看到他的師傅浮飄在那和樹木頂巔一樣高的空中。方濟各從此確實是在人類一般之上，而且超越得那樣高，竟使得人家只能夠俯伏在他的面前，親吻他腳底下踐踏過的灰塵，並同他忠實的門徒在一塊兒哀求着

說：「我的天主，請你對我這般的罪人待得好些。看在這位聖人的功勞分上，請你准許我可以獲得你至聖的仁慈。」（註二）

受了五傷聖蹟以後，第一個效果是給方濟各一個大的快樂，把他一切愁悶的情緒都煙消雲散了。從此在方濟各的心裏重新獲得了已往的幸福和平安。也在寧靜的冥福中，寫了一篇讚美天主的歌，表示他感謝天主的熱情。這首歌是受到五傷聖蹟以後立刻就寫的作品。它的內容如左：

「你是神聖的，我的主，你是超越一切神聖以上的天主！

你是所有一切奇蹟唯一的創造者！

你是強有力者，你是稱爲偉大的，你是至高無上的！

你是全能者，你是天地的主宰，你是我們至聖的父親！

你是三位一體的天主，你是所有神聖的主宰！

你是聖善的，你是萬善的真原，你是至高無上的利益，你是真正的活天主！

你是愛情，你是賢智，你是謙遜，你是忍耐！

你是美，你是真實，你是和平，你是喜樂！

你是我們的希望，你是我們的公義，你是我們的節制，你是我們一切的富有！

你是良善，你是我們的保護，你是我們的防禦者，你是我們的看守人！

你是我們的避難所，你是我們的力量！

你是我們的信德，望德以及我們的愛德，你是我們靈魂極大的甘飴！

你是無窮的美善，你是至大奇妙的主，你是全能，至善，最能同情於我們的救世主！」

方濟各這樣從天主那裏獲得了純靈性的喜樂，達於極點。如同梅瑟在吶坡山上，遠遠望到天主所預先允許賞賜給他的地方。正當這個時候，方濟各最好的朋友大受惡魔的誘惑，不是在肉身上的誘惑，而是在靈心上的誘惑，至於如何誘惑法，吾人不得而知其詳。良兄弟是否羨慕他的師傅那樣達到至善成全，登峰超極的地步，而他自己不能跟了上去，所以他難免沒有愁悶的情緒，吾人也不得而知其詳。總而言之，他在這個時候，確是需要曉得他是否已被他的父親遺忘了。方濟各雖獲得了天主的特恩，但良兄弟希望在他和方濟各之間的關係，並不因此而有所變更。他仍希望維持以往原有的狀態。對於這點他切盼有事實的証明。他回憶到從前方濟各如何親暱地寫信給他。誰不喜歡獲得親愛人親筆所寫的信。所以同樣，他也喜歡同從前一樣，獲得方濟各的親筆信或其他親手寫的東西。他每天看到方濟各，這是真的。但如果不像從前那樣知心的話，這仍是不愉快的。

方濟各以他能參透人心的本領，他明白良兄弟內心的苦悶。有一天，方濟各叫良兄弟來，叫他去取一

張羊皮紙，一支筆和一點墨水來。良兄弟立在他的身邊，他便在紙上寫他在上面剛纔所做的一篇讚美天主的歌曲。寫好了以後，他便把紙張翻了轉來，在背面，用大字抄錄那舊約全書裡聖教古祖們降福的詞句說：「願主降福你，看守着你！但願主將他面上的光輝來照耀在你的身上，並肯來矜憐你。但願主把他的臉轉向着你，並賞賜給你平安。」

寫了這些字以後，方濟各凝思了一會，然後在底下加上說：「願主降福給你，良兄弟！」

然後他在這底下簽署：他沒有簽他的名字，但依照舊約全書裏十字架的記號，他寫了一個「十」字，並在底下畫了一個人腦形的骷髏，當作加爾瓦略山。這樣，十字聖架插在骷髏山上，表示那死亡已被基督的十字聖架戰勝了。

完全寫好了以後，他的視線釘着良兄弟的面容，嘴唇邊帶着無限慈祥的微笑，手裡把這張表示特別親愛的憑據，交給了良兄弟，並對他說：「拿着，一直到你死的最後一天，你好好地保存着，帶在你的身邊。」

良兄弟一開始站在旁邊，看方濟各寫的時候，內心已大為感動。到現在他的師傅果真把這特殊親愛的憑証放在他的手裡，他的喜淚不覺奪眶而出，把以往愁悶的情緒都爲之一掃而空。一直到了他老年時期的盡頭，因爲他一直要到一二七一年才上天去，他老是把這張亞爾巍兒那山上當作寶貝的羊皮紙好好保藏在他的心坎上。（註三）

九月卅日方濟各偕同良兄弟離開了亞爾巍兒那山。五傷聖人的是從此不復能長途跋涉，羅蘭伯爵牽了一頭驢去歡送他。在黎明時，方濟各在小聖堂裏望彌撒，對兄弟們作最後一次諄諄的告誡。然後向馬、安、洗、易等兄弟們個別辭行，並對他們說：「在平安中生活着，我至可愛的兄弟們，再會！我的肉身離開了你們，可是我的心整個給你們留在這裏，我現在和我們的良兄弟，這天主的小羔羊，一道回到那塊小小的零碎地去。我從今以後便永遠不再回到這裏來了！對於你們，並對於這裏一切所有的東西，我只好說，再會，再會，再會！再會，聖山，再會亞爾巍兒那山！再會，天神們的山！再會，我可愛報曉的老鷹兄弟！你常用你的叫聲來叫醒我，你這樣殷勤地照顧我，我多麼感謝你。再會，大石頭！在你的底下，我會常常來祈求；今後永遠我不能再看到你了！再會，聖瑪利亞堂！我向你保薦，瑪利亞，永生聖言的母親，我把留在這裏的孩子們向你保薦！」

說完了以後，兄弟們在亞爾巍兒那山上，有的默然流淚，有的低聲哭泣着，方濟各於留戀不捨的情緒中，終於離開了這聖寵大量注流過的福地。

方濟各向鄧爾高，聖，塞波爾，克羅進發，在喬西別墅，他和羅蘭伯爵握別。他和良兄弟經過了拉西納急湍，穿過了亞爾哥鉢，福萊斯多，加賽拉等山，從加賽拉山的山嶺，他還可以最後望見亞爾巍兒那山，就在這裏他把驢子停下來。從驢子背上爬下來，跪在地上，遙望那降臨的山，山嶺已被秋霧籠罩着。向着

這目標，他劃了一個大的十字聖號，並向它喊了最後的一聲再會，最後的一聲謝謝，並予以最後一次的降福說：「再會，神靈的山！再會，聖善的山！再會，亞爾巍兒那山！但願天主父，天主子，天主聖神降福你！你要在平安中生活着；可是我，我從此永遠不能再看到你了！」

後來他們騎着馬前進。因為他專門在想他的心事，雖經過了鄒爾高，聖，塞波爾克羅城，也沒有覺得。等到他從魂超中醒來，他們已經走出了城外，而他還在問是否將要到鄒爾高了。

他們的旅行，一天比一天，成爲一種打了勝仗凱歌回來的行列。各地的居民手執橄欖樹枝，一路喊着歡迎說：「看呀！聖人來了！」方濟各不斷地把他的手交給人親吻，種種的靈蹟也僅因為他的到來，或僅和他的接觸而發生了。甚至於有一個女人正待生產却病得十分沉重，僅因為接觸了方濟各執着的那根牽驅用的繩子，而把她的病完全治好了。在溪獺，地，加斯戴洛城，方濟各留住了一個月，也因他而發生了許多靈蹟。其中有一精神錯亂的顛狂婦人，因他一句話而治好了。從那裡他逕向那塊小小零碎地進發，時已十一月中旬，亞平寧山上的雪已積得很厚。有一天晚上，他和良兄弟，偕同那借驢給他騎的鄉下人，因為天下雪，不能前進，不得已只好在荒山中過夜，無法獲得住家可以有投宿的處所。最後尋到在一大塊岩石的突出處的底下打臥鋪。爲良兄弟和他自己，這是不成問題的。無奈這位鄉下人反而覺得這樣過夜，實在是太辛苦了，因而嘴裏囁哩咕嚕，甚而咒咀着說：「看，現在好心反而沒有好報，這是在發瘋，在家裡多麼

舒服，太太平平可以睡覺，現在打的着地臥鋪是多麼方便呀！」

方濟各始終用好言好語勸解他，開導他，好不容易把他的怨氣平定下去。到了第二天早晨，這位鄉下人高高興興地起來說，我從來想不到在大雪天的亂石堆裏，反而比家裏更睡得舒服，一覺睡到天亮，一醒也沒有醒。

方濟各一到了那塊小小零碎地，他立刻就動手去做傳教的工作。好像青年時期的精神，又恢復轉來，可以奮發有爲了。他從新立志想爲天主做一番大事業，認爲一切還可以從頭做起來，現在並不算晚。他說：「我重新要到癲瘋病院去服事那些癲病人。我願意和從前一樣受人家的輕慢凌辱。」

他老是騎着驢，一天經過四五個城鎮，到一個地方公開講一次道理。凡是有癲瘋病人的地方，他趕先去服侍他們，慰勉他們。

在一束鮮花裏有一段故事，大概也就是在這時期內所發生的事。有一個性情異常暴戾的癲瘋病人，老是咒咀兄弟們沒有好好服侍他。怨他們罵他們還不够，甚而至於常常打他們，欺侮他們。同時罵天罵地罵天主，罵聖人聖女們，終是鬧到天翻地覆，大家不安。兄弟們想盡種種方法，終難以伺候他，只好讓他去，誰也無法去管他。現在方濟各自己也來了，走近到那難以對付的癲瘋病人的身邊，恭恭敬敬地向他請安說：「可愛的兄弟，但願天主賞賜給你平安！」

那麻瘋病人回答說：「天主既然把我所有的都拿去了，把我弄得一身濃腥臭氣，病到這步田地，爲我還有甚麼平安呢？此外，不但是我的病使我討厭，而你給我的那些兄弟們東撞西觸，使我更討厭，他們並沒有好好服侍我，看護我。」

於是方濟各回答他說：「我的兄弟，你既然不滿意於我兄弟們的看護，那末現在我自己來服事你吧！」
「好呀」，病人回答說。「但是你比他們更能爲我做些甚麼呢？」「你叫我做甚麼，我就做甚麼，凡是你叫我做的，我都準備做。」

方濟各這樣乾脆地回答他說。「那末我喜歡你把我的身體整個洗一洗。」病人回答說。「因爲從我身上所發出來的臭氣，不要說人家，連我自己也難聞。」

於是方濟各立刻把水燒熱來，並把許多香草也放在水裏面。聖人把病人的衣服脫下來，便開始親手給他洗，洗過的地方，由另外一個兄弟用乾布來給他揩。誰知凡是聖人的手所接觸到的地方，癩病立刻就好了。接觸一處好一處。而且新的肉，立刻生長得又白、又嫩、又好看！非獨病人的肉身被聖人洗好了，病人的靈魂也被聖人連帶治好了。病人看到他的皮膚長了鮮嫩的肉，心裏倒反而難過起來。覺得剛才所說的話，是太過分了。同時連想到以往所犯種種的罪惡，更使他心痛欲絕。因而越想越難過，竟然大哭起來。等到他的靈魂和肉身完全被潔淨了以後，他開始滿面羞慚，謙謙遜遜地懇求聖人原諒，並向兄弟們請罪。

而且一邊灑着眼淚，一邊高聲喊着說：「我是真的冇禍了！像我這樣得罪兄弟們，這樣沒有忍耐心，並像我那樣褻瀆神明，侮辱天主，我只配降落到地獄裏去的呀！」

至於方濟各自己則一心默想天主的仁慈，竟肯顯這樣大的聖蹟。並立刻離開這地方，一路感謝天主，讚美天主。同時避免人家的稱譽，好保持自己的謙德。因為他到處尋找天主的光榮，決不追求他自己的虛名！」

（註一）蘇兄弟特別提出對路兄弟說：「在方濟各生前，只有路兄弟看到五傷的傷痕，其餘的兄弟們只在死後才看到。」

（註二）這是良兄弟在寫承受方濟各降福的紙上所寫着的話。

（註三）關於降福的話，參看（*lve Livre de Moise, VI 24-26*）關於「十」字作為十字架的標記，見（*Ezechiel, IX, 4*）

第六章 太陽歌

方濟各從亞爾巍兒那山回來，重新振作精神，想用他以愛主而愛人的心火，也到人的心靈裏去點起同樣的愛火來，也好叫人同他一樣上愛天主，下愛世人。然而他這樣振作精神，不過是一種回光返照，心

有餘而力不足。聖人愛主愛人的精神雖老愈堅，然而他的健康早就成爲問題。看他騎在驢背上，與其說是一個活人，還不如說是一個將要死的軀壳。厄利兄弟在福里烏和他有好些時間相聚在一處，深覺他的老師在這世的生命，好比是夕陽雖好，頗有紅不多時之感。（註一）此外方濟各前從埃及沾染的眼病，從來沒有想法醫治，現在變本加厲了，不僅是厄利，還有許多其他的兄弟也再三堅請他非快去求醫不可。

但是方濟各對這是不大理會的，他自己在他有一條誡誡上曾經勸過患病的兄弟們，不要太掛心於病痛的醫治，但對任何遭遇都該感謝天主，只喜歡天主所喜歡的，一切隨遇而安。何況天主所鍾愛的人們，大都是他常使得多吃苦，多受難的人們。（註二）所以方濟各目前爲他自己打算，與其求眼病的醫治，還不如到曠野去收斂身心來得好。這次也是一樣，他就決定再到聖達彌盎去。那裏，靠近女修院的近旁，聖女嘉辣爲他用樹枝編造一個小茅棚，作爲他的住所。（註三）

這是一二二五年的夏天，意大利的驕陽，炎烈刺目的光線，當然只會使眼病轉劇，決不會使它變好的，所以在整個暑期，方濟各幾乎瞎了眼，什麼都看不見。誰知到了聖達彌盎不幸又遇到一群野老鼠，大舉侵犯小茅棚，在用樹枝和草夾泥漿造成成功的牆上，做了它們的安樂窩，有時竟大膽地跑到方濟各的身上，甚且光顧到他的面孔，因而日夜使他無法安息。恐怕自他有生以來，還沒有遇到同樣可憐的環境。可是正在那裏，躺在這可憐的病床上，眼睛瞎得暗無天日的當兒，大受耗子無情的折磨中，方濟各完成他不朽的

傑作，就是他對於太陽兄弟的歌頌。

要品評這傑作，非得明瞭方濟各對於自然界的看法不可。沒有比說聖人爲一汎神教者（註四）更爲錯誤，他從來不致於把天主，也不會把自己去和大自然混爲一談，視作爲同一個東西。汎神論者的情緒，不是花天酒地的陶醉，便是悲觀主義的失望。方濟各從來沒有這種感覺，他決不像後來席勒（註五）希望與自然合而爲一。他也不像後來歌德（註六）或屠格涅夫（註七），好像覺得把自己戰慄地，盲目投奔到宿命論（註八）的懷抱裏去，把大自然看做爲貪婪無厭的怪物，並深怕自己被這怪物吞噬了去。方濟各對於大自然的態度，簡單明瞭，老實坦白地說，就是聖教會信經第一條的態度，也就是相信有一個在天的父親，而這父親同時又爲所有萬物的造物主。

正因爲他看到萬物有它們共同唯一的父親，因而在彼此間連帶發生一種共同的關係，所以他把所有活的東西，甚而把所有的一切受造物，都當做真正的兄弟姊妹看待。在我們父親的天國裏，住處雖然多，但是這普天的王國只締結成爲同一個家庭。而這天國一家的觀念，極無種族畛域之分，純粹是聖經的看法，完全是公教的思潮。從前巴比倫的專制魔王依臘爾三個聖童名亞納尼亞斯，亞匝理亞斯，及米匝厄爾，投入烈燄熊熊的火窖裏去。三位聖童在火窖裏同聲唱讚美天主的歌。這讚美歌，從猶太舊教堂，流傳到聖教會，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傳誦着。歌詞如左：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四二〇

「你們因主所造的萬物，請來讚美天主；

一齊慶祝他，光榮他，於無窮世之世！

請主所有的天神，共同讚美天主；

高高在上的諸大，廻首讚美天主！

低低在下的流水，到處讚美天主；

請主所有的威力，一齊讚美天主！

太陽！月亮！共請讚美天主；

普天所有的星辰，統請讚美天主！

時雨！甘露！下來讚美天主；

請主所有神靈，集團讚美天主！

火和熱，熱心讚美天主；

寒和冷，嚴肅地讚美天主！

冰和雪，純潔地讚美天主；

黑夜！白天！皆請讚美天主！

光明！黑暗！咸讚美天主；

白雲！閃電！同讚美天主！

大地！起來頌揚天主；

全體慶祝他，光榮他，於無窮世之世！

山岳！丘陵！低頭頌揚天主！

滿地萬紫千紅的生物，一齊頌揚天主！

急湍！清泉！澈底頌揚天主！

海洋！江河！齊誦頌揚天主！

所有水產的動物，同來頌揚天主；

所有天上的飛鳥，羣起頌揚天主！

所有曠野的走獸，踴躍頌揚天主；

諸所有人類的子孫，綿綿不絕地頌揚天主！

依臘爾族，人主的選民，同聲讚頌天主；

一致慶祝他，光榮他於無窮世之世！

天主的司鐸，請讚頌主；

天主的僕人，請讚頌主！

義人的靈魂，請讚頌主；

所有聖人聖女，和謙卑的心靈，集體請讚頌主！

主，但願你被慶祝讚頌於諸天之上；

發揚光大於無窮世之世！

自從普智天神到極小的原子電子爲止，在這造物的含奏曲中，沒有一個音拍是被忘掉，被遺漏了的。萬物對於造物主，都在合唱一支偉大的讚頌新歌。一天一年的過了，方濟各獨自一個人和他的兄弟們，每天念日課經的時候，要把這萬物讚美造物主的新歌，每天復念一遍。這首讚美歌的詩意，很早就深刻地感動了他的心。一二一三年，他在聖全米義和波爾加利亞的中間，造了一座小聖堂。在堂的祭台前，他請人題下列的詩句：「凡是敬畏天主的，都應該讚美他！高天！下地！請讚美天主！所有在流的水，讚到處頌揚他！一總的受造物，請集體讚頌天主！一總天上的飛鳥，請同聲歌頌天主！」

在白瓦尼亞附近，他對鳥兒所講的道理，亦是這些意思所啓發的。他認爲鳥兒更有歡迎造物主，歌咏造物主的本分，造物主多麼照顧它們，供養它們的生活。但是在這兒！不要去尋求現代汎神學者的論証；

方濟各無非表示，受造物之所以能够存在着，已爲受造物是一個無窮的幸福，那未受造物對於造物主，如同兒女對於爹娘，無論對於生存之恩或是對於養育之恩，也應當有最低限度的感謝心。

聖方濟各汎愛一般受造物，欣賞自然界的美麗，認爲得天獨厚的，尤應對造物主有這感謝的情緒。所以他的心靈往往轉向光明的，美麗的受造物，如同燦爛的太陽光，炎炎熾盛的火，川流不息的清水，芬芳可愛的鮮花，自由活潑的飛鳥，都足以引起他樂觀的情緒，引起他讚賞造物主的全能，並邀請萬物和他一同來感謝他，光榮他，歌咏他。他對於自然界的觀察大半是具有象徵的意義。他歡喜水，因爲水是付聖洗的工具，何況水的性質和罪的補贖性質相似。用水可以洗滌污穢，使我們的肉身清潔。行苦工，做補贖，也可以洗滌罪惡，使我們的靈魂清潔。所以他對於水，表示一種深深的敬意。甚而至於他要洗手的時候，他常常選擇一個洗的地方，要使得手上所流下來的水滴，不至於受着腳的踐踏。在一塊石頭上，或在一塊岩石上，他將要踏上去的時候，他踏得十分謹慎小心，因爲他連想到聖伯多祿，「伯多祿」係拉丁文，是基石的意思。（註九）如果有一位兄弟在樹枝裏砍伐木柴，他就請求這位兄弟在每株樹上，留下樹身的一部份，使得它能有再生的希望，能够依舊茁綠起來，這是爲了紀念聖十字架，因爲十字架也是木頭做成的。爲使百合花能够挺直自由生長起見，他吩咐做園丁的，特別做一長條形的花壇，同時他聯想到撒落滿王宮他極榮華時候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中的一朵。

但是在這象徵主義之外，他對於自然界還有一種純潔的，直接欣賞的情感。火和光，他愈看愈覺得美，他總不願意看到光的消滅，或看到一盞燈的吹熄。在寄留所的園囿中，除種蔬菜以外，他還請人種些香樹，並請爲我們的花姊妹們，留些空地，好使得在寄留所中每一個人看到花木的美麗，愈可以引起感謝天主的熱忱。在克來焦地方，他俯身親熱地看知更雀小鳥兄弟們；在西愛納地方，他親自爲鵲姊妹們建造好幾個鳥窩兒。在路上他遇見有爬得相當艱苦的虫兒，時時刻刻有被踏死的危險，他便把它們拾起來，放在安全的地方，免得被人一腳踏死。到了冬天他時常去拿些蜜來，放在蜜蜂筒內。

在方濟各的心目中，每一個受造物，純粹是全能天主一句話的表現，而且是活靈活現的表現，正如同其他敬愛天主的聖人聖女們一樣，他對於萬物原來的價值估計得很高，重視他們如同很寶貴的東西一樣。從受造物的玩賞，益使他明瞭造物主的偉大；當他看到岩石屹立不動的堅固性，他立刻感覺到天主是多麼有力量，他是我多麼大的依靠！他看到有朝露的鮮花，或在一個鳥窩裏，看到許多張着小嘴的小鳥，專等它們的母親來喂它們吃，完全是一種靠天信天的神容。這一切使方濟各想念到天主的純潔誠樸，天主無限的慈愛。這樣從受造物的美好，可以推知造物主是萬萬美好的美好。

這種樂觀的情緒，使得方濟各常喜樂，好像看到天主，聽到天主講話一樣，同時他的心靈也充滿着一種不斷願意感謝他，光榮他的情緒，並盼望一總天地間的萬物也來和他一同感謝他，光榮他。他覺得在實

際上，所有的受造物也確實歡天喜地的，願意參加這感謝的工作。「請讚美我們的造物主吧，我的野鷄兄弟！有一天他這樣對着一隻有人送給他們的野鷄說。」這樣說了以後，這隻野鷄便留在他的身邊，再也不願意離開他。有一人在那塊小小零碎地，他向橄欖樹叢中的知了喊着說：「你應該唱那讚美天主的新歌，我的蟬妹妹！」

蟬妹妹就立刻開始歌唱，一直唱到他命令它停唱爲止。不但虫鳥如此，就是野獸也常和他作伴侶。在脫拉西梅納湖中的一個小島上避靜的時候，有一隻野兔，老是跟隨他，不願離開他。在克來焦的樹林中，也同樣有一隻野兔，老是做他的同伴。有一天在西愛納，他發現有一羣羊，也老是包圍着他不肯離開他；這些柔順和平的動物，竟在他的四周，排成一個圓形的隊伍，十分整齊，並且咩咩一同叫喊起來，好像有甚麼話要講給他聽。在李葉武的湖中航行的時候，有人送一條活的魚給他，他就叫人把這條魚仍釋放到水中去，這條魚獲得了自由以後，依然很久跟在船的後面游。有一天有人送給他當日所捕獲的一隻鳥，雖也被他釋放了，但也絕對不願意離開他，待他正式命令它離開，它才開始飛去。

但是在一切受造的萬物中方濟各特因天主造了太陽兄弟和火兄弟的緣故，表示無限的感激，所以他說：「早上太陽兄弟升起來的時候，在大地上，一總的人都應該讚美天主。因爲天主爲了他們的利益，造了這樣一顆常明的恒星。因爲先靠太陽明照一切，他們然後能看見一切。到了晚上，一總在黑夜中的人，都

應該讚美天主。因為天主送了我們的火兄弟，先靠火兄弟在夜間借光給我們，好使我們能照見一切。因為我們生來都是瞎子，幸賴天主經過了太陽兄弟和火兄弟的手，借他的光給我們，使我們的眼睛能够看到。」

從這種對天主知恩報本的情緒，產生了這太陽歌。在聖達彌盎的茅棚中，方濟各躺在那裏，如同瞎子一樣，兩隻眼睛病得受不住太陽光和火光。在一個夜間，他的痛苦劇烈得向天主呼喊說：「天主！請你來救援我吧，使得我可以忍受我的病痛！」

然後在他的心靈中，有如此對他回答說：「請你告訴我，好兄弟！倘你所受的痛苦能和一個寶庫交換，而這寶庫若與世界比較起來，連這世界也要一點沒有價值，這樣交易法，請你告訴我，你認為值得交易，够算幸福了嗎？」

方濟各聽着急於回答說：「是的，當然不值得交換。」

這個聲音便繼續下去說：「那末，方濟各，高興些罷，歡唱吧！你身體愈弱愈病愈要表示安慰才好，你要知道你因而可以得到的報酬，就是天上的王國。」

第二天早晨，方濟各很早就起來。對於坐在他四周的兄弟們說：「假使羅馬皇帝把整個羅馬帝國送給我的話，難道我不應該表示很高興的嗎？同樣現在天主還趁我活在地上的時候賞賜天國給我，雖然，在我艱難困苦中，難道我不應該表示十分高興地去感謝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的嗎？所以爲讚美天主，爲我們

自己的安慰，爲感化他人起見，關於天主所造的有些受造物，我想作一篇新的讚頌歌。這些受造物，我們天天需要應用的。沒有它們，我們就不能生活。可是我們對於它們往往喜歡論長道短，因而獲罪於造物主，使我們的造物主難受。何況我們常常辜負天主，不去想到我們所受到的聖寵，不復記得我們所獲的如許的利益。造物主送了我們這許多好東西，我們理應感謝他的地方，我們反而疏忽不去感謝他。」於是他坐下來，開始思索。停一忽兒，他的兄弟們便聽到他開始唱太陽歌起頭的幾句詩詞：「至高的，全能的和全善的天主！」

等到他吟咏好了他的詩歌以後，他的心就充滿了安慰和快樂。立刻他要求和平兄弟，偕同幾位其他的兄弟啓程到各地去。到了一個地方，佈置好了以後，便唱這支新歌。唱好了以後，如同所有沿街彈唱的流浪詩人一樣，向聽衆要求一個酬報。這報酬就是請每一位聽衆回頭改過，做一個熱心的好教友，茲將太陽歌譯述如下：

「至高，全能和全善的天主，

讓顯，光榮，美譽，和一切所降的福，都是屬於你的！

至高的天主，這些好聽的話，都只適合於你，

沒有一個人真配稱呼你的聖名。

但願你，我的主，和你所有的受造物都是被讚美的，
尤其是我們的太陽兄弟，

它給我們有白天，先靠他光照我們：

它多麼美麗，燦耀，並且以它的光明偉大，

向我們表示，它很有像你的地方，呵！至高的天主！

爲了我們的月亮姊姊和我們的星辰妹妹，但願你是被讚美的，我們的主，

你把她們的創造在天上，又明亮，又高貴，又美麗！

但願你是被讚美的，我們的主，因爲你創造了我們的風兄弟。

因爲你創造空氣和彩雲，霧露和四時，

你用它們來維持你所有的受造物！

爲了我們的水妹妹，但願你是被讚美的，我們的主，

我們的水妹妹是很有用的，又謙卑，又貞潔！

爲了我們的火兄弟，但願你是被讚美的，我們的主。

先靠他在黑夜裏光照我們，

它是多麼美麗，快活，健全，有力！

爲了我們的大地姊姊，但願你是被讚美的，我們的主，

我們這位土地娘娘養活我們，支撐我們，

產生了各種菓實，五顏六色的鮮花和樹木！

請大家讚美大主，祝福他，感謝他，

並且要竭誠謙遜地奉事他！」

（註一）荷兄弟著方濟各行實第一冊第二編第八章。

（註二）成德明鑑，第四十二章，一二二一年會規第十章

（註三）成德明鑑，第一百章；一束鮮花，第十九章。蒲黑默誤認聖人最後一次住在聖達彌益是在一二二四年十月。蓋方濟各在是年九月三十日離開亞爾維爾納山；後來慢慢向溪瀨，地加斯戴洛城進發，又在該城住了一個月，那末經過亞平寧山，一定已在十一月一日以後。亞細西城的天氣在這個時候，已不許可在露天這樣一個用樹枝編造成的茅棚中居住。

（註四）辭海，已，一五頁四欄：「汎神論在宗教上，亦稱汎神教，或萬有神教。其說謂神與自然爲同一物，神卽世界。」

(註五) 辭海，寅，一七八頁一欄：「席勒爾，德國戲劇家兼詩人，博學多才，與歌德齊名。」

(註六) 辭海，辰，二二六頁四欄：「歌德，德國詩人，兼長小說戲曲。」

(註七) 屠格涅夫 (Turgenev 1818-1883) 俄國小說家善於描寫民間的生活。

(註八) 辭源，寅，六二頁三欄：「宿命論謂一切事物，皆依照預定之命運而發生，爲人力所莫能更變者，稱爲宿命論。與定命論一詞常相混同，但此實較定命論更爲武斷。辭源定命論分兩種：

▲(一) 在神學上，謂人之意志行事，由神所決定，個人毫無自由者，稱定命論。

(二) 在倫理學上，謂人類之行動，莫不受內外情勢之限定，如遺傳，教育，境遇，地位及一切先行事態，凡足以直接誘起其動作及執意者皆是，因倡意志不自由說，不負個人自身行爲之完全責任。

(註九) 伯多祿係拉丁文，意思就是磐石，耶穌要把他的教會建立這磐石上，使得在地獄所有的惡魔不能够打破他，攻勝他；好比一座房子，根基深深地建築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風吹，終是衝不倒它，方濟各每次踏到一塊岩石上面，便好像踏在這象徵的基石上，所以踏的時候，都要表示敬意。

第七章 遺囑逝世

在一二二五年將近四月底的時候，在羅馬發生了突然的叛變，教宗何諾峇第三不得已離開羅馬。先往蒂服里住了一個短期間，然後在李集底較為久住，住到新年的開始才離開。厄利兄弟獲得了胡高麟樞機的幫忙，敦請方濟各到教廷那裏去。好請在教廷的名醫診治他的眼病。而在一二二五年夏季將盡的幾天，方濟各向嘉辣，和他的姊妹們告辭，便離別了聖達彌益，大概就在這個臨別的機會，方濟各為她們寫了最後的遺囑；遺囑的內容如左：

「我，方濟各兄弟，我毅然、決然、追隨我們最高的領袖，耶穌基督，依照他那樣生活法而生活，像他那樣守神貧的德性而甘心守貧吃苦，堅持到底。我同時懇求你們，我可愛的女孩子們，我也希望你們能够同樣修神貧的德性，但願你們依照這聖善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有始有終，貫徹到底。然而你們還須得千萬小心，對此不要聽任何人的勸告，不要受任何人的指示，免得陷入迷途，要知道聖善的路只有這一條。實踐的方式也只有這一個，否則輕信人言，要防輕易放棄這聖善生活的實踐，所以千萬要小心預防為妙。」

這次旅行，方濟各恐怕有步行的能力。大概他在聖達彌益居住的時候，嘉辣給他做了一雙特別鞋子，

使他雖有聖傷的脚，也可以安步走路。自從戴爾尼起，他便踏上那很熟悉，很喜歡走的老路，就是從山谷的低處向上進行。在波交，鄒思哥尼及李葉底之間，他就在聖法比盎小聖堂的本堂神父那裏住下來。該堂現在已改爲福萊斯達修院；等到人家知道他在本堂神父那裏，一般民衆都從各地紛紛而來，要想來拜見他。來拜見的人，先須經過神父的小小葡萄園。來的人愈多，葡萄園愈被踏得不成樣子，其中也難免有貪嘴的人，把好葡萄都隨意摘着吃了。可憐的本堂神父，眼看到這不幸的情景，難免對方濟各有所申訴說：「這葡萄園的收穫經常至少可以給我做十三桶酒，足夠供應我一年的消耗量。」

方濟各努力安慰他，保證他這一年如同往年一樣，不會短少他一年應得酒的供應量。其實據人家傳說，這年的收穫，較通常收穫的還要豐富，竟能够做二十多桶酒。

依據華定告訴我們說，方濟各到了李葉底地方，便在戴達陀的家中居住了好多天。在那裏有一天晚上，方濟各叫和平兄弟去借一隻六絃琵琶，請他邊彈邊唱，彈唱太陽讚頌歌。但是和平兄弟怕得唱歌彈琴，會引起主人的不高興，他把這意思告訴聖人，聖人就回答他說：「那末我們便放棄這個念頭罷！在這個世界，我們爲了不使人見怪起見，還該棄絕自己好許多東西。」

但在下一個夜裏，方濟各躺在牀上，痛苦得非常厲害，以至於睡不着覺；他在裏面，可以聽到外邊路人最後散步的聲音；待夜深人靜以後，一個鐘頭過了又是一個鐘頭，他只聽到聖堂裏的鐘聲。忽而靠近他

的窗門外，他聽到有一種鋼絲大絃古琴的奏演聲，琴聲幽揚，忽遠忽近，好像奏演的人，在他的窗外來來往往，奏演的時間也長久得很，方濟各愈聽愈快慰，愈興奮起來。在這秋涼的天氣，萬籟俱寂，人家都已進入睡鄉，只有他還醒着躺在牀上，聽有多麼舒服，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他不瞞和平兄弟說：「這次，天主又沒有把我忘掉，承蒙他的寵愛，如同往常一樣，他來安慰我。你那裏曉得他打發了一位大神來替代你，整夜奏樂給我聽。」

在冬季開始的時候，方濟各到聖愛伍德利獨修處去避靜。當時雖然身體有病，天氣又冷，他無論如何不肯僅在他的長衣服裏面加縫一塊皮子。後來大概他到豐德，哥倫坡去過聖誕節。

當時在教廷有好些著名的醫生，雖試用過所有診治的方法：或是抽血，或用發泡藥，或塗膏藥等等，然都沒有絲毫的效驗。他們試驗過，叫聖人完全改變生活的方式，這倒反而使他們獲有相當的成績。他們向方濟各說：「你的肉身是不是做了你一生忠實的好僕人？」

這次方濟各確乎不能不替他的驢兄弟做一個好好的見證人。於是醫生們再盤問他說：「那末，你會怎樣報答過它呢？」

方濟各被盤問得無話可說，只好承認他已往對待他的肉身，並未見得常常以仁愛的態度對待它的。細想到這裏，不由他不發出痛悔的情緒，喊着說：「請你喜歡些吧！我的肉身兄弟！你還得原諒我！我現在

已經準備接受你的願望哩！」

然而，如同好多其他的懊悔，這次已經追悔莫及了！

醫生們看到他的肉身兄弟實在無法喜歡起來，已經到了半死半活的地步，只好用當時外科慣用的硬方法來醫治。只好用燒紅的鐵，來燒灼病人的兩邊太陽穴。等到醫生施行手術，用鉄鉗子，鉗着赤紅的鉄，接近方濟各的時候，方濟各便在燒紅的鉄器上，劃了一個十字聖號說：「火兄弟呀，我知道你比其他受造物來得高貴，比較有益處，但是你也明白我平時待你很好，並爲造物主的愛情，我將來永遠要待你好。那末，你現在對我也要留情些，也要表示溫和可愛，不要燒得我無法忍受才好。」

醫生便開始施行手術，兄弟們聽到燒紅的鉄在煎熬肌肉的聲音，一個一個都躲避開去了。但是方濟各却在手術完了以後僅表示說：「倘使燒得還不夠的話，那末你們可以再開始燒，因爲我絲毫也沒有感覺到痛！」

有一次，因爲診治的時間超過了通常的時間，方濟各就想留醫生吃中飯。但是兄弟們對他說，他們的糧食剛剛足夠他們自己吃的，實在沒有什麼好東西可以請客。方濟各命令他們說：「去吧！我們有什麼便準備什麼吧！」

人家還沒有坐下來預備吃飯的時候，忽然聽到敲門的聲音，有一位不相識的婦女手裏提着一個花籃，

滿花籃盛着最好吃的東西，有麵包，酒，魚，好點心，蜂蜜，還有好幾簇美麗可愛的紫葡萄。

恐怕方濟各聽了同一位醫生的勸導，離開這氣候不相宜的豐德，哥倫坡，遷居到西愛納地方去，空氣比較清新，氣候比較溫和，在中古時期，這帶地方已很聞名。方濟各和他的同伴們一路前進，到了聖季禮哥及岡比里亞中間的平原上，他們遇到有三位服飾完全相同的婦女。等到兄弟們走近她們的時候，她們便一齊對兄弟們點頭致敬說：「我們向你致敬，神貧太太！」

這次奇遇和特殊的敬禮，使方濟各和他的兄弟們常常想念到，覺得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

方濟各在西愛納地方醫病，並不比李葉底有起色。但是在這可愛的城中居住，對於他的心靈仍獲益非淺。在那裏，他住在亞爾培利諾獨修處，就是現在的辣伐西亞諾位於城的近北處，在那裏他接待許多來賓，其中有一位多明我會的修士，大概深知聖方濟各見識的高超，特來請教於他，請他解釋先知厄熱西尼爾，（或譯厄則基）有幾句話說：「倘你不向背恩忘義的人，告發他本身的忘恩負義處，我就要向你自己清算關於他靈魂的賬。」

同時加上說：「我認識許多人的靈魂帶有大罪而生活着，可是我不敢向他們說，關於這些靈魂的賬，難道將來要向我算的嗎？」

方濟各仍依照他平素做人的看法，回答他說：「善人的生活是惡人最好的榜樣，天主從先知的口裏所

要求我們的，我們這樣用好榜樣來答覆他儘够了。這樣以身作則，現身說法，是最好的講道，也是最好的告發法。」

但是，這位多明我會修士所提出的問題，給方濟各本人的印像非常深刻，這是修士自己所想不到的。不久以後，在有一天夜裏，他喚醒了所有的兄弟們，告訴他們說：「我剛才懇求天主曉諭我知道，什麼時候我是他的忠僕，什麼時候我不是他的忠僕。因為我只願意奉事他，我僅以能服侍他爲幸福，除此以外，我什麼都不追求。承蒙吾主賞光，肯答覆我說：『我老老實實對你說，什麼時候你的思言行爲，是聖善的，那時你就是我的忠僕。』」

所以這幾句話，我吩咐你們千萬要記牢。如果我自己不依照這幾句話去做的話，你們就該毫不客氣地輕視我，賤視我。」

方濟各住在西愛納的意思，與這靈修思想相連貫的，就是念念不忘於修神貧的德性，一有機會便開導兄弟們，激勵他們守神貧的本份。有一位文都拉先生獻給他們一塊地基，作爲設立一個寄留所之用。方濟各就乘這個機會，關於寄留所的建築給兄弟們訂下了五條必須遵守的規矩：

第一，除必需的地基以外，不准多接受地皮。

第二，未得當地主教的准許，不准建築，因爲我們是來幫助他的，不是來反對他的。關於協助聖教會

神職界一點，他到處立好表樣，尤其是立聽命的好榜樣。有一次，在依摩拉，他請求當地主教准許他講道，主教不准許他說：「兄弟！有我在這裏講儘够啦！」方濟各聽着便向主教表示俯首安心聽命，所以建築寄留所，也照樣須請求當地主教的恩准。

第三、等到獲得當地神職界的允許以後，兄弟們便依四至地界，該努力挖掘一個深坑，作為與外間相隔絕的分界線，再在深坑後面，好好打一個像圍牆式的籬笆。但無論如何，不得建立任何高大的圍牆。

第四、用木頭和泥漿糊起那幾座獨修室。

第五、至於聖堂，也只准造小小的，簡單的小聖堂，不准造大的。

以上幾點就是遵照福音的神貧，關於方濟各小兄弟們寄留所的建立，所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

方濟各的病，雖略有起色，但不幸是短時期的。有一夜，他突然流大量血，兄弟們認為他就要死了。大家滿面流淚，跪在他的床邊，向他請求最後一次的降福。待方濟各稍微清醒轉來，便叫他的聽告解神父（潑辣多的本篤兄弟）帶紙、筆、墨來，並要求他寫說：「我說你寫吧！我祝福我一總的兄弟們。我說一總的，就是指現在已經入會的，並指一直到世界窮盡為止，將來都要進會來的兄弟們，我都要降福給他們。同時為表示我所降的這個福，也為紀念我起見，我就給他們留下這個遺囑：」

第一、但願他們常常相親相愛，如同我已經愛過他們，而如今還在愛他們一般。

第二、但願他們都愛慕我們的神貧太太，都尊敬我們的神貧主母。

第三、尤其是聖教會，它是我們的母親，所有的兄弟們都一致應當服從主教神父們的命令。」

記下了這幾句話以後，方濟各便給他們降福，如同從前在教務會議中降福一樣。等到兄弟們聽了這生死的永訣，悲傷萬分，弄得大家痛哭流涕。方濟各也弄得精疲力竭，便閉上了眼睛。

但是方濟各的死期並沒有到，還要過六個月以後，才真能歡迎死亡姊姊的光臨。在死亡姊姊未光降以前，只有「病痛妹妹」來和他一塊兒作伴兒。聽了厄利兄弟的勸告，他便被抬到戈爾多納附近的車萊地方去。大概就在那裏患了水腫病。因為我們知道他的肚子脹起來，腿和腳也都腫了起來。胃亦差不多不能容納任何食物，此外還加上了肝及膀胱中劇烈的痛苦。現在方濟各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在死以前，再能看到亞細西城。厄利兄弟便努力，使他獲得這安慰。但是，因為聖人，從此已被看作如同列入聖品了的聖人，怕得一路經過卑路西亞地方，難免當地居民要來阻留聖人。所以厄利兄弟決定繞道而行。當時方濟各確已病到只剩得一副骨頭一張皮，加以長途跋涉，勞頓不堪，與其說是像個活人，還不如說是一個聖人的遺屍。從古標到諾賽拉附近有個巴尼亞拉（Bagnara）地方，就是現在厄萊米大修院的所在地，和亞細西城派來的有一批武裝同志們相會合，在他們的保護之下，方濟各安然到達了故鄉。正待進亞細西城的一天中午

，先在近郊撒脫里亞鎮停留下來，該鎮現在已成爲一個偏僻的村莊，位於沙所羅所的堡壘之下及茄皮亞諾的附近。方濟各自己受一個好家庭的招待，武裝同志們都到鎮上去尋求食物，誰知沒有一個人肯賣東西給他們吃，他們大失所望，只好餓着肚子回來。這位臨終的病人勸告他們說：「是呀！誰教你們信任這沒用的東西，名字叫『錢』的蠢貨呢？現在請你們不要靠錢，去依靠天主罷！請你們仍舊回到街上去，因着天主的愛情，挨戶去求哀矜，你們一定可以獲得你們所要的東西。」

他們便依照他所說的去，試驗的結果，才知道方濟各所說的是沒有不兌現的。到了晚上，大隊人馬到達了亞細西城，爲病人舒服休息起見，方濟各被抬到主教公署去。在公署的四周密佈衛兵，以避免卑路西亞人來侵擾亞細西城的聖人。

當時亞細西城的神職界和地方政府，雖對於聖人安全的保障，雙方都有主張一致，雖然在其他許多問題上，從未見得有這樣和睦。方濟各一到了他故鄉所聽到的第一個不好消息，就是地方當局與主教的公開鬥爭。主教不歡迎行政長官進教堂，行政長官也禁止市民和主教來往。方濟各向兄弟們因此嘆息說：「這爲我們做天主的僕人實在是一個奇恥大辱。難道在這裏一個人也沒有去想辦法獲致雙方的和平嗎？」

說着他便設法尋求獲致和平的途徑。他就立刻在太陽讚頌歌的末尾，再新添兩節上去。然後他打發人去請行政首長到主教公署來，同時亦請主教出席不要離開。被請的兩位政教首長都準時到席。出席地點，

亦就是方濟各在十九年前，把屬於他父親的一身華貴衣服及一大包金錢，仍舊歸還給他父親的那地方。等到大家到齊以後，有兩位小兄弟走到大家的面前，開始唱太陽讚頌歌。方濟各在末尾所新添的兩節歌詞如左：

「我的主，願你是被讚美的，爲了那些愛慕你的人，肯因着你的愛情，寬免他們的仇人，並且遭受到不白的冤屈，忍受那不可名狀的苦難；

凡是堅持保守和平的人們是真的有福了；

因爲他們將要在你的手中，呵，至高無上的天主，獲得他們的榮冠！」

當這兩位兄弟唱歌的時候，其他所有的兄弟們都扶着手，站在那裏，好像平時在聖堂內，恭聽念聖經時的態度一般。等到歌唱完了，那幾句新添的詞句也剛剛唱畢的時候，那位行政首長忽而向前走一步，便跪在主教的面前說：「爲了吾主耶穌基督的愛情，並爲愛慕他僕人方濟各的緣故，我一切都原諒你，我一心一意準備依照你的意旨做，你認爲怎麼好就怎麼好！」

於是主教俯身把他的仇人拉起來，和他行親抱禮，給他熱烈地接吻，並竭誠地對他說：「我的職務原本叫我做人謙卑，待人要和平。可是不幸得很，由於我的本性不良，常常發脾氣，因此，更請你要格外寬恕我才好。」

兄弟們立刻把這經過情形去告訴方濟各聽，表示他所做的歌曲，光榮地戰勝了一般人挑撥離間的惡念。

但是，病人知道他離開地上的日期，一天比一天地接近了。有一天，從亞萊索來了一個醫生名叫好若望，譯音叫彭覺伐義。方濟各問這位醫生，到底他的病體怎樣了。醫生含糊答覆他說：「有天主相幫，你的病可以有轉機的。」

方濟各喊道：「我請你要對我說真的話呀，采勃尼亞多！他聲音轉變了，他慣常用這綽號叫醫生。這樣叫法，就是表示他不願意叫醫生的真名字「好若望」，因為聖經上說：「只有天主是好的。」

同樣，因為馬竇第二十三章第九節上說：「你們也不要受人尊稱為師長，因為師長只有一位，就是基督。」

所以方濟各也不願意常稱人爲教師，爲先生，爲尊長。醫生被迫只好對他講實話說：「我想你還可以活到九月底或十月初！」

方濟各聽着靜默了片刻，後來他把兩手向着天舉起來，表示歡忭地說：「那末，快來呀，我的死亡姊妹，我歡迎你來！」

說着又引起了他吟咏的興味，就在太陽讚頌歌的後面添上了最後的一節說：

「爲了我們肉身的死亡姊妹，但願你是被讚美的，我的主，

凡是在這世活着的人們，沒有一個能逃得過它的手！

只有犯死罪或帶着死罪而死的人們，是真的有禍了；

然而凡係實行你聖意的人們，是真的有福了；

因為將來第二次的死亡，再也不能絲毫損害他們了！」

從這時候起，方濟各要求安兄弟和良兄弟常常伺候在他的身邊，使得他願意唱的時候，可以請他們唱讚美「死亡姊妹」的歌給他聽。

厄利兄弟屢次勸他不要唱，免得外人對他發生誤會說：「在外邊有這許多侍衛的武裝同志，他們聽到你在你的病房裏，這樣歡歌娛樂，必定不相信你是一位聖人。」

方濟各一直到了現在，已儘够聽話，忍受，讓步，屈服。至少現在到了臨終最後的辰光，他認為應當讓他好好快活地死去，所以他毫不猶豫地答覆這位會總僕說：「因為聖神的恩寵充滿了我的心，所以我因了天主聖神的聖寵，我覺得我和天主深深地結合在一塊兒。我和天主在一塊兒所感覺到的喜樂是不能避免的，是無法自禁的。天主對我這樣仁慈，我不能不感激他，光榮他，讚美他，歌咏他的。」

但是唱歌並不是他唯一的事務。他想念他的大家庭和他死後的情形。現在他腦際盤旋的，不由他念念不忘的，而也是比較使他放心不下的有兩方面：一方面就是掛念着在巍兒那山，李葉底山谷，加爾色里山洞以及在那塊小小零碎地對他忠實的兄弟們；另一方面就是想念着聖達彌那裏的嘉辣和她的姊妹們。

從亞細西城主教公署到聖達彌盎的距離並不遠，可是方濟各在他生前是不會到聖達彌盎去的，嘉辣雖屢次託人送信來，要求他可否使她在他的生前，能再拜見他一次。但在事實上，會面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只得把他所降的福，用書面寫下來寄給她。他就囑咐送信的那位兄弟說：「你要告訴嘉辣姊妹說，凡是她對於天主聖子或對於我的命令，有所疏忽的地方，我一概寬免她。叫她不要担心，不要愁苦難過，把一切心事都放下來。如果現在我們不能會面，我答應她，在她自己未死之前，她和她的姊妹們一定可以再看到我，而且因此她們可以獲得很大的安慰！」

從此看來，大概是方濟各自己命令兄弟們，把他的遺屍，在死後抬到聖達彌盎女修院裏去給她們看的。現在爲他可愛的兄弟們，還有一句最後訣別的話，這就是在他臨終的床上所撰的遺囑。在這遺囑上面，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他已往的一生，做了一個總檢討。在悲喜交流的情緒中，回憶他當初回頭改過時那一種蓬蓬勃勃的朝氣。但是一望到未來幾年要發生的情形，想到他忠實兄弟們所可能遇到的環境，未免使他湧出悲苦的情緒。所以這是他最後的一次，用極簡括的辭句，把他平時在演講中，或在書信中所已經說過的話，再不厭重複地提出來，懇切地勸誡他們說：「天主當初責令我方濟各這樣起頭去做補贖的苦工。當我還在罪惡中生活的時候，一看到患癩病的人，便引起我的反感，使我發生一種厭惡的情緒；可是吾主自己老是引導我到他們那裡去，我在他們那裏終於實際表演了我對於他們所懷抱的真正同情心。以後等到

我要離開他們的時候，從前我所認為苦的，難做的，現今為我的靈魂，為我的肉身五官，反而變成爲甘飴的，容易做的了。不久以後，我就整個拋棄了我世俗的生活。」

在聖堂內天主賞賜給我一個多麼堅固的信德，而且我只要簡單地祈求說：「吾主耶穌基督！我們在這裏，在全世界所有的聖堂裏，懇切地向你呼籲。因為你肯用你的十字聖架來救贖普世的萬民，所以我們熱烈地感謝你！」

「同時，關於那些遵守羅馬聖教會規矩的司鐸們，吾主賞賜給我，而且繼續賞賜給我，對於他們有一個堅強的信任心，而且依靠他們的心的真切，甚而至於如果他們虐待我的話，我也一心一意依靠他們，因為他們是我的神父，被天主祝聖過的，都是有神品的人，所以縱令他們難爲我，我也甘願投奔到他們那裏去，讓他們來處治我。從前有個以智慧出名的撒落滿王，即使我有這位國王那樣聰明智慧，即使我又處在那可憐小小神父們的堂口內，如果我沒有獲得他們的同意，我決不敢冒瀆他們，擅自去講道理。這些神父們和一總其他的神父們，我決意敬畏他們，愛慕他們，尊重他們，如同我的主人一樣。並且我決意不去吹毛求疵，批評他們的過失，因為我當他們是天主聖子看待，他們是我的主人。」

「我所以這樣做的緣故，是因為我在這世界上，用我兩隻肉身的眼睛，實在不能看見全能天主的聖子，所看得到的，只能看見神父所接受於主的，神父所分送給教友們大家領受的至聖聖體與聖血。此外我在

地上一點也看不到天主聖子的踪跡，而這也是我所以尊敬神父們唯一最大的原因。而這至聖的聖體聖血我願意光榮他，讚美他於萬有之上，而我願意供奉他，保存他於極可尊敬的，貴重的地方。

「因此，每次我發現吾主至聖的聖名，或是他的聖言，留在紙上，落到骯髒污穢或其他不相宜的地方，我就快快把它拾起來，同時我亦希望我的兄弟們照樣把它檢收起來，放在適宜的地方。」

「我們亦應該看重發揚教義的神學家，凡是用天主聖言來爲我們服務的人們，我們都應該尊敬他們，因爲是他們講授給我們水生的生命和超性的精神。」

「天主給了我許多兄弟以後，我應當如何做才好，還沒有人來指示我。先靠上主親自來指示我，默啓給我，我知道，我應當按着聖經的規矩去生活。所以我就把這些規矩，用很簡單的幾句話摘錄出來；我們的教宗大人也居然肯把這些規矩俯允給我批准了。凡是願意來度這樣一種生活的人們，先該當把他自己所有的都哀矜給貧苦人。我們只要有一件內外用補線縫補過的衣服，一條做腰帶用的繩子，以及一條褲子，只要有這三樣就可以使我們心滿意足了。」

在我們當中凡是有神品的人，如同其他的司鐸們一樣，要念大日課經；至於沒有神品的，僅念天主經。我們勤於到堂裏去，很熱心地去朝拜聖堂。我們大家都是無智無識，不學無術的人，我們喜歡老是在人之下，順從人家。

凡是有關於我自己的一切，我自己親手工作，而且我還願繼續如此下去。我也特別要求一總的兄弟們，大家都要有一個正當的手藝技術好去做工。如果沒有一技之長的，也得去專心學一門，目的並不是爲謀利益，而是爲立好表樣，避免閒蕩無事。等到我們的工作無法換得我們必需品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跑到天主爲我們預備好的公共食堂裡去，就是沿門去托鉢，求哀矜。

吾主也默啓給我，知道，我們應該常常向人請安說：「但願天主賞賜給你平安！」

非但我們吃的穿的要貧窮，連我們住的也要貧窮。要知道我們根據我們的會規，已經發過神貧的聖願，凡和神貧原則相抵觸的，兄弟們都應該避免。所以凡是聖堂或住宅，或其他爲小兄弟們造的任何建築物，若不合乎神貧的規矩，都不應該接受，不可居住，而且不拘住在任何地方，兄弟們也只能像外方來的各人或像到遠地去朝聖的人那樣居住法，千萬不要有絲毫留戀的意思才好。

我因着服從的聖願，嚴格命令所有的兄弟們，不拘他們住在什麼地方，無論如何不准上書求羅馬教廷出書面文件，無論是直接呈請，或是間接懇托，不同其申請目標爲了一座聖堂或一所修院，抑爲獲得講道權，或爲避免遭受教難，無論如何不許越級上瀆宗座。

萬一在有些地方，人家拒絕接待兄弟們，兄弟們就應該離開，到別的地方去，這樣，依靠天主的降福，正是機會難得，更好用以做補贖的苦工。爲我自己，我矢志絕對服從我們兄弟會的會總僕，並服從他所

願意派遣給我的看管人。願意完全服從在他的掌握中，無論我到那裏去，或做什麼事情，如果沒有得到他的允許，或違反他所喜歡的，那末我絕不想前進一步，更絕不想動手做什麼，這是因為他是我的上司，我的主人。雖然我是一個無智無識的可憐人，思想既簡單，身上又有病，我終希望能按照會規，常常有一位神父可以和我一塊兒念大日課經。

其他一總的兄弟們也同樣依照會規，要嚴格服從他們自己的看管人，並按規矩念大日課經。

萬一在兄弟當中有不願依照會規念大日課，或異想天開，偏要翻別的新花樣，或者他們並不忠實於大主教，那末在這種光景中，所有其他的兄弟們，一發現有這種兄弟的存在，便根據服從的聖德，從他們發現他的所在地，把他立即解送到離開這地點最近的寄留所，交給駐在所中的區務看管人。這位看管人也因著聽命的聖願，負責親自日夜仔細照顧他，使他無法從他的手中脫身，好把他終得有一日解送到他自己的省僕人那裏去。省僕人也爲了服從的聖德，和幾位日夜看護他的兄弟們，把他遣送到奧斯第亞的樞機主教那裏去，這位樞機主教才是整個小兄弟會的主人，保護人及懲戒人。

兄弟們不該說這是一條新的規矩；因為這不過是一個教訓，一種勸誡，一點勉勵，而這也是我的遺囑，我，方濟各，你們的小兄弟，我把這給你們大家遺留下來，使得你們，我諸位受到降福過的兄弟們，使得你們大家能够好好地遵守我的會規，我們既然向天主起誓，發過願，要遵守它，那末務請你們要遵守得

更完善，更澈底，真像一個好教友更進一步的遵守法。

因着聽命的聖願，我命令我本會的會總僕，命令其他所有做會務看管人的兄弟們，對於我所寫在這裡的，一個字不許增加，一個字也不許刪除。

而且他們常常應該把遺書和會規一併帶在身邊。當他們在教務會議上念會規的時候，也該當一併念這篇文字。並且我用你們對我應該聽命的名義，我萬分嚴肅地命令我一總的兄弟們，無論其爲有神品的司鐸或爲無神品的世俗人，千萬不要對於會規或對於這遺囑，妄加解釋說：「這個應當是這樣或那樣解釋法的。」

你們要知道大主既然允許我簡簡單單地說，並簡簡單單地寫這本會規，寫這篇遺囑，那末你們大家也同樣都應該簡簡單單地能够懂得，用不到解釋，就可以一目了然，不但自然能够懂，而且更應該老老實實地好好完守遵守到底，才是正經的事。在你們當中，誰照着這樣做，好好遵守這會規和遺囑，誰在上天下地，一定可以獲得豐盛富厚的降福：

在天上可以獲得至高天主聖父的降福；

在地上可以獲得至可愛的大主聖子，最能安慰人的天主聖神以及天朝所有神聖們的降福。

而我呢，方濟各兄弟，你們小小的僕人，內盡我的心靈，外竭我的能力，我也保証你們常常把這至聖

的真福，盡量能夠降到你們的身上來。」

從此以後，方濟各對於修會的前途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在中古時期，連教皇的命令都屢次得不到預期的效果。所以關於兄弟們是否肯聽他最後遺囑的話，恐怕方濟各並未存有多大的奢望，然而他已盡了他自己最大的努力，至少可以問心無愧，獲得今後良心上的平安了。

一直到死，方濟各始終以愛德感動兄弟們。在他忍受痛苦的床上，如同其他病人一樣，方濟各也有他平時所想不到嗜好。譬如有一次，因為他不能吞嚥任何食物，他便說：「如果我有一點魚的話，我相信我可以吃一些。」

又有一次，在半夜裏，他忽而想吃幾葉芹菜，認為對於他的身體是有益的，做菜的兄弟明明知道在黑夜中，採不到這種菜，但也不得不去。方濟各大概看到他面有難色，心裏驟覺難過，默默地想念說：「誰知我的兄弟不因我而犯了發怒的罪呢？如果他沒有我煩擾他，或許他更能多祈禱，更能好好按照會規生活。」

他這樣默想着，所以有一天，他叫所有的兄弟們到他的跟前來，請他們不要爲了服事他，有些疲勞而心中發生煩躁。要知道爲他工作不僅是爲他本人，也等於是爲整個修會而工作。並向他們表示說：「你們辛辛苦苦服事我，我可愛的兄弟們，你們要知道，天主將來都要加倍酬勞你們的。」

爲便於兄弟們服事他起見，方濟各決定叫人仍把他抬到那塊小小零碎地去。這時主教大概因爲他以往和地方長官不和睦，已特地到加爾加諾山上去朝聖，表示補贖他的罪，地方居民也不反對聖人撒場，不過仍須請衛兵們護送他去。這樣，在許多羣衆的護送中，兄弟們把病人抬出城外。他們自主教府魚貫清經過當時主要的城門名叫波爾大玳亞門，現在已用牆堵絕，約位於摩雅諾門及聖伯多祿門的中間。然後沿着城牆到達了救世主的癩病醫院，就是現在的加沙居亞爾地，位於亞細西城與那塊小小零碎地的半中途。這裏是方濟各悔過史上資料最豐富最動人的地方，將近盲目的病人要求担架隊，把抬他的架子，放在地上說：「你們應該把我的臉轉向亞細西城的方向去。」

在這裡，大家沉靜了片刻。病人經兄弟們的幫助，稍微把他的身上在担架上直挺了起來，病人在山谷底下，如果沒有眼病的話，可以欣賞那山腰裡，圍繞着的亞細西城的城牆和洞開着的城門，一層層向上挺進去的房屋，環抱着聖路費諾大堂與米耐佛的聖瑪利亞大堂插入雲霄的兩個鐘樓。更遙望上去，如同現在一樣，老是兀立着一座禿頂的怪岩，俯瞰全城，這就是崎嶇雄偉的沙所羅所，高高在它的頂巔上，還永遠保存着德國堡壘的遺蹟。再從蒼茫的空際，往遙遠的地方望上去，就可以飽餐蘇巴爵山層層疊翠的秀色，在那山巔鬱林的幽靜處，隱蔽着加爾色里獨修處，並在山脚跟白雲的深處，潛藏着那聖達彌益。這是方濟各靈修生活的策源地，不由他不爲之心神俱往，大有今昔之感！總之，在方濟各知道這城市的中間，展

開着一個廣大的平原，他從前在年青的時候多麼喜歡獨自一個人常到這裏來散步，尋思他將來如何能够在社會上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從前離開這個可愛的故鄉，常想出去大幹一番，現在依然回到這故鄉來，準備與這世的人間，作最後一次的訣別。

多情的方濟各仍用他幾乎要瞎的眼睛，東張西望，面對着城，良久凝視，上望在他上面的山嶺，下望在他下面的山谷。然後慢慢地舉起了他的手來，面對着他可愛的故鄉，劃了一個大大的十字聖號，並提起嗓子來說：「願你是被天主降福的，因為他選了你作為善人們的故鄉。他們住在你這裏，確乎能認識他，光榮他，讚美他，願意宣揚他的聖名。」

他降福了以後，十分乏力，便仍躺在担架床上，兄弟們繼續把他向下抬送到那小小零碎地去。

聖人被抬到小聖堂後面，離堂僅幾步路的一個小小茅棚裡面。在這個小茅棚裡，他接見了熱忱的夏葛琳兄弟，即瑟底索里的雅哥巴太太。方濟各正在預備寫信給她，誰也想不到她來得這樣快。自從聖人的病無法醫治的消息傳到了羅馬以後，她便趕緊啓程前來。她為方濟各驗瘡用的，做了一件衣服，此外還帶有蜂蠟，乳香等物，作為舉行喪禮時之用。在那小小零碎地，照例任何女賓不准入內，可是為夏葛琳兄弟算是例外。她哭得像淚人兒似的，投奔到她至可愛的老師跟前，「如同從前瑪達肋納投奔到耶穌的跟前一般！」好幾位在旁的兄弟們這樣互相低聲談着。這次會面使方濟各獲得相當的安慰。夏葛琳爲使他更獲得

快慰起見，立刻就動手給他做一道羅馬的名菜，也就是方濟各在病中常常表示喜歡吃的那道菜。方濟各雖已病得不能够再吃任何東西，然而還願意請甘兄弟一同來嘗一嘗這道羅馬名菜的味兒。

夏葛琳大概是在方濟各死前最後一個星期當中到來的。下一個星期的瞻禮五，正當十月一日，方濟各就在他的身邊，召集一總所有的兄弟們，個別地降福給他們。用他做父親最慈愛的表情，把手放在甘兄弟的頭上，並對良兄弟說：「請你把這寫了下來，我願意，而且我願意盡我心力所能及命令整個修會，命令一總所有的兄弟們都要尊敬我這位可愛的甘兄弟，如同尊敬我自己一樣，這是因為他是第一個來跟我走的，並且在未跟我以前，先把他自己所有的財產全部分送給了窮人！」

此後，酷愛神貧太太的方濟各對兄弟們還作最後一次神貧訓話，提醒他們要永遠愛他們的神貧主母。隨時隨地要實踐神貧。並且要求他們對於主母的聖地，就是對於這塊小小零碎地始終保持忠實，決不放棄離開，表示始終孝順主母。所以他勸告他們說：「如果有人把你們從這扇門裡趕了出去，你們便從另一扇門裡快快逃回來，因為這裡是我們天主的家裡，也是我們到天上去的走廊。」

到最後，用他滿腔慈愛的柔情，除逐一降福在他眼前的兄弟們以外，凡是不在他眼前的兄弟們，連將來直到世界末日，所有入會的兄弟們，他都一齊給他們降福了說：「我盡我所有的能力降福給他們，並且還超過我能力所能達到的，去降福給他們。」

降福降到超過他能力所能達到的，這是一句熱情話，恐怕沒有比這句話更能形容他所懷抱的一腔熱情，最能表示他典型的性格，最能吐露他心靈的底蘊。因為他邁着天主聖神走的心靈，如果沒有走到他能力所不及的地方，他是不會停下來。所以他的作風是爲天主澈底幹的作風，非做到無法再做的境界，是不足以使他稱心滿意的。這邁着天主聖神而行的熱情，到了現在已經躺在牀上不能動的臨死最後一刻，還沒有使他有片刻的忽畧，一忽兒的休息。方濟各降福以後，叫兄弟們把他身上所穿的衣服都脫了下來，命令他們把他赤裸裸地放在光光的地上。這樣赤身，在光地上，接受他看管人哀矜他的衣服。準備穿了這件衣服死去。然而他還嫌這件衣服不够破舊，不像給窮人穿的，所以他叫兄弟們另外替他縫上一塊破布頭。在同樣的情況之下，他得到了一條褲子，一根束腰的繩子和一頂風帽。自從他的太陽穴被紅鐵烙過以後，爲遮蔽他太陽穴的傷痕起見，他常帶着一頂風帽。這樣，他有始有終，澈底信守他所發神貧的心願。表示從前出身的時候，一無所有；現在臨死的時候，也一無所有。從前來的時候是赤條條來的；現在去的時候，也是赤條條去的。

然後病人，疲倦困乏得好好地又睡着了。但是到了第二天瞻禮六的早晨，他突然感覺到劇烈的痛苦，很早就醒轉來了。現在兄弟們不斷地聚集在他的身傍，方濟各對他們所發的愛情，更用別種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他以爲當日仍是瞻禮五，爲紀念耶穌和他宗徒們舉行最後一次的聖餐起見，他就叫人拿些麵包來，

祝聖了再分給一總的兄弟們說：「現在替我拿聖經來，把聖瞻禮五當日的聖經讀給我聽。」

有人向他更正說今日不是瞻禮五，聖人便回答說：「沒有多大的關係！我以爲今日還是瞻禮五！」

書既然拿來了，正當曙光從東方放射出來的時候，讀經的聲音，從聖人的床上衝破了靜空，鑽進到每人的心靈裡。至於經文的內容，正吻合着聖人一生的思想精神說：「在耶穌復活以前，耶穌知道他離開這個世界，回到他聖父那邊去的時候到了。正如同他一直到了現在，既然愛上了這世屬於他的人們，他就要同樣愛他們到底。」

「和他們聚餐了以後，正當魔鬼把負責耶穌的惡意，放在加略人，西滿的兒子如達斯的心裡，

耶穌既然知道聖父已把一切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既然知道自己是從天主來的，仍舊要回到天主那裡去的。

於是站了起來，離開這晚餐桌子，解脫了他外面的大衣，拿起一條手巾，束在腰間。

然後，他把水倒在盆子裡，開始洗他宗徒們的腳，再用腰間束着的手巾來揩拭他們。

順着次序，挨到西滿伯多祿，伯多祿便對耶穌說：「吾主，難道你要替我洗腳嗎？」

耶穌回答他說：「我現在所做的你不明白，你將來自然會明白的！」

伯多祿便反抗說：「我終不會讓你給我洗腳！」

耶穌便訓誡他說：「如果不給你洗腳，那末你就與我無分了！」

於是伯多祿興奮地說：「吾主呀！不僅僅是我的腳要洗，還有我的手，我的頭呢？」

耶穌於是解釋說：「已經洗過浴的，只要把他的腳一洗，全身就潔淨了。而你們呢，你們是潔淨的。然而在你們當中不是個個都潔淨的！」

這是因為他知道在他們中間，有一個將要去把他出賣，所以他對他們說：「你們不是個個都潔淨的！」

等到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仍穿上他們的衣服，再回到他的原座位上坐下來以後，他便對他們說：「我對你們所做的，你們到底明白了沒有？」

你們稱我爲師傅，呼我爲你們的主，這樣稱呼我，稱呼得並不錯，因爲我本來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師傅。然而現在，我，你們的師傅，你們的主，尙且親自爲你們洗腳，那末從今以後，你們也應該彼此互相洗你們的腳。

「我給你們立了這個表樣，好叫你們看到，也照着爲你們所做的，彼此決定互相去做。」

方濟各最後還有二十四小時好活。在這二十四小時以內，沒有一個兄弟再離開他臨死的床。安兄弟和良兄弟又爲他唱太陽歌；從他自己的嘴唇上，也常發出最後幾句的歌聲說：「爲了我們肉身的死亡姊妹，

但願你是被讚美的，我的主！」

他再向他的看管人要求，可否等到他最後臨死的一刻，使得他能够赤身裸體地死在光地上起見，無論如何請請把他的衣服脫得精光。

瞻禮六好容易過去了，到了瞻禮七，就是十月三日的一天，他好好地接待醫生，問醫生到底甚麼時候，永久生命的大門才爲他洞開着。他也懇求他的兄弟們，請在他的身上，散放些灰塵說：「灰塵！灰塵！因爲我的肉身不久就要變爲灰塵！」

等到天邊的夕陽，紅不多時的當兒，他開始很起勁兒，用全副精神來唱歌。他所唱的却不是太陽歌，而是達味聖王所唱過的第一四二節聖咏。十月裡的太陽落山得很快，暗淡的晚上很快將變成爲黑夜。何況這原本是黑暗的小茅棚，又正在那塊小小零碎地近旁的樹林叢中，所以更覺得暗淡，方濟各的兄弟們都忍住他們的呼吸，靜靜聽他們的師傅方濟各，面朝着天大唱這聖咏說：

「激動我的聲帶，向主緊急呼籲；提起我的嗓子，大聲向他哀求。

我在他的腳跟，吐露我的真情；我在他的面前，細訴我的苦衷。

我心受窘，我靈落淚，主，只有你熟悉我的行徑；

你看，我走的，雖窄險多，步步設着有埋伏。

我向右張望；看看有沒有親友？不料一個熟人也沒有？

我逃難已經避到天盡頭，地絕壁，死活不會再有人來照顧我。

所以我向你發出死裏逃生的信號，我的主，我說：「只有你是我絕處逢生的救星！只有你是我常生樂鄉的真福！」

但願你看到我的卑微，看到我已被逼迫到這樣的窮途末路，務請你傾耳垂聽我的呼籲，俯允我苦苦的哀求。務請你從塵侍我的人們當中拯救我出來，因為他們困頓得我實在是太兇了！

務請你把我的靈魂從這牢獄裏救拔了出來，好使得我可以自由讚頌你的聖名，何況義人們都等着我，也盼望你及早賞賜給我這渴望已久的恩寵，以便和我可以普天同慶你這光榮的勝利。」

正當方濟各這樣祈求的時候，小小的獨修棚，也逐漸變成爲黑漆的一團，等到歌聲停下來，死亡的寂靜也完全控制了這小病房，從今以後這深深的靜空再也不會被這動人的歌聲所衝破了！亞細亞聖人的歌喉，長此被他嘴唇封閉着了！聖人唱了這最後的進行曲，早就飛到這常生的天鄉裡去了！然而天主還允許在地上，爲他沿街彈唱的詩人，作最後一次的示威運動。在棚頂上及其附近一帶的上空，接着聖人的歌聲而起的，便有一陣飛來的鳴禽聲，原來是方濟各在空中親暱的好友朋，一大羣可愛的百靈鳥，也來歡送他的老師到天上去。

第八章 夏葛琳兄弟的熱淚

第一個接近方濟各遺屍的是夏葛琳兄弟，這次，又大開她的淚泉，投奔到她老師的遺屍跟前，熱烈地口親聖人腳上的聖傷，足有一百次之多，然後陪同兄弟們，在已亡老師的旁邊，守夜誦經。第二天是瞻禮日，她在快要大明的時候，立志從此決不離開聖人的故鄉，以便追蹤聖人生前的芳踪，聖善地度她今後的餘年，夏葛琳住所，如同聖達彌益一樣，不久成了一個忠實小兄弟們所常聚集的地方。而且有許多的哀吟也是經過她的手轉交給良兄弟，愛其德兄弟和路費諾兄弟的。根據很有價值的考證，沙巴節肯定地說，也是她最後把良兄弟死時的眼睛閉上。她自己也活到年紀很老才死的，大約卒於一二七四年。她的遺骸現在安葬於亞細西城的大堂內，有一幅壁畫表示他身上穿了一套第三會的會衣，手中拿着她從前替方濟各所織縫的長袍，題着：「這裡葬有一位聖善高貴的羅馬婦女夏葛琳氏。」

自從瞻禮日大清早起，民衆就成羣結隊地趕了來恭敬聖人的聖屍。聖方濟各身上有五傷聖蹟的消息，很快用口頭傳佈了出去，於是各城各村的居民愈來愈衆，瞻仰，並口親聖傷。亞細西城的神職界不久也到這裡來搬運聖屍。兄弟們抬着聖屍，各人執聖蠟，隨行人員各執橄欖樹枝，一路吹着喇叭，念經唱歌，儀仗整齊，行列嚴肅，先向聖達彌益進發，執行聖方濟各生前對於聖女嘉辣^{嘉辣}的諾言待姊妹們亦以熱情熱淚向慈

愛的老師致無限的敬意以後，遊行的隊伍便轉向聖若爾大堂的前進。該堂現在已改建爲聖女嘉辣的聖堂。聖方濟各的遺骸當時暫厝該堂，後來到了一三零年五月二十五日，才遷葬到厄利兄弟所建築的，較爲雄偉奇麗的聖方濟各聖堂中，但是在老傳記中，無人提起夏葛琳兄弟，在這聖屍遊行的時候，到底在什麼地方。至少她並沒有和大家一同參加遊行，因爲參加的人，大都爲神父們兄弟們，以及武裝同志們。這樣，我們可以料想她一定留在那塊小小零碎地。待遊行大隊離開時，她很可能最後一次，情不自禁地，再到這小棚裏去默想祈求，回憶聖人生前做人的方式。死亡在她的心靈中未免挖掘了一個深深的空窟，而這空窟一時無法填補的，現在面對着這死亡的寂靜，她才發現這空隙是多麼深，多麼大！她心靈上所受到的損失委實不是小小的損失！她跪在那塊零碎地的小聖堂裡，忽而覺得這是一塊相當黯淡荒涼的所在，她哭想到那可敬可愛的遺屍，已光榮地被搬走，從今以後再也聽不到慈愛動人的叫法，再也聽不到叫她「夏葛琳兄弟」的呼聲！夏葛琳的家庭，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是一個聖善的家庭，她夫家的家族，更是一個聖善的家族，從這家族曾經出生過有一個大聖本篤，一個聖保里諾，還有一個聖額我略，實爲公教家族的模範。她自己也行哀矜，立善功，具有剛勇的德性。聖女嘉辣爲醫修之光，並爲神貧堅強的堡壘，至於夏葛琳，則僅以世俗婦女的立場，進方濟各第三會，她和當時其他一般的公教婦女一樣，很想跟方濟各做補贖的苦工。然而她在方濟各生前既全心擁護他的傳教運動，在方濟各死後又全力接濟他忠實可靠的小兄弟們，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實爲當時難得的女中丈夫，堪爲公教婦女的表率。

（完）

聖五傷方濟各！救護中華民族！

